

為上饒與鑛使抗削籍。世人始信之。脫不然。吳城一男子。幾為婦翁沒矣。某于陳僉憲喪次。一見新卿。訝然曰。乃今日識面耶。聽其言侃侃如也。後有封禁錄傳於世。宏詞直氣。馬可誣哉。昔樊玄之先生為南城。有中貴人以開採至。先生鳴騶列仗往謁之。令輿人上堂。中使氣憤。執先生手曰。好手。先生笑曰。此手幸不捉錢。中使默不應。卒備賓主禮而去。當是時。先生豈微倖于彼黃頭者。不至如逆瑾哉。文起所謂大者死。小者斥。胸中故已預辦之矣。

顧僧孺

年來家居。未有與僧孺一月別者。今歲忽忽多有之。頃就日庭中為設菜羹。乾飯。意各欣然。僧孺約某稍和。且過顧伯宗郊居。致有野適。某謂野適固佳。不如屋簷深穩。下。日色可人。隨尋生活。念不到向夜僕僕歸也。

飛霜

露結為霜。而霜花擁簇處。絳片無異。有毫穎可摘。昔人云飛霜當不虛耳。

兎孫

母舅家侍兒曰兎孫。父來慶。謹事外王父三十餘年卒。而兎孫代顰笑舉止。皆不類。

俗下人事主更艱苦。有俗下人所必不能堪者。母舅流離轉徙。幾二十年。而免孫周旋其間無害。又多自食其力。又嘗以其餘奉主人。或問之。歡如也。雅無戚容。而衣履亦楚楚不鶉結。異人也。戊申疫死。

醉語

李卓老妙稱飲食之交。故是不免傲人。然而非也。飲食所以養生。惟精惟潔。雖鑿不害。所苦在微。逐耳病瘍。以來頗思肉味。而朱子魚適呼飲。欣然納履從之。踏月而返。吾無陶公叩門之拙。而有香山醉勝之心。

香山詩。時到讐家非愛酒。醉時心勝醒時心。

發念

小憇迎仙橋。望雙松而返。迤邐間。有嫗哭其夫甚哀。若初喪不能殮者。悽惻久之。念齋中無隔日儲。御寒之外。都不得質一錢。可償匠家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從此發念。雖好風涼夜。不復行遊。庶幾不生耳目之感。無益徒傷神也。學道人儘有隨念往生者。果然。某念甚堅。亦無所戀。今之世也。

夢世長

隔簾聞世長聲。某嗚咽不可止。漸近。連稱謝謝者再。遂去。亟追之不得。大慟。乃覺六親夢裡相逢。亦何知昨夢今夢也。昔孝仲死既祥。一見夢十五松下。深巷曲舍。細語悲情。顧視蠶箔上。繭纒纒如貫珠。都作黃金色。至今思之。猶疑非夢。某之夢世長數矣。亦無有如今日五更時者。稱謝。豈三日前曾為世長作紀畧耶。再取讀之。龔季弘曰。世長在焉。呼之。或出。

沈汀州

甲辰除名。某與兒輩晚食且訖。而汀州公至。甚倉皇。問所從來。公曰。歲晏蠶息。知必騷繹。晷暇故來相視耳。某笑曰。過去勿惡。公曰。思之。更是一適。辛亥。公恤山東。便道過草堂。執某手喜曰。人言君瘦之甚。今見已安。其如一家瘦何。某曰。吾分也。豈至于今而猶思之。公笑曰。吾兩人脫驟富不祥。莫大焉。昔與汀州快語極多。此二事嘗識于心。今日寄書連城。更及之。

先賢遺像

新安王民暉。為某寫先賢遺像一冊。事在萬曆癸巳甲午間。積以歲月。頗煩搜討。而民暉之筆。又多得之清風朗日。人跡罕到之時。往往神來。具諸生韻。得五十餘幅。雖

隱顯殊途。各就所立。而吾鄉之操行文章。大畧可觀矣。故嘗裝潢成冊。瞻拜以時。間與後來之秀。焚香展玩。追述前美。蓋草堂中勝事也。亡何竟失所在。但使得者知重。不供酒家之覆。壁上之觀。某亦何悔。當民暉染素時。嘗覓王理之像于夏氏。夏氏子云。昔吾先君龍衢公。夢葉文莊。顧文康諸大老。與理之同堂列坐。心異之。故嘗識之于曆。此豈今日之徵耶。取示宛然。共相嗟異。甚愧慢藏。流落他手。當必有傳寶之者。先賢在天之靈。肯容凡夫褻視也哉。偶與李弘談。追錄畫像姓氏。以俟豐城兩龍。庶幾合焉。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

光

君實

歐陽文忠公

修

永叔

蘇文忠公

軾

子瞻

雍國虞忠肅公

允文

彬甫

殿中侍御史龔先生

猗

遇仙

明宛州知州盧先生

熊

公武

侍御史王先生

遜

謙伯

叅政 林先生

鐘

仲鏞

中書舍人 朱先生

吉

季寧

建文忠臣 龔安節先生

翽

大章

兵部侍郎 虞先生

祥

仲禎

中書舍人 夏先生

昂

孟陽

太常卿 夏先生

景

仲昭

侍御史 王先生

復

從道

山東左布政 龔清惠公

理

彥文

提學副使 張先生

和

節之

進士 鄭先生

文康

時人

吏部左侍郎 葉文莊公

盛

與中

刑部主事 孫先生

瓊

蘊章

侍御史 夏先生

璣

德乾

禮部主事 貞孝吳先生

凱

相虞

贈大學士顧先生

恂

惟誠

四川叅議虞先生

臣

元凱

德興訓導周先生

瑞

應祥

上杭知縣高先生

以政

養民

山人王先生

綸

理之

山人周先生

恭

寅之

侍御史朱先生

杖

良用

雲南布政使王先生

秩

循伯

侍御史顧先生

潛

孔昭

刑部尚書周康僖公

倫

伯明

贈禮部主事方先生

麟

節庵

太常卿方先生

鵬

時舉

侍御史方先生

鳳

時鳴

刑部侍郎周先生

廣

充之

大醫院判盧先生

志

丹谷

大學士顧文康公

鼎臣

九和

禮部侍郎魏恭簡公

校

子才

山人屈先生

禔

處誠

通政司參議張先生

寰

允清

南昌通判顧先生

邦石

孔安

工部員外晉先生

憲

其章

國子司業王先生

同祖

繩武

翰林諸先生

邦憲

貞伯

寧津知縣諸先生

邦正

孝廉吳先生

中英

秀甫

僉憲周先生

美

濟叔

孝廉周先生

士淹

孺亨

明經周先生

士洵

孺允

太僕寺丞歸先生

有光

熙甫

明經淳靖顧先生

夢川

孝廉陳先生

時

有體

劉侍御為崑山。有言某某頗不利地方者。侍御笑曰。姑待之。將自至。聞者服其有體。溢村吾友。

陳起田讀書守禮。動有繩墨。未嘗以言忤人。范桂臺力修舉業。吐詞古渾。幾不知世有詆譭之情。趙純所攷訂六書。至老不倦。諧聲切韻。出內鏗然。皆一時忠實人。溢瀆村中老友也。今日過之。都無在者。但遇嵇三谿於薛君淑座上。噉啖如常。面有色澤。與之語。亦多笑而不答矣。

張翁

立冬日。雲安君母死。冬未至。而其父張翁又歿。某無一錢可資送。皆雲安君自為之。不令某知。及某聞知。都非意中。所欲盡於雲安君者。而君故自得也。張媪老壽考。終說者以為清潔之報。翁既疾。亟思食魚羹。既為其子言之矣。忽又作媪語曰。此何時。

復起殺機。但一心念佛。故已後矣。從此不復言。越一日。瞑端然與媪無異。嗟乎。媪既以念佛自度。而又度若翁。持念之効。焉可誣哉。吳俗火葬。佛家謂之荼毘。于法為正。某心不然之。然不能不借此自文矣。

今夕

寒燈夜雨。雖復意象蕭瑟。故屬佳境。今夕疎雨振瓦。頗與初蟄始電相當。礎潤侵衣。令人有脫故着新之想。甲寅十一月二十八日。

宿維亭

夜宿維亭。自隆慶庚午始。先君曾假沐于徐先生館舍。雨霽月新。若低眉窺戶。先君顧而樂之。徐先生接席。相語甚歡。趣告主人。為客具。咄嗟具辦。將命酒。而甌寧公顧茂善。適至。夜闌乃罷。轉盼四十五年矣。今夕與僧孺同泊此。因話其事。

金伯閣

金伯閣居喪哀毀。都不得一聲。聞者淚落。

欽愚公

某于欽愚公。殮不及視。含裹不及執紼。哭不及憑棺。望空四拜。長號數聲。便結二十

年兄弟之局。豈不痛哉。每訪愚公。開右扉延某入。笑語沸然。聲出戶外。已揖而出。頓形握手。步步惜別。馬策叩門之勤。故當悲之。今乃信其不堪耳。朱白民云。愚公死。覺閭闔不熱。行客無味。

李茂初

李茂初低頭忽忽。見人都無一言。想其心際。殊不可堪。傅孝玄誦其除夕詩云。莫言此夜非佳節。猶喜明朝未索通。聽之直堪愁絕。茂初昆季。競爽一時。雅非不遇于世。如湯先生所謂數冬不邁一春。恒夜不經一旦者。坎壞如此。殆是數之所定耶。雖然。有子公朴。可以不貧。無論長蘅。緇仲方聯翩而上也。往年與七賢作會。無不奇窮。然必以孺和為首。某與白民政在李孟之間。雖然。白民潔。

顧氏

顧氏科甲。三世蟬聯。後來愈出愈秀。其人皆澄清自立。都足不朽。仲從方年少。便以詩若文。並駕宮贊。至元熙中。隅輩絡繹。聯翩五世矣。語云。樹德務滋。于顧氏尤信。

抵清溪

發小虞浦。掛帆走松江。渡吳橋。涉磧磯。數折而風愈正。勢愈烈。然不能速。蓋水淺舟

膠盡帆多礙。政得風力之半耳。夜抵青溪。將訪陳伯玉。路遇開令。遂返。

岳荆玉

岳元駿之尊荆玉。年未五十。廢視三年。聞某至。惘惘相看。有不能自吐之意。某謂公患猶淺。庶幾可治。然頗聞過服大黃。脾土作難。此其所遇庸醫。某故未之有也。而念亦不能遂捨經生業。某甚為此公憂之。二十年來。某故未嘗廢此道。要以為適。不以屑意矣。往過徐州。有李九山者。與某同病。相視低徊。却顧大畧與荆玉同。病人思起。罪人思赦。殆如是耶。

舟行

鬪風如吼。雪片如掌。一葉欹行。汗漬中紆。纜而挽之。岸谷若山。不數武。輒膠。老子所謂蓬累而行。于斯特甚矣。王季和又刻檢日記。與之語。不應。賴臆釀政饒。不妨竟日昏昏也。

經外墓

將訪顧伯宗郊居。度虹橋。經外家先墓。入揖。愴然。頽垣藜莠。真成墟墓。傍有老屋三楹。壁立童土間。一人揖予而入。則從表弟某也。週視空屋。不覺淚下。每春祭掃。輒從。

諸長老享餘於此。今無在者。獨玉岑為兄。文山為舅。然皆六七十餘矣。墓故德諧翁主之。先外祖五山先生附殯四十年。遷葬白魚段。予乃不復至。已過伯宗。少憇來綠軒。寒花盈几。日滿南窗。伯宗偕沈姬隱耕于此。自言偶感風疾。不復入城市。往與伯史諸兄弟作達。伯宗年最少。乃亦為退老計耶。徘徊久之。不知日暮。

顧宇清

憶與顧宇清兄弟相識。在義興之陳橋。其歲庚午。先君語其叔茂善云。兩郎皆利器。長者較穩。出處當與王伯欽同時。伯欽尚未第也。伯欽策為兩邑宰。罷歸。未幾卒。宇清亦宰兩邑。卒于京官囊俱薄。而宇清多男子。貨頗騰。然不第。相提而論。大約政相當耳。今日送宇清喪。途次思之。輒記于此。

井竭

井竭。多作淡盞。味然。猶不惡。取之鹹井。直鹽水矣。往時不飲井水。必惠必寶雲。必天泉。此念竟安往哉。童子提一罌給炊。意頗矜秘。某亦欣然啜之。舌端權衡。固在。政作故人點茶觀耳。

來玉

某嘗因藤于隣地作風木軒。工未半而藤伐。心惡之。止不復作。先世長規某意不懌。會買隣地。仍某舊額。既建風木軒矣。某將徹去。故軒規造傍舍。而藤忽生。世長軒右。殆是藤之苗裔也。今日與桐行營其地。度用萬錢。可就精舍。柰何毀已成之工。琢而小之耶。此念若就。故當以來玉名。

二無

每除久吾家無所不無。今又無二。籠無香。炊無水。東坡喜雨亭云。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旱若此。即雨粟。其得而食諸。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疊浪

羣冢石一名疊浪。取類不同。肖物各得。暮夜月明。常與僧提竹爐小憩於此。羣動既愆。覺此身出沒洶湧。波濤間。自詫吾生能與鹿豕游矣。昨有至其處者。見羣石皆裂。初以為斧。細視之。裂自下上。諸不受斧處。無不裂者。嘗聞蛟之出破石。夫其下有伏耶。山中人言石之裂。自去冬臘月二十六日。攷其時。雷雨駭作。俗謂之臘送。噫嘻。終臘而雷鼓非其令。至於送石。氣復何餘。化之舛歟。人之戾歟。石之災歟。

穎

茅順之有穎癖。每言吾穎不獨佳。可令意在筆。先予嘗癡之。年來果得狂疾。案不可遣。王道彰以穎謁愚公。為作穎表。蘇州人謂之穎彰。言非彰穎。則文亦不能佳。故是標榜之習。要非無實而云也。今日聞道彰死舟中。雅無疾。既死人。未有知者。當有記白玉樓者。聞之帝耶。何死之遽也。嗟乎。十年之間。道彰已死。順之亦癡發。而世方竊

其價以自高。無實無癖。不亦難乎。

智評

楚黃樊孝介先生智評一書。其弟季常曾以別本相付。且云顧元城有桀棗之約。心常念之。此書不可無傳。世人亦不可不讀此書。乃不知李翰林試楚還。既有成言於季常矣。季云。先生述錄羣書時。意就一時所記憶書之。尚須編次。就中所載時事。亦有一二與此中傳聞不類者。姑置之。第存副墨。於意云何。予曰。疑以傳疑。政古者闕文之義。以其信而傳之。疑則已。非先生全書也。李以為然。夜歸草堂。喜不能寐。令倩發其書讀之。併錄跋語於此。雨氣淋漓。覺殘燈黯黯。多致先生書凡七品。一神品。神品者。機將萌而先知。禍未發而先睹。光怪么麼。望之而走。即如神之智。何讓焉。一妙品。妙品者。機已萌而禍且發。運其智。力轉移甚巧。致宵人忸怩。以韜機。羣豪跼蹐。而斂暴功。什百於戰爭。乃妙有獨操者也。一能品。能品者。事已遂而禍已成。運策出奇。旋轉咸中。如楊葉之射。白猿望之印號。以此收功。天下稱能人焉。一雅品。雅品者。以剗至之心。行轉移之術。亦機亦械。非機非械。中倫中慮。人我共濟。此天下所目為端人。而要非盡地拘方。以冀耦變諧務者也。一誦品。誦品者。踪跡詭秘。蹊徑迴環。揆之正。

人端士。多有不為。而於事亦或有藉。儻堪稱藥囊中硝砒乎。一具品。具者備也。可備為有事之用。具者器也。可通於一器之致。隨時便捷。應而不窳。無之未必決。癰有之亦足破結。大之未必濟時。小之亦足解頤。聊存以資用具耳。一盜品。一作織品。盜品者。性專陰而不陽。情獨我而無世。機械橫心。穿窬對面。譬盜憎主人。不必其恒有怨也。而不知者往往墮拜之教中。良可長馬。

梅

庭梅將開。有一枝偃蹇。欲披其上。小枝芟正。繫予不恐。或云宜亟剪。以專其氣。童子戲投腴水中。花爛開。碩而圓。澤於本根者。毛嫱西子之入後宮也。曜朝日。煥浮雲。設老於江皋。獨存標格耳。嗟夫。

婁子柔郎

婁子柔有郎。而慧善讀書。子柔心甚愛。而嚴最之。如成人。嘗語人曰。為吾家。絕不得。不如此。蓋年老子幼。誰無此心。子聞其語久矣。夜夢子柔攜其郎來。訪豐頤秀目。顧盼甚偉。語言嘖笑。間子柔多侃詞。正色務逆。閉其所將。然而憐愛之情。隱然自見於眉宇。殆不可擬議。此何為者。乃知八識田中。下些種子。必結為境。可懼也哉。

問僧

問僧齋否。答曰：不吃齋，但飲酒。

作戒

汀州便道歸省。思一往，忽念東坡云：無益徒煩報答也。便欲取此作戒，不生勞擾。

徐陽初

虞才多弘偉而少靈異。其靈異者，往往力就弘偉，未盡其才，而求助於學。卒見弘偉，不見靈異，此非學之故也。余所交者，無非真正靈異之人，而乃失之徐陽初，甚矣。余之不靈不異也。舟中閱宵光題橋紅梨花一文錢諸傳，自愧十年游虞書此。

徐陽初杜門，嘔血不求諧世。世人競欲殺之，不為動。然則能盡其才，所從來矣。

譚家文

文真如一樹梨花，溶溶夜月。又如王夷甫捉玉麈，與手都無異。文筆如楚畹數莖香，韻無非大國。又如道韞談玄米，亦成萍。文昭如半天朱霞，踈梅掩映。又如子太叔美秀而文，文蕭如出水芙蓉，不妨秋老。又如子長作賦，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餘子種種，所謂儉歲之良菜，寒年之織纈。

趙必達

趙必達扮杜麗娘。生者可死，死者可生。譬之以燈，取影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又如秋夜月明林間，可數毛髮。

狐虎

田狐盤食於楊村。皂虎脫視於涇口。啟侮開竇，蠢自内生。雖人生不可無外思，而泉下豈容有隱憂。疲暮之年，誰復堪此。

吾哀

丙午，居先夫人憂。哀至則謝容，庚戌之痛，多忍。哀對容而至於今，直借容遺哀，與自證本心。其是等哀，耳而情若此，此亦知吾哀之甚也。

哀

哀不可忍，哀不可遣。故凡平居，忽忽俯首多睡。若夢若醒，以至髓枯而髮白者，皆忍之致效也。一往而深，盡哀而出，猶愈於道乎。

與世長

爾章既勝，拜跪環亦漸知。女則雖復淚眼相看，覺有悲喜不勝之意。淚亦自止，不似

哭世長傷魂動魄一往而不可收也

書

書入富人之腹如積米太倉。只有節揚時。未便有支用時。入貧人之腹如村兒驟獲異寶。隨便示人。但知入手光耀。不覺寥寥無餘。蘇子曰。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韓子曰。獵其華而咀其英。汎其流而涉其源。當家人字字寔證。

屠長卿

屠長卿云。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張。至眼光落地。死後又安得分明。此言似之。非也。若能打徹夢醒。闢撥直教衝破死生岸頭。已又云。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故知此老交不得眉睫。

王子虛

予與王子虛既定交。對人計算。輒不自休。或疑其膳腹。予嘗私於孺和曰。是始不知作家者。孺和問子何以知之。予曰。知者不言。故知之。久之。又嘗私於僧孺曰。子虛將不免貧。僧孺問故。予曰。子虛好親予。豈富者相耶。春來予方理故帚。子虛喜請行之。四方其貧殆不瘥矣。

放利

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蘇子曰。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果是未見不好人之眼。則亦不見天下有放利之人矣。何怨之有。顧處今之世。但恨眼界不寬。不怪世路太窄。語云。財者人之命。放利之人。其視世之所有。皆其命也。夫使人捐其命以全人情。存天理。其以為必不誠不情之極矣。故夫惡放利者。其怨滋多。不亦宜乎。

掃墓

清明前後。多冷風霰雨。而今歲。慷慨甚矣。狂飈間起。雨十日不止。朝來光甫約掃墓。予心疑之。乃不意自設奠至享餘。雲物澄鮮。禮畢而陰。既享而雨。此人事之偶然。亦人心之一悖也。記曰。祭則受福。吾甫定儀節。行之自光甫始。而陰晴若此。知予祖之格思焉。書此志。喜甲寅二月三十日記。

問居士

餅無粟。薪勞軸。傷手足。蝸延屋。此貧之至變也。以問居士。居士謝曰。皆有之。佳水名茶。奇香野嫩。異卉新書。此貧之至適也。有諸居士笑曰。則具體而微。

風木軒

先世長建風木軒於墓旁。顧索倒廩。薄有野致。世長既病。人或私曰。悴乎。予知其非也。吾向者因籐于隣墓。嘗作此軒。索洗而止。世長亦偶見數弓之地。有籐荜馬。即試為之。以發一笑。早貧家無易事。則必顧索倒廩。心且安之。何悴之有。吾兩人故是天壤間長物。何論作室。此一副皮骨。總之乘輿而來。興盡而返者也。

王季和

王季和因參五雲。遂攜家山中。脩然自遠。錢受之曰。季和故有巖棲之適。不無禪誦之勞。友輩禪誦如季和。斯真勞矣。未審只此便是否。昔方山子隱居巖谷。環堵蕭然。妻孥皆有自得之色。山中人莫有識者。東坡過之。訝曰。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自是方山子之姓名可得而稱云。予將詣武林。季和在甚善。然既已知之。便少執手熟視一段佳話矣。

周新

瞿元初之侍者周新。謹身媚主。便體而多慧。無一切驕痴之色。人言元初能自放。賴有此郎。

讀孝介先生碑記

持辨香謁孝介先生。再讀其所製重建卜廟及勝生祠記。情文深至。真不朽之作也。先生好獎善。至以宵顙叢陋之汪惠。諄諄稱之。且云神效一日之靈。令竭三旬之瘁。民數世而戴之。誰謂民不易德者。今予解組。馳還視此土。求如惠之數椽。留在民間者。而亦不可得。嗟予不及惠其稱之也。至矣。昔者羊叔子一言。可令郗湛不朽。惠何幸耶。然攷先生之作。亦是有激而云。前不言乎。屬有他懷。偶一登山徘徊。乃不覺陰然有感。此老善善故長。惡惡亦復不短。

心術

投其所欲聞。雖甚拂意。嘻笑而承之。此倖災之淺夫也。然而心術闖焉。犯其所最忌。雖甚賞心。反脣而詆之。此修卻之躁人也。然而愚直存焉。由後之說。徒為識者鄙。由前之說。不免為明者疑。故夫心術不可不端也。雖顯然修卻可也。

耳目

礙世之物。惟耳與目。知道者一之。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鵝亦不驚者。是入世者。混之。脅肩諂笑。順口接屁者。是二境人。我願學焉。而未之逮也。則奈何。

望雲圖

先世長大病時。曾為故侯呂渭陽寫望雲圖。意頗自慙。請予題其首。予政以世長病悶。悶未暇也。今日與張季修話其事。默想前境。不覺潸然。昔王子敬既死。子猷負病來奔。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遂慟絕。人生當爾時。安得背疾都不成一聲。即潰裂耶。

王辰生

孺和母梁夫人。昨午時終。今日辰生遣人來告。日且晡矣。予心遽之。然不可罪辰生也。孺和之母死而予不知。予何為者。頃過之。牀無幃。含無貝。周身無衣。哭無胤。女內外子孫之役。總之于無家無室之辰生。噫。孤苦極矣。猶憶孺和之歿。家四壁立。而母哭其子。子女哭其父。壻哭其舅。妹哭其兄。男女哭其主。十年之間。今昔又何如哉。

小立

晚刻偕趙九如小立城西。覺眼光意識都減。綠陰紅雨。亦復不成佳境。語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聞者便是主人。要須精神健在。

志不樂

貧者何以不樂。為好禮也。富者何以不好禮。取自適也。富非適己之常。禮非貧人之

素吳長卿聞之曰。蓋我師眉公亦云。日來擬贖王母。而卒屈于力之不勝。不及吾情。用志不樂。

夢李公揚

李公揚久客長安。心甚不然。之汗漫游亦古人常事。要須此身寡累耳。公揚多郎而不檢于則。女長未嫁。此豈久客之境耶。昨夢與公揚語。將取道松江。乃抵家。北海南轅。又非將還氣象也。

癖疥

語云。癖疥之疾。言雖疾不害也。自今觀之。疾無害于此者。今夫糠粃眯目。芒刺在背。雖木鷄之養。誰能頃刻安此者乎。夫疾至于通體不安。則必損眠食。眠食大減。則必傷腹心。蓋呼鷄逐犬之奸。而天下之大盜出焉。且非獨于此也。其用物必鄙。而不經穢而不可近。治之者未去沉疴。先取羶惠。即得其術。而薰眼傷神之害。叠出矣。王祥治為予言。吾方能已之。且不穢。將請試焉。

大風子四十九粒

水銀二錢

杏仁一錢

椒紅一錢

飛燕一錢

生肌散五分

黃柏末一分

用胡桃肉拌研為丸

周與言

前輩王太僕既老。以一子婿周。一子婿丁。二公皆孝廉。又同里好也。太僕既卒。而子幼母異。析產紛紜。丁為其婿。諍之甚力。周笑曰。若知曩者約婚意耶。總之為其子樹人耳。不聞婿周使隙于丁。婿丁使隙于周也。丁大感悟。懼如初。而二子亦各受均產之益。先君聞之曰。與言可謂條暢。

登山

循土山而西。步仄徑。上坡則為鹿城。其地有古垣。喬木映帶左右。若山迴路轉。高迥幽邃。仰睇碧落。政見雲光。常戲語同人。此山中一綫天也。宜從小奚奴跨驢于此。否者暮夜月明。或孤影長嘯。或二三靜默。風香露濕。清吹遠聞。斯亦境與人相得者乎。偶思其處。呼季弘晚食而往。有衣冠四輩。先子徘徊。都一發不語。何歲無月。何地無竹柏。但少閒行如吾兩人。此夜未許予道。

牡丹

晴光雨思盡態而出。砌上牡丹。便有一二瓣欲吐。新韻晶然。作水紅。寶色淺于桃花。蟻而醇膩過之。真人工所不能肖也。念西行當復十日。恐遂無花。然朝來已食其鮮。

矣。偶得白。云。幾回欲問催花使。上苑何如趁曉春。

破老

水滸傳何所不有。却無破老一事。非關缺陷。恰是酒肉漢本色如此。以此益知作者之妙。

中庸

有鑿池畜魚。而日取數錢。買魚放生者。或告之曰。君功德甚善。其尤善于不畜乎。王者大志。語云。不養不殺。是謂菩薩。噫。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古鶴澗

癸卯。張苑馬任廣陵。予與友輩數十人送之。舟抵古鶴澗。而雨甚。不可上。使人負以行。夜宿悟空僧舍。其又明日。戴星科跣。領略秋曉之勝。遂解維而西。迄今十二年矣。苑馬之弟行可。既化為烏有。而世長亦稱古人。今夕徘徊澗口。追憶其事。仰睇明月。都黯黯無致。

白民登太華

風正帆懸。鳴榔可喜。命三倩再讀于鱗游太華記。因憶白民自華還語。予曰。世人讀

此記多異同。初亦不然。然未習其妙云。其說曰。東北雷中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
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又曰。罅中穿。如峽中。峽中之繙垂。罅中之
繙倚。皆自汲也。又曰。足已茹。則蓄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吾昨者從雨若雲舟
中。覆按之。覺腰脊間。始隱隱楚矣。張生曰。夫所謂痛定思痛者乎。然予覽白民游華
紀。初以銳心上。而不知險。既以忘心下。而忘其險。夫亦善載腐肉朽骨矣。

扯淡

東坡見悍婦爭言。笑曰。一點靈性。都攬入猪嘶狗咬中。此非戲論也。蠢茲庶民。當其
心頭火方熾。喉下痰未消。誰不為悍婦者。而笑人猪嘶狗咬也。我新鄭作相。可謂赤
心為國。其歿也。疾書扯淡數字。投筆便眠。大根器人。到頭自脫。今世之人。處非高公
之據。腔無救時之血。而沒沒不知淡者。其性靈何在乎。

感世事

崑張某者。使酒恣橫。嘗以睚眦殺人。人莫敢忤。視有貴者。休沐里第。遍訪親戚故人。
不及張。張患甚。遣其奴曰。為我取若頭來。免汝死。其僕旁皇貴者之間。惘惘莫知所
措。貴者屢出迎客。屢見之。使使問狀。其僕屏息求死。不敢言強之。始道故。貴者曰。若

行矣。亟命與詣。張謂曰。若何痴耶。吾頭故自在。毋令而使落膽。何。張亦歡然。置酒盡。醉乃別。王祥治曰。此感世之事也。今何望乎。白面郎擁千金之資。揚揚出入里中。飲食婦女自快。諸黠者陰整之。汗直指網囚矣。况夫朱家郭解之俠。非感遭時。惡能行其意而愉快焉。

徐有望

徐有望風流自賞。老而彌敦。許伯清冷醉閒吟。不改其樂。江上美人也。蓋嘗聞之薛君淑云。今日偶候無恙。于有望之姪元修。道其梗概。如君淑言。而有望今年七十又六。老矣。

過惠山

去歲秋末。抵惠山。不能登。遙望聽松。亦復強作一詩。飲酒五合許。此來絕無心情。飲亦不能一合。頹然駟矣。語云。情隨年少。酒因境多。吾于斯語。政復得半耳。

息香草

稷田之草曰息香。稻田之草曰穀精。蓋精氣之所傳會而生。稻之實于五穀。其末流猶可觀矣。忠穆王之後。數傳為頽士。尤肖。而班姬蔡琰之徒。文采表于後世。微乎微。

乎。夜泊伍牧遺于田。野香數人。或曰。此息香草也。記之。

王商山先生

顧升伯嘗語予。金城有獨行君子。曰王商山先生。心識之時未甚了。夜飲君常齋中。修甫言先生蓋有堂聯云。君親外不受一人恩澤。天地間要做獨是男兒。由自觀之。豈非獨行哉。修甫又言。先生有廢叔三歲。孤育于先生之父。居無幾。父死。先生肩其任而力籌之。歲有歲會。絕無挪移。出入累數千金。還叔而叔多構蒲狎邪之好。先生思所以感悟之。萬端莫得。嘗夜雪裂膚。先生手持燈火候道左。鷄鳴喔喔。叔從博徒來。先生謹身感容。拱語曰。叔毋勞耶。其叔莫悟也。平生有所造。未嘗從親戚飲食。一時北面先生者。戶外履常滿。絕不通十挺之束。君親之外。獨是男兒。殆終身不易其言者耶。馬涵虛曰。予游金城久。知先生。然未盡其如此。因與修甫君常輩嘆古今獨行之士。見子載籍者多矣。然皆苦節不貞之務。如先生之忠敬。乃可貴耳。先生家故中上。多僮僕。遺必如廁。卒時年七十八。未嘗使人滌牖。曰。此非人子耶。而令以手捧穢乎。史稱公劉不履生草。竟先生之念。可廢幾焉。

貴者不好諛。此非人情。一縉紳云：惟我不爾。其諛者曰：如公言。諛紳大喜。乃不知諛入矣。

訪孟長

訪孟長。知愚公未詣茗溪。往候之。談笑間。知二兄之交。懽如故也。異度幾不免虎口。今已放還。將抵舍。公鳴掌教石埭。地僻而民習于厚。絕與此兄相宜。時某部郎元璉。緝甫婿也。孟長言其人大快士。江左右罕有儷者。文起居竹塢。白民謁黃山。凡夫偃仰山中。貧而適古。白游雲陽卜居已定。數端者皆所樂聞。但風利不能晤康侯。此兄才高眼濶。不審其近菽如何。

蠡口

望齊門北有蠡口。相傳云：范蠡所從逃海地也。王元美曰：范蠡還會稽。始以其妻子蹈海。此何取微哉。予往年客蠡口。舡上人指以相語。竊笑之。今日將過虞山。取道于此。因載元美之說。以信世之借古人為觀美者多妄也。

三花五子方

予目初眇。有教予服三花五子丸者。或云緩甚。寧益于用乎。遂止。揚州張斗巖謂予。

淮僧某者。久眇眇然。問之則服三五方丸也。此古本所載耳。而修合之法稍異。則效不効。應焉。比歸。請以相與。予病久且老。無事于方。然願得之以濟同病者。張信士通劍術。其言多不妄。

過唐市

長枕大被。兄弟之懽也。辛亥中秋前五日。與世長托宿于此。時暮夜月明如畫。僧天涯者出。述小憩廟中。洗沐訖。乃卧。兄弟之懽已此矣。今日舟過唐市。撫景悽惻。覺風風雨雨。都來惱人。

先合後離

戊子哭父。辛卯哭姊。丙午哭母。庚戌哭女。癸丑哭弟。二十七年之間。骨肉殆盡。而毛髮爪齒。髓腦顏色。無一如故者。語曰。三十年為一世。此不足怪。願念其間有何佳味。而戀戀乎。陳眉公云。凡傳奇所演。先離後合。人生境界。先合後離。父子兄弟夫婦。合而哭。鬚髮合而白。齒牙合而落。手足筋骸合而拳縮。乃至歸地歸土。歸風歸火。豈不痛哉。可不念哉。

周仲昭

周仲昭既死垂二十年。而風度宛然。夢寐可異也。仲昭饒志而多情。見予輒有婉孌之色。望樓迎笑。隔岸依依。此其生平必然之致。即夢神巧于造境。乃至著明親切爾爾耶。將朝來因見陳仲若。而思其兄長茂所居。又思其郎婿于鄉。不知今何狀耶。吾春來多夢。所見無非故人。或曰。此老人之態常然。其果然耶。抑別有徵耶。三歲相親。五更一夢。冷風閒蝶。栩栩魂銷。

伯衡夢世長

徐太史伯衡。夢世長辭歸金潼橋。召櫓相語。其辭甚懇。莫是魂魄猶思豐沛耶。寢寐相接之交。當世能幾。偶然值之。必非所樂。或諱之者多矣。

春

子十年不見春物。頗能識其光氣。自謂領畧殆盡。凡再再而不襲者。淺也。澹然光悅者。香色含也。巽狂震怒。坎疎者。妒也。麗已遲而神意懶者。盛也。寒峭日中。曠者。晚也。憫然充盈。卉盡態者。盡也。忙疾者。性也。此予之所領春也。而今者大抵一忘矣。然猶憶白公詩云。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徘徊倚寺門。惆悵春歸留不得。紫籐花下漸黃昏。

偶書

六時靜默由他燕燕鶯鶯。三月烟花交付風風雨雨。

藤花

藤花膩紫而清芬。蟻屈善麗其狀為攫為拏。為竄為偃。為蓋為橈。因高為幪。遇俯為虬。飲蔓野駢羅所在多有。而予所見胡仲之藤溪。未一二矣。李雲杜言金陵劉村有雪坡墓其地忽產藤紫色而枝相糾。陰廣畝許。子孫歲時展墓不知所在。望藤羅拜而已。雪坡之裔孫所建語予。每春晏花香聞十里。而李衷一又引太七公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之言疑也。之雪坡讓鎮遠侯不就。後世高之宜與許由等耶。往歲曾訪藤于薦巖寺左。頗森蔚。觀者絡繹而至。昨使吉甫偵之。葉而不花。寂無履聲矣。

日者言

有日者言。日逢己癸。君多言語擊刺之傷。必遠游乃免。且有適焉。嗟乎。予患不游。游則適耳。其如頽索之形。不得輕載。以出何。請盟于心。守口以待之。不免則堅塞兩耳。勿聽之。日者笑曰。夫且塞乎聽畢矣。

景物

蘇子由曰。予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此寔落讀書語也。予為兒時。顧洗馬嘗教之就學山中。曰。君好讀書。必求助于景物。否者所讀書必不靈。迄今三十餘年。眼光久廢。胸中猶存種種大地河山。洗馬之教也。陶會稽居住山水間。與無念和尚閉戶參學。表伯修問之曰。近來泰得何如。蓋諷之也。今日讀歇菴天池台宕諸篇。覺袁公知陶不盡。

戲書

凡有形骸之隔。必生淨穢之觀。剖批終霧于靈公。吮疽非殺於吳起。是以明智承恩。務鞭其後。仁人用愛。必顧其安。

冷熱性也。吹冷為熱。非性。舉彰好尚情也。非好之尚。虛情已著。是以鬼短鶴長。斯為同仁之化。絡首穿鼻。總屬後天之刑。

王喬飛鳥。豈伏謁之鬼。趨莊子尊生。羞越俎之庖代。不求字義。巧竊書詞。佳牒俱受剝膚。今文所以充棟。

喜則相靡。皂旌之交。自然蹄啞。進若加膝。率情之愛。難免淪淵。是以傾蓋之懽。必有

知人之哲。投杼之懼。不生屢至之時。王夫人有言。其與人也易。其去之必速。何如老白。舡中羞抱琵琶。半遮面。爭似蘇家堤上。試為長老戲參禪。香山社儉得些閒。春夢婆還生顛倒。

齊才善意。桓公之口。無所施其舌。張李衛知微。君集之馬。不得信其馳驟。斯蓋神之着形。非關我之相物。是以淵魚之察。謂之不祥。知幾之神。行所無事。

書是同人。每讀一篇。自覺寢食有味。佛為老友。但窺半偈。轉思前境真空。逆來順受。甘為罪己之歐。釋怨存慙。不作書門之翟。蓋人性豈必無偏。我心不容有悔。直須洗却意塵。方稱人適。但欲自乾睡面。已結冤家。

學問講習。少年無不老成。罪過風流。白首常如英妙。此今日最陋之習也。耻躬不逮。以思無益。

非里巷間物。政須自見其不時。非愛憎中人。豈宜望人所不及。

理直氣壯。明目張膽。便有小丈夫悻悻之意。必如孔明之綸巾羽扇。如曹氏父子之橫槊賦詩。乃秀嗟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優伶

旋行之牛。主人憫而休之。會散處于野。比視之。旋行如故。見者爭相笑也。夫不有功成名遂。身退而終不能自放者乎。張伯任先生曰。今世仕宦都不類優伶。優伶舍其故我。扮脚色於當場。士大夫苟且當場。但修邊幅於林下。蓋優伶退而歌哭者耶。

怨

習懶成癖。且不欲以面孔向人。每有倩作一書。游揚他技。或從中居間者。輒逡巡累日。不得已然後為之。及投人。人或不應。則咨嗟不已。蓋予之為人常踈。自為常密。如此而奈何。猴以所不欲溷人。不得則怏怏。幾已懶。人安得獨勤。已癖。人安得獨通。已不欲向人。人安得為人忘己。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張環蟠桃圖

先大王母。方以嘉靖改元。週甲子。有會蟠苑圖為壽者。曰。張環筆力道細。有宋元人風。概而世不多傳。其品故在妙能間。上有序。侍御改亭先生作。大王母弟也。詩于左者。曰。德興訓導周秋汀。瑞餘。干令闕時望。雲瑞安訓導鄭子充。近仁。右上抗令高歸田。以政樊府教讀王真愚。下則僉憲周鶴村。孝廉吳純甫。中英。皆當時知名。

士圖藏先九德家萬曆癸丑光甫第歸予自先君歿不幸廢視家藏殆盡得此如還珠合璧悲喜不勝亟付裝璜家表而新之久而雨初晴將命相曝書畫復紀其事屈指春秋蓋九十四年于茲矣萬曆甲寅四月初五日

雨窗

焚香啜茗自是吳中人習氣雨窗却不可少

才難

晚刻與元瑜平甫時可飲追述先世長言笑風調無不絕倒而所作書畫戚友間罕有存者世亦難得因知手足之痛隱隱怛怛至于今白晝多清淚非獨哭吾私蓋亦有才難之感焉

數見不鮮

往歲與諸賢作會謬承推獎心知其無當也要以一念之信則有證不負云中年病廢便有一二眉眼之傷匿影避之其游如昨者較然不欺矣邇來氣衰神憊每臨流對鏡輒欲自掩其貌奈何以此僕僕向人陸大夫有言數見不鮮不可不念也况人合之交既老而不能見顏色者乎

得禍

謝靈運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知為靈運。乃安。此藉祖父之資。自雄高華極矣。然終不免於禍。本朝解學士與王檢討。恃才放恣。上書請鑿章江水。便往來奇誕。彌甚。撮禍彌速。不亦宜乎。

報身

賦性迂懶。不喜作達。耳目所及。多冠服語言之妖。泚然欲嘔。張幼于一生。標榜攜妓。荷鋸。自言賣色於市。此豈復有人道哉。其得禍宜烈矣。豐進士坊才高一世。晚膺腰膂之疾。僵不能起。常着五色雲衣。使兩人直舉之。作張道陵奮袂狀。此死人出棺中屍立耳。何觀乎。寧惟不足於內。要亦今世報身。應招耳目耶。

金小二

金淑真女。小二。慧婉多風。喜談謔。多以意甄叙人物。而綢繆之。雖甚有力。弗能間。一時空羣物也。癸丑游虞山。有富者子。集珠翠數千金。為小二飾。會里社。扮孫夫人。涼凜有捉刀氣。觀者豔之。為之語曰。就中一騎粧偏好。昨日崑山縣裡來。未半歲死。張氏或曰。張蓋其所甄叙云。予觀古今佳麗。誰不黃土。合在人間十二三。簡簡之後。最

先朝露者二耶。雖然二月春霜殺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二過之矣。獨其母茫然無倚。又多靈鬼之擾。予每出南郭。望東偏綠楊樹色。歌彩雲易散。懷然久之。

祝燕

雙燕惠然主。我心念之。昨夢也。而不祥云何。海母將颺耶。民或侮耶。將情結為境。告予以先徵耶。神於戲耶。抑夢稜者祥耶。毋如日者占感騰蛇耶。將予有不祥徵耶。且起盥沈馨。鑪再拜。而祝神許之耶。祝曰。毋褻吾襟。毋汙吾琴。載飛載雛。共語春深。

桐夢

桐夢世長與一紙。纏纏百言。多不能憶。其末云。名清故使汝不足。然未嘗苦汝之終不足。德淺故使汝不。然未嘗限汝之足以發。斯言不為無理。可深味也。又語相曰。里將社。多張水戲。囑汝弟慎勿往觀。則諄諄命之矣。記以示檟種柚。

蘭香

周含章有婢曰蘭香。王夫人媵女也。薄有姿調。含章昵之。遂謹其身。總內外之勞。周旋妯娌。先諸作務。垂三十餘年。章既病。備兼子女之孝。章死。王夫人益勤左右之。奉行年五十。屏處牀後。聽夫人指擲。無不吐嗟而具。婉嫻之性。如嬰兒。如處女。蔡邕

有言。金生砂礫。珠出蚌泥。嘆茲竊寤。產於卑微。斯人當之矣。

麥秋

麥秋峭而不肅。小春華而不靡。

楊忠愍

野夫見慣不情事。鵲噪鴉鳴總不知。楊忠愍題扇語也。戲場上真正活法。聰步步本色。

穎人

穎人姚玄倩。以華亭薛更生書來。求為穎客。且云。當不減古諸葛。諸葛以子瞻名後世。令子瞻生是時。或未必與澄心紙。廷珪墨並稱。何也。湖筆自陸希舉後。無慮數十家。日變月化。至茅瑞彰。非獨筆價。兼多筆情矣。玄倩少年耳。聽其言。多爽氣。且知為瑞彰之繼子。技必不俗。晨起試之。果然。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筆談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王於潛

王於潛見其二子。清發可喜。因念昔年於潛病甚。幾欲無生。又明年生子。遂連絡而至。人爭竒之。蚤見頭角。又復如是耶。真才不偶於吾鄉。無先於潛者。况復世德。肯終沒沒哉。丙午冬夜。偶謁南昌王先生。曰。今日餞秋榜新郎。座上無金伯蘭。意殊不愜。頃退衙。聞於潛得子。又是一喜也。

潘叔獻

潘叔獻讀書茗南山中。經歲不踏城市。雖所欲造。低回輒止。選刻義杓宗馮黃二氏。而訂以己見。謂此道不妨門入。吾觀少室棒師。常以門頭引人。要須打出門。何疑於作義耶。沈丹衷曰。叔獻藏春秋榜錄。殆將充棟。自洪武辛丑以後。未有脫者。斯亦竒觀矣。三十年前。故嘗萃吾之力為此。藏可二百餘本。在棲雲僧舍之東軒。頗自矜秘。卒成灰燼。至今猶自恨。恨意必有物妬之。不意茗中乃有叔獻。然則吾曩者故慢藏。

為祝融氏所窺耶。

曹幼安

某與曹幼安周旋甚久。故在疎密間。久之彌進。幼安雅不欲先人。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其口。要於款會。無不了了。某嘗欲以君子之交淡。吉人之辭寡。相與。昨見某面瘦。其容戚然。雖復久語。神終不怡。既別。便使齋訊。不交書。又數日。便使告某所欲聞。曰。念瘦之甚。不應以此營念也。

產正溷人

張治生卜居千秋巷。席之宅青雲坊。相距不數武。得友七人。故名其社曰青雲里。治生序之曰。興會所到。駭電奔濤。沉寂以思。枯髯吹骨。慮無不並。茂苑之鑣。奪雲間之席。讀其文可信。先是治生居南城里。曰雙桂。劉元美在焉。元美城居獨行。不欲以名自達於官長。治生曰。吾故在夷惠間。猶能以朝夕之需膏元美。農部馬仲良為某小立產。歲且入。佃者載以逃。不無怏怏。吾始知產甚溷人。予曰。某故有田。不下十頃。窘則割之不遺錐。而數椽魯靈如故。夫先人之廬與田。何擇焉。政為有力者不得負之。而趨治生笑曰。有是哉。

交情

周自淑曹惺惺。一見張席之。爭問王先生。理常州。何所不足。曰。政欲攻其短。有美吾信之。不須言。王先生嘗語予。此二人者。決定無疑。果然果然。大江以南。無此交情矣。嗟夫。

衛元

歌者衛元。名冠部籍。賓王求歡不可。乃曲謀於媪。得之。而媪者年四十矣。定情後。媪以蓮請贈。賓王中韻云。三千猶是空羣色。四十難言不動心。一座絕倒。賓王形體頽索。好偎紅促坐。人或笑之。輒云。誠為兼葭。定倚玉樹。

去江城

去江城不五里。水淺舟膠。方旁皇歧路間。適有巨舩當洲。伏淤不動。遂依古岬而宿。枯葦拂拂。時與孤雁相聞。暗想仲蔚當年。故有苦竹點綴。安所引流水環之也。濁醪數酌。亦自頽然。

五里亭

舟膠五里亭。意况甚惡。念江上諸賢。願更夜行。晚起之概。十年足力。頓可無餘。馬頭

殘月亦復低眉笑人。

顧山

顧山茶花已經十年夢想。今日詣二黃終不能至。詎於足也。黃介子云。相傳花蔭七楹樓。許則殿殿必淨盡。乃旁挺小榦。漸盛如初。距其始三易榦矣。今之花榦已及岑樓。昭明手植可信。當是三百餘年作一小劫也。山多花下好栽牡丹芍藥石岩杜鵑。而芍藥之奇。於諸花稱最勝品。可三十許。菊品二百。春秋爛然。自二黃結社於此。花品爭奇。庵僧多知佛法。

大河

舟自大河掛帆而東。望拂水野烟縷縷橫逗林際。若續若斷。吾谷丹楓都作沉紺色。蕭蕭蔽空而下。寒江簑笠之想殊不減吾家志和。但見性未能脫落。如所云日與諸君往來其間耳。夜扣受之不值。書以貽之。

長至

舟還江上有操豚蹄而祝者。始知為長至。夜比入城市寂然。念老且困。不復以節序為限。曩時追逐之歡。流落何許。朝來坐草堂。二孫擁膝而立。楚楚如常。自辰抵暮絕。

無履聲相訪。嗟乎。聖人明四序之節以休民。吾猶及長。至之節與獻歲等。今亡矣夫。
萬先生恭

少司馬萬肅鄉先生恭。有錢穀屯田二議。其略曰。鑛期開發。諸有鎔販官。可勿問。錢期流通。雖轉易無禁。屯田期於開種邊帥兵商。惟力開墾。永不報料。淺識之夫。所謀毫毛。所見肩睫。少屬遺漏。爭言不利。不知捨之以為取。而失之以為得。何者。鑛開則毋無窮。錢通則子無窮。屯田行則邊有餘粟。可緩輸將。人自為守。無煩保聚。此視渺見所得。多寡大小。竟何如哉。鄧文潔見而稱之。謂為石畫。嗟乎。何論萬先生濶大之才。可與任事。山中相業。即文潔亦自見其一二矣。惜乎華亭既去位。不及聞此議也。先是萬先生試童子科。華亭異之。已官南曹。有擬先生學憲者。華亭適在政府。言曰。萬君衛士固當。何如衛吏。遂自驗封。擢即考功。後理戎政。偶以微疾卧。弟忌者。釐之。世廟怒。不測。賴華亭力救。免歸。嗟乎。賢士大夫。得行其志。用保其身。豈不以相臣哉。先生之在南曹也。壽王褻過龍江。府部迎之。大璫肆橫。以朝妃相恐。無能對。先生不謀而對曰。禮無朝后。何言妃。璫默然。倭寇留都。倉皇閉諸門。男女數萬人。號頓城下。先生曰。奈何。先棄吾民。悉納之。蓋華亭之保持先生。終始無間。其有所信之矣。

漕河

王先生汶上志頗留心漕事。卓有定算。而所言不出一方。似未盡所欲吐。但云開漕要害。總在戴村壩。其嘗按志求之。亦畧有會而未暢。今日讀萬司馬治河筌蹄。蓋抵掌可述。云漕自茶城抵臨清。曰開漕。自清河抵茶城。曰河漕。自瓜儀抵清河。曰湖漕。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耳。汶性本東入海。如會泲并山東諸泉勢。溢則東衝坎河。如漕萬曰。資汶而汶東可乎。乃取石攤坎河口為水平。溢則縱之使東。平則西注漕。而開漕利。河水溢往往開支河殺之。萬曰。支肥則幹癢。何利於漕。此其要在堤。乃大堤徐邳。延袤三百七十里。布夫守之。於是支河幹愈深。水行地中。而漕河利。高竇諸湖。夏秋泛溢。至高城數尺。萬曰。此其要在開。乃尋陳平江故跡。建平水閘二十處。板湖。脹則開口縱之。饑則閘底蓄之。又於瓜儀各建一閘。湖大脹則痛泄之。而湖漕利。三漕底績。河勢歷然。其云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又云資汶而汶東可乎。此信要在壩村。可一言盡矣。記以問王先生。不識更有說否。司馬公又言。河發有候。請改期早兌。令漕船無與河怒值。此又以時運河。斷斷不可易矣。

慶符令嵇先生鏞。清強有守。初試如皋。以鹽使者牒掣鹽儀。直故事。掣者至。燕飲月餘。篋肥乃去。則藉手報使者。先生往返纔六日。徒手歸報。御史面譽之心。啣之矣。遂改知安鄉。人或尤之。先生曰。吾少貧。吾母以縫紉衣衣我。挾策詣塾。綫溪新故屬也。後婚當親迎。念所著履故敝。假他鮮履著之。吾父見讓曰。若恥履敝。吾恥恥敝履者。遽解去。躡故履往。吾失歡上官。以歸。故履尚在也。嗟乎。世固有為令抗御史者。自遂其性為務。至有上官所不能堪。直名高耳。嵇先生不易其志。抗御史以所不言。人莫聞知。故足重也。後補慶符。年五十七。詭引年律以老。陶會稽曰。先生嘗云。今威威所事也。監司部刺史。持法詞刺以威我。故威吾所威者。五達之市。三戶之校。心評口訾。其為監司部刺史多乎哉。令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曷敢不威予。讀其言凜凜矣。再補慶符。行詣京口。舟幾覆。有巨艘拯之。其人曰。如皋令君耶。以其徒拜檣下。曰。德公無以報天。乃假手於此。斯非自威之取效也哉。

機

天下事未有無機而濟者也。願其用在速。緩則膠。信陽高鉄溪先生嘗判鎮遠洞夷。有相仇者。守使判輯之。不服。判乘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質明往。卧榻已碎。

判乃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嘉靖間。景藩由豫章之國。大璫索
輓夫。不如數。不得去。有司患之。按察王先生宗沐曰。是駭可結走耳。乃陽啖以夫直。
陰令衛師挽王舟。從舟不得。緩送巡去。有司省費千計。先是王主事行部霸州。惡少
七人。殺越人于貨。而一人逸。至京。為緹騎所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有左驗矣。會械送
對簿。先一人復跳而逸。獄久不決。有旨切責理官急。即中仰屋嘆。移疾卧閣耳。先生
攝郎事。即白元輔夏公抵曹。命一隸衣敝絮而伏墀左。趣召六人。墀右伏。厲聲曰。已
獲。復何辭。六人見墀左者叩頭狀。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此其機發於心。湊於
手。即兩先生有不得而自主者。稍稍淹留。人未有不洩之者也。何也。機之用活。緩則
死。故曰。緩則膠。

殺

王敬所先生嘗語鄧文潔。子謂。不可殺耶。文潔未及對。王瞠目搔首曰。可殺也。
我畏彼。彼亦畏我。及是時日。討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利其器械。自度可戰。因以卻
市挑之。少有次。且執義以往。雖犂庭掃穴。豈難事哉。當是時。俺酋新款。王以刑部侍
郎。閱視宣大山。西諸邊。常為圖說以進。大要謂。撫守戰三者提衡同。而三鎮形勢異。

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其意要以戰為主。此非明於彼我之數。而熟識險易之形。我畏彼。彼亦畏我。猶是從旁說砭矣。或云。閱邊之遣大臣。自王先生始。

畏寒

生小怯冷。然如其畏熱。五十後常取時壺煨手。稍去之。輒拳縮不肯展。而兩足湯湯然。即隆冬不用火具。六十而後。絮襪綿帶。猶不勝其寒。燥之以火。亦不勝。必使人以手溫之。移時乃得數晷之熱。應是水下而火上。水枯而火炎也。火炎而不降。水枯而不勝。上下不交。潮汐不信。生理滅。人道息矣。吾每正襟危坐。不知其俯。有時而睡。其斯之故歟。

江陵

江陵既秉政。上六事。內有飭武備一款。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以試將官之能否。以觀軍士之勇怯。上然之。將大閱。科臣駱問禮嘗之曰。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又曰。伏乞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又曰。籌端宜防。巡幸宜謹。蓋隱然與正府抗。

而江陵弗罪也。且曰：始以為可行而行之，繼以為當止而止之，誠便國家。輔臣與科臣之言何擇乎？如此心事，猶謂江陵偏無大臣之度者何也。

邊賞

邊功論賞。當先將士。就使主議者發縱指視。允為功人。亦不得與推堅陷陣比。江陵在政府。遠左大捷。擬票恩加。必以將士為首。其時該鎮諸臣。首叙總兵。恩賚獨厚。雖總督巡撫。身在地方。親理戎事者。亦視之有差。此真宰相之事。不易之論也。武夫力而獲諸原書。生坐而專其利。夫誰堪之。江陵辭恩疏云：皇上以大捷告廟。自引冲年。涼德。必以成功歸之祖宗列聖。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為能。臣等何知。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且閣臣以邊功受賞。亦自近時有之。非吾祖宗盛德事。妙哉。謙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耳入

錫山六和院僧洞明主之。其人耳根圓利。蕉團栞坐。便可吐析一乘。如觀掌上卷摩羅菓。往見三際亦彌際。際二歲失明。經律論三藏之文。皆從耳入。還從口出。未嘗錯一字。後居練水清涼僧舍。漸曉波畫人。或問之。輒曰：其義當如此。

王世周

王世周談際都不及李長吉。心實好之。故是巧持門戶人。王開美客舊紀遊。便欲破垣而出。

天竹

盆中天竹。既於牧而盡。雖蘖不復長。計五年矣。有教某植之土者。屢沃不花。長亦不踰尺。或云不取沃。如法輒茂。星丸纍纍。光瑩鮮碩。不受氛滓。嗟乎。既折不害。又辭腴而就瘠。南方花木。性故有如是耶。尚覓嵇含疏考之。往歲嘗乞金錢于顧附巢。云隸竹譜。知卉木之挺而直者皆竹也。天竹色丹渥丹。威明之象也。於方為南。天之正位。名曰天竹。將謂是歟。

許媪

許媪者。能釀白漿相貽。又能儲一醅待給。醅耳盡缺。其意不厭當年白衣人。邂逅間。何得便了一局。

周泰叔

葉先生雲嶼嘗語某。吾幼壻佳。幼壻周泰叔也。往讀泰叔試義。謂有擒刺。都不自旁。

門入。雖復落落將必售。泰叔見某近草云是一步一迴首尾一筆。

孟夫人

孟母葉夫人。賢母也。性好文史。能為五言七律。吐音韶麗。有作者之風。然意頗矜秘。嘗一見之。王世周許。不下數十章。朗朗可誦。夫人所居處潔。多異徵。嘗注水給洗。水中忽現梅菊水仙相。花葉宛然。經宿不散。夫人喜。祝曰。為吾見者。願見蓮花。質明有蓮花半粒如畫。經宿亦如之。嚴誠侍兒勿洩。女仲歸寧。為某說如此。仲卒。夫人哭之。慟對二遺。輒嗚咽不勝。今日聞夫。八召爾彰侍寢。覺五內俱貼。昔陶周望幼喪母。嘗詣趙端肅。端肅為設飲食。入內屬尹夫人主之。夫人摩周望頂。□□小去母獨從。父遊良苦。夜寒誰為覆被者。不致□□□□悽惻計爾彰侍夫人寧獨安。□郎鄭母畫荻之事。將□有聞焉。

冰壺

擁絮透冷。覺翎片霜花。將封瓦縫。又殘月映幃。直欲排空而入。窺觀天際。始識冰壺。

鄧文潔

鄧文潔善病善養生。嘗等世昇穀而欲逃之。自謂楚越肝膽矣。猶然我也。已在告。則

甘不能而置之。托迹僧房。亦固習禪定。若起若卧。惟意所適。乃恍然見其端倪而未
有以證也。每誦斯語。輒思徐聲遠詩。空齋無長物。併欲去蒲團。

許元倩

夜與元倩仲嘉僧孺語。意頗忽忽。不復能另闢一境以相娛樂。杯巡之際。如了成局。
元倩又言月冷房空。政賴女孫婉慧以消寂寞。天又奪之。某亦相視悽咽。昔香山居
士。見龜兒解吟。臘子裁服。故是人生佳味。後成涕泣。乃形之篇咏。至謂女兒不須多
能。又金鑾子猶是懷抱問物。既歿三年。香山見其乳母而瀟涕。彼何人哉。

未見此人

譚公亮將有疾。念不忘吳在大。徐思曠每諄諄言之。深以不得一見為恨。尊賢而不
能容衆。於今世未見此人。然在大之沉毅。多燕趙慷慨之風。思曠之清純。絕無有學
有養之氣。於今世亦未見此人也。

萬情

窮愁入詩則工。醜擗入畫則肖。乖戾入傳記則奇。是故世界合而知缺陷。萬情合而
知不平。香山之詩。謂之俗。不知窮也。獻佞之文。謂之不肖。不名其醜也。庸庸十指。許

大氣力。乃欲翻缺陷之案。強貌全人。其孰定之哉。

夢

天宇四垂。如藍色錦。五雲飛湊。浮昱如水淪漣。如雉子斑斑。時有白霞如點雪。如屯絮界五色。中虛丈許。其藍特異。如鋪翡翠。如空青潑。三星綴之。如夜明沙。如初夜長庚。英刺人眼。又南折可二十丈。明月空懸。如梨花春半溶溶。如秋中露下。光濕空際。男女列拜于庭。某亦仰睇周視。如天水動搖。久之不滅。自說吾眼忽開。便得未有。既覺。如吸上池水。肝肺盡涼。知其入夢。不欲醒。意將卜之。且否否。不如住境。雖然。猶恐習而不知其異也。甲寅十一月二十一日。五鼓半環。政從屋梁墮。冷徹四壁。

清貧

貧則清。則人清之矣。惡乎貧。知希則貴。則人貴之矣。惡乎希。夫夫非驚清而求貧。欲貴而却知者也。竟于不貧而人咸知之。是故安分之人。常羸出位之思。必辱。

倖名

履其事者。集其名。故有履之而不名者矣。櫻其害者。食其利。未有櫻之而不名者也。是故造化斬名。未嘗斬利。倖利者存。倖名者絕。

徐文長

徐文長小時與張氏子同巷里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襖襪一趣而到門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縹緲昏一巷皆文長與數童子所蹴踏也張母憐憐之至則啖以粗糲饘饘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為掃沐綻為針紉斡熨不憚細瑣而張母家故將軍也文長時備戎物或弄劍槊引弓相與牽擗馬不營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詎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箱束此等文字幾入鬼道却妙甚命倩急取佳箋錄之然不令兩孫見也昔莒州公故有慧兒舞象之年輒好會真傳公語夫人將束之夫人笑曰恐不解安用束公默然

易地則慕

山人集多名爵僧集多名人未嘗名爵慕山人名人慕僧也雖然今之統扇多畫寒林雪竹易地則慕故誠有之

純常

負日者忘其腹向火者遺其背此補救之術非純常之政也重綿而居溫徹四體無

陰陽之惠其孰能易之。故曰王道平平。狐裘貂帽以為觀而民始苦寒矣。

時大彬

時大彬之物如名窯寶刀不可使滿天下。使滿天下必不佳。古今名手積意發憤一
二為而已矣。時大彬為人墳多袖手觀奕。意嘗不欲使人物色之。如避租吏。惟恐匿
影不深。吾是以知其必傳。雖然。偃蹇已甚。壺將去之。黃商隱曰。時氏之墳出火得八
九焉。今不能二三。蓋壺去之矣。故夫名者身後之價。不可以先。不可以盡。吾友鄭君
約之望也。曇陽死之。夫先與盡猶不可。况其有兼之者哉。悲夫。

破躁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遲之。答曰。前途政雨。此破躁之樂。而聞者以為可笑也。蘇子瞻
舟淺江灘。作書不輟。始是雨中徐行者耶。

文人

近世文人好訕濟南。多拾其一二險句累辭。轉相口語。如昔人言楊子雲以艱深之
辭。文其淺易之意。政不知能言楊子雲者。必真見子雲之為淺為易。歷歷可揭示。人
而又自能滔滔汨汨。不艱不深。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感。然使後世

復有楊子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鑿鑿也。嘗覆按其人之文矣。鼓掌盱視。自喻滿志乎。則未有不為險句累詞者也。其為險句累詞。又未嘗不顯然出于濟南。而無所顧忌。猶曰文須獨造。安能為昔人所嘗為。今之人何鑿鑿也。意殆盡愚一世之人。高閣濟南。惟吾所恣取。而一世之人。果不能出其相愚之意。嘗試一變。縮舌去之。曰某家嘗云爾。此夫以耳食者所謂一解不如一解歟。吾於濟南。直見其縱橫六經。跌宕子史。如黃河決溜。雖至於不可窮詰。而終為天下之奇觀也。雖然。英雄欺人。故時有之。

野

每見作達之人。輒欲嘔。見野老則忘。夫非吾未能達而自忘其野哉。雖然。作達政可嘔。故有野老而作達者矣。政復可忘。

情有餘

絮善而稱。必有餘譽。即口而規。不免煩言。故是吾情之有餘。終為人理之不足。

難易

遠之有望。易近之不厭。難自賤不移。易富貴不淫。難。

戲書

花之光浮。昱水之色蕩漾。雲之影捷出。香之韻乍來。有無之際。殆不可得而傳。偶讀梁鴻傳。鴻既死。為葬。要離塚傍。曰。可令相遊。念忽至此。輒書之。某亦不解何所起也。

繡野橋

舟抵繡野橋。望西城門。不覺占袖。憶昨歲與王季和。從朱伯還。夜飲歸。膠舟於此。俛仰之間。伯還已成陳跡。豈不痛哉。自邵茂齊死。欽愚公繼歿。覺桃花澗水。嗚咽。吳閭蕭管無聲。寧堪華亭鶴。復爾寂寂耶。披襟解帶之致。而今而後。政不可得。

先輩矩矱

陳顯達言。蠅拂塵尾。是王謝家物。汝輩不須捉此。其言甚善。願使子弟捉得塵拂。亦一快事也。惜乎未見其人耳。先輩多矩矱。博奕飲酒。雅非閨門之懽。獨王京兆嘗率子弟圍棋。雖復推敲之際。樂然後笑。未嘗發聲。先君歸語予。此老風流。故非吾所及也。

物色人

邵仲書初不喜薜如。輒語僕物色二字。姑未相與。今日見薜如。即未盡者都佳。夫知

不美之為美如仲書可與物色人矣。

江右奇文

癸丑九月文起偕孟長邀丘毛伯遊青丘掠予且止受之當會座已列觴千頃雲下問陳大士毛伯頽頽曰良苦往與大士開門作義獨形影自憐耳某問毛伯王淑士言尊為文至多可一日數目毛伯笑曰有之昔郝仲輿自闢門戶幾欲嘔心顧莒州向郝索稿輒得四百五十餘篇苦心人功行圓滿不乃大適耶毛伯大笑秦昌元年冬留源棠丘陳行卷暨文千子羅文止賞無學諸稿為一帙題曰江右奇文書此

花朝

風遠竹間輒成大和予家居無竹不知其甚若是早間聞之悶然曰花朝若此其如歲占何啟戶視之則雲物澄鮮冷風琴瑟從東北來耳陶周望將發天目夜宿雙清菴溪流觸石作聲徹曉來枕上周望憂之曰雨甚不成行矣夫陸處之民不識溪聲何怪而予乃不便風之敲竹真可發一笑也

聞

夜無穿街之鼓則聞村無驚夢之履則富吾於今日見其象矣往時踏月見酒薰綺

煖之處。多發殺機。即有念者。常不能自主。夜來啟扉寂然。緩步里許。百道虹光。黯黯穿窗而出。作寶光色。來着人面。不謂疲暮。復逢其間。

邵家郎

頃見茂齊郎。拱揖如成人。心喜。輒復悽咽。我每見吾家孟爾彰。舉止嚙笑。轉捷而終似無所賴。如空游之魚。惘惘不知所止。豈孤者之神。自相輸耶。邵家郎生三日。病瘕茂齊憂形於色。懼不免泡幻。戰戰皇皇。汗出如漿。數矣。乃不能見其勝揖時。悲夫。悲夫。

硯池水

東西洞庭山。關氣湧水波。千里喊沸。而濱湖一掃大硯池中。亦應其類。陡然起立。可憐哉。小附其大。智量乃爾耶。洞庭君聞而笑之。然不知俊廚顧及朔蜀洛黨。戰蠻觸於角端。分主奴於夢寐。洞庭湖。洞庭湖。亦若是焉而已矣。

李縉仲

茂初書齋石尚。先生列盆景處也。縉仲出百義實於此。某與縉仲交十一年。其文不下數變。愈變而愈逼古。翻空傲竇。無非篆籀之文。昔安元旭見某刻。語王又新曰。今

日又言世說一遍。王笑曰。不然。前有世說。今有茲刻。恨不攜緇仲義跡兩先生。當云又見枚乘七發也。

顧氏社

往游顧氏諸兄弟間。約為社。都在舊府東園。或霖雨堂中。時合時分。凡七輩。雋者五人。盛矣。憶昔庚午。先君器仙居沂水於陳橋。庚辰。竒元城於髫歲。丁亥。識今進士於卓堂。謂氣骨深穩。神宇和粹。應受福德。其明年戊子春。見連城驚喜。必今秋搏風之翮。未數日而先君歿。是秋連城果雋。進士以丙午鄉薦。又十年登第。先君之言。不失一二矣。獨元寧善病。元亮閒居。每一把臂。不勝今昔之感云。萬曆丙辰春三月。潤州古樸堂記。

劉思諧

中翰劉思諧。貌如敷糞。多竒偉之識。而必依於厚貲。選中未見此人。其郎子約有俊氣。未便了然于心手。需之將自及。思諧與汀州翁善。因是館予。予自知非其任也。為相念特至。不敢不一往。思諧于此道最口有力。即錙銖濃淡高下。莫能遁也。少與華珏。徐大用。鮑繼良。弟覲文。相砥礪。四人者皆得之。竟失中翰。天意豈有待耶。丙辰記。

繆仲淳

憶與仲淳交。自壬寅馬經庵始。癸卯。予病血。日夕卧公亮南軒。仲淳為製方與之。癸丑。仲淳在王子顯許。聞世長病。馳過草堂。執予手言曰。元長豈可無此阿弟。特請視之。視之而有憂色。予曰。頃以足下自天降。今奈何。仲淳惋然曰。即天降奈何。今日再晤。獲城為識其語。今吾後甚無忘仲淳也。

崑腔

魏良輔別號尚泉。居太倉之南關。能諧聲律。轉音若絲。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即之屬。事師事之惟肖。而良輔自謂不如。戶侯過雲適。每有得必往咨焉。過稱善。乃行。不即反覆數交。勿厭。時吾鄉有陸九疇者。亦善轉音。願與良輔角。既登壇。即願出良輔下。梁伯龍聞。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苧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陳棋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熠燿之家。而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於藍。借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為均節。崑腔之用。勿能易也。其後茂仁靖甫兄弟。皆能入室。間常為門下。

客解說其意。茂仁有陳元瑜。靖甫有謝含之。為一時登壇之彥。李季膺則受之思。三號稱嫡派。

淚零

往與陶逸則周旋北山下。彌連數日。時湘夫人初到粵城。為歡如不及。然其情志。頗能得之。飲酒談笑之間。其後四年再題書不類。多歛華就實之思。友輩中可喜人也。自是不復聞問。薄味玄思。致精爽。有氣骨。既歌鹿鳴。稍似華豔。亦其本色。非強作之者。虞山數月往還。便成千古。傷哉。吾邇來。匿影白石軒中。度日如歲。偶逢故交。輒問訊當年人物。罕有詳者。念此寂寂。無言淚零。

樊伯慎

樊伯慎言名宦去思。是先孝介意外之事。置田輯宇。是崑山人法外之情。據王豫章批允諸儀部魏孝廉之請甚善。終是崑山人可問。樊氏子弟不必問也。伯慎有妹婿杜子堅。名鈺。年十八落筆如古敦彝。寶色瑩然。獨居山中。遂精六壬之用。伯慎不輕許人。為予誦子堅不去其口。

許文舉

許文舉將侍臨穎公。過存朋友。戒黜僮僕。然後行。里人嘖嘖嘆羨之。士大夫不徹此障。終倒牆壁。張可菴先生有言。貧士登科第。但要牢立脚跟。轉動一步不得。一步伸縮。步步須與走過。此解殊有味也。吾深有望於斯人。

劉中翰

潤州士大夫。如徐行甫。華德夫。劉叔熙。可謂君子。惜乎皆無年。當德夫被逮時。劉中翰許嫁女與其嗣宗。澌其嗣甚偉。行甫既死。遺孤學古。方稚小。中翰亦許嫁女與之。每月朔。必就徐檢校器物。量度錢布出入。既長。則籍而還之。叔熙有子夢祖。翼祖。贊甚削。中翰為籍所入。劑所出。十年而不忘。學古有文。自可脫穎。宗澌以尚璽之卹。升成均弟子。中翰意亦少慰矣。獨夢祖忝列青矜。翼祖有雋資。壻於延陵。不知學就否。中翰有郎泉。殊可成進。朱方黯曰。子約氣直上。駸駸欲度驂駒前矣。

檀條

檀條。金山禪堂者。佳。甕城屏風街亦有之。氣韻故不逮大功坊。青八百氣稍觸。使人有居京洛意。

湘君

相君嘗自課孫。孫偶瘍。不詣塾。湘君自教之。既一月。見者訝其孫動止有式。多雅步。一所親詣湘君許。庭戶寂然。孫擁榻作字。君亦讀書不輟。

道伎

道人葛了澄。故陳州諸弟子。觸情學道。自言我於諸行。稍習便詣入。獨持鉢一事。每旦發憤為之。至則赧作而退。積四十五日。始得不怯。唐應德與羅念庵分門持鉢。入期會寺中。就所施。多少為優劣。既會。羅鉢常盈。唐或竟日無施者。因以此自定其操。昔謝尚能鸚鵡舞。王丞相問有此理否。謝便着衣幘而舞。坐客撫掌擊鼈。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阮千里善鼓琴。人或諷之。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終日達夜。都不知向人所在。此際功行。豈復有道與伎之別耶。

凡例

有乞書馮咸甫者。必廉其困頓時。乃肯下。否則善價。都不得乞一字。里富人求書墓石。謀之其客。客不許。久之曰。可行矣。乃令富人持緡錢數千。與設凡例。約五文下一字。取贏納之。為欣然下筆。書石將半。馮目其贏曰。已足。遂不復作。昔裴晉公祚皇甫持正作福先寺碑記。酬以千緡。皇甫怒曰。碑文三千字。一字一緡。更減不得。裴笑而

足之。張子曰。吾欲處皇馮之間。半則不半。滿則須滿。

視履編

視履編。故贈司徒李濟美先生平生視履之作。分章名篇。紀錄詳雅。予嘗得而讀之。意願不便。繙閱。何如哉。為年譜。如指諸掌乎。發意良久。未即語人。而先生春宵見夢。談笑動止。宛若平生。執手叮嚀。意欲以此事相屬。某亦心許徐君。允謀掛劍矣。夢回雨驟。令留源書其事。請以一月程圖之。先生與家府君誼敦管鮑。交定生死。念無所自。致於九原。此夢何容泯滅。又晚年訪舊。意思彌增。雖復垂老多病之餘。不忘草堂相對。每一至。輒促膝相語。動移晷刻。某愧不能為主。竟談而退。猶復步步惜別。平生抵掌之歡。幽明永隔。人世會合。蓋可以忽乎哉。甲子正月十四日記。

小青

長洲許仲謙見示小青集。湖上異書也。首冠一傳。却是俗工寫照。正遠神情。青詩云。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如此流利。從何處摸捉。彳彳居士。許大膽識。乃爾放筆自恣耶。集中書應入昭明選。不爾品外錄中。豈得無此。

一鑊拈出新嘉驛題壁三詩。首絕云。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孤燈作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不成春。江行十三日。抵雄縣。又於客館得四句。妾心江岸石。千古無變更。郎心江上水。倏忽風波生。後題銀紅衫子古虔李秀書。然則新嘉驛詩。其為李秀作無疑。江亦可人。居然不俗。丹徒鄔善夫索和秀韻。竟日不得一字。非關才少。正惠情多。

蘇渙

杜子美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白。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紀異。亦紀老夫傾倒于蘇至矣。按唐藝文志。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頭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據此真與靜者不類。世人不達變化。遂謂子美譽渙太過。亦何知言與人迥無交涉。渙在廣州。嘗作變律詩十九首。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

吾儕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掛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分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攆。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白。夫豈虛語。當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後不免伏誅。要當以世考之。

子美六絕

不學前賢畏後生。是今人通病。不薄今人愛古人。是作家要訣。

章子厚曰。臨蘭亭一本。書必不佳。吾欲日誦子美六絕一過。應非小補。

惡夢

某居貧。無酬應一切。酬應之文。皆是為人作。奴心厭苦之。而其人或有以某官功德未揚。某事避忌宜竄。令人欲嘔欲割。無地自容。幾欲焚燒筆硯。誓不復作。勢未能也。春來無此念。頗自寬。夢神相苦。便發狂大叫。隣雞破之。不覺欣爾有喜。因念世間惡夢。覺已思之。亦是一過。李太白夢遊天姥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較此又是一過也。世路惘惘。正苦不覺耳。誠覺亦焉往。不得自適乎。正月念三日記。

病中

杜子美戲為馬墜歌。結云。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固是真語。却有屠歌兒舞健兒。樂天病中詩云。病來城裡諸親故。厚薄親疎心總知。惟有豫章於我分。深於同在翰林時。雖屬婆子話。須要知得。但是開口便俗。

春秋

天下春秋義無先王氏。而安福鄒汝光輒語人此事。但對胡傳看。外論自公。蓋自謂勝之也。然稍聞長王公終年作義。時借格力於鄒。理或然歟。然而弘偉精健。兩家正不相及。頃求兩家四書義於許文舉。文舉曰。不是說先輩便佳。固自超乘。予笑曰。正欲以此事相煩。文舉默然坐久乃去。

溝壑

往與王孺和言。志士不忘溝壑。此語太尋常。但少人跡不到處的溝壑。可安意行其志。斯為苦耳。今日讀放翁姚平仲小傳。陳眉公署其尾曰。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予深有味其言。因語留源。要是此老省得。

優劣

外父顧厚田。名允烈。隱德弗耀。大都如駟虞潛深山。雖復不踐生草。世不得見。神廟乙亥冬院試。聞而賞之。是夜破宿荆溪。故周御史玄暉。合樽促坐。甚言今日之舉。可使人心不死。天理常存。引滿更酌。喇喇不能自休。衆客色動。皆有滿志之意。學校優劣。談何易哉。而今世以干謁覲優。競開媒進之路。比周免劣。兼懷肥橐之謀。陰陽鬼賊。莫可端倪。天漏地震。星宇晝晦。不可謂旤旤胥子。無關氣化也。悲夫。

不必

物以類聚。青襟那得餞輶軒。業以羣分。圓顯何用談舉業。此皆理之不然者。看來事亦不必。

遠別

飽煖生淫。直是敗國亡家之本。是奸必殺。誰非聚麀喋血之根。是以聖人明微。吉士遠別。

不妨

不妨淺衷易盈。但恐多積不散。不妨入眼難合。但恐去人太輕。太輕之去。毒於刺心。不散之積。臭於聚穢。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三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鑿王

潤有何繼充。遂令城內外無餘舍。水次無餘塢。老少婦女無餘閒。輿無停晷。爨無停薪。手無停批。口無停答。殆駸駸在世鑿王山中宰相矣。繼充診人不活。淚蘇蘇自落。

馬參政

偶經鸚鵡園西。見馬參政着半臂。獨往來秋葉間。眉宇有營構之色。當是其吟安五字時耶。參政黑頭謝事。夙有棋癖。與人奕。都不欲饒一子。猝遇國手。無所乞。然聞其落子日勝。今年七十矣。作詩滾滾不自休。日可數十紙。內外子孫歲時羅拜。常百十許。人世間黑頭公如參政未多得。

吾物

會金沙友人來。移夏至祀。今日雨如注。幾不能迎主于廟。南灌雨稍間。既畢禮。啓函將潔之。而桐自虞山遷潔奉以入。仍奉祀主潔焉。仰視椽棟。顧謂桐。吾家世奉堂於

此任再一百四十年。蘋藻楚楚。幸不置祀。長子孫其中。亦不他徙。異日者。令我為高屋宇。如故。豈不大幸哉。朱方黯曰。頃聞友人言。人未有終其身不徙居者。一姓四世。歌哭於斯。盡城之南北。不再矣。吾每笑人。此是我物。聞方黯語。故自心動。

陳抱元

陳抱元朴茂而文。視其弟銘金京口。依麓循澗。輒曰。白首割炙分甘。歡爾休暢。吾亦為兄曾有弟嚶鳴。一樹是何年。

櫻桃

他山櫻桃。仁核潤州櫻桃核。而不仁。尖下有線紋。如桃作水紅寶色。土人以四月朔開園。縱士女游觀。謂之櫻桃會。陳伯銓摘其最者見餉。光明淨晁。令人不忍下咽。

鱗魚

漁子漾舟江中。網鱗魚。甲光向日如銀。潑潑耀水上。一鱗傷損即浮。幸脫逃。不復活。吾聞孔雀被網。必自殞其金翠。不使流落人間。鱗魚愛鱗。當猶孔雀愛羽耶。

蝗

飛蝗蔽空。食許時不見天日。中有一線可諦。視其高厚。不知幾丈許也。縣官責捕甚

急劉中翰一戶。捕可百八十餘石。或云句曲道中。積蝗如山。蝗中出火。焚燒殆盡。

鼠

田鼠糾結。如椽蔽江而下。鼠入蘆葦中。根苗立盡。沙亦崩殞。此江南怪事也。張養默從白門。以二鼠見。短尾方窺。視鼠特小。而足稍長。不類鼠。其色沉赤。或曰。非田鼠也。嘉靖中有羣鼠。銜尾而渡。然不滿萬。今日之怪。穿街入戶。遍滿城都。動以萬萬。詐於事。應將何如。

乘

客問何以徒步不假肩輿。予笑曰。偶避嫌耳。客問何故。予曰。年來尋訪多取道不行。闕階間。朝來不得已一至焉。而勢佃之真具。借職謬進。虹霓。息潦。倒優伶之肩輿。遮衽。嚙膝。相望于道。可令飛黃園玉之御。泯然無色。吾豈肯奸之哉。客大笑而退。宦僕某者。質買劄副。冠帶儼然。遂置酒張樂。與客勸酬。七日。督絕而死。又有某者。紹帽。裁裘。將過。一失勢。家券從輿中墮地。輒死。此二事頗為邑中所傳笑。而謬進。鼻息優伶之徒。揚揚自喻。適志不知戒也。易曰。負且乘。可不懼哉。

朱虞卿

諸延之心事不愧古人。第婆心太切。徒義太速。聽言太廣。時亦有直道之累。要不可謂延之負人。每傷直時。其弟虞卿能左右之。至面發赤而口譏諍者數矣。延之嗒然而受。憬然而從。此皆非人情所有也。延之苦貧行義。常不能給。輒夜起。徬徨虞卿知之。傾橐勿吝。吾鄉魏莊渠先生講學。皇溪學者日進。待潤者亦日益。先生弗能給也。必問其之弟東溪翁。東溪翁如教立。辨當時人爭相語莊渠之德。故難為東溪翁矣。諸氏兄弟。蓋不愧其外。皇父云。

于昭遠

吾每笑于昭遠舍梵川處雲巢。乃不知其胸中丘壑爾。爾亦何往不得大山長谷也。故不免昭遠笑人。

拯溺

劉中翰拯溺江口。其德甚大。殆所謂實行其事者耶。興化舒氏李阻修內家弟也。乙卯秋。兄弟渡江而死。奔告中翰。不踰日。便拯出其長者屍。屍全無害。其小者烏有矣。中翰悶然問何所憶。其僕云。憶有是繫麻裙帶下。又線路鈴記。劉漫唯唯。越十二日。江人來告。已得裙是印記矣。取鑰合之。宛然舒氏子。不蓋。葬魚腹。于其子之子。孫之

孫豈細故哉。近有詐溺以祈賞者。江人知非。是將勿與。中翰必與之。毋令有不然之懈也。

雪堂社

雪堂王子爾瞻所居堂也。社自丙辰中秋始。再會歸庵。再會梅花草堂。社凡九人。曰元長曰文休曰開美曰仲從曰爾瞻曰端木曰卿玉曰漢石曰幻䟽而顧子子貽往來其間。王子又召姚生圖之。倪子伯遠為寫竹石琴樽。成一帙。將以記歲年。昭勝會傳之將來。而丁巳清和月。王子溘然逝矣。豈不痛哉。當王子之卒也。予在潤州。方假寐。見兩人掖王子相造。色恻悴甚。淚痕瑩瑩然。輒驚寤。而顧章甫以書抵予。道王子記白玉樓去。豈不痛哉。今夕檢舊稿得雪堂社圖記。再書其事。

破山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道爽有氣。開士中了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冊云。某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爾。長老曰。貧道為十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鋒穎如此。其後破山常住為鉢庵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純以身教化人。不久謝世。其徒六空者。慧眼辯舌。誠有血氣。能言其父為

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情都往。今亦稱古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無寂寂乎。無著故具眼。然見子輒多俊語。可追而憶也。鉢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為子指授方藥。則疊疊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其有夙因耶。伊君強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為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情鍾我輩。東坡故言之矣。

月夜

夜來聽柳州韓生收放明月。滿飲數盃。陶陶然顧蔡與呼之。疾出閒步。冰壺中戲捉枯樹影。恨不借韓生杓。作傾瀉狀也。已過小樓。食雀數枚。再飲酒一升許。風來吹面。薰薰有暖氣。疑是海棠亂開。垂柳拂鞍時。酒歸月下。昔人當不妄作。

數

宋羽王訪某草堂。既暮矣。匆匆別去。自怪不能為主。而周安期張元玉適至。乃又許飲。朱子魚遂偕往。為賓為主。故亦有數耶。吾鄉關法甫昏而捷。二兄必欲出關。乃取小艇飛渡。水口苦旱。偏欲水浮。不須陸走。豈吾黨多變幻若此乎。

善處時

阮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嫉之如仇讐。其為臧否大矣。昔與世

周會王淑士座。有時客作違者。世周俛首。挽其袂而刷之。竟日都無一言。既供具。嗽啖不輟。踉蹌而去。其容甚和。人豈有嫉之者哉。故夫善處時者。無過世周。而人咸以為海鷗野鹿也。今亡矣夫。今亡矣夫。

金先生

某六歲入小學。師事同里金思齋先生。蒼面修髯。苦吟多佳句。亦時有謔語。傳聞閭間。里人呵之。先生意乃大得。嘗元旦為隣家書聯語微刺。隣翁不知而揭之。觀者失笑。隣之婿馬某登牆詬先生甚厲。先生怡如也。子雨武選體不勝衣。好談封狼居胥事。聲色俱莊。未久卒。無子。母華。婦亦華氏。一女嫁某。今不知所在。然老矣。

徵文

嘗以寒宗世譜。徵文四方。無多應者。獨鄴陽王公為譜引。臨川湯先生序世略。中表叔晉孟嘉作十贊。光被幼孺兒女矣。臨川寄我此序。必傳。勿與不知人草草。某政恐知者不作。不免惶懼耳。

神往

李中丞方嚴自持。好觀諸伶作伎。絲音感耳。都能辨識。其非是耳根差老。時亦不辨。

譚聲則編修公附耳分疏之。頤翁翁開動亦時與兩孫按拍耳語。不覺失笑。登李氏之席。令人神往。

早甚

早甚思沈銘金適以蔬盒至。急呼伯銓酌飲之。三爵頽然。縱水揮洗甚快。曳履不衫。當風搔首。如三四月時。不知其冬且至也。銘金云土人掘地得蠶。去土一不盈尺。傳云。蠶斯九十九子。剖之果然。良可懼矣。

縵才

龔季弘以沈啓南文休承二紙相與曰。將寒。為子取經。季弘之貧。故不減僕。其念故不可辭。某將送裝。漢家為二卷。縵才足可無憂矣。季弘脩然有骨。於世多所不屑。僕雅重之。頃與語。乃不知其了然有度。又如此。吾欲勸使竟學。如季弘者。不有立於先。必有述於後也。

二業

歲壬戌。桐請命守淳治詩。予笑曰。曩與王幼文先生讀書沈聲。遠許每課易義。輒語予。悔不習詩。抹煞多少風味。予心識之。而李思還自武林。為予言黃真父之善易也。

貞父猶曰。吾解易不如解詩。昔者匡衡善說詩。令人解頤。而海虞桑民懌自言。可今匡衡頤解。雖其言不遜。此可以知詩義矣。頃來病甚。鬱鬱無與語。輒飽丹砂刺。鄒臣虎李愚公經義授守。而以太僕貞父之作與安。未嘗不嘆詭經之妙。人思一齋。乃若四聖之書。茫無下落。如太僕乃許主盟此道耳。貞父自言不如解詩。果有此理耶。先君子一生拮据。稍有累蓄。絮授不肖。竟以盲廢。遂使朱黃之業。化為爛草。行年七十。乃欲幫助來者。令二業並興。恐似以蚊負山而蠱測海也。書此自勗。

明媛

徐小淑詩。高自標位。雖復婉麗。牀頭不之捉。刀人。故是凜凜。陸卿子幽清古澹。如謝道蘊談玄。融米成汁。遐周所謂匪簪珥之瓊株。故藝壇之火棗。良非虛語。國朝楊用修婦。獨建旗鼓。雄視一時。吳有顧氏。嫁陸完子為婦。有集數卷。完敗流徙。盡為家人所火。其被逮一絕云。昨日濃粧上翠樓。今朝含淚下扁舟。當時若作田家婦。無此榮華無此羞。聞者憐之。又吾鄉顧莒州婦朱。吐音宏暢。多作者氣。惜其稿不盡傳於世。今千載之下。謂班曹徐蔡。代有其人。于斯特盛也。

小相家

水到渠成斯語故不可易。然到時誰不忙錯。不若預為渠以待水。縱小家相。故是安閒。但自揣不能行耳。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鷺。跼立水際。故不減武林畏壘。夏秋間。龍吟湖底。煙霧翔薄。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長倩許我尊絲千縷。當乘興訪之。

淳化帖

馬大參之尊夢澤公。嘗藏淳化帖。時號善本。留予聞雁齋。把玩嘗數月。後請質米舟。州遂不知所在。或云大參傳寶之。裝如故榻。中故有孫過庭書。李濟美先生又嘗得一善本。早晚摹之。以為法較馬本細而縱真。近世所未見也。予少不解書。獨好觀。率更榻嘗借九成宮于及山周老師。本稱絕倫。俞質甫每借觀。輒題數十字于後。其愛玩如此。師歿。榻留齋中。先君命歸其子載。載不知此事。流落無所矣。吾家藏榻甚多。獨晉唐小楷。褚河南夫子廟碑。麻姑僊壇記。識者稱為江南甲品。傳寶百二十年。今皆失之。吾變恨崇之也。萬胡綴研錄。見陶九成享已榻記畧。追意前事。紀之。

茶

松蘿之香馥馥。廟後之味閒閒。顧渚撲人鼻孔。齒頰都異。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凡
宇內道地之產。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深夜被酒。發張震封所貽顧渚。連吸而醒。書
此。

紅碧

賀涵伯坐徑山竹裡。鬚眉皆碧。王長公龕杜鵑樓下。雲母壁都紅。

運水

昨曹幼安遺訊書尾云。且運第二泉。六日後當還。乃領報乞水之便。無甚于此。而某
不知寄罈缸上。少可十斛。其明日。奴子以泉涸告。方悔之。然俟其歸。可稅也。朝來索
報。則又忘之矣。吾每日科頭起。都無噉粥想。喘喘思茶耳。而不念及泉。此何故歟。僧
孺曰。為懶而忘之者。性也。為念不及泉而忘之者。境也。某笑曰。願以性

得季常書

甲辰。別季常。丙午。季常使至。得觀智評。戊申。春書至。冬。職使者貽粟。至。辛亥。漢陽季
愚公之客毛克甫。以季常書至。又四年甲寅。秋。使至。觀智評新刻。十一年間。一面一

容三使五書。而李常之念愈至。其亦無異李常。悲喜皆不能勝。所為悲者。綸川先生之訃也。孝介之嗣曰維鼎。天也。其他種種吉祥。如黃州之特祠。孝介先生之謚。奉祭之田。祀典之備。奉祀之青衿子弟。樊家坂之克葬。黃岡志之立傳。江夏郭鳴龍之傳。東婁王緜山之志。俞夫人座右格言之刻。銓曹諸公智評之刻。嫁女漢陽。倩李應橘為諸生名士。太夫人春秋七十四。神明不衰。與俞夫人為子母歡。吾黨小子。能無喜耶。且不獨一喜而已也。開械而讀。若有得焉。進使者叩。故若有得焉。仰觀日月之清明。若有得焉。寤寐若有得焉。嗟乎。故有故侯去。吾鄉十四年。歿十三年。幸與侯之弟李常為傾蓋交。十一年。而彌老彌新。彌甚焉。若此哉。

陳元石

柳州陳元石。志在經世。著書一百卷。集錄碑板遺文。幾千卷。今在黃安吳氏。其人天放。其言皆特詣。可喜。偶及邊事。抵掌指畫。無勞聚米。更自言。吾親涉其世。如此。他時憂端。終在海外。今日渡江相訪。談竟一日。抵暮住金山寺。信宿而去。約以明年春。載書過茶草堂。不知必踐否。萬曆丁巳初夏。寓潤州劉氏記。

梁生

譚孟伯捲簾晝臥。聽事忽覺。乃安寢。破瓦腐棟之間。正梁橫覆之。手足鼻眼都無所
敗。故自號曰梁生。馮子玄為予說如此。兼稱其作義殊絕。吾但欲識其人。如斯人不
復問義矣。

飲甘露寺

錢蜜絳潘無隱趙石生。觴予甘露寺僧舍。是日小雨甫晴。修篁能洗空翠滿人襟。袖涼
風颯颯從東北來。與歌音相答響。徐姬喜行酒。作吳吟數闋。不覺大醉。蜜絳得戴顓
故宅。有聽鶯詩百十篇。雙柑斗酒。且更俟之。

來雲閣

夜同森甫貞伯元玉再集來雲閣。話往時徵歌踏月之致。回首七年。近死之人。那堪
一二別耶。然今日甚喜得青芝也。青芝送我垂虹亭。側燈光黯黯。委蛇高下。覺步步
惜別。

周昌東

周昌東宅闌闌之間。老屋闌然。童子迎門。見人有退避之色。甫里先生讀書修行。于
今殆東昌屬矣。昌東□□長洲縣諸生。

詣虎林

某詣虎林。周李侯適宰仁和。語聞子將曰。頃求仲語我。元長且至。子為物色之。某既到。李侯載酒徵歌。觴于湖上。雖復絲管啁啾。雅無酒熏綺煖之意。某與子將襟間五雲去後事。李侯唯唯然之。時有伶人李九官者。能歌新聲。發音清徹。正與峭寒淡月相遭。某為傾耳。李侯笑曰。吐元長猶復能摸索人。久之呼渡辭去。酒歸月下。遇張子羽鴻舉。如浴浴一樹梨花。月落乃別。丁巳季冬十日。

快雪堂

快雪堂故龕馮先生之像。紅罽修髯。結跏趺坐。顧道民云。宛如當年靜默時也。此來不見先生古梅萬萼俱暈。微酣色一花破萼而笑。微雪垂垂。尼人聞孟暘印持子將無敢遲我舟中。與子玄盡三蕉葉而別。

趙燈

燈名趙氏。蓋趙翁瞻雲者。教其郎為之。嵌珠玲瓏。寶光四射。大略仿建燈而加豔焉。今年戊午。爾尊為置一架。予草堂像懸。戊申歲所得張九服家麥穗燈。文質正等。相間彌燦。德清許長卿適以張子羽問至。孟尊徐飛銅花間。發劇有禮。李洛梅之致。

楊文襄

楊文襄在金山有角巾人訪之一擢船即鼓柁而至。文襄布席角巾人共舉之。搬換盡一室如世人揖遜狀多不發一言而去。寺僧莫測所由。滾豪既就擒知是與王文成指授兵法。其鼓柁者徐曰仁愛。文成妹婿也。郎生繼武見眎文襄遺像。是十三聘童子科。乃至出將入相七十餘年。歷歷具載本族其裔孫楊九華家遺文剩板剥落殆盡。其存者獨門館之鎮石耳悲夫。

澹月

澹月柔風吹人如酒。俄逢角妓面人而西。舉步繁促。思當年亂頭扶路人。深居如海。

張元玉

周安期偕元玉訪予。得讀其所為。應觀風試。卷辨爽饒風氣。何松陵之多才也。連日侍元玉飲。都不減沈公容。恨家無美醞。又斗筲不堪作敵耳。約歲暮過汾湖。從仲韶索酒十斛。便請對壘。當從壁上觀之。

徐幸之

徐幸之取適于酒。不及醉。借興于花。遂曉其理。留連婦人。老不能身其事。此三者皆

非人所及。

清映堂

清映堂集嘉賓常數人焚香展卷陶寫情性主人溫克自持令海內俠遊之士如歸其家而產不及中上東所入僅償所出而已又獎拔孤貧往往昌遂老友王天池才令也歸洗其橐而主人左右之寒煥饑渴必令均調王亦不知非其家主人名文龍姓孫氏

練水

吳中讀書之家練水多有其先輩予不能詳如徐尚書之博大殿員外之秀美使人讀其書疑為千載上人張三江先生十三能文章見者謂為王文恪公之作既老該達稱五經庫唐叔達夢子柔繼之頡頏一時王翰林長玉將死囑其子誌我必唐與婁故亦重其能文非獨千載子期之感也金子魚不上公車蠹魚萬卷其人更長厚可重李長蘅滾滾千言倚馬立就書法直逼古人山水竹石亦駸駸眉山襄陽之亞矣鄭閑孟龔仲和汪無際盡能奄有千古不使苟同生活于人沈公路抱膝海上故稱淹博乃亦卜居練水嚶鳴相召豈非宇內之希觀者哉偶念李繼仲侯豫瞻兄弟

適上。不減諸人。聊題數行紀之。練水固以朴茂相高。乃不知其人文獨盛也。萬曆甲寅秋仲。

發蒼溪

乘夜發蒼溪。韓止修謂予何不造令。某念歸安廉吏。安所得精飼過客。遂行。質明白。羨湖有老氓。輸官租。還頌侯。市人倚而聽之。各序其所常得。某呼石倩小子識之。脫造令者。較今所得孰多。倩亦欣爾有喜色。

臘八

訪薛吏生桑庵。作臘八粥相餉。與郭九解方子旭各啜兩盃。侍兒皆飽噉而去。覺何家肉穢人。

宋刻

有傳眎宋刻者。其文鈎畫如繡。手摸之。若窪窪然。問所由。故出紹興守家。其先憲副藏書也。問故將質以償路符之所不及。且誠售者勿洩。有是哉。吳質清惟恐人知。即于古未數數耳。趣記之。然非守意也。附名。

吾廉

徐娟澡手拂簪顧影生姿燭下淋漓使人欲領麴部金淑真絳桃玉藥愈麗愈妍綺
婉情多不堪滅燭張美昂藏偷遠意常獨步如渺繚孤鴻樓飛不定鶯花寂寞頓有
斯人。

杜小章一見相習所謂氣類之交。滌衣襜布直令紈綺無色。

幽禽亦解芳菲意攪亂柔枝不肯棲如紺園春半景色愁人侍兒不解春愁但道杏

花零落便有深閨自憐意

上幽禽二語徐小桃作侍
兒春愁是周霏霏八宮語。

褚溫卿苔雪間人敏視清辨多出塵之想所居不事華飾隨方物用無不妥適嘗衣
染緇衣雜綺坐而貌字娟好議論抑揚頃刻數十交不頓不矜時人目之溫友又曰
不交褚仲不盡友朋之致。

袁倩梁溪人眉目如點舉止閒適意及之凝眸一往無所關說其婉嫵天性也嘗居
郭南草堂披籍梅花下飛英點額都不可別。

芙蓉院主周始貌如花光豔發不定好任僕嘗撲地作梨花舞使身猿捷令人有魏
博間想居恒以翰藻口色人一時被容接者無不自勝

張子曰予嘗與數子語蓋低回不能去云豈非以其神哉語曰惟色損康子故自信

吾廉不害也

坐小閣

李弘相訪。因約僧孺過土山。坐小閣。風片雨絲。澹澹相續。平蕪如錦。舞綠搖金。偕飲數盃。竟醉。路逢汪千頃。拉還草堂。方晚食。簷端作滴溜聲。僧孺不欲久留。跣而歸。人間兒女之念。寒儉乃篤。漸老益至。暗思僧孺二十年前。援而止之。豈有冒雨徒跣之事乎。

遇君淑

偶過諸延之。遇君淑。病後談笑。頗不減曩時。獨步履敝敝。殊有老人之態。然某與周旋最久。故不見君淑步健時也。如許頭顱。猶不免援長鋏向人。此可恨耳。晚歲生子。遂多。不免多累。而某某朗秀可喜。大有昂昂千里之致。故堪鼓掌。

梁雪士

梁雪士性癖。耽歌。至忘病瘦。為人辨韻。不免取憎。故是道中人好勝應爾。雪士既病。與予坐城南角。歌春歸一闋。再喘再唱。竟作廣陵散。藤花村石。欲名西州門矣。

趙瞻雲

口爾尊邀我作趙瞻雲傳。且云將以眉公本見。昨催灝題詩在上頭。豈能復道眼前景耶。然聞趙老意欲補出年少時貧苦自力狀。則予傳似不可無作。瞻雲老布衣也。至今文肅公自題畫像。必引瞻雲之言為信。則其所得力于貧者可知矣。

魁蒼

魁蒼面目嚴秀。不肯開隔壁環珮聲。真行人也。今居選佛院中。與市廛僅隔薄板。鮑若深山。

文筆山房社

予識王濬仲文于潛陽公座。嘆其清發。後一年。王子虛示我文筆山房社草。則具即玄度三兄弟之文。皆在。皆必得之技也。又一年。陳魯詹應薦。殊可喜。然恨世人知此社不盡。今秋開棧。而玄度與其姪元修暨濬仲夏元禮彙拔矣。兩王氏世有科甲。具獲未艾。獨太常之後寥寥。今見元禮使人增氣。萬曆戊午九日。

老梅

老梅悴悴欲盡。爾尊移玉。鯉一株將易之。予低徊不忍。既數日。條有勾萌。乃植玉鯉于北。剛一步許。意雖萌不悴也。今忽成蔭。數鵲如雪。交枝布葉。中作綠龜。夏雨灑灑。

移時不漏。予佇立良久。颼風送濕乃去。

出迎薰門

出迎薰門而南。憩西宗僧舍。問故李亞夫讀書處。茶房不能答。但云新貴人某有扁額于此。不覺失笑。既出。登迎春橋。勾萌始青如潑黛。遂折而西。野梅岸立。睨人垂垂欲笑。與李弘竟造其下。徘徊久之。過樂全先生祠。拱揖而退。讀壁上遺詩乃行。忽踈籬綴雪。浮香逼人襟袖。乃北折入小菴。問楝花所在。陶去亮云。橋斷不可渡。李弘曰。僧蓋斷橋以絕遊者。傾之果然。却立凝視良久。一僧招予入。乃是以誠故。王侍御葆喬孫能言敦厚公事。嘗遇孟夙于五雲。頗相器重。或云結伴徑山未也。然其人談次多不任其聲。病矣。為予設粉餌。滿一器。食之而盡。望朝陽門入。遇僧孺子。琴西城上。觀放燈。

僧孺李弘方黠。晉行晚食訖。出駟馬關。觀放燈。大都駕竹葉為棚。金鉦隨之。每試銅花。士女填塞。至浮行百十步過。則寂然。未嘗有燈也。多取勝于月。又霽後逢節。人情一新。穿街陌。聽小鼓。觀小兒所行。不覺忘倦。久之入關。小憩景德寺。一片空明。籠燈無火。在謂蘇子瞻不把琉璃間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之句。頽然孤往。二鼓乃別。

將齋辦香謁廟。參大士曇華亭。遂上西峰拜武安王故像。取道登城。禮主土神。誠安
淳。候伺四鼓遂行。過半山橋。初聞雞鳴聲。道上行復特。廟火熒煌。一燈黠黠。制亦
弘麗。整衣肅拜而出。經文康公祠下。望東嶽石壁如削成。然迤邐入山。有童子弛担
候門。呼予且坐。予得龕石甚安。久之啓鑰。禮大士。遂歷翠微。陟雲磴。問武安守宮人
何在。既畢。禮將從西麓下。守者言路滑不可履。仍轉而東。月光滿袖。青黛如潑。晨鐘
隱隱。與磬。歎聲相襍。憑童子肩。登鹿城。衣乃大濕。挺脇望城外茅舍。著霜都作雪色。
笑語安淳。今夕故佳。殊非老人調度。已上土山。廟祝延予坐。度不可歇。遂還。

勝林

勝林長老。嘗跣關中。予與章甫訪之。故大慧師草庵也。泉頗幽潔。不類往時。林云。故
有泉甚苦。吾度殿之南可穿也。不五尺。泉泓然。芬而甘。關內楮數株。植口二年。今盛
數。紫子纍纍矣。此豈有山緣乎。予故卓錫于此。長老剃度補陀為內家。濟世凡數歲。
三賜紫衣。度頗謁慈公。隱海虞山中。又八年。修證人也。眉宇開豁。酬對更爽。雖與世
作緣。故嘗有揮刀斬截之意。

三一義

近得李三一作義如謝靈運伐山開道勇壯多風

許元倩

許天人老壽考終。可以無憾。吾甚悼我元倩四歲間。夫妻相繼淹忽也。為伯玄者良苦矣。友輩如元倩。可謂經明行修。雖復向人嬉戲。未嘗不以禮自衛者耶。

西湖約

趙石生與在西湖。某心許之。有平原十日之約。楓葉且丹。多不得消息。將下帷發憤。遂忘湖上耶。石生能忍。講張之毒。不與作緣。可謂清徹。而永不能酬其興。非某所聞。杜子美云。知君未愛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珂。將書以問之。

寒山僧

寒山寺僧某。有一力甚勤。然不得子少主。逐之。夜風雨。僧從雷光中。見屋脊上有物蠕蠕。偵之。則人也。迫而察之。乃所逐者。僧默無言。謹其捷而卧。夜半。捷發有聲。僧曰。爾恐我耶。爾為此不法之事。倘聞于不相得之主。爾無命矣。爾第入質明相違。其人伏地請死。將旦。贈以斤金。曰。亟去。毋為少主所知。但取一房老小。不失為人。否者亦

聽若耳。後十五年。其人率妻子來謝。自言有百金裝矣。時世長在僧座。見其人。問其
事。袁石公嘗閱書畫于寒山僧舍。詫謂力不如者。此老僧也。

求志

將介白民祈趙嫂為女。仲志墓已得請。三年矣。吾欲待爾彰。稍知文句。攜之偕往。今
將何如。

物聚則散

有與予三世同里。祖父皆杜門自守。而孫不免誅。誤觸憲網者。乃其人。又獨往獨來。
不開睚眦之隙者也。同里人譁然。究之。當事者廉其狀。付所司按治。時漢陰王新守
署縣。判狀云。閉戶不出。若示其高。一毛不拔。實偕之禍。聞者撫掌。稱是傳神之筆。兼
得情性云。久之。郡李安元旭公。覆按始白。然歸視其索。洗矣。物聚則散。故不必其入
者之悖歟。又况乎丁必散之運。而駕以自用之愚者耶。哉。及其身。豈顧問乎。

修梵

僧修梵。嘗受染於先世長。致有筆氣。顧不謂其便解竹妙也。予雅不知理。觀梵作。覺
運腕使筆。都成三昧。

茶史

趙長白作茶史。考訂頗詳。要以識其事而已。矣。龍團鳳餅。紫茸驚茅。決不可用於今之世。予嘗論今之世。筆貴而愈失其傳。茶貴而愈出其味。此何故。茶人皆具口鼻。顯人不知書字。天下事未有不身試之而出者也。

吳工部

吳工部茲。魁取道婁東。特乘小舫候之。不相及。聞工部還家。頗完。向子平事。殊可喜。然又不免在原之痛。將毋悒悒耶。此老以汶上翁知某。又申之以孟長。其眷顧周至。真非言語所及。惜乎既朽之木不可雕。而階前人亦無堪斧削者。將奈何。

山塘

庚申正九日。晤李愚公山塘。神情開豁。真不負二十年來作觀相方約。詣陳古白。驟雨如澍。將更日而郭仲奎則女家禍起。吾身如孤勝。魂飛湯火間矣。然念孟風在慧慶。此日不一往。後復何期。乃彳亍而行。雨益甚。孟風驚喜出迓。步履輕安。談笑自適。爾時又如飲水。五內清涼。

至誠

生平無刺心之毒。沉舌之冤。自恨未經煅煉。忽盡償之。雖復骨骸。信知至誠莫破。

胡虞生

老去不復與英少作緣。偶逢佳麗。必自處不競之地。飄雲過之矣。李文長見某二談。怪不及胡虞生。正不知生平二念。已在夢寐間。猶復肯織珠玉耶。然虞生視某如覩。漢宮老娥。神情正不免飛動。

高文蘭

高文蘭吐音圓美。妙有情性。當家人物也。就使隨衆作伎。亦宜處青丘白龍間。其在甌城。獨劉中翰一人知之。却不盡。

牌刀

牌名于駟馬石氏。至景德王氏。光如秋水。恰與銀燭紅荊相宜。刀名于小拙陸氏。至苻嚴之沈氏。朱氏。絕無斧脊芒刃之用。浸失其傳。殆是牌至黃而始全。刀至于陸。已絕。盛難為繼也。

草堂客

前輩文王唐祝諸名家字落碑板或短長伸縮之用未盡靈變石工章簡甫輒為搬涉其韵愈勝某嘗問章林石田輒曰非吾所及但守鋒穎不差毫末庶幾可嗣先民每覽其刻知非自譽田為人質訥無妄言布袍楚楚有道者氣往來草堂凡五年未嘗更端白事亦不識其喜愠之色語及頷之低頭微笑而已嘗客茗雲間更數寒暑為人鷄志據石而脫時又有陳雲卿亦及侍丈待詔口南碑版無間頽剝破塚豐碑小碣盡能識之又嘗致其所識歸某草堂性喜飲微譖然多名家之風無流俗性忽一日倉皇來告且病亟買舟西歸某遣力顧成送之入舟便欲顛墜成以背抵之不踰時卒二人者清淨專一其去應爾吾往時買金鷄字金石鏗然氣衰人遠草堂政自寂寂

調謀

庚申二月念三日夜余聞謀者狀于陳全漏下四鼓矣帶夢扣扉錄古本盡縮女若獨悲喜不勝願如謀者決存孫氏情詞挺挺殊有丈夫之槩爾時酸風殘月助人愁恐每念斯境可令燕地霜飛齊臺風襲故知迫窮之狀必真自心之信不惑

珠池

廣南珠池六海也。自雷廉訖于交趾，連亘千里，舟不得行。犯者擬盜，許立殺以獻。沈全老守廉，請除之，遂為令。袁無華曰：珠出斷望者上，次竹林，次楊梅，次平山。至于汙泥下矣。朝廷設選卒數百人，艘三十，守六池。舟既不得行，邏者即資緣為盜，然無多。取獨新會鄉山人，駕巨舟，乘秋冬間盜取之，而珠始纍纍出人間矣。每盜置一革囊，可五六錢許，亦雅無名珠。或云必斷望者，即不名而稍圓。或云斷望池龍守之人莫能到。

白釀白簞

王莽州晚歲減飲，但飲白釀之清淡者。士大夫家競為之，名鳳洲酒。一時臘釀為之罷市。王文肅為人書扇，問是張芝山白簞否。張家簞幾滿天下。

孫靜原扇

扇推李昭馬，歎劉玉臺。我皆識之，信名下無虛士。今日檀持一簞，美而淨，展閱如意。令人不忍去手。云得之孫靜原氏，每怪此道無作者，不圖又見斯人。

年饑

某所歷饑荒之歲，如嘉靖辛酉，萬曆戊子，乃至戊申，極矣。然未有如庚申之甚者也。

小民持錢入市。抵暮無所得。粟解衣求質。望門無所得錢。疾疠祈禳。市空無所得。雞猪鵝鴨造物者頓挫斯民。母已甚耶。往時傷稼。其騰貴故宜。今年萬頃如雲。民力休憊。而枵腹者相踵于途。至取半莎之草。充晝脯之膳。自詭良民。不能從衆。不亦悲夫。聞吳閭罷肆。比屋絕糧。不識將來又何如。

為是

金沙王氏藏書至多。一經家難。蹴踏無餘。閣中橫廣十丈。高可三尺。殘函斷線。紛披狼藉。使人見之出涕。孫氏既罹奇陷。三世所藏。半易餅餌。半入陶家。往在譚氏嘗見其藏書不下二萬餘函。周列三屋。其後流落。政與孫氏等。張氏嘗竊寶珠於屋梁。梁高三丈。自謂人力鬼丁不能及也。火焰繫絕。珠燼而屋不敗。此四恨者。千古所不能平也。歐陽子曰。物聚于所好。而嘗得于有力之強。有力而強。其入必悖。得禍之烈。豈為是歟。光宗元年記。

秦昌初

秦昌初發帑罷稅。何論邊徼。闌梁。扞舞謳誦。即窮巷婦女稚子。皆有生氣。爾時斗米伯三十錢。民間不見所苦。垂白之老。喜談朝政。大行詔下。莫不歡戲掩涕。如喪考妣。

果有此事。

還扇

樊孝介將行。夏士琰瑋作二詩。書扇頭為贖。樊受之色喜。諸人競作詩。餽扇。蘭闕扇。貴。樊笑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苟挾不能藏也。為錄其詩而還之。偶讀華子魚遺金事。書此。華云。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終是委曲。

蚤黃

蚤黃香氣清遠。不類桂。所以為佳。故凡物之出類者。未有不得氣之先者也。庚申七月東樓下書。

蔣九叙

萬曆甲辰九叙以樂府見投。擬古惟肖。壬子為汶上翁言之。其明年癸丑授知于熊。御史杜府君已卯領鄉荐。丁巳偕王孝先賀賓仲。顧余劉中翰許。執手珍重而去。已未讀避暑社草。致有格九。秦昌庚申卒。十一月二日夜宿蔣市。問賓仲使者知之。予一哀而出涕。嗟乎。予何所致于九叙。予深惡夫涕之無從也。

何上舍

吾鄉藏書家葉文莊尚已。其後為顧侍御孔昭。周孝廉孺允兄弟。能蓄能讀。為一時大雅之冠。周子舜多買法書名畫。樽罍彝鼎。藏凝香雲谷。夢芝六觀諸館中。殆可充棟。華豔富贍。一時無與比者。自後物力漸訕。亦絕無好事之家。何上舍道光獨喜藏書。每一刻。繞就善價而求之。一藏本。一讀本。一副本。較他家所蓄完好十倍。而上舍頗能搜討。焚香煮茗。哦咏萬卷中。上舍死。其子進士君。取其愛玩者以殉。時稱進士孝子。今日聞上舍之孫卓然者。書聲略紀其槩。蓋何氏之興于文學。自上舍公始也。泰昌元年庚申元日。

王慶長

王慶長爽氣淋漓。故不乏長者之度。一登其座。可使五陵長價。山河動色。世間眼孔如菜豆人。莫動齒頰。

詣慧慶

顧僧孺拉詣慧慶。小與孟夙語。而爽然失也。孟夙以此月過華山。聽一雨說法。除夕當在五雲。獻歲攜行者拙。成入石孟山。便有終焉之志。石孟去餘杭不五十里。僧孺躍然曰。即耕硯必一往。僧孺故上根人。夾帶稍雜。泰昌元年十二月五日記。

過選佛場

夜過選佛場。列坐長明燈下。聽道者唱佛膜拜。令人煩悶。俱寂。憶往年清夜。先君嘗至此。疊遮移時而去。風景不殊。山河遼邈。其時倦遊後。念都下不及二十年以下人。

張平甫

張平甫既病。便齋素。低頭默默。都不欲見一人。偃臥而逝。平甫潔清自喜。無迂曲性。宜如此。一生強酒。即沉湎。不肯言醉。望五而瘳。酒瘳也。傷哉。泰昌元年十二月九日。風氣如春。鷄鳴後。疎雨墜瓦。獵獵。忽聞其婦哭聲。遂不成寐。書此。

論孟解十二條

自遠方來

孔子聖人。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或曰。此東家丘也。貴遠而賤近。世態從來如此。註則近者可知。非解。由是觀之。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談何易乎。

耳順

楞嚴經云。十方齊擊鼓。十處一時聞。此耳順也。耳順兩字。從來經傳未及。

參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不免無風起浪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是剗肉成瘡高峰祖師有言萬法歸一歸何處這須直下承當但下唯字已遲八刻予嘗有言曾子之唯遠不如願之請事以水洗水有何間隔

無所取材

無所取材蘇子由曰戲也言無所取材以為枵也雖聖與人言不免于有戲也訓話材作裁無味亦無自嘆自證之理

孝哉閔子騫

孝哉閔子騫即父母昆弟之言也味于其字自見

論篤

論字虛如云若論篤實便與之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割雞馬用牛刀

割雞馬用牛刀是真語者却當不得子游認真故又曰前言戲之耳傳曰禮樂百年而後興豈虛乎哉

孟子舉業之祖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因說賢者翻出不賢者。虛活玲瓏。湊成二比。是又業起股之法。又因賢者不肖者。翻出經始昌喪二節。以寔証虛。頓挫變換。又可為中比絕妙之法。

可以濯我纓

柳子厚詩。有叟垂華纓。華髮也可以濯我纓。便是濯髮。不作冠系解。且孺子亦安所得冠系而濯之。

曾子

曾子芸瓜。避杖。藜藿不糝。何來頓頓。必有酒肉。在家左右。或鄰里所嘗往來之人。未必皆曾子所欲與。針銛不接。便相違拒。何得問有餘。必曰有。清夜沉思。頭面多赤。

舜象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畢竟自知有不得乎親。不順乎親之處。讀書者不得寬蹤。聖人象傲。父母愛之。亦畢竟有得親順親之處。不得抹畧。做弟。程子曰。觀書者只怕氣不平。遮護君子。溪刻小人。都是不平處。

禹稷顏子

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二語尋龍捉脈。便成鐵案。何消問。孔子賢之。何消問。孟子說同道。何消問。易地則皆然。蘇明允教兒多讀孟子。戰國策。大都在案。在接。觀者不可不察也。

過文

張賓王仕而優。則學下。用幾語過文。時推絕識。湯宣城。亟稱之。後有儒生。于則仕下。亦用幾語作對。真堪捧腹也。我每想其操觚授梓時。可謂無天于上。

梅化草堂集卷之十三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四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水仙

阿昌云。循北郭經淮雲寺。路徑平行。土人結蒿為籬落。護水仙。其中漸成深谷。寺以南。花戶多矜貴之色。猶北一二里。花丁易售。今日得花五十三株。子柳為立石盆中。參差植之。風暖日曠。晚來爛開三百許莖。

臘梅

臘梅爛開。浮香直入樓際。小坐綺疏下。暗想海潮庵尺許黃玉。忽憶爾盈庭。故知物靜則生。自然條暢。雖復敷籜受敵。不能勝根本之寧息也。頃在婁東。移植水仙一器。又得此花映帶左右。歲事豈不既濟矣乎。

楊上林

某在孫氏與楊上林周旋久。遂信今世故有死生患難之交。

夜雪

夜微雪。小坐東樓下。令阿昌讀東坡乳泉賦。并後題云。軾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寫二本。一以示秦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讀畢。周行迴廊間。簷溜滴瀝。星鉞刺人。盆梅點雪。白石几番作鷲黃色。欣然久之。不就寢。五更後。寒透重綿。足趾欲裂。

過弇山

過弇山訪王錫之。循牆而眩且仆矣。賴擔夫免輿歸東樓下。冷如鬼手。汗可一升許。爾時面孝若覺。五內都裂。庚申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孺子

徐玄提琴入獄。戴子繫墨行歌。輔卿倚石而嘯。李季鷹曰。千載後徒令孺子成名。徐玄。姓名來戴子名作輔卿宋。姓名子相季鷹名文翰。

金文甫

金文甫急朋友之難。饑不及炊。吾甚重之。文甫曰。往時在獄。聞人救援聲。脊梁上竟一日有力。

日者言

予頗不信日者言。而言某今歲庚申夏不利。於臘月非獨旦晝紛紛。亦且夢魂顛倒。由今觀之。若付左券。夜夢柱下史降。予草堂端然持誦。縉縉紛委其傍。豈來春清淨之徵耶。傍委穀未便棄人間。從赤松子遊也。

見利

見利思義。此語甚平。却是體認得到。

夢

某自傳人物以來。多夢先賢。必肖其性情。語言舉止。殆不解何故。昨又夢許蕭山衣冠儼然。路逢顧甌寧。揖讓甚都。而周思州步履蹒跚。笑容可掬。雞鳴夢覺。猶有條暢之氣。戊午己未。甌寧孫錫時聯第進士。辛酉蕭山孫士紳薦於鄉。

異士

萬曆戊子間。有謀塾不類兄弟者。令健客陳少閑允武潛居里中。乘間猝發。既一年許。陳殺雞為黍。延予上坐。自讖其倉卒誤許之狀。至於流涕。予心藏之事。頗聞戚友間稱陳異士。今其死矣。冥漠之中。何忍負此良友。恨垂老途窮。無能為役也。當奈何。陳雖浮沉里閭。為人排難解紛。至以身代。如脫鮑我生之奇禍。撫狄棲雲之遺孤。皆非

今世人所及蓋棺論定。雅亦無悔焉。

檢故冊

先夫人之喪。為萬曆丙午。弔者千二百有幾。迄奉昌庚申。僅一十五年。今日偶檢故冊。亡者四百八十八人。李太白有言。古人今人若流水。可不大哀也哉。韓昌黎曰。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臘月二十八日記。

綿州翁

訪錢汝洽其家。綿州翁考終。傷哉。翁志欲有為。肯任事。服官綿州。半署他縣事。如鄆。灌。姿。陽。汶。川。綿。竹。皆有興革。惠政。退老於鄉。至不能給殮。賴猶子汝洽。周身周衣。僅稱無憾。傷哉。翁在京師。張黃門伯任。重其有體。不失鄉邦士大夫之歡。其後家居三十餘年。有禮有義。每苦其身以周物。公務私舉。犁然如故。公實與有力焉。某里中故有朱老名。僕才力不及翁。周旋世故。足可相比。死後。寂無弔者。而翁有喬孫。漸露頭角。故為勝之。恨汝洽居貧。翁未克葬。獨奈何。翁名德徽。字仲柔。得歲八十有五。

周急

先輩周急。故時有。然多及其貧時。爾汝之交。與所周旋器重之士。太史李集虛獨

捐數十金佐學租外。周乏之義。至六十餘人。秤量題識。禮義秩然。疲暮之人。感憤堆積。倉皇東歸。陟聞此事。不覺破顏大喜。為盡三蕉葉。頽然竟醉。自念苦貧時。受朋友之給。不覺遂多。故嘗匿影閣中。抱慚累日。念諸友當餽時景色。為之慨然。

撫掌

戴鄖陽仲豪神情開爽。多戀戀故舊之思。某謂仲豪出處有數。故不煩相念。既屬同人。正仗天飛者吐氣。仲豪領子言。執手珍重而別。已伏軾思之。當年作社。莫逆者十人。無何伯符病沒。孟文早逝。二狄相繼淪亡。元倩賚志長畢。鄂州小試于台。無端奄忽。青雲故人。獨仲豪與叔顯奮躍天衢。馳驅皇路。濟卿以子泰符貴。笑傲泉石。孟千仲安。猶復僕僕耕硯。端自給。然口鼻眉眼。依然如故。某獨何為於此。捲簾長嘯。寒雨蕭瑟。輒命侍者紀之。以供撫掌。

除夕

蠶篲紛擾。自是吾家節。下故態。久習而安之。今歲某在孫氏所。見夜叉羅刹。穉惡萬狀。遂成故習。覺家居節物盡佳。人生但作空觀。就使身居地獄。亦安往不適哉。獨念風雨如晦。女若清燈。黯然未免有情。不覺潸然流涕。夜來得其手書數行。挺挺自

信。殊有丈夫風霜之氣。可令而翁自謂弗如。奉昌元年除夕。

過王氏

乙卯冬。予過安溪訪妹婿葉蒼蘅。夫妻相賓也。心獨喜。遂之王氏。王氏者。故弟君與之媳。大學王伯圭女也。伯圭婦曰張媪。生女而愛。妻君與子。豐其粧而與之。而君與子好狹遊。輒貽不一歲。洗其奩。粧又多為無行。以辱王氏。王氏弗能堪。請與母居。義弗可。見予而有吞吐之色。手羹予。淚蘇蘇沾羹具。爾時心獨憐之。計所以安王氏而未有路也。今又七年矣。人之無良。不能庇一婦人。又多為無行。以挫辱之。李卓老云。辱苦海婦人。應屬當今王氏哉。天啟元年二月二日。世長子袖死。予不肯哭。但自訟却無負此心。故獨負王氏矣。王氏有美行。饒女德。將為立傳。

聲歌

性喜聲歌。絕不能解其事。又不能集其人。然三十年間。聚此堂者。淪落幾盡矣。沈衛安不知奉昌之世。楊雄峰。張平甫。不及天啟之朝。顧僧孺。奉行新歷。十二日而死。豈不痛哉。雷敷。民望八之年。足開雨雪。逢場咏嘯。耳識稍鈍。發音愈高。金文甫。好演琵琶。傳或請為之。欣然便作。風雨之朝。窺戶以候。演者。沽酒作食。無怯於懷。問其年亦

六十餘矣。人生妙有情性，何入不得。

人曰

泰昌元年除夕，風雨如晦。遣奉子瞻像於大樹齋，將更名容安，從公念也。其明年人日，過此僧寮，闌寂齋廚，索然跛行者為煮白粲相餉，食之盡二盃，菜一器，念此老謫居海外，隨僧一餐，於此味何如。阿昌曰：將毋勝之。食已，雪甚，為歌李太白蜀道難，再過抵暮而去。

乞梅茶帖

乞梅茶帖。顧僧孺與某往來絕筆也。帖在正月五日。十三日某從樓東歸，則僧孺死一日矣。其帖云：病寒發熱，思嗅臘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齋，更得秋茗啜之，尤佳。此二事，兄必許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將無上元後把臂耶。此帖字畫遒勁，不類病時作。人生奄忽如此，何以堪之。往與孺和相酬答，不下萬紙，後無存者，使人神傷。朋友手澤，亦何與人事。要可發一時之相憶云爾。

葉翠竹

某不見葉翠竹作伎，而知其佳。其體適也，不與深語，而知其解。其願盼疾也，不與作

緣而知其妥。其神周而不支也。頗聞鶯花間有心人。多混跡梨園。可以辭所惡而就所好。昔臨川翁一曲纔就。為玉雲生朝歌夜舞而去。斯其人歟。斯其人歟。

不可使知

東坡云。勝故欣然。敗亦可喜。但透此關。可以無入而不自得。此老學問平正。析理分明。了然於心。亦便了然於口與手。所以不免為當時道學先生所呵責。然在名教聖人。亦時時衝口吐出。其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不可使知者。何故。昔長樂老見五朝興廢。都不關心。夫亦知其所不可使知者耶。

衢橘

橘之品。出衢州西安者上。味甘如蜜。而韻不純恬。膚澤液滿。蒂有凸如花。觸手易解。此品之上也。其次膚不澤。廓不圓穩。而味特恬。西安人都販。蘇州所在亦時有。獨吾鄉市上無此。何故。土人云。霜後採橘。藏半月許。始出販。乃不知味韻俱足。却在冬春之交。先此味不全。入春則易賤。採者利易脫。而售者無厚價。吾鄉人不好事。故弗賣也。今日孝若信至。得百二十枚。其大如盃。瓤闊厚多液。香甜如乳。入春十五日矣。以寒甚。獨不賤。

志感

丁巳夏。趙當世以南差過京口。為某言蘇石水先生甚念公。每相見輒稱足下古而
知足下必一往。爾時方有向平事。未暇也。且又不識蘇先生。未敢輕詣。今日得李愚
公書。又言見先生督府。輒稱某曠世逸才。且欲盡見其所為。舉子業。愚公問從何知
之。答曰。□之賀對揚許某。故未嘗識對揚先生也。茂林松柏間物。淹淹欲盡。奈何輒
辱海內大家。過煩口頰。殆是未見其人。未聞其語耶。謹記之以志感刻。且告兩先生。
正不如勿見耳。辛酉三月朔日。

篋

古團扇可捲懷。不施書畫。玳婕妤所稱白團扇是也。紈扇以紈蒲葵扇不可捲。王右
軍為姬書蒲葵六角扇是也。今之扇篋也。其製出日本。高麗人亦多為之。若尚蘇州
故。不知所始。李昭者不數骨。堅厚無窪隆。揮之純然。見外舅顧季承家。有陳白陽手
筆。蘭花水仙。對人欲笑。馬勳者見仇十洲為周氏寫六觀堂圖。如絲如髮。宮室竹樹
器皿畜牧畢具。堂外廣庭不盈咫。庭中母雞哺數子。嘴距宛然。不礙庭廣。其致圓根
踈骨。闔闢信手。劉玉臺者。舊藏頗多。曾識其人於徐慶生汪園中。喜誦善酒。好縱博。

手削竹如風。聚竹秤之。輕重政等。不差秒忽。劉語我。吾妙在用膠。得我法用之。則開。舍之。則藏。不勞腕力。如蜀府扇也。顧我法。莫能傳吾子矣。其言如此。不能知其所必。然。劉之先。又有曹大本者。取材甚長。要於整淨。見王秦孺家。有其家理之先生書畫。頗自矜秘。今觀女家所藏。即大本亦未一二也。周東村筆。既疎宕。文待詔書。特弘放。可喜。舊扇中三絕也。

孝若書

予咳不已。孝若題書來。勸我保重自身。看難女下落。吾覽之而泣。將復之。都不得一字。正月二十五日。

病

首俛而足不得前。強之前。左右行。若輒風。此衰老之故。然非病也。然自知有深於病者。無愁常不怡。腦空若無所賴。眠而不睡。睡即見故所與游。或其他荒瘠不堪之處。此皆神枯髓竭。見諸形相。而非有物使之也。孝若為我卜。甚不利。花朝。則花朝閉小閣中。不窺戶。甫離席而仆矣。或曰。蓋先入者主之。政不知其先入而必信者病也。其能主之而崇者亦病也。或曰。不如勿卜。即勿卜。當必爾。然則當是衰老之故。然也耶。

籤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書曰。恆舞於宮。酣歌於室。卿大夫有一於身。家必喪。此數言者。古今人禍敗生死之籤絲也。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甚笑世之祈籤而索絲者。

備引

往聞弇山翁為人志墓。多抽寫細小。不掩其實。吏部從旁勸止之。翁掩口曰。正欲其肖。此太史公之胸懷本趣也。某不揣。傳崑山人物。自謂不欺。旦起拈一題。必盥手焚香。念某官某處士之靈。竇式臨之。然後敢下。故雖自知不文。要亦無惡於志。至生平交遊所及。瞻侍者。非耳目甚習。不敢妄也。但更有一念。稍欲摠發閨房之秀。以備彤史。力頗未暇。今日讀李獻吉集。載巡視江右時表章節義之疏。叙列八人。輒識之。念吾鄉之懿美。必有合符節者。可備援引。參訂云爾。

春寒

比來春寒。為陰雨寒也。仲月初三。則稍異矣。雖有旭日。不禁雪飛。雖甚積雪。絲飛殆盡。土不成膏。爾尊念某在病。贈以貂帽狐裘。某即甚寒。未嘗並用。今日並用之矣。而

十指如冰呼吸成凍寒矣哉。哀矣哉。憶昔戊寅之冬。可謂祁寒。飛霜沾樹。水凌憂憂。然謠云甘露時。某待試義興。前川阻絕。用肩輿躡行。日不數三四十里。輿中顧見湖傍有白鳥。蠕蠕若矯翼者。諦視之。則蹴水而啄膠矣。命輿者鑿冰出之。以為一笑。歸語先君草堂。先君訝曰。我墮地五十一年。未嘗慣此。夜與弦公話其事。輒紀之。蓋俛仰之間。四十五年於茲矣。

花朝

癸丑花朝。某在常州館舍。晴光晶瑩。如今日。而春寒特峭。與王元孚垂簾坐噓雲軒下。談說甚歡。坦老既放衙。酌北酒飲之。色味清冽。不減南釀。而俗謂之麥燒。此未嘗旨其味者也。坦老云。大東以北。惟龐兵部家辦此。坦老兵部壻也。故常得之。乃知北地故有麥燒耳。夜微寒。飲市沽三盞。不異煮水。書此。元孚今已矣。故人風味自在。昨歲繆太質語我。坦老移官陪京。將築室而老焉。已得懶暉種竹。剪韭地矣。故將訪之。不堪嗚咽。獨奈何。

驚鴻

驚鴻縹緲。彷彿雲外。有女史識其閣中聯云。風清琴上來。明月香散梅林禮。梵經信

知此娃無所不先彼能識者亦是當來香案吏

陸文娥

陸文娥爽氣疏韻。故是飲中勝伴。周旋竟日。愈覺真素。即甚醉。無潦倒不堪之態。風花露卉。又見翻局。

求生錄

許約疎以求生錄見惠。求生者。求其生而不得。其治武進之本懷也。求而得之者。凡十有二人。丹陽姜大參。士昌為之序。載此老除夕縱囚事。殊可人懷。即官途落落。如此存心。如此行政。其必有立於世無疑耶。約疎十三秋試。文名籍籍。便有光宗潛邸。始通朝籍之夢。世之皇皇者。欲何為乎。約疎名復。萬歷丙辰進士。

李衷一

聞衷一已倦遊自老。其即蚤有譽於天下。殊可喜。衷一名滿天下。已落其實矣。縱後得雋。亦便不能盡酬其志。何如養高教子。自愉快乎。張賓王為鹿嘉祉作序。靈健如昨。故知此兄之未肯降也。嘉祉卷頗似當年。包儀甫。却無儀甫肥滿氣。

周可順

周工部後叔有養子。曰可順。姓趙氏。警敏能識字。工部絕憐愛之。歷守金華。必呼與俱。諧聲辨象。無所不覈。遂遊弇山兄弟間。號曰秋水。嘗學事喪禮。士大夫從其說者。無苦塊之過。亦時引經據傳。有所排擊。不勝憤憤。執事者或笑之。然非秋水之為見。眾口吶吶噪之矣。晚歲布衣履屨。往來李太僕家。語及工部。未嘗不默然涕也。年深物仍。迄於今。治喪者猶稱周禮云。其子曰堯塗。為唐尹墻。以鐫刻名四方。說者謂不減章簡甫。梨棗之役。獨推唐氏。今觀堯塗之作。駸駸青尚於藍矣。

茗中

茗中董遐周。如通犀桃蠟。無非奇外之觀。覺珊瑚火濟。為下茅止生。如徑寸墨寶。尤芒不可晚視。

顧叔來

吸茗載菊。蓄石好禮。皆人間希有之事。而顧叔來皆有之。其小恙應爾。即小恙自可不害。何以故。叔來樂而不淫。不損物。故知之。

夏文衡

吾鄉夏氏。故有三先生。長龍衢。名禹功。次雲衢。名錫。次文衢。名範。長公和而流。次公

詎而則。李公嚴而不和。然其篤信好學。安貧獨行。斷斷非今世人所及。竟以貧死。且無子。傷哉。次公詩文名大噪。江左而意獨以今文自雄。長公不好為應世之業。落落諸生間。雅好吟咏。純以詼語相高。正如曼倩割肉帝前。自然天放。季公追躡騷雅。不肯下人。所如不合。無非論詩考訂之故。然世未有傳者。偶檢家乘。得所為壽先夫人八十詩一章。學選而未至。却不俗。為再錄而存之。或曰。季公死。葬殮不具。其妹壻任汝楫稍經理之。任亦貧士。讀書守禮。雅有先民氣。

茅瑞璋

中書君老而秃。意甚怏怏。而茗中茅瑞璋適至。殊可喜。且備聞董純常安貧養晦。不就秋試。太守張石林有意物色之。莫致也。純常備遠之。幾十年前。直以一見得之。常在心口。聞所未聞。豈不快哉。外人頗怪某心好瑞璋。稱有穎癖。一茗人持管城子數百。望高門紅旗下走耳。馬知純常。既能高純常之不就試。又惜王令則之試而不遇於時。慶慶不休。穎豈有斯人也哉。純常名孝初。令則名經。

皆空道人

皆空道人印章一枚。故王伯欽先生得意之作。孟夙絕愛之。攜入徑山。嘗自言吾於

世無所不舍。獨此石與羅肖華墨。未便舍去。羅肖華墨者。孟夙蓋得之錫山張雨臺云。龍章而金飾。御前物也。偶過于昭遠。論墨及此。昭遠云。訪孟夙山中。已見。眈某笑曰。咄咄孟夙。舍至是耶。歸卧草堂。有一僧持此石從徑山來。薄紙裹之。題云。先伯父梧林公手澤。惟公知之。故以相與。萬曆戊午四月日記。隨付石倩藏之。又二年。倩以疾告歸。常熟懼其逸也。今日得之笥中。缺一角。悅然再記其事。天啟元年秋九月。

寫蘭

秦昌元初舟過青丘。問古白所在。意欲乞九畹數莖。既不值。則興蘭於舍主人。主人謝不葦。某笑曰。古白在山。何得葦耶。夜登舟。念此品。故屈原孔子之傳。徒以奇香為世人物色。不似此君無色無花。純以韻勝。已又自訟。弗作是念。不令白民大得志耶。朝來就日南窗。檢得邵茂齊所作幽香圖十紙。殊有風趣。又得先仲所藏周公瑕蘭譜一冊。妙談蘭理。恐為孫知微水也。且就古白問之。

悒悒

往在甌城。與二陳游處甚適。銘金不降其志。氣可食牛。又能以佳釀醉人。見某在病。倍加憫恤。伯銓蕭散有奇趣。志不忘功名。昕夕依依。真有相觀之意。予每愧之。聚散

何常。再更秋試不售。令人悒悒。

汪趙

新安汪令聞。嘗為某鑄世畧。某稱其人靜而有常。無刻急浮偽之性。丁巳冬。相遇西湖堤上。問餽甚悉。累十日不肯別。草堂集盡煩雲槐。所計直嘗不給。雲槐揮刀不輟。更大寒暑無間。人或怪之。輒曰。願為此君力。此殆不可晚也。

周和仲

周和仲鼎。脩然獨處。不與人作緣。不蓄應門。必有詣則倩一童子持刺。并日為之。既還。衡門寂然。南陽陶某與仲固有兄弟之約。後守松江。勿往見。俛首隨諸生。應試守知。是和仲。請與相見。稍以故人念。諷之。仲弗應。蓋其為人挺挺有氣力。某知之。而仲亦能作青眼。相視。聞某忤物。仲必以為佳。既老。蕭瑟。仲輒語人。人何得不貧。如元長。政可無悔。

萬綠樓

君淑既移居萬綠樓。予往訪之。頗得軒櫺疎豁之觀。與徐幸之嘯咏。移時而去。樓在烏夜村左。故里人盛度作。背谷枕流。薄有野趣。昔與諸人嘗登此。念村上四姓。舍宇

歸然獨盛氏無存者。憫然久之。徐幸之曰。君正不知村中燕子已飛入人家。益復寂寂。

全少府

崑山名宦。未必遂重樊孝介。適少府在。事禮以行之。至誠以將之。殊可為孝介氣類之喜。少府食不過一菽。庭宇蕭然。兩蒼頭。衣短後。跨馬入署中。竟半歲始出。其容大削。而有自得之色。少府金谿人。名庭訓。

堵先生

堵先生恂恂無異同。其氣自不可奪。為德不必令人知。可謂長者。君章茹淡絕器。致有膽氣。可作大俠。與人語。使人百慮俱消。寢食有味。

龔季弘

張齊芳為父詣闕。季弘納履便行。卒成大事。可謂不負興文。今日之役。遭延弗欲進。子問故。季弘曰。但如向者。提一羊囊。跨蹇驢。就道亦復何所不可。

西寺二雲

僧白雲。晚居景德寺。不諳方脈。但修合瘡藥。賣之所到。城市得錢。日可五百。乃至千。

計。輒市酒肉持歸。遇人即呼。與飽。不必其所。與游。錢盡。乃罷。每歲必執大筭。登殿角。剗削苔蘚。上下如飛。既七十餘。不倦。生平未嘗有疾。端然而逝。又有伴雲者。已剗落。自東來。居嚴鳳竹所。好啖腥血。所得懺施。都付酒家。取飲之。遍及同舍。無所恡惜。天啟壬戌初夏。忽持瓣香。肅迎韋馱尊者。已就隣僧飲食。無異曩時。行者呼雲。晚食。取帶下錢。索飲未醉。又更起為謀。已襍被而寢。質明視之。吉祥逝矣。大乘經教。無非為臨命終時。二雲所歷。如彼而命終如此。豈所謂直心是道場者耶。蘇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讀者輒失笑。索解人。正不可得。

孫家郎

孫敷年十八。病且死。白其父玄錫曰。侍兒周且娠。生子耶。吾子也。玄錫泣頷之。及期生子培。又一年而玄錫卒。婦支氏已下世。乃以培付妾王氏撫。為孫。而婦周女王氏撫。培有恩勞。長育教訓。無所不及。提攜周氏女。斬然為少寡婦。君子聞之曰。敷之告父。周之生子。王之存孤。皆天也。何也。敷十八歲。童子耳。是非通曉大義。亦烏知嗣胤之重。向父發其所私。務存不絕之綫。以有培耶。即周氏舉培時。年甫十七。不有王夫人。堅忍強自衛。寧無瑣尾小言。幾令培童而習之。為孫氏小家相。或曰。蓋孫之先

東莊公與玄錫父南京左府經歷守道有遺德云東莊富好行其德嘗為吾鄉代通賦金萬雅為邑侯王應璧所嗟異經歷既貴宅旁有朱顯道墓意必存之每誠其家人輒曰其下有神人犯者必死知人之畏墓不如其畏神也此二事不足以近天休能使馭且死必言之而王夫人必存之乎天啟癸亥長至日子見培於南城里第舉止有則如成人一嫗一蒼頭屏息候俟子雅重之是夜為海上顧繩所義興堵心瞻江都蕭毅心言其事共相嗟嘆謂孫家郎必有立其明年甲子五月十三日王夫人病終南城里或曰王有小積將為培聘名家女會鄰人失火倉皇失之念無可為繼者遂鬱死傷哉嗟乎予每聞王氏孫狀幾古賢母矣提兩歲孤脫釧易纓以長以教又能卒葬玄錫夫婦及庶祖姑凡五樹楚楚如禮家眾之自食其力者畢會操作惟謹斯豈易事哉孫氏有世德後必興而寄一綫於王夫人存孤藏棺王又不及培之成立而死此其際難言之矣或曰自玄錫沒迄於今家老夢夢實與有力焉

衡橘

衡橘出西安志云味甘而多液盡矣乃不知正以香脆為佳吾每試衡之良者體圓色細潤觸手便解無沾滯切切有聲如魚吹如微風墜輕雪如裂一尺綃煙沫濺射如霧

着人指掌間。多作方于魯青麟髓墨氣。然後甘液流散齒牙。故乃可喜耳。今歲橋通不佳。衛品更不可得。將除。考若為置百十枚籠置牀頭。夢回痲已。速令相對剖噉。都不狼籍。

曹宣

今日識曹稚甫。玉泉院科。跣裸袒。手持酒鎗。揚揚而至。見予拱而入。予知其為生也。亟就之。不復可踪跡矣。予謂太古此人必成令器。古因出其所臨地獄。變相示予。莊嚴肖物。都不減閻李。近聞其追貌周萊洲事。甚奇。自說暗中摸索。可不失人。稚甫名宣。

楊卷阿先生

有儒生與人訟。誤信刑名家言而訴者。時卷阿先生以少府署縣事。出原詞。召生語之。故曰。即公明事理。達於政。訴詞必出名家手。其人何為者。得毋為敵人開禍。情巨測乎。不然。何起伏擒刺間。彼直而君却寥寥也。儒生謝伏其言。先生卒直之。說者嘖嘖稱先生法吏。法吏曰。乃不知先生真循吏。公生明者也。先生署臬。多善政。有深德於民。予不能悉。絕憶昔亡兒桐。以童子科。應試。先生拔真第一。為博士。某抑兩名。先

生終不然。後以誥誤遷秩王府。瀕行語人曰。吾故知此地有張元長。亦知桐可成。進然終不知桐之為元長郎也。今日偶談儒生事紀之。先生名鳳翥。號卷阿。

秋圃晨機圖

錫山張復為澄江徐弘祖之振作秋圃晨機圖。以奉母王夫人。夫人早寡。憐振之有奇骨。聽遊五嶽。每歲旦長跪請期。夫人輒與之期。及期乃還。多秋藤縷縷。機杼聲。札札達四壁。母慰勞振之。輒呼振之子卯君。誦所課章句。相視愉愉如也。今年春。振之持浚石圖見。眎予笑語振之曰。君治遊甚善。顧吾念之。昔司馬遷。李固。唐韓愈。近世李于麟。薛仲貽之徒。其遊亦何所不及。然皆載其自主之肉骨。可以直之無前。舉之無上。而君攜慈母之所愛。萬里如期。不憂老母耶。振之笑曰。吾自信我老母。今年王夫人八十。振之不復請行。母獨心憐振之。治軟輿。率振之盡遊善卷銅棺諸絕勝處。一月乃還。其明年。王夫人寢疾卒。嗟乎。古今稱母慈子孝者多矣。勤織課孫為其子理。向平之履。至老無倦。又以身率之。自有載籍。而有母子如夫人能幾。予眎正賴振之。吾視書以問之。

秋葉

飲茶故富貴事。茶出富貴人。政必不佳。何則。矜名者不旨其味。貴耳者不知其神。嚴重者不通其候。馮先生有言。此事如法書名畫玩器美人。不得着人手。辯則辯矣。先生嘗自為之。不免白水之誚。何居。今日試堵先生所貽秋葉。色香與水相發。而味不全。民窮財盡。巧偽萌生。雖有盧同陸羽之好。此道未易恢復也。甲子春三日。

血脫

萬曆戊午六月初七日。汀州翁在王岸先司訓許。子往候之。留半日。乃別。賀元朗拉汀州飲石丈齋。予偕往。既到。則腸血下注。不可忍。胸腹間都作滯悶痛。亟辭汀州。馳歸草堂。血濡縷滿地。乃着禪襪間。嗚嗚有聲。元朗使人來報。丹陽王礪恆適至。君無恐。頃之。礪恆至。顧席下濡縷。曰。脫也。然色鮮。當不害。亟取貝母一兩。令細研為末。分作十劑。真盆中立。舐之。酒少許咽下。三舐而注者減色。昏黑又三舐之。息矣。後七日。納涼容安軒下。忽散散如瘧。其明日。寒熱怒發。九日夜。就地而寢。都不省人事。元朗持予泣。又十日而愈。自後血不復脫。壬戌冬。注如初。而勢差減。其明日。寒熱亦如戊午而甚。予心大恐。又明日。強起。迎黃州樊伯慎。語竟日。反覺小損。不五日愈。今歲三月念七日。展仲女墓而哀。血復下注。連十日不止。腫發左脾。刺痛不可堪。凡五日乃

潰意思輕脫有蹇社者。跌觀之。據牀欲就坐。跌矣。方顛跌時。意甚旁皇。念老人不得有此。而又避左腫。乃傷右脇。傷時不甚覺楚。有徐季白者。進膏并藥酒一罈。敷而飲。既十日。楚甚。不可痛。展轉如山。如錐刺。強而席。有聲。汨汨然。達於腹及左。則滿腹皆楚痛。許仲嘉曰。凡有聲者。火也。任弘濟曰。多鬱而善怒。火何疑焉。周孝仍曰。且非獨於此。驟跌必驚其神。予皆領之。守中醫不服藥。又數日。而汨汨聲稍上。乃達於背。予笑曰。嘗恐年少內傷。乘跌而發。何有傷逆行達於背者耶。醫云。一句可了。火是己。就玄坡索沉香磨酒飲之。不三日。減。端陽次日。與桐言其狀。姑記之。始知予十年三脫。猶須慚愧。病來遲矣。今年脫後。重以跌蹶。其不可忍。應耳。然是年進。非關病進也。吾今漸老。氣血益虛。他年脫時。驚疑或不能言。勿輕用劑。

甲子

國朝洪武三年甲子。正統九年再甲子。弘治十七年又甲子。嘉靖四十三年又甲子。至天啟四年。凡五甲子。吾鄉先輩以甲子領鄉薦者。自王遜始。登十八年乙丑開科。榜進士。次項璉。乙丑進士。王汝霖。戊辰進士。陳奕。朱曼。凡四人。次魏校。乙丑進士。張申甫。正德。戊辰進士。周愚。戊辰進士。秦雷。呂繪。陸表。徐申。徐拱。徐永。年。李維楨。王懋。

凡十一人。次方範。萬曆甲戌進士。前後鄉薦共十有七人。今年甲子。絕無十七人之子孫與秋試者。獨侍御遜之八世孫祭一人入泮耳。二百四十年之間。寥落殆盡。而祭以眇孤。依寡母。顧氏讀書不輟。能慰其祖濟南公於人世之外。嗟乎。以其人則賢矣。以其時考之。則世家矣。感時撫事。為之三嘆。

住心

王孟夙識性高。達不樂塵鞅。敝屣一官。決然捨去。斯亦近來絕特之行矣。乃其不忘病子。身教孤孫。尤是安心息念之本。蓋王氏自兩御史開基。歷石門祭酒。至臨安德安。奕葉有集。大雅不羣。而其子鈇。率禰衡之性。犯米顛之癖。從青蓮浣花。輞川襄陽之口。陽豔輒殲。猶如衢曇。斯亦難為孟夙矣。孤孫祭。八歲喪父。便能狀述先事。累牘連篇。王氏青衿。應在此子。就使釋迦出世。亦必獎成。近列青衿。已登前路。孟夙可以高枕無憂矣。李長者語人。你要住境。我勸你住心。入室聖人。不踐成跡。如此。獨其留心像教。未免與世相關。致於唇舌。某不解禪。尚從孟夙商之。

故侯

宋淳祐間。崑山令項公德潤。永嘉人。諱公澤。由童子科擢第。自長州丞辟宰崑山。見

祀名宦。廨署刹宇。至今多載公名姓。而考之邑乘。但云以文學飾吏事。為政簾鉅。留意學校。嘗修玉峰志。官至中奉大夫。頗意未詳。志亦不復可見。故常往來胸中。欲就永嘉訪其坟墓。子孫悒悒久之。偶閱漢陽李愚公東甌條議錄內一款。看得永嘉先賢項喬。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大參。茹古含今。經文緯武。標風猷於中外。垂型範於簪纓。七典藩封。丕著茂烈。戒書鏡楚王之危禍。日揭霜嚴。方畧創岷蠻之逆謀。神出電入。且明德遠播。而達人世濟。公澤公悅。宋代瞻畏壘之崇。項伍項旻。先朝褒循良之德。景行道業。濬發淵源。著作昭垂。名流競誦。風徽不泯。實紀具陳。萬曆二十六年。前任學道。伍俯念名儒。特錄一孫奉祀。冠裳零替。令典久缺。查得童生項君珽。委係項喬嫡長曾孫。相應例請。仰乞兼收。用表流風。以彰世教。是夕更長燭明。遂欲忘寐。命安郭盡書其說。兼題書愚公。能令千載上死人。重開生面。如此舉動。即五年理甌。僅受一博士銜。以去。何恨乎。亦何怪乎。二月初一日。

濂溪

周元公道州營道人。晚知南康軍。移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自號濂溪。蓋取營道所居。故有濂溪云。許參如言。嘗見公像於太倉周氏。溫茂寧粹。可以想見。

其為人。今丹徒劉氏所刻周元公集亦有小像冠其首。故不知於周氏所藏何如。然雍雍氣象。知必有所自。參如又按濂溪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五里。自廬山西北流合龍開河入江去城南一十三里。為元公墓。今潤州亦有濂溪祠。在城南鶴林寺之西。或曰公嘗從其舅官京口。故京口人祠之。萬曆壬午癸未間。汶上龐公時雍令丹徒。重建祠鴻鶴山下。予嘗考公傳。龍圖閣學士鄭向嘗任公為分寧主簿。楊用修丹鉛錄載公與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即此二語。是不可不問而知其為人。亦不必按像而後知其貌之溫茂寧粹矣。曰與費令游山。豈其簿分寧時作耶。用修云。由衷之語。有道之言。自不可及。

瑯琊王氏

江左諸王散處太倉崑山間。均是瑯琊之裔。某小時頗聞京兆族不出瑯琊。其後乃合之者。非也。務國時古川公自河南安陽。選為崑山州學政。是為弇州族始祖。姪安貞亦自安陽來。知崑山州。是為京兆族始祖。復幾傳兩族各贅太倉趙辛一家。姪長而叔次。長者用趙氏。多買田宅。以事繫句容。趙姬往視之。走死句容。趙氏族與長婿。閔次贅者亦從。更其間。因之為利。兩婿大閔。久之各別族於瑯琊。其後京兆祖潛山。

公布政江右。質庵公時為江西巡撫。語次。因復合宗古之人歟。夫安有不知而作之者。質庵名倬。潛山名秩。京兆名執禮。

臟腑習氣

劉思誥好服人參。乃不減願升伯。而二公碩膚魁貌。至老不衰。不可謂非服參效也。何繼充多用人參。畧與繆慕臺等。而二公名滿江南。活人無算。不可謂非用參效也。至於子獨不然。食參則吐。求劑於名家。則神速不如他人。豈富厚貧窶之臟腑。各有習氣。而神聖工巧之心手。皆時者主之耶。諺云。醫不療貧。其時乃名。莫有此理否。

西空例

朱方黯自蓮子峰還。述西空例云。要將這個度日子。去看峰頭當喫茶。病居士聞之。笑曰。此老生計大善。只有進氣。更無出氣。

耿御史

太倉州庠生周一梅。崑山人也。坦直無他腸。不幸常見疑於州守廖如春。會直指行部。有投匿名書者。廖疑周所為。私蟄之矣。適廖行學。詰吏遇周於尊經閣下。白廖縛之。周不屈。廖乘醉捫掠無數。竟一夕痛死。崑庠張允中。季春芳等。寃訴當道。時耿御

史判牘云。州自有人。故應理直。於崑則為鄉鄰之鬪。何須被髮。廖以城旦去。而奪張季兩人諸生。耿後總南臺。張始得復。而季不逮矣。說者謂鄉鄰之喻。於法甚確。蓋前輩之惡。要挾重法。紀如此。今亡已夫。耿名定向。世稱天臺先生。

楊梅

楊梅赤體。甘液易噉。南方之果。罕儻之者。去歲六月一日。若致楊梅。其圓美。予噉不下二十許枚。自誇齒健。恐向後遂不為例。今日有餉此物者。噉都不減曩時。予自四月朔。懼大痛。齒用大損。物莫能着。都念胡下咽。而於楊梅不然。豈性之獨嗜。齒牙固不得作主乎。李文長好食楊梅。每就其婿王內翰家食。訖則必召讓其家之給事者。家給事為增值取之。不稱旨。乃就王問故。則王之常值較給事者所增值三倍矣。歐陽永叔言。物嘗聚於所好。而嘗得於有力之強。蘇子瞻亦言。必有一物攝之一物者。錢是也。可為撫掌一笑。若今年移居山中。楊梅易得。將就若取噉。恐亦不得。如居東巽時者。何也。山農就時。則有絜其最圓美者。望如王內翰家走耳。朝來汗出如漿。無為於室。聊書此。當渴時說梅也。

柳生

詣天縱觀柳生作技供頓清饒折旋婉便可稱一時之冠至其演龐氏汲水令人涕落昔袁太史自命鐵心石腸看到此輒取扇自障其面吾爾時可幸無眼却有耳矣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就之然五十年來伯龍死沈白他徒崑腔稍稍不振乃有四平弋陽諸部先後擅場然自新安汪姬上江蔡姬而後寥寥矣柳生多一往之情而面有不可之性知其解者不免愁絕任傅川語我不如君遂傳之傅川行年八十忽作此言索解人正不易得

秦侯

侯以乙丑進士出宰崑山銳志治理殆欲風蕩煩紆與民更始乃不知青藍礙人而一時譁張者昂之卑之正賴天性明斷如棄敝屣當時論者謂侯不必爾由今觀之崑人自負侯侯固不負讀書識時之素矣侯掛冠日忽過草堂情詞慷慨慰問周至一似相視莫逆者然如此癖好知侯之不能久處崑也他年詩文之業尚拭目觀之

聞人提學

邑諸生金某數往來新洋口江有鸞鳧者放船中流縱鳧江上手持一冊行誦不輟金往問之曰是何院本耶其人笑曰亦再看綱目耳金喜就與語雜問之無所忘失

更時有擬議金自謂弗如執手鄭重而別後十年其人入為御史視學南中則紹興間人先生銓也金以諸生入試課惡紫之奪朱也等目金義稍溷微入恐其亂朱語友輩為金危之既放試金名籍優等先生笑語金不憶江上擬議綱目時耶若義願溷從以造次之會畧識梗概然若且老休矣金悚服久之謝去其諸生金一子號咸漢以小兒醫特聞於世

韻雪

杭州法相寺有種石軒為山窗絕壁摩雲插天故云此所謂貪天工為己私也為谷語我軒有僧字韻雪雪加韻猶之乎石須種耶然聞其作詩細秀就律討義此則詩家之大難今世所絕少果然則窗間陟壁猶是他山之石也方求其稿觀之

王微

顧子貽還自虎林械一篋一集相貽則修微所著間草與手書抱疴詩也修微名滿江左秀出仙班乃知鹿城有無明子世豈真有嗜痂者耶讀董侍郎鄒憲使眉公友夏令則諸序志令人噤口不復措一詞獨聞西安公造修微跡以集修微嘆雅道既興騷宗未旺某固知仙班中未易見此人也集中寄懷宛叔詩甚多夫宛叔何為者而

與修微生同時。居同室。神情同抱。馬如此哉。知修微在鄧尉。不欲往。應憐我索寞至此。
白民題壁

楞伽山石佛寺。有白民偕諸禪學。歲朝放生偈。讀之快甚。自愧非吾所及。夜卧白石軒下。遂不成寐。因憶東坡云。此處有甚麼歇不得。吾聞其語。畢竟未見其人。蓋豪傑之士。回頭轉步。豈不斬截。顧念胸中。有一分拖帶。顧前瞻後者。皆歇不得者也。然快活受用。如白民。吾見亦罕矣。遂命守淳書其事。豈惟吾老自棄。即楚楚兩孫子。不及朱子收耳。偈云。立春日放生。石湖水正新。龜魚波浪濶。安度有觀音。偕來供放生者。三峯蘊空玄。旭白與戒堂。恆西小孫子。收也。為天啟丁卯春一日。西空朱鷺識。時年七十有四。崇禎元年十月初六日。元長記。

登鹿城

由土山西折。登鹿城。固有小徑。松篁高密。茅屋數間。點綴其左。耕者雜居之。雪朝月夜。多與龔季弘。朱方黠。游行其間。仰睇雲影。一往而逝。徑狹不復可踪。跡故嘗以一綫天名之。有年矣。今日復過此。頗聞削稻聲。子煙蓬蓬逼人。低回慨然。殊有林谷之氣。

王孝先

予病血枯。又不免少年之過。已入立境。嚴親見背。泣血損明。喘喘且死矣。吾友王孟安一劑療之。予性不能食參。遇試或咀嚼一片兩片。吐輒不止。此劑用至三錢。當時以為神效。戊辰冬。守淳惠三瘧。飢飢一月。予始知之。亟謀之孝先。孝先搖首曰。更十日則不治矣。必兼用參附。乃可小減。予瞿然縮舌不敢應。孝先力持前說。服參附各一錢。乃至二錢。瘧粗損六七。明年己巳初夏始愈。故未嘗去參也。予頗怪溫室好服參。以為臟腑習氣。由是觀之。顧其用之者如何耳。孝先之大父京兆公。以醫特聞。至孟安尤著。張宗曉曰。孝先讀方書。無間寒暑晝夜。其論診視用劑。各原本臟腑。通變血脉。自謂吾家兩父。猶有讀書氣。

胡道士

樂天晚年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此二項良友。寢寐求之。已三十年。踪跡大是落落。而更不能得之。談玄者。私心怏怏。胡太古存心濟物。勤修正乙之教。主張陰晴。不矜不伐。可謂彼家良士。經理洞天。衣鷄食糲。曾不肯持短疏。向人所得齋施。悉以供玉泉一院之需。吾友其人十年矣。喜怒不形其顏。倉猝不損其操。其徒有

徐又玄者。可續家風。得此二士。玄理朝徽。崇禎二年七月既望。與安淳同宿洞府。聊識其壁。

堯封二僧

堯封僧。文惠正念。予族弟也。己巳春日。尋周旭初小閣。飲堯泉而甘之。旭初語我。還自堯封。惠以見餉。且有故園之感焉。予始知惠念為張氏子。往參湛公龍洞時。方結圓覺社。顧筍洲以露船庵疏。見屬為序。近又聞文姚二太史。護持此山。有二僧在。予且一往。飽嗽泉水十斛。以其餘為二僧洗却故園之感。不亦可乎。旭初笑曰。如是願為助法期。以今秋九月。不知必遂否。

吾社

讀履仲台行紀。陡見山川面目。讀卿玉歸庵集。可數春生次第。此吾社之兩奇。十年來暗中摸索之大快也。崇禎己巳小春日。

月季花

海虞興福寺。有月季花一株。在僧舍前除。其地周廣可十丈許。長條駢羅如織。每月落紅成陣。至隆冬寸雪。鮮麗奪目。卉中奇觀也。僧能殊云。相傳是趙宋間物。春夏花葉

密於秋冬。輒有蟲蝕之。幾半。故所得花與秋冬等。予不識花木事。意此品必隸薔薇。并月為季。而花特繁。多歷年所如此。殆是豔雅婦人老於風塵之下。吞吐日月而得仙者耶。覘其根株。不甚蟠鬱。而堅澤如古石。嗅之隱隱有芬芳氣。將地僻山深。去人漸遠。自為一籬落。獨與生生之氣相舒。濯者乎。今日偶坐息庵。見一花吐英尺五間。嫣然欲滴。書此。

窖金

西蜀某宦。官按察。生五子。各立中下產。僅給饘粥。己身服御。亦絕不使有餘。既老。壽乃出平生所積俸。羨可萬金。願佐公帑。之不給。更告帑金不縮。亦無公事須助。宦乃請令穴廢院而窖之。題石版云。還之造物。既百年。窖如故。萬曆辛酉。奢酋扇亂。劫掠公私物殆盡。成都府士民無所得食。岌岌不守。有知其事者。白之官。用免殘破。此老高義。直貫千古。無論。即其時宦。茲土者。與茲土士民。皆廉吏廉夫矣。日來掩耳。不欲聞。願相國窖金事。不免盜聽。書此。

存墓

存墓。感德事也。然必其存之可久焉。不然而因之。以為名。或終去之。則不如無存。何

也。心術未壞也。昔聞魏東溪廳事左荒塚。歸然令造之。問何不券。東溪曰。券自可。吾觀其于非券之而卒改葬者。故不券也。令拱手曰。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此古人之義也。然不知東溪宅至於今。斯塚尚在否。近有悍僕。幾盜葬劉侍郎之墓。賴陳子欽存之。許聽庵美之以詩。中有忍見昌化墓。埋沒不能伸之語。予初不省。聽庵訝然曰。兄忘之耶。故象山令夏公津。曾遷令昌化。今盜葬侍郎墓者。即欲存昌化墓者之僕。吾不能忍憤憤之性。故云。予聞之悚然。憶昔友人嘗請予志象山墓。且曰。子將刻而存之。吾爾時深加嗟歎。就燈草一記。後不果刻。已見此友就塚規松崗。多蓄鶴鹿。其上。予心不然之。何有存先賢墓。以供娛樂。徒點綴耳目耶。由今觀之。夫其存之以為名。而終去之乎。南門孫別駕宅。有一塚。是先輩朱公昌之墓。別駕恐家人之發也。懼之以神道。多積瓦石護之。終別駕之世。至於其子不能守。瓦石如故云。

黃翰林

江上徐振之與其兄長卿。過草堂。請作小香山梅花堂記。援而止之。不可。期以十日。再過。又風厲不得泊。兩年隔截。覺振之面上煙霞如昨。而意思儻倍。徒曩時。其述東園黃翰林道周事。使人神竚。玉堂金馬之客。自閱巖岫。讀書味道。不復與世相關。

猶是男子行徑獨其魚軒沉寂欲令東漢王霸婦不免洩漏春光矣奇哉振之語我
倘肯借君家庭貽兄弟應試便暫過澄江當為君盡航海遊榆林事姑俟之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四終

清葉廷琯著

鷗陂漁語

鷗陂漁話提要

鷗陂漁話六卷為宋葉石林先生之裔
孫調生所著攷證精密詞氣和平自經
史羣籍碑版詩畫以及昔賢之清徽亮
節鄉國之軼事遺聞靡不搜討極精其
餉遺後學良非淺鮮未可以尋常筆記
視之也

題跋

宋葉石林先生撰著甚富。玉僅覩避暑錄話。石林燕語。此外所遺尚多。彌用為憾。近以避寇海濱。獲遇吳門耆宿葉調夫。承示所著吹網錄。鷗陂漁話二書。自經史群籍碑版詩話。以及昔賢之清微亮節。鄉國之軼事遺聞。靡不搜討極精。其餉遺後學。良非淺鮮。而玉尤欽服其能誦先芬也。調夫為石林裔孫。家集所傳。奉為世寶。復能訂訛補闕。不啻揭石林所欲語而傳之。玉讀斯錄。并得時一奉教。譬遊石林之門矣。幸甚亦快甚。同治紀元。歲在壬戌孟夏日。青浦晚學金玉曼虹甫拜讀謹識。

此必傳之作也。願早付刊。壬戌十二月。桐鄉愚弟陸以誥拜讀一過。并採錄十八條於拙著滄寓瑣記中。

攷證精密。詞氣和平。不為奇激之論。此儒者實事求是之學。與一知半解沾沾自喜。假撰述以邀名者。大相逕庭。陸定圃先生評以為必傳之作。真定評也。願以吹網為名。無乃過於自謙乎。校讀一過。并錄遺碑一通。及論通鑑諸條。入拙著遼史最記通鑑最記中。羨綴數語。以識欽佩。同治甲子七月望。烏程汪日楨書於觀養廬。

緗囊縹帙。渺雲烟。劫外哀然。此一篇。析盡群疑。還剔抉。集中友朋商榷語。校殘萬卷。更窮

研論衡我喜資談助陽五人皆當古賢生媿年年空結網珊瑚纔看海中天

讀吹網錄拜題五十六字請政 桐鄉教晚生徐庠稿

快讀奇書有宿緣頓教儉腹筭便便如公真足傳千古恨我相從後十年諍友功臣

司馬鑑汗青頭白石林編莫言吹網無時滿此是宗門上乘禪

拙律一首奉題吹網錄後候政 震澤後學吳釗森稿

石林舊學湖當年老去依然手一編儘把科名讓餘子獨將著述媿前賢百年家入

滄桑錄先生舊居燬於兵四海交深翰墨緣共道吳中盛文彥幾人握管許隨肩

捧讀陂漁話敬題一律請政 同邑後學亢樹滋稿

鷗波漁話目錄

卷一

東坡畫像贊

東坡妾碧桃

石林遊山方

岳忠武前妻

元遺山墓碣

黃子久別名

王叔明為松雪外孫

倪雲林納粟補官

文衡山舊名

董思翁論書示子帖

侯記原昔病記

吳漁山入耶蘇會

傅青主識中氣

蔣山堂印側刻詩

張芑堂南水為贊

陸白齋傳略

王椒畦書詩為畫名所掩

張船山身後事

吳山尊敏捷

舒鉄雲古文樂府

張文端公應夢而生

姚畢二公胆識

英協揆比翼朝天圖

黎襄勤公病中異夢

顧亭林勗錫語

朱文端公四餘讀書

阮文達公論二通

汪容甫與孫淵如尺牘語

明舊名言

論觀宅第二吉祥相

李易安再嫁辨誣節略

卷二

三十六忠廟題詞

楊忠愍公二疏草

盧忠肅公燬玉雙印

路文貞公手書張永業傳

路公別傳

葛蒼公傳

吳日生名

家古為先生遺像

吳城日記馮孝廉事

萬麓山房記潘子音先生事

楊碩甫事陸顧二公論辨

性因上書定南王事

附記徧行堂集事

叔仄錄李定國事

鄒廣文效忠圖

沈孝子負骨歸葬事

陳烈婦傳誄

雙貞圖詩

管懷珠寄夫書

張炳垣傳

金陵汪馬二秀才事

卷三

熊次侯諭偽官檄文

侯忠節公父子為僮賓作書

黃陶庵集外史

范石夫朋舊尺牘跋語

范質公
文彥可

劉欽爾
徐元歎

郭天玉
陳至立

沈子陵
戚子載

楊維斗
韓日生

王貞明
盧渭生

徐昭法
張繼仲

張倚公
顧仲容

傅仲素
卜子寓

黎美周
張受先

郭男祥
劉公旦

金孝章
李如穀

李灌溪

葛蒼公

萬年少

鄭拱山

魯府佐

馬士英有才藝

潘吳二家楊嗣昌詩

吳梅村木棉吟

卷五

惠學士唐宮詞

桃蔭吟稿

莪洲公詩

蔣珊漁殘稿

石唯庵殘稿

劉書樵晉遊詩選

劉礪香父子遺詩

吳禮堂宮怨詩

李蘭青詩

莊青溪遺詩

朱酉生集外詩

江忠愍公旅舍題壁詩

吳秋鶴潭友圖詩

桃花夫人祠題壁詩

漢口後湖詩

許若洲女史詩

吳竹橋和文侍詔詩

和坤詩

四代傳經

澗上草堂

辨湯文正致徐侯齋先生偽札

三家村

徐元歎外孫

題名錄紀捐銀入學之例

楊大瓢之父遺戍事

寒山寺王郇公書張繼詩石刻

王郇公封國年月

黃子澄草堂

白文公生日會

觀音峰

復園嘉會圖

清華園圖記

沈尚書門帖

沈尚書生祠

春融堂集詩紀李焜事

嚴戎卿捕鯉行紀誅潮匪事

陶文毅題古雪居詩

積善西院古梅

陸馥華降乩

青黛湖

遊石公山記

卷四

張江陵祠堂題壁詩

明末以時文考內監

溫體仁家書

綠牡丹傳奇

吳昭禹札詩

倚虹園壁間無名氏詩

隨園續詩品

二朱闌句

陳雲翁論宋詩

雲翁題試卷見贈詩

太史公

逸句圖

仲雍墓柱聯

劉王二姓續婚楹帖

古今事成巧對

古人姓名作對

煙花館試帖詩題出處

卷六

大癡富壽山卷燼餘本

石礪書隱圖辨偽

祝京兆書兩京賦

呂紀桃花斗方

陸叔平三峰春色

董思翁畫冊題記

邢子愿畫石

邢慈靜工書

陸嘉祐山水陳梓花鳥

歸恒軒墨竹卷

米紫來自書詩卷

鄭板橋筆榜

王惕甫曹墨琴夫婦合璧書卷

洋布作畫

藏書畫沽禍

印印川風雨聯吟圖

復古殿英石供

伯鸞印

僧道衍硯

徐貫時印

活死人

鄧暉二姓事

海外二奇人

輪船本中國之制

暹羅浚船

夏二子

雪鰻

松蝗

麥咏

殺蟻之報

清 吳葉廷瑄調生著

東坡畫像贊

吾郡陸氏舊藏宋本東坡畫像。貌秀偉而髯不甚豐。不類世所傳者。幅間題云。岷山
峩峩。江水所出。鍾為異人。生此王國。秉帝行機。黼黻萬物。其文如粟帛之有用。其言
猶河漢之無極。若夫紫微玉堂。瓊崖赤壁。閱富貴於春夢。等榮名於戲劇。忠君之志
雖困愈堅。浩然之氣之死不屈。至其臨絕。答維琳之語。此尤數子之莫及也。啟宗講
主慕蘇文忠公之為人。得真像以事。俾九皋妙聲製讚于上。字作左行。方外人能於
異世而愛敬名賢如啟宗者。是可傳矣。妙聲吳人。居常熟慧日寺。洪武初。被召。淮天
下僧教。有東皋錄。見朱竹垞明詩綜小傳。此讚品題文忠。亦能確當。彼為士大夫者。
或反詈為害。甚洪水猛獸。視此二僧。能無媿哉。乾隆末。我郡韓旭亭封翁是升。主講
宜興蜀山書院。嘗借摹此像。刻石龕奉院中。係以跋語云。宜興城東四十里有蜀山。
即蘇文忠公買田築室處。明沈侍郎暉購遺趾。建祠肖像。集邑士講學其中。以時致
祭。乾隆庚子。邑宰袁君嫌僻遠。移置城西會真庵旁。仍榜門曰蜀山書院。據此則今

書院寔與蜀山無陟。余攷東坡於元豐八年自汝州放歸。曾至宜興。不久即有登州之命。迨後海外歸來。梁谿漫志載其焚券還宅事。遂還昆陵。不復買宅。終於顧塘橋。孫氏之居。買田陽羨。本屬虛語。亦莫攷所還之宅。是否在蜀山。特以公嘗惓惓於此。地溪山。即以公像奉之於今書院中。固無不可也。復攷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皮公既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公常與單秀才步田至焉。田主曹姓者。既鬻而遺訟。有司已察。而斥之。公移牒以田歸之。是買田實有此事。且其事先乎買宅。特亦如買宅之未成耳。

東坡妾碧桃

江右都昌縣有坡翁詩石刻云。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台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欵署眉山蘇軾書。此詩所見石刻不一。相傳原刻在縣治內。查注蘇詩續采二卷。獨失此詩。合注謂或疑逸詩。似後人集字刻之者。故云書不云題也。嘉慶中。杭人王文誥撰蘇集。編注總案論此云。其友衡山王泉之作。令江西嘗以事至都昌。見都昌志。稱坡翁南遷時。遣妾碧桃於縣。因為此詩。以其說攷諸朝雲詩。其首句云。不似楊枝別。樂天叙云。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隨予南遷。又攷公以八月至吳城山。而以七日上惶恐灘。可謂迅速。先以六月二十五日至當塗。

而行於九江南康間。至一月有餘。雖蘇堅送別於此。不應如是之濡滯。此蓋改命之後。尚有經紀之事。則開閣一說。未為無因。其詩信出於公也。按東坡如果有此事。宋人必應紀載。都昌志不知從何書采入。姑志以廣異聞。

石林遊山方

宋世士大夫。類通醫理。好集方書。如今世所傳蘇沈良方最著。亦或見之所撰書中。我祖石林先生避暑錄話。曾載數條。至今有傳其法而活人者。偶見張介賓景岳全書載一方。名遊山方。云治心脾痛。此約極奇。葉石林遊山見一小寺。頗整潔。問僧所以仰給者。則曰素無田產。亦不苦求。只貨數藥以贍。其脾痛約最為流布。有詩云。草果元胡索。靈脂并沒藥。酒調一二錢。一似手拈卻。右等分末。每服三錢。不拘時。溫酒調下。景岳載此方。上標良方二字。蓋識其所自采。按蘇沈良方之外。據書錄解題所列某氏方。某氏方。南宋復有數家。此遊山方不知采自誰氏。今檢石林公遺著諸種。皆無之。或在所佚玉澗雜書中耶。

岳忠武前妻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忠武初在京師。其妻劉氏與姑留居相州。及姑渡河。

而劉改適。後在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軍中時。忠武已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世忠令復取之。忠武遺劉錢三百千。以其事上聞。且奏臣不自言恐有棄妻之謗。詔答之。事在紹興八年六月。劉氏之去。不詳為何事。當是不得於姑。如陸放翁前室唐氏事。近見陸定圃教授以沾旻廬偶筆云。明錢士升南宋書岳忠武王傳。有故妻更嫁之說。錢塘梁氏王繩深斥之。據岳珂行實編年。及天定別錄辨正其謬。余謂宋人承唐風俗。不諱改嫁。故大家如范文正公家。亦有此事。而南宋定城令趙用壙志亦載其女再適人。忠武此事尚在微時。況值亂離。人所恒有。其子孫或不敢言。若後世何必為賢者諱。且忠武之處此事。不微不隨。仁至義盡。以一奏預杜中山之謗。其才識精密。亦足見一斑也。繫年要錄又紀紹興三十一年十月。用中書門下省請。有岳飛張憲子孫家屬。令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之詔。於是飛妻李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李氏蓋即劉氏去後所娶耳。

元遺山墓碣

秀水朱梓廬休度壺山吟稿。有題遺山墓碑搨本詩。自注云。碑陰有魏初姜或記云。或與初嘗先辱先生教誨。又聞先生之言曰。某身死之日。不願有碑誌也。墓頭樹三

尺石書曰。詩人元遺山之墓足矣。或與初適按部河東。得拜先生墓下。因買石刻之。時至元十九年。亡友王韞齋汝玉。聞妙軒詩存有讀元遺山集一律云。惆悵青城閣古今。江南開府託微吟。乾坤得氣清原好。身世難言感最深。七字墓門亡國淚。一編野史舊臣心。此生流品休重問。漫向人間姓氏尋。第五語即用朱詩注中事。近時湖州施北研國祁撰遺山詩集箋注。後有附錄蒐采遺山逸事頗多。獨於碑陰題記軼之。殆未見梓廬吟稿耶。

黃子久別名

康熙間吳中顧來侯復纂書畫壯觀錄。此書無刻本。曾向其族裔元鉞借觀。載黃子久芝蘭室圖題云。余居是山。夏初與二三子相羊瀑流間。得芝草三耦。相比如卦畫。或花如蘭。玉明冰潔。洞激照眼。乃悟芝蘭非二物也。因銘錢氏芝蘭室。故并及之。以芝蘭為一物。其說頗新。又載水墨山水署款大癡道人靜堅。此名亦不經見。惟憶陳楞山撰春江聽雨錄云。子久居錢塘時。常棄人事。易姓名為苦行靜監。未知又別一名。抑靜監即靜堅傳寫之誤也。

王叔明為松雪外孫

王叔明為趙子昂之甥。見明史本傳。然攷松雪集中所載先侍郎表載其父女子十四人。殤者二。其十二無適王姓者。外甥之說不知所本。惟厲樞題王叔明南村圖云。文敏之外孫樞。孰於宋元遺事。此語必有所受之。顧氏書畫壯觀錄亦與之同。明史蓋誤孫作甥也。又壯觀錄稱俞和子中。號紫芝。趙子昂甥。代張養浩書忠祐觀碑。然汗表亦無適俞姓之女。余疑此或是從姊妹之子耳。吳棧客嘗得嘉靖七年雪江上人蘿壁山房圖詩并記手跡。記云。圖乃香光居士所繪。棧客謂香光居士者。王叔明也。叔明此號在董思翁前。遠甚而不甚著。故附識之。

倪雲林納粟補官

明史隱逸傳於倪瓚叙其隱遯後事稍詳。在家時不過寫其性情高韻而已。今所傳清閔閣集康熙時上海曹培廉輯刊。集後附載王賓周南老之墓誌銘。張端之墓表。

與夫一統志錫山志之傳。大略即明史所本。故所叙事跡相同。近見杜東原集此集向無

刻本。近時印人韓崇始借黃氏士禮居舊鈔本。排印數百本以傳。中有題雲林畫一則云。先生家素埒封。以納粟補

官道錄。應時君之詔。以濟飢乏。非求貴也。此蓋如今之捐輸議叙得官者。曰應詔濟

飢。則必因歲時荒歉。有司奉上命以勸捐發賑耳。雲林此事。未見前人著述中。紀之

東原去元末未遠。所言必非無據。可補志承之遺。亦見當時雖未造。尚知愛惜名器

富民捐賑。祇受道官。宣古昔爛羊侯尉之比乎。偶憶嚴海珊明史雜詠顧德輝詩云。武略將軍飛騎尉。頭銜太苦草堂人。据列朝詩小傳。稱仲瑛至正之季。以子元臣為水軍副都萬戶。封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雲林仲瑛同時兩高士。此二事正堪作對。亦一奇也。

文衡山舊名

相傳衡山初名壁。字徵明。因文信國子壁仕元。不欲與同名。故以字行。然證以其凡名奎。及徵明之字。俱與壁宿義近。似欲作壁為是。丙申冬。余在葉晉卿林眉壽堂。觀所藏衡山為吳匏庵作海月庵圖。卷後署正德丁丑九月製文壁九字。其字從土。不從玉。則灼然信其初名壁。且是時年四十八。尚未改名也。聞郡中某姓藏文氏族譜。印。君印川。昔曾見之。衡山尚有弟名室。是益可證其昆李皆從列宿命名。但攷文肇社為衡山孫。其撰虎邱志。於人物門。文温州名下。祇載子二。徵靜徵明。徵靜應即奎。改名而獨不及室。何歟。或云室素行不謹。故文氏凡著作筆墨中。皆削其名。僅載之族譜。是或有之。顧不詳其說所本。因憶姜紹書無聲詩史所紀衡山訟繫其姪伯仁事。衡山賢者。不應出此。或即室所為。而訛傳歟。又衡山之子彭嘉外。尚有一名台者。

亦見肇社虎邱志而世不甚知之

凌子與霞曰楊循吉撰温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
作子男三人奎壁室黃佐撰翰林院待詔衡山

文公墓誌云公初諱壁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衡山孫五人元
肇元發彭出元輔元弼台出元善嘉出台先卒肇社當是元肇

董思翁論書示子帖

思翁有示其子祖源論書語。三十八百餘言。康熙時。蕭張泚泚南識小錄記之。其論用筆用墨。運腕結體之法。精微曲至。皆甘苦有得之言。所以啟導之者備矣。然祖源不聞以能書世其家。可見為學之道。父不能傳之子。作字且然。蓋語焉雖詳。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蕭氏謂其書更秀逸不群。惜多殘缺失次。因校正存之。據所言似及見思翁此帖墨跡。今不知流落何所。亦未見有石刻。惟蕭書此條後附一事。頗可資談助。云新安一賈人。欲得文敏書。而懼其贗也。謀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幣。介入謁備賓主禮。命童磨墨。墨濃。文敏乃起揮毫授。賈大喜拜謝。持歸懸堂中。過客見之。無不歎絕。明年賈復至松江。偶過府署前。見肩輿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也。賈望其容。絕不類去年為己書者。俟其出。審視之。相異真遠甚。不禁大聲呼。屈文敏。停輿問故。賈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為人所紿矣。憐君之誠。今可同往為汝書。賈大喜再拜。始得真筆。歸以誇人。而識者往往謂前書較工也。此又可見名家隨意酬

應之筆。常有反出贗本下者。可遽定真偽。于工拙間乎。曾見方蘭坻書論記一事云。思積聚甚多。一日試請董甲乙之。乃擇其結構綿密者。曰此平生得意作。近日所作不能有此腕力矣。某公不禁撫掌曰。此門下所摹者也。乃相視太息。此事正可與前事相印証。思翁自償且如此人。安能以鑒別無訛自信乎。

侯記原昔病記

東坡為王子高作芙蓉城詩云。芙蓉城闕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注家引二事。一為歐陽公詩話。石曼卿卒後。主芙蓉城。一為張師正括異志。魏泰所撰。托名於張者。慶歷中。朝士見女御迎芙蓉館主丁度。今人恒舉芙蓉城為石妣故實。而罕及丁事。即如子高遇周瑤英。雖有胡微之作芙蓉城傳。尚不足以傳。幸得東坡詩。乃為人知。偶憶避暑錄話。稱韓宗武少年所遇。如子高其人。往來詩數十篇。皆清婉如玉台新詠。書錄解題亦稱宗武少遇洋客。所撰其父丞相遺事一卷。亦載其詩云。熙寧間。得異疾。與神物遇。然則宗武與子高似皆實有其事。明末嘉定侯記原元沅著昔病記。自紀其遇女仙雲都十七娘事。亦與子高宗武相類。而宵渺奇麗過之。嘗鐫雲都十七郎官印。此印近為程序伯庭鷲所藏。曾以拓本裝冊。附錄昔病記於後。屬具六泉點繪雲都紀夢圖徵詩。靈跡艷情。一時膾炙人口。顧論者謂記原此事。非真有所遇。因遭國

變託為寓言。余按記原為忠節公猶子。父雍瞻先生亦殉陳黃門之難。歸安楊溥九鳳苞撰其父子紀略。稱沆沆爽有志節。落落自喜。所紀請闕上疏乞免嘉定徵糧及筮卦終隱事。尤見胆略學識。信昔病為寓言無疑矣。余曾為題二詩云。家國滄桑恨未窮。蓉城殘夢感恩慙。他一掬遺民淚。都付靈談鬼笑中。刺水殘山此逸才。鉅圍遺址亦蒿萊。一卷留得清虛字。曾歷恒河浩劫來。

吳漁山入耶穌會

漁山與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畫亦相埒。惟漁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畫。雲氣絲渺凌虛迴異。平日相傳其後竟從西教。故有浮海不歸之說。然無確證也。故友王潤甫汝玉昔嘗語予云。昭文張約軒通守元齡。曾得楊西亭所寓漁山小像。出以索題。上有上海徐紫山跋云。余嘗於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墳者。見卧碑有漁山字。因剔叢莽視之。乃知即道人埋處。命工扶植之。碑中間大字云。天學脩士漁山吳公之墓。兩邊小書云。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會。二十七登鐸德。行教上海嘉定。五十七年。在上海疾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脩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

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余憶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
撫大癡畫幅不還。遂與絕交。今觀此事。知石谷之絕交。蓋因漁山入彼教而非為借
畫不還。石谷事親至孝。人品本高。舊交割席。不忍顯言。故特假細事為藉口耳。

傅青主識中氣

詩文字畫。皆有中氣行乎其間。故有識者。即能覘人窮通壽夭。王椒畦大學浩嘗述
傅青主徵君一事。徵君偶於醉後作草書而卧。其子眉亦能書。見而效之。潛以己書
易置几上。徵君醒而起。見几上書。愀然不樂。眉請其故。徵君嘆曰。我昨醉後偶書。今
起視之。中氣已絕。殆將死矣。眉驚愕。跪白易書事。徵君曰。然則汝不食麥矣。後果如
言。蓋徵君精於理氣數之學。故能識微知著如此。

蔣山堂印側刻詩

杭州蔣山堂。乾隆中高士也。初名泰。後更名仁。有忤坪之隱居。艮山門郭外。署所居
曰吉羅庵。破屋數椽。不蔽風雨。性迂僻。寡言笑。生平書最精。由米南宮上窺二王。參
以孫過庭。顏平原。楊少師。遇興到時。若以墨瀋傾紙。不能辨字。人益重之。有某中丞
乞書。堅不應。後某以賄賂成服。其高識。聞作小詩。旁及篆刻。皆古雅。嘗見其有製小

印。朱文四。曰蔣山堂印。印身高今尺一寸五分。正方七分。四側錫細字皆滿。而波磔剝漫頗難識別。窮一日之目力。始辨所刻為七古兩篇。後款云。右自鳴鐘苗刀二詩。歲久遺忘。庚子冬月。得之敗簾。因刻於此。山堂蔣仁記。山堂摹印。筆力直追秦漢。惜未可多見。詩亦不聞有傳本。自鳴鐘詩二十韻。有累句。且多脫字。故不錄。坐存其苗刀一篇云。吾聞群苗喜兒以鉄賀。鑄為長刀百鍊過。君之所佩母乃是。當軒校鞘寒生座。氣干虹霓利削鉄。柔可繞身剛不折。旁行螺結人頭名。人頭應是頭人誤。苗人稱苗長曰頭人。逆及殷紅綉膏血。憶昔古州犯順年。太平宰相輕開邊。侵凌詎識嗟無告。焚掠益關性本然。此刀斬馬稱難敵。苗平乃被吾人得。請論改土與歸流。始惡凶頑終惻愍。五尺銛鋒久不磨。光芒中夜猶驚夢。蒯緱豈有珠玉裝。夫君寶此如何用。君不聞。昨朝庫車捷音至。西方萬里銷兵氣。不逢不若無所試。君盍賈之買犢從農事。此時詞意激昂。筆力適遒。直可摩唐宋作者之壘。宰相開邊。應指鄂文端公平苗事。末云庫車捷音。則作於乾隆十九年以後。戡定西域時。山堂尚在中年。故未盡忘世事也。

張芑堂南瓜為贊

印。印川言海鹽張芑堂徵君燕昌。少年曾受業於丁敬身先生。初及門時。囊負南水。

二枚為贄。各重十餘斤。丁先生欣然受之。為烹厥具。飯馬浙中。至今傳為美談。

陸白齋傳略

陸紹曾字貫夫。吳縣人。嘗得神仙白玉蟾像。拜而懸之齋中。因以白齋自號。吳中無賢愚。皆稱白齋先生。嘗而鬻博物好談論。廣蓄古書名跡。有好之者。輒舉以相贈。越數年。故物復見他處。又購之。句者踵至。復舉以相贈。終無所吝惜。自鐘鼎古文。下及八分行楷。靡不研究。尤工八分。居恒溷跡市廛。不欲自有其長。默默若無能者。及叩以古文奇字。古隸偏旁之正偽。沿流溯源。應之不窮。莫能測其蘊也。家計中落。往往攜所作書入市。得貲可供數日餐。則楨戶不復出。貲罄復入市。市人欲賤其值。妄訾其書為劣。怡然受之。無忤容。或具厚幣乞書。則傲岸略不為意。知交憫其老病。勸以操行。勿太峻。周游通顯。不難致中人貲。白齋掀髯笑曰。夫鸚鼠飲河。止於滿腹。吾旦夕吮筆伸紙。以謀吾饔飧。是亦足矣。受千金之賜。無以報。豈吾之志哉。居則刻意臨書。雖妻孥詬誶。晏如也。尤善蠅頭細書。有人泐之盤盂几。所以進御。純皇激賞之。一時聲價大重。學八分者多師之。八分之為蠅頭。蓋自白齋始。嘗自評曰。吾書去古遠甚。惟規矩不欲稍溢。今得精紙良筆而為之。其為工詎可量耶。凡遇古碑。雖

峻巖絕壑間必攜乾餼架木懸綆手自搨摩辨其漫漶集漢魏六朝隸書碑文依其
行款寫為縮本若干卷校勘極慎可補洪婁諸家書及顧氏隸辨之漏晚年尤好飛
白有飛白錄二卷宗人紉之汝蘭以金壇段右白驤所撰白齋先生傳見示為刪存
其略他日志吳中高士者或有取焉潘甘路浚曰白齋先生有凡名超曾說西屏工
詩嗜古黃仲則兩當軒集中有漢吉羊洗歌一
篇所謂今聞吳門陸起曾復得漢時吉羊洗即其人也而友
異云應作紹曾即陸山人買夫也蓋誤以二人為一人矣紉之言白齋家既貧子
又不肖年八十餘頗頹以終所集隸書數十冊在日為畢秋帆尚書購去未及刊刻
而畢氏籍沒書不知流落何處矣曾見張芑堂徵君所製白齋小印字鐫題記云貫
夫陸兄得白描仙像小立幘無款識像作蓬頭跣
足彷彿世所傳金相劉海蟾者有髭數莖或云是贊休作貫夫審定是宋白玉蟾自
製小像構小齋晨夕供養或以重值求之不許因以白齋名室且以自號按白玉蟾自
工草隸兼畫花竹縱逸入化今貫夫為人超然名利外聞出其小技作飛白
飄逸入神白玉蟾宜其前身歟丁亥重九前三日金粟逸人張燕昌篆并跋

王椒畦書詩為畫名所掩

王椒畦丈生平學行易畫軒詩錄卷首石竹堂師傳文已載之其女夫張君淡餘光
熊跋尾紀之亦詳矣惟文館花步劉氏最久余居相近時接言論丰采曾見所著毛
詩說已成二卷而尚未全又有燈窗雜記一帙識所見聞瑰異之事今石傳張跋皆
未之及其稿殆已散失耶又丈於書無不工篆隸古勁直接秦漢而不自謂能真書

從歐入褚。晚探二王之秘。行書更得瘞鶴銘筆意。堅蒼渾厚。自成一派。詩則如詩錄自序所言。非深於詩者。豈能道隻字。乃皆為畫名所揜。昔嘉定令吳槃齋桓集杜句書聯贈之曰。白也詩無敵。褚公書絕倫。正不獨推其畫也。然自嘉慶未歸玉峯。後畫名益重。郡中裝潢家懸其畫數幀。有吳江蒯姓者。說詞借觀。潛易臨本歸之。主悟其欺。屢索不還。訟之官。得真本乃已。有田在崑山新陽之間。歲當輸賦若干。邑令許代輸。而以畫償。此皆逸事之足傳者。其入室畫弟子。前稱郡中張譜梅伯鳳。劉小峰。運鈴。皆前卒。後推雲間顏朗如炳松。陵俞子駿。岳朗如筆尤雄健。子駿則專用水墨。不設色。老年畫境更近吳蒙泉。於椒翁又稍變云。

張船山身後事

船山太守自萊州引疾客遊吳中。未及三載。以甲戌三月卒於虎邱山塘寓館。即所謂樂天。天隨鄰屋者。說者謂其過常州艤舟亭句云。回首大莪天萬里。此中曾有未歸人。皆詩讖也。踰年。其家人扶匭旋里。後有自都門來者。言船山故人某公夢其索助資斧還蜀。余初未信其說。後見吳山尊學士手書題船山詩集。即寄鮑樹堂太僕之作。落句云。身後更傳元伯夢。石交肯讓古人完。自注君卒後見夢於樹堂。樹堂命

子以千金歸君觀始知寔有是事。太僕真不愧通幽范巨卿矣。學士別有句題船山集云。盛名未弭無年慙生氣恒如現在春。自注上用王珣語。下用庾道季語。王椒翁曰。此確是輓船山詩。按二語見世說新語道季名解。庾亮子也。

吳山尊敏捷

山尊學士。天資敏捷。詩文有如宿構。視古人之對客揮毫。喝韻成句。當不多讓。而所作或瑰麗鏗鏘。或寄倔排異。無不各得其宜。洵異才也。惟以出之過易。不自愛惜。收拾。後人又不能承家學。身後竟無專集行世。殊可慨然。昔聞全州伍松文司馬家榕談嘉慶甲子學士主試粵西。所得皆一時知名士。撒棘後門生來謁者。立書聯句贈之。各肖其人。語無泛設。解元為臨桂唐維釗。其祖某以乾隆甲子舉於鄉。兄維錫則甲寅解元也。學士贈聯云。祖德慶餘先後甲。元燈分照弟兄明。人服其製詞之妙。可作科名佳話。撫軍百公齡宴兩主司於七星巖酒次。索題解中楹帖。即書云。地有七星拱北斗。人如二客侍東坡。其措語雅切類如此。此於學士為末技不足道。然亦逸事之可傳者。伍君即是科門生所得聯語亦工。今不甚記憶矣。

舒鉄雲文位瓶水齋詩。驚才絕艷。生面獨開。久已騷壇傳誦。余嘗見其手書古文稿。一帙名瓶水齋雜俎。文僅七十篇。體兼駢散。大而碑版序記。小而贊跋簡札。名言雋旨。一以逸氣行之。絕不依附。唐宋人藩籬。亦無慙。一代作者。惟不分卷次部類。亦無弁言目錄。詳譯事文。約畧以作文之歲月為先後。蓋晚年編輯而未終者也。又見手書所撰樂府雜劇一卷。亦未刻之書。尚記其琵琶賺桃花人面二目餘。已忘之。聞宋子庭丈翔鳳言。嘉慶戊辰。己巳間。鉄雲禮閣報罷。留滯京華。時婁東墨子筠華珍。方客禮親王邸。二君皆精音律。取古人逸事。撰為雜劇。如楊笠湖吟風閣例。禮王好賓客。亦知音。甚重二君之才。王邸舊有吳中樂部。每一折成。輒付伶工按譜。數日嫺習。即遞二君顧曲。盛筵一席。侑以潤筆十金。亦一代名藩佳話也。後來武林汪氏所刻鉄雲瓶笙館修簫譜。即在都門所撰。有通德擁髻。文君當壚。博望訪星。吳剛修月四目。而余前所見一卷。不知今在何所矣。雜俎之文。迄無為錄。木者。祇余錄藏一副本耳。

張文端公應夢而生

佛家輪迴之說。儒者所弗道。而轉世託生之事。世常有之。昔人亦往往見之。紀載不

得謂全屬子虛。顧如韋皋為諸葛武侯後身。范滂父為鄧仲華後身。蘇文忠為五祖戒禪師後身。史道鄰為文信國後身。身異性存。尚稱有理。至王阮亭為高麗國王轉世。已屬不倫。而姚姬傳先生惜抱軒集有香亭得雄於其去歲所失。小郎有再生之徵。識吳一詩。所謂正似吾鄉張太傅。再招東晉大將軍者。註稱張文端太傅母始夢有異人自稱王敦。至其家生子名敦哥。數歲殞。母慟甚。夢異人復至曰。吾終為夫人子。遂產文端。名之敦復。及長。遂以為字。姚先生本篤信宋儒之學者。乃舉此事。必非妄語。余嘗見阮亭居易錄。時稱文端為夢敦。當時敦復外別有此字。其為應夢而生。益可信。夫文端為熙朝良佐。而敦則衰世亂臣。生平大相逕庭。且相去千數百年。其一再托生。不知何意。又杭州錢曇如女史母。夢年羹堯而生。易兜鍪而巾幗。更不可解。頗疑輪迴之中。別有宿緣牽合。異氣感召。種種不一。至如阿文成公。自知前身為塞外喇嘛。因小沙彌犯律。嗔心動而入世。佛家謂之墮落。德清蔡毅山學士。自知前身為異橋老嫗。以善果轉男。此又各自一種。知其有如是種種。則此事雖奇。而實未足奇也。

地方猝遇有事。全在大吏持重不擾。以全民命。然此非有絕大膽識者不能。余嘗聞姚小坡畢秋帆兩公逸事云。乾隆甲午。山東王倫滋事。撫軍徐剿賊不免。在東昌堵禦。姚公時官河帥。亦在東昌府城東門外人煙稠密。南北往來水衝一都會也。賊傳檄將於某日來攻城。是夜撫軍及河帥俱在城上。見東門外火起。撫軍疑賊至。促令放炮。姚公曰。事未探實。萬一誤放。則城外生靈塗炭矣。相持不已。撫軍欲手自燃火。姚公從後掣其肘。未幾報至。果民居失火。非賊也。東門外居民幸得保全。姚公之力也。秋帆尚書撫陝時。甘肅回人不靖。阿相國奉命率師往剿。省垣有張回子者。係內地回人之首。家貲百萬。素與尚書往來。一日方與藩臬議事。司閤者傳進軍報一封。尚書啟視。即置靴內。神色自若。藩臬出。令傳巡捕進。謂曰。汝以我名東請張回子來。張至。以軍報與閱。張皇遽伏地。請收付獄。尚書曰。我欲收汝。不請汝來矣。我固知汝之必不反也。我將以全家百口保汝。張叩頭出。後知阿相國於軍前擒得活口。訊之。詞連及張阿相。已入奏。特札知陝撫令密收之。尚書即具疏。以全家保其不反。事遂得寢。此二事昔得吳曇綉光祿師所言。觀此可以知大臣坐鎮之功矣。師謂姚公之事。猶詳慎者所能為。若畢公者。處置尤難。保全尤大。蓋是時西安方脩省城。回人

之居內地者不下數萬以張之豪富諸回皆其族屬向非畢公推誠開示如此則省中數萬回民其能安坐無事哉

英協揆比翼朝天圖

英煦齋協揆恩福堂筆記自紀其為 冊封佟雅 皇后持節使事在道光三年冬其夫人薩克達氏奉諭 旨選詣 后宮行家庭禮屆期協揆偕夫人同入東華門觀者艷之程春海編脩舉唐權文公與縣君同朝興慶宮故事取其詩句屬為比翼朝天圖此事自是名臣佳話輝映古今惟筆記未附載權文公原詩閱者尚以為缺余故為錄存於此文公集雖經明人刊刻然傳本頗不多也題為縣君赴興慶宮朝賀載之奉行冊禮因書即事詩云合卺交歡二十年今朝比翼共朝天風傳漏刻香車度日照旌旂米仗鮮顧我華簪鳴玉佩看君盛服耀金鈿相期偕老宜家處鶴髮魚軒更可憐

黎襄勤公病中異夢

外舅陳雲伯先生為余言河帥黎襄勤公治河十三年安瀾無事雖由福命然其生平精白乃心吏民共志道光甲申春薨於位先於癸未冬得夢甚異有詩以紀及卒

時坐而假寐。白氣彌空。家無餘財。眾目所覩。咸以為公之清節。生天必矣。嘗錄其詩。見示序云。道光三年。歲在癸未。嘉平月二十一日。封篆之期。予方苦病。纏繞數月。夜臥多不成寐。是夕忽睡。夢帝錫予銅符篆文如古錢形。長約三寸許。寬約二寸。夢中讀之。不甚記憶。上有天雷二字。下有不但千金四字。餘字不甚了了。又似同節相孫制軍閒禘不知主何凶吉。詩以記之。道光癸未冬。病魔苦為祟。痞塊填胸膈。腸胃復洩痢。進食苦難消。夜臥多不寐。參朮訖無靈。醫工術徒試。嘉平廿一日。就枕忽酣睡。夢帝賞銅符。珍重拜恩賜。長方不數寸。古篆渾難識。上列天雷文。下有千金字。其餘言尚多。模糊不記憶。既醒自尋思。蒼蒼是何意。或于河干走。尚有微勞勩。神人慰勉予。愛身無自棄。抑或祿命盡。合作天雷使。君子安義命。達者一心志。堅定向道心。不以身死異。爰作五言詩。用紀侑來禩。此事似涉奇幻。然古來名臣沒而成神。如寇萊公為閻浮主。韓魏公為紫府真人。見於載籍甚多。蓋其心可與鬼神質。即其氣自與天地通。非可以怪誕論也。

顧亭林勗錫語

亭林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

安民之器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此正先生自道其抱負一部郡國利病書。胥在是矣。自漢以下。堪當此語者。殆無幾人。

朱文端公四餘讀書

三餘本董遇勉學者語。詳見三國志王肅傳注。清朝朱高安相國。冬夜讀書詩。抗志懷三古。孤吟惜四餘。自注署中有四餘額。謂三餘并公餘也。特未悉公是時居何署耳。余謂居官者。能偷閒讀書。固當以公餘列為四餘。若窮而在下。豈猶嗜學。則應以老者生之餘。易之以配遇之三餘。此則吾輩之四餘也。

阮文達公論二通

阮儀徵太傅。嘗言少年科第。往往自無今人胸。無古人最是誤事。但既登館閣。勢不能重入家塾。再為枕經。昨史之功。計惟留意二通。庶知千百年來理亂之原。政事之疏。可備他日出為世用。二通者。資治通鑑。文獻通考也。

汪容甫與孫淵如尺牘語

所行歸乎平實。於學觀其會通。此江都汪容甫明經與孫淵如觀察尺牘中語。顧淵如嘗曾為其弟子程稟初書之扇頭。而更下轉語曰。平實非庸庸之謂也。不真奇必不

能平實。會通非空空之謂也。不真博必不能會通。且奇而不平寔博而不會通。則其奇其博亦仍不得謂之真也。此論可謂深入無間。

明舊名言

先輩李子仙孝廉福嘗語其門下士之下第者曰。學問之事當與勝己者較。功名之事當與不勝己者較。董琴涵觀察國華嘗因家事語人曰。骨月之間以不平為平。必求其平則愈不得平矣。斯真善處骨月之變者。亡友印印川文學康祚曰。視人之事如己之事則忠。視己之事如人之事則達。此尤自道其生平得力處。三君所言皆可為士君子座右銘。

論觀宅第二吉祥相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述其先人作觀宅四十吉祥相。其第二條曰。架上無整齊書。注云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且未觸。目於何有。但觀架上便知腹中。此為藏書而不讀者。痛下鍼砭。故以架上書不整齊。謂必時時繙閱。是為人家美像也。然余謂世間真能讀書者。必能知書之可愛而珍護之。決不肯任意抽檢。隨手拋擲。若但如櫛園所云。遺足敬子弟。輕熟簡編之惡習。豈雅人深致哉。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

亦士大夫百行之一。濟陽江錄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夫古人於借人之書。珍惜如此。則已所藏者可知。昔司馬溫公獨樂園中。文史萬餘卷。晨夕繙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其開卷必先視几。紫潔靜。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香。即承以方版。不敢空手抹之。慮手汗漬。及且觸損其腦。每看竟一頁。即側右手大指面。視其沼。隨復以次指面。撫而挾過。故不至揉熟。其紙嘗誨其子公休曰。曾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又曰。今浮屠老氏。尚知尊敬其書。可以吾儒反不如乎。斯真以卷籍為性命者。較之部帙紛散。厨墮狼籍。其氣象自不侔矣。

李易安再嫁辨誣節略

頤道堂詩外集有題查伯葵撰李易安論後絕句。序云。李清照再適之說。向竊疑之。宋人雖不諱再嫁。然考易安作金石錄後。初時年已五十餘。雲麓漫鈔所載投綦處厚啟。殆好事者為之。嘗欲製一文以雪其誣。今讀伯葵所作。可謂先得我心矣。詩云。談娘善訴語何誣。卓女琴心事本無。頗有琵琶查八十。清商一曲慰羅敷。但今所傳查梅史揆貧谷集。並無李易安論。詩中亦無一字辨及易安者。不知何故。考乾隆中。

盧雅雨都轉嘗作金石錄序已為易安辨寃查君殆慮以臨襲見譏因此自刪所作
近見皖中俞理初孝廉正癸癸已類彙有易安居士事輯一篇亦力辨其再嫁之事
徵引詳博似過盧序微嫌文太繁冗茲節采其大畧附此云易安之被誣固奸譏評
所致如行都端午易安親暎有為內夫人者代進帝后夫人等閣帖子於是翰林止
金帛之賜咸以為由易安已招時忌又有句曰南遊尚怯吳江冷北守應悲易水寒
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游尚悲欠四字俞君所引依莊李裕難助編改忠憤激發非刺者歟又
為詩誚應舉進士曰露花到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應舉者傳誦而惡之先是
趙明誠赴行在病中有學士張飛卿攜玉壺示之仍復攜去明年旋卒時建康防秋
擾攘之際有人妄傳其饋璧北朝致言者論列幾至不測事見易安金石錄後序幸
綦崇禮左右之事得解而其時無學者不堪易安譏誚改易安與綦學士啟以張飛
卿為張汝舟以玉壺為玉臺謂官文書使易安嫁汝舟後結訟又詔離之有文案詳
趙彥衛雲麓漫鈔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方輿雜考不糾
言如此於其善謔受誣固已根株盡抉矣又云瑯環記四六談麈宋文粹拾遺並載
易安賀學生啓用事明當而雲麓漫鈔所載謝綦崇禮啟文筆劣下中雜有佳句定

易竄改本繫年要錄亦鄙惡小說比其事為文案尤可惡讀齊東野語論韓忠繆事謂李心傳在蜀去天萬里輕信紀載疏外固宜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為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則所言易安文案謝啟事可知又云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蔡崇禮塔陽夏謝偃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塵時易安年已六十偃稱為趙令人李若崇禮為處張汝舟婚事偃親其婿不容不知又下至淳佑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為婁行跡章章可據趙彥衛胡仔心心傳等不明是非至後人貌為正論碧雞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為最無顧籍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為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搜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乎劉時舉續通鑑紀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草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四朝聞見錄見劾朱文公閨閣中穢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又言黃尚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指謫趙師曩放生池丈誤惠齋已卒趙為臨安府誘其逃婢證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遂黥配日新而尚書以帷簿不脩罷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足深責吾獨惜易安與惠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也此段旁推曲證尤見明暢一篇名論足洗救王沈寃雖使查君

出手應亦不過如是即雲翁亦不為虛賦題詞矣

鷗陂漁話卷一終

鷗波漁話卷二

清 古吳葉廷瑄調生著

三十六忠廟題詞

虞山許伯緘文廷誥。曾官江右縣丞。歸後。余過於金閭王氏寓館。出示舊作康郎山
 三十六忠廟調寄六州歌頭一闕云。滄波莽極。嗚咽似難平。尋遺廟。荒山躡。隱蚪精。
 陣雲腥。前代忠臣祀。比肩坐。兄弟姓。弓刀隊。須眉樣。氣崢嶸。省識當年片雲風雲合。
 樓櫓縱橫。看楚人一炬煙燼。未銷兵。效死齊心。結冠纓。偶真龍。困沐猴。喜戈掩。月箭
 飛星。反風戰。湖水赤。縛長鯨。告功成。弔問將軍。骨挑雪浪。辨分明。論爵賞。俱三等。死
 猶生者。算男兒。事業轟天起。六六英旌。借湖光山色。落日助悲聲。大樹封應。詞後附
 記云。廟在今饒州府餘干縣治鄱陽湖濱。廟廷立明初二碑。其文冗長無紀律。然叙
 鄱湖之戰。視他書較詳。其畧曰。歲在某次。帝自將伐友諒。友諒傾軍迎敵。陳鄱陽湖
 乘風縱火。焰漲天。領軍丁普即以下三十五人。突戰被焚死。帝窘跳岸。為敵所窺。飛
 矢如雨。得大槐蔽身。矢著於樹者無算。僅而免。夜半乃反風。徐常應亦至。復戰。友仁
 友貴偕斃。友諒欲退保鞋山。至罌子口。中流矢死。論功贈三十六人皆將軍。

原注以
韓成並

列故三 立廟康郎山。春秋祀無闕。槐亦授大樹將軍號。云廟門外礮石成台。高丈許。有小石屋為神祠。槐根合十餘抱。孫枝亦既數抱。拮體二箭。殿如麻。橫陳廟庭左右。朱為架。各四五尺。居人血祭著靈異。余從僕嚴慶負三陰瘧。幾二載。禱焉。病如投附。記於此。為記搜神者備一則云。按明史太祖本紀。未言友諒先縱火。及帝跳岸蔽樹。事蓋實錄諱言兵敗。故史亦略之。絨翁所述廟碑。可補史文之闕。至大槐以保障真主。亦膺榮號。而享崇禋。彼秦松大夫之封。涿桑羽葆之盛。未可同日語矣。

楊忠愍公二疏草

明楊忠愍公諫開馬市疏。及劾嚴嵩十罪五奸疏。其屬草初本真跡。裝成長卷。藏於容城家祠。至今後裔寶守之。順天學政。每當按試保定。楊氏奉祀孫。必呈請題跋。吾友王亮生塗。前在沈鼎甫學使幕中。曾獲盟讀。其卷粗若牛腰。二百年來。海內名流。及歷任學使。手題跋語。觀歎者。已不下數百人矣。京師松筠庵。為忠愍官京朝時。即舍。庵僧月亭。昔嘗欲以疏草壽諸貞珉。而未果。道光丁未。後裔某適奉二疏卷來。庵月亭之徒孫明基。字心泉者。遂商留勒石。摹勒者為嘉興張受之。踰年而成卷。後題記不勝刻。但存列在最前之宋萃一跋。心泉復謀之北直士大夫。於庵後隙地。建

室七楹。街石壁間。顏曰諫草堂。洵感舉也。先是受之。將北遊。做裝之夕。夢偉衣冠人向之揖。授以一卷。未及展視而寤。至都寓菴中。會僧方求善鉄筆者。受之憶及夢境。知忠愍早已相屬。乃願任劊劊而不取值。刻竟旋病。没人咸謂其與忠愍有宿緣也。然石尾受之未署款。心泉附刻記中。亦絕不及受之一詞。不知何意。是時與受之同寓松筠庵者。有江陰吳君冠英。嘗為余言受之沒後。何子貞太史曾為作傳。叙其墓。刻二疏。事甚詳。且手書之。冠英為刊石。銜於諫草堂。廊壁是可補心泉所未及矣。惟記其夢中見忠愍事與余所聞稍異。然其與忠愍有宿因。固無疑。又受之得病。因聞其叔叔未解元之計而起。故子貞撰輓聯云。芝鶴共千秋。為椒山來。隨叔未去。松筠淵二友。皆悲亨甫為閩中才士。張際亮亦子貞之友。而先沒於黃仙鶴比受之。

盧忠肅公燬玉雙印

錢君映江綺。先後得玉印二。皆兩面刻字。其先得一印。白文曰取彼諸人。投畀豺虎。朱文曰。迫生不若死。後得者形差小。亦正方。白文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朱文曰。孝者。竦忠而成。二印皆經火燬。紋冰裂而字獨完好。映江參攷史傳。質證友朋。定為明李督師盧忠肅公遺物。印中之語。是戊寅冬冬在勤王軍中。為楊嗣昌高起潛而發。且定印之刻。出公幕客同邑生許德士之手。印之燬在公敗後。大清兵焚賈莊之火。備載所撰盧公燬玉雙印記。并刻記拓印。廣徵題咏。不下數十篇。都為一集見示。余

最愛周君子蓮國楨。王君養初壽庭。及覺阿開士祖觀。七古三篇。覺阿詩太長不具錄。茲獨記周王二作。子蓮詩云。良玉不可毀。精忠不可滅。君不見前朝盧尚書。篆刻煌煌勵臣節。官階氏族雙印無。証以憤語良非誣。錢君審定善鑑古。拓文示我同嗟吁。諸人何人昇豺虎。明指嗣昌據樞府。又云。迫生不若死。誓欲捐軀語尤苦。何言大天無外交。深忿遣史通。天朝孝族忠成道。其實墨衰從事精。城昭當年召對明光殿。慷慨惟言臣主戰。中樞大奄議不合。赤手空拳尚方劍。五千疲卒戰賈莊。千騎萬騎螳臂當。短兵相接勇百倍。將星一落天無光。男兒殉國志先定。印徧麻衣督師印。爾時此印或參用。遺史叢殘惜無證。嗚呼。印遭兵燹質自堅。如得揚陸顧憲公尸全。印經流轉炳芳烈。如遇廷麟方職公恨雪。奸臣百計謀害公。公竟戰死沙場中。公死猶生氣凜凜。玉燬不壞將毋同。公年適符岳忠武。賊檜奸楊儼傳伍。岳王印銅公印玉。一樣丹心照千古。吁嗟乎。寶璽十七無幾存。何況私刻徒紛紛。此印長留有神護。萬劫不解盤螭文。滁州殺賊功無比。戰血殷凝印泥紫。方今大盜猶負嶠。安得公生為總理。王即公之骨。字即公之心。遙知什襲珍珠琳。三錢僅值閭臣首。雙印摩挲值萬金。養初詩云。金甌碎。玉印完。玉可燬。印不刊。若華雙躡劫火紅。二十六字光熊熊。

追經珠史表深意。感時想見悲填胸。有明督師三大忠。公先隴托史洵歛躬。賈莊
轉戰五千騎。贗虎一旦成沙蟲。輔臣奪情紀綱紊。督臣奪情心膂奮。草間碧血裹麻
衣。衣背猶鈐督師印。此時此印匿何處。心跡難教黷座認。不然生降構莖語。神奸曷
敢誣忠蓋。監軍掣肘戎務撓。參軍瀝胆天聽高。賀蘭遺恨塔尖矢。臨淮大節韉中乃
區區。喟爾雙瓊瑤。豆分萍合權誰操。芝泥休訝紅尚濕。中有血淚痕難銷。仲文好古
精鑿別。摩挲知是盧公物。網羅信史蒐遺聞。衡以印文非憶說。縮法高竊鸞鳳盜。玉
紋瘦裂蛟螭骨。文山玉帶謝號鐘。鼎峙千秋佩鴻烈。赤龍飛去滄海深。星霜二百愁
駸駸。公心鉄石未繇覩。嗚呼印即公之心。願拓萬紙誦萬遍。聲粟淒和霜天音。何時
攜印展公墓。蝦虎城畔秋雲陰。

路文貞公手書張承業傳

明末漕撫路公振飛。國變後流寓洞庭東山。子孫即家山中。今法海塢有公墓。封山
有公祠堂。惜後裔已零落無人矣。山中吳姓藏一卷。為公自書。所撰唐內侍張承業
傳。余曾寓目。其文參取薛歐二史為之。吳廷璋七十二峯足徵集已采入。余謂公此
傳。蓋有慨於當日諸降臣。而以承業之不臣二姓。志在興復者自况。當作於入閩以

後觀傳中載入蘇循拜晉王及獻晝日筆。承業深惡之一段可見茲特錄其傳後論曰。張承業內侍也。何必傳。余嘉其忠義之特出。而悲夫五代之無人也。五代時。夷狄盜賊相繼。長天下。文武將士。朝唐暮梁。倏又晉漢。如逆旅小兒之候過客。至馮道蘇循薛貽矩李振張彥澤輩。不羞反面。仍負功高。頑鈍無耻。人道幾乎熄矣。承業獨欲藉河東之甲兵。恢復唐朝之社稷。堅持大義。至死不移。生為唐官。死為唐鬼。死時唐亡已十七年矣。天祐年號仍存者。承業存之。史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許其為唐之一人也。故可以傳。借以誅馮道輩。又不可以不傳。此論辭意感慨激昂。讀之灼然知公命意所在矣。

路公別傳

路公別傳一卷。方外今釋撰。并書。亦吳姓所藏。今釋號澹歸。即明臣金堡堡。在永明王時官給事中。言事頗伉直。後廷杖。編戍清浪。乃為僧。故卷尾署名尚系清浪字。經僧初名性因後改今釋前一行題路文貞公別傳。文貞之謚。為永明王所予。傳中歷叙公被謗事。可補明史本傳所未及。今所傳澹歸編行堂集。刻本無此傳。因全錄其文曰。天下既亂。士之能自立者。必蜚語中之。蓋氣運之流。小人亦應於不得已。而君子常有以

獨見故禍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實不足爭也。路文貞公令涇陽時。魏瑤生祠徧
薄海。公以一縣官忤諸同官。上官意不肯祠。使瑤不速禍。公豈復有完身哉。瑤死。公
劣得滿者。入為御史。劾宜興烏程巴縣三閹老。一太宰。二撫軍。皆人所不敢言者。已
按閩撫海寇。鐵倭夷入犯。紀功矣。復按吳。卒以海虞獄事。觸當軸之忌。回翔謫籍。數
年起督漕運。撫鳳陽。勦劇賊王道善。張方造等。徐四底寘。未幾北天隕。公障兩淮。聲
大義。焚賊書。磔其使於市。誅海州迎賊官吏。潘啟遇等。叛弁趙洪禎等。遣諸將分道
進攻。擒偽僉事呂弼周。偽遊擊王富斬之。復徐州。俘偽防禦使武懷於京師。敗賊將
董學禮。揚之藩於下相。當是時。馬士英柄政。有憾於公。從中扼公。而撫寧侯朱國弼
者。與公共漕事。聞國變。挾餉南甯。公動色爭之。顧冒翊戴功。晉保國。虞公發其覆。揚
言公棄淮使。江右無賴宗子。統鎗挺身。誣公侵餉。倡逃。蓋將有黨錮之累。公其一也。
緹騎未發。而留都不守。公於苦次起兵震澤。潘魯生鐘瑞曰。相傳公起兵震澤時。借
賽會為名。嚴勒隊伍。至今東山猛將賽會極盛。往游敵野。鉦鼓
喧天。猶有當日軍容也。奉□□□□召入閩。以綸扉掌銓。思禮尤渥。公成就君德。有
言必盡。裁鄭芝龍無厭之請。且戒諸浮薄躁進者。於是諸躁進者謹之。公不顧丙戌
秋八月。將自劍津幸章貢。公承命督師安關。甫抵大橫。敵兵猝至。芝龍揚言公已

迎降。公返天興。勸芝龍無迎降。反覆陳利害甚切。芝龍不聽。公約其弟定國侯鴻遠。其子忠孝伯。賜姓成功。皆曰如約。公乃泛海至五羊。五羊已陷。公還閩。與成功保海上。頒正朔戊子。聞今□□正位號端州。再泛海至五羊而病。勅三召。以己丑夏四月。□占遺表授其季子勳卿太平。且曰。余生為明臣。死為明鬼。一點忠貞。還之天地。遂卒。澹歸比丘曰。公位至宰輔。值國家多難。為忠孝完節之臣。不可謂不遇矣。然輒起輒仆。輒為宵人。齟齬何哉。公既不肯避齟齬。而不為君子。雖一仆不起。猶甘之。况口語乎。令徑陽令。以不建祠為瑞。所噬故。皦然一曲。周皓月。不必定為御史。為漕督。為大學士也。溫體仁之與錢謙益。今死節。督師瞿公式。相修門戶之却也。兩造皆在司寇。雖怨家對簿。無一至者。撫按會覆。而公以疏語強直被謫。此小得失。奚足當一呷耶。至以守淮著戰功者為棄淮。責國弼。侵餉而反得侵餉之謗。勸芝龍勿迎降。而先蒙迎降之誣。事雖得白。已大不倫。天下人何可與莊語。劉公念台為人倫望。亦用道路之言。入公斬案。士英輩不敗。公遂在一網打盡之中。後有執簡而書者。謂國弼統鎮無足論。其若劉公何。然劉公既悔之於前。而公亦不辨之於後。即李庭芝欲殺文天祥。各成一是何損兩賢。彼宵人者。喪身敗名。曾不旋踵。而公執蹈海之義。依光日。

月竟得考終。蓋天有定命。則人不得而移。人有定性。亦天所不得而移也。是故禍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實不足爭也。公居鄉立朝。軼事散見於誌狀表傳。余過洞庭。公冢子中書君澤溥出而觀之。因別為論。以告於士大夫之能自立者。不獨附於路之家乘。故畧而不詳。歲次甲午秋八月廿有六日。廬山棲賢寺比丘清浪。今釋楷首撰。并書。後見王亮生刻公遺集附錄中。此傳未編入。但有歸元恭所撰行狀言公在淮上時。適遣已嫁女隨贅婿李志勳出署。忘公者。遂誣指為攜家倡逃。而劉公亦訛聞而劾之。然則此事已確有據。可以雪謗。無庸澹歸為之不平矣。路公之卒。明史卒於途。與此傳同。又七十二峯。足徵集云。公卒於順德之陳村。吳定璋輯是集時。氏尚有後人。其說似可信。惟朱竹垞明詩錄小傳云。入閩後。自繼邵武山中。不知何據。恐出傳聞之誤。

葛蒼公傳

震澤俞子駿岳攝丹陽訓導時。鈔得邑中明末孝廉葛倉公集。余曾借讀。集共二十四卷。是其子孫所哀錄。藏於家。未經刊刻。詩文有奇氣。而不免粗獷。編次亦無體例。後附其友虞玉吳中奇等撰傳數篇。語雖詳。頗支蔓。卷首別列丁振華一傳。署名稱同邑晚學。詞意較明淨。乃錄於此。傳曰。先達葛蒼公諱麟。號瞿庵。性敏多才。狀奇偉。

目光炯炯有英氣。胆力過人。應童子試。援筆立就。如宿構。為諸生以忠義自許。郡守印司奇賢而被誣。公徒步走京師。擊登聞鼓。辨其枉。楊嗣昌督師無狀。公上書列其罪。直聲震輦下。及流寇猖獗。又數上言。疏時事。不報。居家喜著書。為詩古文。動輒數千言。從遊皆一時才雋。而尤愛其從弟敏及章明。常云。二子讀書無升斗氣習。異日當不以巾生老。壬午舉於鄉。同榜多知名士。嘉定黃蘊生涪。同邑。睦嵩。年明。其尤著者。而榜首盧象觀。則義興尚書忠烈公胞弟也。皆與公相得。往往置酒縱談天下事。悲涼感憤。相顧欷歔。至於流涕。甲申。闖賊陷京師。公方讀書焦山。聞報大慟。與丹徒諸生吳中奇及弟敏章明等計議。招同社十餘人。圖興復。盟於關壯繆廟。馳檄遠近。刻日舉義旗。一時忠義不期而會者數千人。福藩居留都。上書言事者再。時逆鎮于永綏。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等。擁兵抄劫。至京口。公率義勇登陴。且親往見四帥。其三人皆服公義。退師。獨永綏恃桀驁。直逼城下。遂敗鎮江。舊營於北固。又敗道出江上之浙兵。於銀山。將軍李大開率勁旅出救。戰於西門。中流矢死。永綏愈橫。大肆焚掠。士女多赴水。公白兵備。張調鼎太守錢良翰請出禦。嚴持不可。公忿甚。同吳中奇率紳士。連發大炮擊之。永綏卒死者百餘。餘眾不敢前。公即具疏南京。又上書。

閣部史公。閣部飛檄至。永綬始勒兵而北。公復上書史公。及巡撫祁公。先後條陳數十事。史公手荅優獎。祁公同御史王孫蕃。文疏薦其才。授中書舍人。練兵江上。然虛銜不獲盡其用。且馬阮作奸。恣貨賄。擅威福。公上疏極諫數千言。馬阮怒。遂令解散所練兵。欲危以法。然憚公忠義。為時所重。未敢發。公遂歸隱於邑之禹莊。未幾南都破。留詩於壁。仗劍同敏出。由溧陽歷廣德。時起兵處不一。莫可與計事者。卒之義興。適盧進士象觀。與溧陽諸生朱興公等。擁眾數千。見公至。相對悲歎。聞有起兵吳松者。欲往會之。及大清師至。八月二十有九日。公等率眾抗拒。眾潰。與盧公及弟敏同殉於溧湖。時章明亦與同邑荆碩輩起兵於金沙之遊塘。敗死。同榜睦嵩年。以學博殉華亭。黃蘊生不屈於嘉定。俱先後死。論曰。古來鼎革之際。達將相與國存亡。所在多有。固已煒煒照人耳目。若夫里巷釋褐之士。籍未通於朝右。慷慨赴義。新朝紀載多諱言之。我皇上紹統。詔史臣凡前朝死義之士。皆令載在史冊。以發其幽光。而傳於後世。風勵天下之至意。千古為昭矣。嗟乎。懷忠仗節。赴難捐軀。自昔稱頌。抑何幸遇聖人在位。如今日也哉。

嘉定屠城紀略。紀蒼公造訪黃陶庵先生一事。可想其觀人論事。慷慨激昂之概。附

錄於此以補傳所未及云。初瀉耀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麟與二力士至。貌甚雄武。絕不類文人。叩瀉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瀉耀父家柱出迎。答以在鄉。麟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未請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固止之。為停留飲食。及瀉耀兄弟歸。與之同訪志。蔡於雲間。志蔡吳姓時以水師總兵駐松江謀起事後兵共論當世事。出謂瀉耀曰。志蔡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成。必誤公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尚可為。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按傳有聞有起兵吳淞者。欲往會之云云。蓋即指志蔡而言。訪陶庵以見之。是覘其人之可會與否。紀畧所言。正與傳文相合。未幾嘉定即被兵。陶庵以七月四日授命。蒼公之殉。後此未及兩月也。

吳日生名

國初家仲韶先生。避居光福山。所著甲行日記。有一條云。丙戌六月十七日。壬辰山中。遙傳日生凶問。初未敢心信。理云。理者凌姓小史見日記營中人言確矣。夏至日。曾為撰墓。遇大壯之卦。六五喪羊於易。今未月也。易則其名異哉。日記之骨。有無名氏按語云。吳日生名明史作易。而他書或有作易者。今先生以喪羊於易作證。則作易無疑先。

生與日生同邑同時。有書札往還。必無傳訛。且易易二字。分別甚微。傳鈔翻刻。易於淆混。今有確證。自應據此。以定作易之誤。此書從錢映江綺借閱。按語疑即映江所題。余謂說文解字。引秘書說日月為易。則名易而字曰生。義蓋取諸此。

家古為先生遺像

松陵族人朔生廣文堯。莫言其六世祖古為先生。諱樹人。布衣工詩文。居同里鎮。順治二年。難髮令下。不屈而死。士林私謚毅烈。事詳同里先哲志。朔生刊其春暉堂集。并繪遺像。乞陶唐山方伯作傳。徵題。余為賦一律云。故國降幡出。殘黎脫幘收。頭顱拌一擲。毛髮共千秋。大節吾宗仰。遺文後裔蒐。布衣能抗志。簪冕笑名流。時以朔生之請。詩中不敢有異議也。既而與友人縱論當時。如古為先生者。不知凡幾。在國家定制易服之初。不能不以梗命罪之。竊揆諸君之意。自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事當權其大小輕重。因違難髮之令。而致罹斷脰之刑。豈不於父母遺體。更毀傷其大者重者乎。若云心不忘乎前朝。故藉此以求必死。則其自處尤有可商者。古來志節之士。不幸而遭陽九百六之運。其在策名筮仕。守土分茅者。固必力拒勸降。以身殉國矣。至如龔生退老。原可自保天年。迫於新莽徵命之嚴。自當一死以明

志而節身高蹈。同時正不乏人。此外則管幼安遠浮遼海。陶淵明終隱柴桑。下及唐宋末造諸賢。類皆遜跡潛名。超然世網。彼其人非不瞻念舊邦。心傷往事。而身居草野。義固無庸與國存亡耳。劉辰孫禧延曰此論拔斷明確未所云折義至是以前國初顧亭林徐俟齋諸先生亦祇羈縻關隴伏處山林以避白衣之宣而免黃冠之乞度其服色間必有道以善處不致招夫偵察之疑者初何嘗必以頭戴南冠身橫東市而後為無慚故國之遺民哉。然則如古為先生者謂之抗志不屈則可矣。謂之折義至精則未也。

吳城日記馮孝廉事

無名氏吳城日記三卷。得於印氏鷗天閣。紀順治二年。大兵初到吳門事。頗有遺聞可參。如五月廿六日。南京差鴻臚寺卿黃家鼐。通判周荃。到蘇安撫。錢牧齋另有印記告示。招諭慰安。此因新降出力效忠。諸家野史所未及也。其他紀楊廷樞劉疇大乘諸人之難。都與志傳相符。別有一條云。洞庭兩山未靖。先之招撫。猶懷兩端。吳公統兵往。吳謂提督乃懼而迎降。郡中鄉科馮寧延。避跡洞庭西山。不肯雜髮。吳公令人勸諭。不從。乃執其家屬。仍不為動。執向軍前。寧延終不屈。遂斬之。而剖其腹棄。

屍湖中。事在乙酉九月。按乾隆蘇府志。馮君無傳。但選舉門列崇禎乙卯舉人馬宇。延吳縣人。字長年而已。跡其抗志捐生。與葉古為相似。視楊維斗諸君亦無愧然。諸君皆列郡志人物門。死節事已炳然。即古為亦得後裔作傳表彰。編刻遺集。獨馮君二百年來。名姓翳如。事幾湮沒。非吳城日記著其大略。又孰知之而孰傳之耶。

萬麓山房記潘子音先生事

明季崐山潘子音先生。名康侯。居邑之妙花涇。躬耕養母。當時事日非。謝去諸生。恒悒悒不樂。甲申間。變撫膺大慟。即投環自縊。母救之曰。兒即欲盡忠。奈我年老何。先生瞿然淚下而止。乙酉。王師渡江。雉髮令下。佯狂以免。是年母卒。先生具殯殮。以日易月。書數語於壁曰。儒冠二十餘年。當國家破敗。曾無寸補。而又覩顏臣僕他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也。或謂三峰五湖。曲全二子。以縣宗祀。此亦可從。但徧地無乾淨土。何處可居。吾志決矣。縱匹夫之死。無關社稷。吾盡吾心耳。卒自縊。遺命以衰經。歛葬母側。六世孫道根。摹遺像於卷。丐人題句。以表彰先德。此錄亡友王潤甫汝玉萬麓山房筆記。參用其詩序中語。其詩曰。朱斷斷。陶直植。生同學。死同穴。自注朱節兩先生殉難後。崐山一邑百里小。當日膠庠多殉節。花涇更有潘先生。讀書志操勵

冰雪諸生謝去憂國事。養母躬耕見高節。一朝聞變遽大慟。引領投環思訣絕。驚相救解來慈親。奈何高年悲哽噎。聆言含淚暫偷生。耿耿此心終不滅。王師聞說下江南。腸斷白頭已永訣。畢我從容赴義心。數言洒出毫端血。吁嗟致命以遂志。豈等尋常慕激烈。肅瞻遺像敬心生。感彼草間尚偷活。又褚仙根文學逢椿二律云。慷慨潘夫子。成仁豈為名。金陵銷暮氣。嘉定此先聲。碧血藏應化青衫。死未更。高皇能養士。殉節到諸生。恐傷慈母意。忍死亦須與大義。烏私盡。孤魂鶴唳俱。自注。鶴唳。門在顧文康祠。相傳於門中者。一。抔荆棘裡。兩社姓名無。自注。謂幾社復社。未入褒忠錄。滄桑可歎噓。

楊碩甫事陸顧二公論辨

楊碩甫名執。吳江平望人。少時遇松仙。授以道法。松仙者。相傳為明豫章宗室。成道者也。碩甫遂能前知。言皆奇中。瞿公稼軒深器之。乙酉。偕往廣西。巡撫任。多所贊畫。庚寅冬。王師下桂林。瞿公不屈被難。碩甫哭於定南王。孔有德軍前。請飲其屍。凡四日夜。欲繼以死。始得請。並飲。同殉難諸公。一時義聲動三軍。瞿公孤孫為軍中劫去。勒財物。碩甫時以醫術遊於孔王。及巡撫王。一品之間。力爭脫之。終獲其喪。歸葬虞山。瞿公孫昌文。粵行紀事。不言被劫勒財。及碩甫隱居三十餘年卒。葬雪湖之濱。爭脫事。又楊之歸也。實先數月。借王一品行。

人稱雪湖先生。平望范湘。能用源。舊藏陸清獻公手書。貽楊高士詩序。及山人錢雲所撰楊碩甫傳。因從楊氏後人借摹遺像。裝為長卷。數年前曾索余詩。撮其傳中大略記之。留備文獻之徵。清獻之序。惜其遇仙而未遇儒。卷中顧南雅。通政跋語。駁之。嘗手錄二文。存以待有識論定焉。陸序曰。唐顏魯公。千載偉人。好神仙。浮圖之說。儒者曰。是其天資高。故學雖雜。不能汨其忠義之性。仙者曰。是幸得我術。故能有所成。就是二說者。世莫能定也。虞山瞿公稼軒。殉難粵西。其節最烈。而雪湖楊君碩甫。諱菴。出入於鋒鏑之間。負其遺骸。收而殯之。義聲動三軍。武夫悍卒。皆為感泣。無攔阻者。楊君自言。曾遇異人。能知未來事。所言多奇中。瞿公好其說。與之周旋。艱難中。常奉其言為金鏡。我不知君與瞿公。果得力於其術乎。抑其稟於性者厚。賦於天者粹。故所操雖不必盡儒者之學。而忠義之發。光耀宇宙。不可遏抑乎。辛酉春。遇楊君於虞山。望其貌渾厚真樸。出詩一編示我。瀟灑自得。無纖毫俗氣。嗚呼。此其所以臨危難而不苟者歟。其得於天性無疑也。我因君而知瞿公矣。世之人。稟資不如君。而徒欲學其術。雖遇赤松。洪崖。面命耳提。盡得其秘旨。妙道。使之當變。故其不視君父如秦越人。掉臂不顧者。幾希矣。使君早年不遇所謂異人。而遇濂洛之儒。以如是之天

資切磋而肆力焉。其所成就豈但如今所稱者哉。然如君者亦可謂奇男子矣。天下
滔滔使盡如君之險夷一節。何至如江河之日下哉。顧跋曰。右陸清獻公雪湖高士
詩集序一首。論其佐瞿忠宣禦敵及保其遺孤事。謂可爭耀日月。而又惜其遇異人
不遇濂洛之儒。故所就止此。此公衛道之苦心。而不自覺其言之過也。孟子之惡楊
為其無君也。惡墨為其無父也。故以能距之者為聖人之徒。假令其道無害於事君
事父。雖與聖人異趨。而殊塗同歸。聖人猶無惡焉。若儒衣儒冠。誦法周孔。惟使其身
圖絕不以君父為念。如孔光馬融類者。聖人豈肯引為徒乎。使高士處此。雖當而尚
有幾微之未盡善。則公當直指其非。或充類至盡。以見吾儒至精微處。非二氏所及
示後學以正大之軌。不得謂之刻也。今公於此事。實無遺義。既許以爭耀日月矣。而
徒以遇異人為惜。昔孔子見老聃而歎為猶龍。不聞論者以不遇周公為惜也。孔子
作春秋一人而褒貶互異。以事定不以人定也。後儒之論人則不然。以東坡之忠於
為國。而謂其學甚於洪水猛獸。以新建之功業道德。而斥之為異端。余以為已乖聖
人善善從長之義。然猶曰就其論性道言之也。推公之所以惜高士者。或亦在性道
聞耳。余未見高士文集。不知其所論若何。假使其論實有所偏。公亦當指而斥之。以為

處此事雖當。而某事某言。則異於吾儒之教。不可以為訓。何不可者。今但惜之而不明言者。所惜之故。後之處君臣朋友者。將何所適從哉。且夫性道人所不見也。行事人所共見也。舍其所共見。而刻責以人所不見。使人日趨於虛。此正二氏末流之弊。而不謂闢二氏者。轉出此也。學孔孟之學者。不可以不辨。雷甘谿浚曰。自古學者功。聖人既許。以何用不藏。而又曰。何足以臧。清獻於楊君。既許以爭。懼日月而又惜其。遇異人未遇。濂洛之儒。正是此旨。顧通政駁之。謂孟子惡楊為其無君也。惡墨為其無父也。假令其道無害於事。君事父。雖與聖人異趨。聖人猶無惡焉。此言已夫。離夫聖人人倫之至也。其道無害於事。君事父。即是聖人之徒。豈可云與聖人異趨乎。其道與聖人異趨。宜有無害於事。君事父者。孔子見老聃。其事有無不足辨。即有之。亦融之為儒。所謂小人儒。不當援以為口實。孔子見老聃。其事有無不足辨。即有之。亦所謂為不學。何常師。非但見一老聃。即成為孔子也。東坡文學新建功業。自無可議。二氏末流之弊。等語。益支離不可為訓。信如斯說。聖人不應傳易子思子。不應於虛庸矣。通政時藝。清真有氣骨。書畫皆入能品。視學滇南。滇人頌之。其人君子人也。而議論如此。吾惜其未遇清獻矣。

性因上書定南王事

瞿忠宣公之得歛也。由於楊高士之哭請。非特高士傳中言之。即瞿昌文粵行紀事。亦惟曰收屍斂葬者。楊君碩甫一人。又曰。碩甫至。文拜謝收骨大慙。又曰。碩甫復至。手授王父臨難與張公唱和詩一卷。其復李定國亦曰。祖父死。節賴義友楊叔收。

欽藁。蓋大書特書不一書矣。

瞿公子元錫撰始安事畧亦言楊執請於有德。欽公入樞。碩。駢為禮部主事。蓋忠宣當日曾荐於永明王。

按此職可補前傳所未及。

而野史乃有僧性因上書定南王。請欽。張二公事傳。其書稿且言楊

君初請不獲命。及性因書入。定南王乃許之。楊君因得經紀欽事。似其事皆出於性

因一紙之力。余初疑性因事後偽撰此書。以冒義名。野史不察而傳之。蓋性因即金

堡出家初名。堡在永明王時。遇事敢言。氣凌朝士。後因被劾。廷杖遣戍清浪。遂為僧

忠。宣始曾疏荐。後復論救。而昌文紀事中亦甚推重之。其人有才氣。善文辭。故其書

稿議論頗剴切。然使果有此事。昌文豈有不感激而表揚之者。顧寂無一字言及何

歟。既而見王應奎柳南續筆云。當執請欽。瞿張二公時。金堡為僧於茅坪菴。名性。因

亦上書定南王。請此事。遣侍者詣王府。將投書。遇執。知已得請。遂不果上。後性因以

其書遺瞿氏子孫。瞿氏削劖以行。而不及執。由是兩粵吳楚之間。但知收欽二公者。

為堡一書之力。而執竟泯泯矣。

凌子與霞曰。宋文二集。六兵部尚書總督學士。孫公傳。略。有云。二公既盡節。僧性因上書。有德未報。而吳

江義士楊碩。甫。臨哭。收其屍。具衣冠。并殮。瘞於北門之園。拾二公中與性因唱和詩。投瞿公孫昌文。還屬性因。序而跋之。曰。浩氣吟。

性因有偏行堂

集百餘卷。其中紀執事甚悉。且曰。以吾書掩執功。在吾為竊名。在瞿為負德。是兩失

之矣。余於是始知性因果有此事。而書非事後偽撰。特未上之定南耳。

今世所傳編行堂集四十一

六卷乃性因晚年刊於嘉興皆出家以後無遺礙詩文然於楊誠事一
字未及獨自列其上定南王書柳南緒筆述其所言應在未刻集中一
至於收斂之功如元錫之始安事略昌文之粵行紀事何嘗不再三言之
當時未敢傳播而性因書稿先已刻行故世但歸功於性因又未見瞿氏子孫之書
遂以為負德其實非也相傳執晚年與徐後人有隙或即因此語而附會据柳南緒
筆執晚年移家虞山豈有怨其人而反移家近之者且余憶錢山人所撰傳內言瞿
公子元錫以其女配碩甫之子一霄合而觀之知此語之不實矣

附記徧行堂集事

偶聞陳年公牘載乾隆四十年閏十月純皇因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內有僧
澹歸所著徧行堂集係韶州府知府高綱為之製序兼為募貲刊行詩文中多悖謬
字句自應銷燬因諭及高綱身為漢軍且為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有此等悖
逆之事恬不為怪轉為製序募刻使其人尚在必當立賞重典其書版自必尚在粵
東著李侍堯等即速查明此書版片及刊印之本一併奏繳始知澹歸未出家前之
集曾經刻過而已銷燬後與恭里徐君治伯晉鎔話其事治伯錄其先德山民文達
源雜記一則見示云吾鄉李觀察璜字方玉乾隆中官南韶連兵備道偶以公事過

丹霞寺。寺中有厨。封鎖甚固。觀察詢所藏何物。僧曰。自康熙年間至今。本寺更一住持。即加一封條。所藏何物。實未悉。觀察命啟視。僧不能阻。啟厨得一冊。皆謗毀本朝語。則明臣金堡澹歸和尚手筆也。觀察長子大翰。憇其父。謂方今書禁極嚴。此事舉發。可冀升擢。是夕。觀察持冊旋行室中。逾丙夜不寐。竟感於其子之言。白諸督撫。入奏。遂有焚寺磨骸之命。寺僧死者五百餘人。丁酉。觀察入覲。卒於京師。大翰後由刑部員外郎擢知漢陽府。將抵任。忽覩一僧衣紅袈裟入船。猝病卒於麻城。自後李氏凡有英雋之才。必早世。歿時必見和尚。吁異矣。據所記。觀察入覲。在丁酉。是為乾隆四十二年。其獻冊之舉。當即後於燬板之事年餘。是遊寺啓封厨。未必非先已有意。所獻之冊。亦必更在前燬刻之外者。故得禍亦更酷。淡歸身後。何意忽遇李氏父子。然高綱實先引其機也。釋覽阿祖觀曰。澹歸得李永茂之弟捨山為寺。乃開數難回也。丹霞道場後為李璜所燬。始成終歿。皆遇李姓。亦定

劫灰錄李定國事

昔為李香引校定劫灰錄。其語已編入吹網錄中。高爺堂董琴涵兩觀察皆曾借閱。爺翁題一律云。一木難支大厦傾。東南半壁盡降城。朝端擾擾鷄蟲議。閩外紛紛鵠

蚌爭。幾見黃巾扶漢室。難從白馬客周京。數公正氣留天壤。不遁緇流誓結纓。琴翁和之。亦有刳灰碧盡長宏血。孤負黃巾力請纓之句。二字用黃巾字。皆指錄中李定國以獻賊。義子歸明。及永明王遁入緬甸後不得出。定國盡忠力戰事。余考明史桂王傳。未附列定國歸明以後事跡。蓋亦深許其忠於殘明。刳灰錄則記定國王寅五月走猛臘。士馬死亡日眾。乃置醢。自述平生所為。如天命已絕。願速死。毋苦衆人。未幾。永明王被殺之信從雲南至。定國遂病。六月二十七日卒於軍。香引采野史增注云。定國臨終。謂其子嗣興及新統武。有仕死荒微。毋降之語。而余聞覺阿開士言定國初在賊中。因觀伶人演諸葛武侯拜表出師事。遂決計歸明云。得之顧公燮丹午雜記。未刪本。余故亦以一詩弔之。即書刳灰錄定國傳後云。運終陽九得斯人。殘局天南係一身。諸葛出師同盡瘁。祝宗祈死亦成仁。難存絕域流離子。足媿中朝反覆臣。鼎立何堪蠅合傳。平心未敢薄黃巾。

鄰廣文效忠圖

金友理太湖備考。紀武山鄰儒官遂安縣教諭。康熙甲寅。耿精忠返於閩。其黨馬鵬汪壽等陷遂安。儒與其子弘志。有拒賊復城之功。七十二峰足徵集。又紀聖祖南巡。

弘志繪聖世效忠圖備述遂安被兵情形並繕疏籲聞得蒙召見等語余夙聞江右

鄒南軒孝廉兆炳藏此圖冊南軒僑寓吳門因得借讀始知當日聞寇破常山制府

李公之芳守衢賊徧師繞出其北土寇復為勾引勢洶洶不可禦教諭邀縣令劉從

龍畫死守策令遂巡不至是夜遁去厥明賊入城教諭遂獨當其難事後功為忌者

所抑未得上達洎弘志上書行在并繪四圖以獻獲邀褒諭命入宋金元明四

詩館効力叙官以上參用冊中若東夏商德詩序詩四圖為報國點兵月夜復城灰石解圍請兵保境蓋距其父子孤城捍逆

時已閱三十年矣嗣復分繪十圖裝冊乞名流題詠一時作者九十餘人即今南軒

所藏前有雲林江球分書聖世效忠圖詠六字者是也茲錄弘志自著各圖題記并

擇諸家詩之尤雅者存之為吾鄉文獻之徵第一幅寫賊康熙十三年耿逆犯順浙閩

接壤七月初八日賊陷嚴州府遂安縣城突入明倫堂逼臣父教諭鄒儒投降索取

印信勒受劄付臣父義不屈節口稱找係明倫堂司教之官豈肯從汝逆賊罵不絕

口毀裂偽劄第二幅冒臣父被執不屈賊怒臨以白刃命在呼咬臣一時心胆俱喪

號天痛地願以身代賊心感動方得暫免遂看守於文昌閣第三幅墜賊見臣甘代

冒死踰城。臣於西門城下，跌斷兩牙。昔年吳江具奏蒙 皇上垂憫孤忠，面諭斷齒。

第四幅報 七月，初十日夜半，臣隨父冒死踰城，奔至十八都地方。號召文武生員，諭

以忠。君大義，隨有鄉勇章雙桂等三千餘人，聞風響應，會於六星亭下。善畫機宜，

密圖恢復。第五幅月 七月十五日，臣父鄒儒乘月夜，諭文武生員，率各路鄉勇，設伏

山凹，獨令章雙桂統鄉兵六百八十三名，從龍渡橋奮勇攻城。砲聲為號，四圍衝殺，

賊眾潰敗，陣斬八十人，奔命渡水溺死者無算。於四鼓時分，恢復城池。令門斗徐選

飛報本府及協鎮，請兵援救。在案。第六幅奪 逆賊陷城，擄掠官民婦女無算，帶至七都

地方屯紮。臣父躬率鄉勇，殺退逆賊，乘勝追趕，搃其巢窟，奪回縣令劉從龍家眷。及

民間婦女百餘口，盤山渡嶺而回。諭令百姓識認領歸。一時歡聲載道。第七幅灰 七

月二十八日，賊見援兵不至，復糾老營黨與，以復仇為號，蜂擁攻城。縱火焚臨城一帶

民房，烈焰彌天。人心惶懼。臣父鄒儒值此兵窮矢盡之時，恐賊一登梯，城將復陷。亟

發石灰實瓦罐中，分投擊賊。正在對壘，賴我 聖朝洪福，齊天暴風疾雨，卒然而至。

臣父子率眾乘勢，飛灰擊石，賊眾潰亂，解圍而遁。第八幅請 八月初三日寅刻，嚴協

戎副將鮑虎為先鋒，引領大兵臨境。臣父鄒儒親赴界首，迎接官兵，稟稱遂安境內

係卑職聯絡鄉勇。恢復城池。報明在案。伏懇行令軍中。禁止殺戮。因此輜戈入境。鷄

犬不驚。壺漿迎犒者。相望於道。第九幅御康熙四十二年春二月。鑾輅南巡。臣弘

志於吳江道中。具本啟奏。為 聖朝首重忠貞。臣父微忠未白。謹瀝實陳情。仰祈

睿鑒。旌表永垂青史事。內侍傳呼。幫上船來荷蒙 皇上垂憫孤忠。閱卷驗蓋。特

命臣舟往頭裡走。痛父孤忠苦節。沈埋三十餘年。劉長孫禧延日。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上距十三年甲寅。計三十年。此餘字。

或誤今得 上 聞 聖主恩諭前行。寵榮載道。臣不禁涕零感激之至。第十幅公

康熙四十一年冬十一月。遂安閭縣紳衿士民公舉名宦。懇詳宗祀。本縣知縣萬為

恪結得原任教諭鄒儒名。擅文場才兼武略。秉鐸而守寒齋。孤忠抗逆。揮戈以催敵

壘。倡義興師。罵賊不休。已見丹心貫日。復城有策。更知猛氣凌霄。功既及於民生。祀

應崇於奕世。所當俯允輿情。用昭 國典。以維風化。以勵忠貞者也。有名宦錄。臣昔

年於江南無錫道中。由呈 御覽。內侍梁九功傳 旨。知道。父忠實跡。荷蒙 睿鑒

感激涕零。隨向 御身九叩恭謝 天恩。欽取內廷纂脩原任山西平陽府岳陽

縣知縣。臣鄒弘志恭進。此條署名。用十圖內有四圖。惟畫者無名。欽。漁洋山人王士禛題云。遂安城

大如斗。賊兵來。縣尹別裁集走。廣文別裁作罵賊賊縛肘。乘機遁出。豺狼口。集眾擊

賊挺在手。妖氛別裁一作星一掃。竄雞狗。賊伏莽。去還來。城門火。棲烏哀。登陴矢石。驅風雷。

別裁此處多在氣釋重圍。士民喜。歸我絳紗帷。理我舊經。別裁史。孤忠淪寂。別裁作

廣文別裁一作死當年。佐陣兒。折齒兒。今抱圖。獻天子。按此詩不見帶經堂集。據

翰式濟作題為遂安郡廣文。遂安毛際可。題雜謠云。遂安破。廣文執斧。鐔當。前終不

屈。父子濱圍聚義兵。六星亭上一呼集。父面破。子齒折。努力復城。乘夜月。殺賊獅山

不知數。當年記是中元節。賊復來。火大舉。塚中觸體作人語。義兵歡呼賊火滅。快哉

一陣西風雨。亂既平。遂安寧。巷南巷北雞犬聲。微官抗節堪風世。而况能全百里城。

雲間王九齡云。遍野萑苻起。連天鼓角鳴。兜鍪無將帥。賴壁有干城。志銳軍聲振。烟

消賊壘平。提書騰幕府。誰信一儒生。保障功何偉。沈埋忽幾年。馳驅臣子分。忠赤

聖明憐。事往思前哲。名揚得後賢。奚須勒鐘鼎。青簡自能傳。中山王之樞云。千秋偉

節重明倫。百里孤城致奮身。大義直能吞小醜。武功誰料出文人。飛灰陣險驅雷電。

斷齒魂驚泣鬼神。史冊有光褒典在。士林端不負君親。安宜王式丹云。官冷才雄矢

致身。單戈血戰氣如神。章縫節建詩書帥。帷幄謀推社稷臣。猶有風雲迎鶴鶴。故應

冠劍畫麒麟。志完有子光家國。原注用鄭索筆於今拜。紫綸。同里金沈劭云。莫笑

原注用鄭索筆於今拜

紫綸。同里金沈劭云。莫笑

陳餘計未殲。孤臣盪寇出儒冠。銜刀罵賊天應泣。冒矢乘城日為寒。鄭巷有車歸命耻。秦庭無路乞師難。六星亭畔遺烈記。取郎君兩齒殘。兩度衝圍萬死中。狂呼謀主暑曹空。當時躍伏誇先見。後日鷄爭忌首功。宗旦原無臨陣責。房公誰量出師表。百年論定從來事。褒詔於今大范同。原注謂浙撫忠貞公徐葆光云。運籌帷幄一青壇。空壘孤城復瓦全。義動諸生揮涕日。月昏半夜斫營天。功成不抱睢陽恨。賞厚重頒絳上田。獻馘泮宮前古事。新圖并付史臣編。顧嗣立云。一片孤忠勢若焚。誓師叱咤動風雲。遂安萬口如絲命。不仗元戎仗廣文。六星亭下月娟娟。曾照當年戰血鮮。若把平吳定功例。黃金須鑄一青壇。

沈孝子負骨歸葬事

武康王松齋孝廉誠有沈孝子序詩云。孝子名應科。德清縣松雪里人。父炯文。乾隆中。以事連染。遣戍陝西之渭南。卒於戍所。越十年。應科長矣。齋本縣牒。徒步往求。父屍。至則棺已瘞。莽莽平原。無可尋覓。號痛不已。一牧牛人過而問焉。告以故。其人曰。吾知之。吾已忘之。汝可問荷插者。張可甯。因遺指張居處。入門。則張已病亟。哭拜叩牀下。張氣息僅續。瞠目曰。吁。吾幾忘之矣。汝父瘞處。吾埋三巨石於上。若品字然。亟

尋勿失言訖即逝。應科哭拜出。徧尋者又兩日。至一所有石微露。搯之果得三石。再搯則棺見。馬木已朽矣。炯文少時當昏墮一齒。驗之宛然。復齧指滴血。血沁入。遂負骨徒步以歸。里中人皆稱孝子云。事見邑人徐承烈雜著。承烈字紹家。號晦堂。德清諸生。所著燕居瑣語十六卷。載嘉慶德清縣志。書尚未刻。雜著即瑣語彙本。未編輯者。其書分目排纂。此條為嘉慶辛酉十月十一日甲寅所記。前摘浙江通志徐清獻公旭齡負骨事。未慨應科之不遇。謂其年四十餘。尚為牧犢子。今去晦堂著書時又五十載。孝子之姓名里貫。父老亦鮮有道之者矣。幸此書僅存。後之人掇拾於蛛絲煤尾中。尚得發幽闔。隱豈非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有不可泯滅者歟。余作此詩。在道光戊申亦十月十一日。豈偶然哉。清渭南頭一抔土。苔花暈骨斑紋古。年年寒食棠梨開。誰携麥飯澆其所。嗟哉沈孝子。日夜慟不止。父死骨未歸。有生不如死。芒鞋不鐵。逕出門。肝腸慘結愁雲昏。秦雲渺渺望不見。但見太行成削黃河湍。朝望太華道。仙掌三峰矗天表。暮宿黃河邊。飛沙沒腰寒。燂煙千氣萬力喘。不得一朝得到渭水側。平原四望莽蕭瑟。三寸桐棺復誰識。仰天一慟來悲風。精誠倏感精靈通。何物騎牛人。得非五千道德元。元公因公來拜前村叟。昔年荷鋤出渠手。是時叟病危屬纊。

將不歎死須臾為君剖語甫出口氣絕口徧滑荒塚黃飛埃果有三石品字堆痛
哭捧觸體一齒訝然開滴血入骨骨欲活屬毛離裡何奇哉君不見庾公能平濫瀕
灘蔡公能止鹿觸槐古來孝感有如此而况四千餘里負骨重趺來鵝之山若之水
孝子招魂奠故址迄今六十年幽光發故紙惜哉 旌表未及此我欲作詩上 國
史應科其名沈其氏詩後原注云己酉春浙江省垣有采訪節孝之舉余錄孝子事
實并繕此詩上之總局遂於咸豐元年辛亥經浙江巡撫常題請 旌表亦可慰孝
子之心并慰晦堂先生著書之心矣又孝子之兄應登慟父哭踊哀動旁人應科負
骨渭南賴兄經營養母亦以孝稱詩注附著燕居瑣語所紀云

陳烈婦傳誄

陳塔存墳嘗述其所後母蔣儒人殉節事甚烈既而得讀孺人事略及同時諸名流
誄詞余為乞外舅陳雲伯先生作傳其略云孺人姓蔣氏長洲縣人父梅垞母氏宋
幼聰慧舅氏宋雨亭以女孝經列女傳受之成誦即知大義年十七歸陳君甘谷子
寶成陳氏籍上海寄居吳門寶咸早歲勤學積勞成疾孺人日侍湯藥衣不解帶泣
語雨亭謂病即久不痊誓當同死丙寅春寶成就醫雲間孺人日夕籲天願減己算

以益夫年。既而寶咸病劇。逕歸上海故居。翁率孺人往視。舟過吳淞。適上海訃至。寶咸已於前一日卒。孺人聞訃。痛哭幾絕。稍醒。即乘間躍水。翁呼人亟救。起氣已絕矣。時二月十六日也。先是孺人在舟語婢曰。翁姑有叔。不患無後。即脫不諱。我必死。與所以語舅氏者。脗合。蓋死志久定。非激于一時血氣者可比。視尋常烈婦。有過焉。嗟乎。忠義節烈。人情所難。余嘗以節婦方義士。烈婦方忠臣。從容授命。抑又難矣。若孺人者。非能為其難者歟。詩歌亦多可傳之作。董琴南國華云。蔣家女。陳家婦。卽烈婦。錚世希有。夫子櫻痼疾。就醫五涇口。千金無方繫肘後。厄命沈繇遶陽九。惡耗驚入門。迎夫刺船走。湛胸一哭心血嘔。殞身從之。拌沒首。回潮蕤碧顛。風吼千載抱石痛。曹娥奇孝奇貞同不朽。吁嗟子。泖湖雖深猶可竭。烈婦之心不可滅。化作冤禽銜木石。汪悔人廷楷云。潺潺孟涇水。嗚嗚學人語。中有烈婦魂。蘋花泣秋雨。烈婦云是誰。窈窕蔣家女。作孀潁川門。上堂潔脣脯。相夫能無違。人稱梁孟侶。夫也邁厲疾。禱藥百無補。言就和緩居。扁舟河之滸。本以求生來。誰知赴死所。生死猶然疑。奉翁往迎之。舟塗得凶問。是妾斷腸時。妾如縲車絲。君如縲絲車。車折軸兮絲琴如。抽刀斷絲。奚躊躇。計決弗悲哽。顧視清波影。頷學孝娥曹。一躍隨洋槳。凜凜古節烈。聞者為嗚。

咽吁嗟烈婦不再生。孟涇之水應長清。印紺圍鴻緯云。凶問迎中道。翻身擲逝波。無
醫能肉骨。有恨竟填河。花落青銅掩。魂歸白水多。曹家三尺碣。血淚併難磨。李晉生
保泰云。白水心同潔。滄波致命辰。蛟龍應避窟。風雨欲迷津。偕老緣何促。同歸願竟
伸。誰甘稱後死。不作未亡人。張曉青庸發云。一死如飴擲此身。貞魂終古弔江濤。捐
軀不化青山石。銷恨須揚碧海塵。地下依然從冀缺。閨中亦有有靈均。鴻毛何啻恒
沙數。媿煞鬚眉姓氏淪。史崇山本泉云。一死甘心殉所天。女中烈士瘞江邊。螺磯月
冷芳魂斷。春深血淚鮮。自昔盟言偕白首。而今含笑緊黃泉。殞身完節渾無怨。
東海何填石。又事略言寶威病劇時。恍惚見儒人。往牀側。驚問來何迅速。侍病
者皆疑駭。計是時正儒人自蘇起程之候。蓋精誠所注。神已先行耳。此事頗異。而詩
文中皆未及。故附記之。

雙貞圖詩

明末韓君望寄菴詩存。君望名洽。長洲人。詩存四卷。近時族裔崇所刻。中有沈烈女
詩一篇。力辨女未嫁而守節之非。又有周烈女一篇。則言其殉未婚之夫。為背經瀆
禮。其論與歸震川先生集中貞女論。所謂女未嫁而為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

先王之禮也。云云相合。固為說禮之精。然震川又有張氏女貞節記。則云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賢智之過。聖人不禁。比於夷齊。未有祿位。而盡君臣之義。孔子謂之求仁得仁。世之論人者。宜取法於孔子。則於未婚守節。未嘗不深許。蓋君子與人為善。固應如此。非若君望之孤。行其意。堅執不回。且斷斷與弱女子痛談古禮。不亦迂濶而遠於事情乎。嘗欲作一文辨之。會有以雙貞圖索題者。其事為嘉定黃君潛夫。長子宗魯。聘於胡。三子宗英。聘於葛。潛夫卒後數年。二子相繼殤。胡矢不他適。歸黃氏。素多疾。以歸寧卒於母家。年十九。葛聞訃。亦即病亡。年十三。潛夫尊人石香翁。屬程君序伯。畫女貞木兩株。作雙貞圖。裝成長卷。徵詩。余乃為賦古風一篇。以申其說。馬其詩云。昔者歸熙甫。箸論辨女貞。女而未成婦。不得以節名。後來韓君望。有詩若應聲。斷斷談古禮。析義非不精。豈知熙甫晚。為張女記貞節。不泥初見說。已更謂夫禮教設。本以率中行。賢智偶或過。非可常度程。譬諸夷齊首陽餓。尼山乃有求仁評。後世論人毋執一。當奉聖語為權衡。我觀宋明末。氣節尤觥觥。韋布未委贄。抗志常捐生。男兒得此已殊絕。何況婉孌之質。能以一死堅心盟。韓翁非好作奇議。拘文牽義所難平。所慮庸流借此自解免。有關世教良匪輕。我誦其詩梗胸臆。探喉聊為雙貞

傾雙貞女。居畷城。姓胡與。舊字黃氏。守貞死節。同錚錚。致身原不媿。烈士通經那得。繩媼嫗。正與熙甫後記合。各行其志。由中誠。癡鈍世間。萬馮道。見陸放。視此判若渭濁。與涇清。此圖表揚足風世。我詩不願迂儒驚。雷甘路浚曰。女而殉未婚之夫。此賢家俗所謂抱牌子做親者。此事里巷間時有之。然願有勉於始而悔於後者。可歎也。予非敢泥古禮。實見世事萬變。而古禮之卒。真能易也。故贅論之。

管懷珠寄夫書

金陵管小異。茂才嗣復。孝廉異之。同之于也。異之以工古文名。故小異亦能文。避難來蘇。謁余訂交。以所撰仲姊曹宜人事略見示。紀其癸丑二月十三日殉節事甚烈。宜人為異之次女。適同里曹君士鶴。曹君以陝西清澗縣知縣奉諱。服闋赴部。需次宜人家。居聞城陷。自經死。先期作書與夫訣。屬弟嗣復遺之。事略不具錄。錄其寄夫書云。妾管懷珠。檢祚李皋夫子清覽。違別以來。思有萬緒。日望夫子早日補官。同到秦中。合家完聚。何期逆匪猖狂。直抵金陵。伏念舉家共沐國恩。萬一危城不保。更有何地可以藏身。無如人心皇皇。爭欲為遷避之計。現已移寓鷹揚營。蔡姓園戶屋內。此非妾之意也。茲聞賊氛日熾。危在旦夕。妾以死自誓。斷不為小醜所屈。伏念得侍箕帚十餘年。未有絲毫裨益於夫子。祇此為國捐軀。差堪仰慰耳。惟願夫子努力。

功名勿復以妾為念。臨紙嗚咽。書不盡言。嗚呼。漆室憂深。魯女終能殉國。漸台節著。楚妻未暇傳書。若曹宜人者。從容就義。慷慨捐生。洵稱中帼完人。光耀一朝。彤史矣。

張炳垣傳

小異復以所撰張炳垣傳示我。讀之與金陵癸甲撫談所紀張炳元事詳略互異。蓋小異與炳垣素交。故知其家世名字踪跡甚悉。癸丑秋出城。雖在此事之前。而事後得之逸出之同志。所述甚確。癸甲撫談据小異言為蕪湖諸生謝某字介鶴者所著。初亦臨賊。其出城後於小異一年。然與炳垣不相識。事由傳聞。容有異辭。其書已刊行。世當有見者。今錄小異傳文。以備後之紀事者。參攷焉。傳曰。張繼庚字炳垣。江甯府學廩膳生。性深多謀。自幼善會計。貧而能自振。湖南布政使潘公鐸與其父故湖南桃源縣知縣介福為同年生。君往依馬潘公。甚器重之。值湖南軍興。君以省母辭歸。未幾賊犯武昌。東下金陵。戒嚴布政使祁公宿藻。聞君諳兵事。呼與語。大悅。凡祁公所舉防堵團練諸政。君陳說為多。無何城潰。君陷賊中。里人吳偉堂賈漢上久。楚賊多素所識。佯受偽職。而實陰圖反正。君偵知其情。遂因吳君與諸偽官結納。為忘形交。一日謂諸偽官曰。公等毀家室。去鄉里。身經百戰。攻下數十城。以有今日。然祿

才足果腹。父母妻子不相見。以公等之才。何事不可為。乃鬱鬱久居此也。皆不答。有泣下者。君知其心動。遂反復勸以反正。且曰。事成。公等受上賞。不成。請殺我與吳君。以為說。皆感諾。於是君與吳君糾合鄉人數千。諸偽官又許各率所部以應之。君密陳。欽使向公請期進兵。而已為內應。欽使許之。四年二月壬辰。君率眾登城。殺守城賊為號。時官兵已抵城下。適賊新設木柵。襲城門內。高鋪甚固。君啟城稍遠。官兵疑慮。不敢進。整隊而退。君知事不就。急令各回賊館。以泯其跡。為後圖。時賊亦倉猝不知起事端。從無從究詰。有劉鴉頭者。君所募健兒也。隸賊官沈獸齏下。慮事洩。禍且不測。欲逸去。賊法凡因事出入。皆有偽官符券。以為憑信。謂之關憑。非是則守城賊拒不令出入。劉恃沈素同里閭。當援已。密以情告。冀得關憑。為脫身計。沈賺得事實。遂以報於偽東王楊秀清。拘君至。詰問謀。鞭撻炮烙。備極慘酷。君詭承楚粵賊。賊不與其謀者。秀清疑曰。汝所糾。獨無江甯人耶。君應曰。江甯人素軟弱。不足與圖大事也。於是賊誤其黨百數十人。然卒斃君於杖下。復裂其尸以徇。上元諸生賈鍾麟。與是謀。聞難逸出。投大營。陳君死狀。欽使聞之。嗟嘆泣下。許以其事聞於朝。是役也。炳垣糾合六省之眾。謀之半年。而後發。親至大營。陳說機宜。書狀絡繹。賊

中竟無知者。幾事可謂密矣。時會不至。卒隕其身。哀哉。余至西善橋。聞村人言。劉鵝頭被執時。謂人曰。事洩由我。願以一身當之。寧死不波累人。所以報張君也。及被擄掠無完膚。矢口不吐。同謀一人。炳垣至。教之曰。汝盍誣稱沈默醫同謀。賊必並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劉從之。沈聞劉反噬。已急遁去。賊信沈果與謀。購捕甚急。時城外官民聞沈媚賊債事。皆切齒。亦懸金購之。沈夜伏林箐間。皇懼無措。自投村民求救。村民縛送大營支解之。賊亦殺沈黨與在城內者數十人。炳垣事雖不就。然自是群賊互相猜疑。輒自戕殺。勢始渙散。旬日間反正者不可勝計。厥功亦偉矣哉。按誣証發端于吳偉堂事。敗後吳之生。死傳中未叙及此。失於檢照處。

金陵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星垣。性好清潔。與清涼寺僧稔交。城陷後。屏居寺中。一日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為動。與僧并為賊所執。僧獻所有。獲免。並欲救汪。始賊曰。是吾寺中供糞除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吾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擬其喉。僧又給賊曰。是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禮之。且曰。吾視君非凡人也。髮斑白矣。猶困於諸生。方今天下大亂。豪傑有為之時也。盍變計從吾乎。君大罵曰。狗奴。吾所以

困躓者為不肯變計諧俗也。况肯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某也。同時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為業。素不齒於鄉里。聞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儆。若殺二人。則是為國殺賊而死也。可謂立功矣。因詭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戶。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尸於井。賊續至。復然曰。殺四五輩以為常。既謂其弟曰。我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賊首於門。為他賊所知覺。遂與其弟皆遇害。此二事亦小異所記。小異謂汪君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君立功為尤難。余意汪義不從賊。馬志在殺賊。以史例論。並可附張繼庚傳後。無容軒輊也。

鷗波漁話卷三

清 古吳葉廷琯調生著

四代傳經

包慎伯大令世臣跋我吳惠氏四代像冊曰近世經學之盛直接李唐而尊尚古訓始事之功安徽則婺源江氏江蘇則吳惠氏江氏傳休甯戴氏歙金氏榜方氏矩金方之學固非戴氏比後亦無傳戴氏傳高郵王氏金壇段氏文登畢氏亨畢氏最精而書未行也然天下言學者宗戴氏三君子之功也惠氏之學則傳於其家庭訓相承者四世彌遠而彌盛至定宇徵君乃傳同里江氏聲而武進張氏惠言之於易亦私淑於徵君說者謂家學相承用力為易然江戴諸君之學皆不傳於其家即古之學能世守者惟渤海刁氏即邪顏氏刁氏之書無傳顏氏之書傳者不及半未有世世相傳其書悉行於世而且盛如惠氏者也惠氏後人世昭嘗出其冊示余故得錄之按像第一代為明經律和先生名有聲原名爾節字律和號樸庵明季以諸生貢成均通經教授尤深左氏春秋作補注一卷後曾孫棟因其遺緒廣為六卷甲申乙酉之交與徐高士枋為莫逆友足不入城以高節顯第二代為其子大令元龍先生

周暢第三代為大令次子學士仲儒先生士奇別號半農第四代即徵君棟為學士之子世所稱定宇先生也又號松崖四代中律和先生名稍晦而家學是其所創故定宇先生有吾家四代傳經之語蓋有授經圖沈公椒園廷芳嘗為之贊已久佚世昭字磐卿為仲儒先生之元孫追述先世遺意繪像四幀裝冊先乞顧澗賓江韜庵朱酉生諸君各為序贊題記復索大令跋其後茂矣美矣此固我吳文獻之大者而令之跋則於海內經學授受源流可以考見大略又不獨為惠氏一家言之矣

澗上草堂

徐俊齋先生澗上草堂在天平山南之上沙即潘稼堂為其寡媳孤孫贖歸使住併奉先生粟主為祠堂者門外有小澗其地至今稱澗上吳江徐山民待詔文達源其族裔也嘉慶初嘗為修葺洪楫存太史小篆題額曰高風亮節陳仲魚徵君隸書楹帖曰遊世克承文靖志窮居不愧孝廉名余少時初謁先生祠即見此額此聯當時分明寫記乃待詔後刻草堂絕畧此額作高風清節敦易玩元仲魚聯語併不錄宣和地重修聯額俱失不復記憶耶惟澗沙常易淤塞水輒漫溢入祠屋不數年又傾地嘉慶末至道光中待詔復約同志兩度修之後十餘年郡人復修蓋第四度矣所望後人更有繼此舉者培土築高地基使澗水不得漫入庶此屋可久存耳

生鍾瑞曰祠堂記最初為潘稼堂撰。是重修作記者為袁簡齋洪雅存。文東川三
公。又曰方外壽餘言兵燹後何宇僅存間架。其址春夏常為湖水衝沒。祠西數十
步有土穀廟。廟右隙地一區。似可移建。即時舊祠屋料抵用。工費尚省。壽餘有
此說。而無人為之領。神今雲游兩年不歸。祠宇仍存。椿茶沮洳中可慨也。已。重修
時。同人議立楊易亭。戴南枝。吳稽田。潘稼堂。退翁和尚。及哲弟賈時先生。諸公。粟主
為配。享俎。豆一堂。洵無媿色。此外若朱致一。葛端五。似亦當增入者。憶丁未春。余隨
同人致祭祠中。遇毛叔美慶善。話及新得先生自寫澗上草堂圖。立幅。索余題詩。曾
為賦一律云。地老天荒此閉關。澗阿高躅渺難攀。早嫌黃綺輕歸漢。不諱巢由竟買
山。世外心交甘共餓。謂嘉興李潛夫門前節使帳空還。梅部湯公再殘練莫認盧鴻筆。指鴻
嵩山草堂圖中有滄桑淚點斑。董琴涵文見此詩。謬賞之。後亦為叔美題圖。即和余韻云。
巖回澗折見松關。蔽廠高風尚可攀。愁對荒林吊朱鳥。幸憑遺墨認青山。寒泉秋菊
招魂薦。水雪梅花訪墓還。原注。時同人重建草堂祠屋。並訪青芝山遺墓。加修護。二百年來圖畫在。草堂想像
淚痕斑。

辨湯文正致徐侯齋先生偽札

湯文正公撫吳時。嘗屏騶從。再訪侯齋先生於山中。先生避不見面。傳之載籍。世已
久知。乃嘉慶年間。忽有人偽造文正致侯齋手札。有幸得拜見顏色等語。其事絕奇。

考先生居易堂集中有偶書侯嬴事後一篇。文中論姜肱及寡婦人二段。即可證其必無見湯公之事。况集首答王兵備田汪二知縣等書。少年志節已如此。豈六十七外。遇湯公而反毀節乎。造此札者。何至居易堂集未曾寓目。揆其意。不過以文正墨跡。世所寶貴。侯齋而曾見文正。尤人所創聞。借此以銜異談。而欺淺識。更難保無射利之思。而不顧厚誣高賢已甚。余見此札。已得售其偽。而刊刻流傳。恐後人信為真有其事。故特辨之。吾友陸方山嵩意。蒼山館集中有澗上草堂詩云。蕭然廿載閉柴荆。過眼滄桑自變更。千古高風追泄柳。一生心事託侯嬴。米糲得食何憂餓。卻聘無書為晦名。誰似山陰戴處士。死生不忘故人情。其論正與鄙見相同。附記於此。可與天下後世有識者印證也。

三家村

婁門內有地名三家村。不知其名所由。近見徐賈時先生一老庵遺稿。題沈生畫詩序云。沈子珮聲。世以醫名。所云吳城壩頭沈氏也。壩頭在城東偏平江里。第二橋。圯下之三家村。舊傳其先於宋靖康間。以待醫從汴梁南渡。時吳城蹂躪之餘。室廬燹毀。人民鮮少。其始祖挈三家擇此地居焉。村之所由名也。起屋萬間。凡經亂流。穴

無歸者皆依之。後以其術活人。其後益大。居旁舊有龍湫。築堰其上。以厭之。龍一夕為之徙。吳人謂堰為壩。故稱壩頭。云三家村之名。得此始知其緣起。可備志乘。鬼羅惟壩頭之稱。則今土人知者亦鮮矣。

徐元嘆外孫

石梅孫明經渠。從舊書簷得眉叟年譜一帙。自稱八慰老人。始康熙元年壬寅。迄乾隆元年丙辰。姓名未著。惟知為吾吳老諸生。及其子集為雍正癸丑翰林而已。後檢府志。有雍正癸丑進士許集。始知眉叟姓許。惜尚不知其名。屬余攷之。余閱年譜。自述為元歎徐公外孫。因憶阿開士祖觀藏。有元歎先生遺像。上多題記。借得細閱。則許集補錄其祖岷題詩。其父洽題跋皆在焉。原注章日。照填諱。於是始得其兩代之名。且

知岷為元歎女夫。洽則其外孫也。岷詩為過落木庵感懷十詠。作於康熙四年乙巳。洽跋在乾隆七年壬戌。集之錄詩與跋。又在廿四年己卯矣。茲記岷詩四首。稍存落

木庵舊事云。雪擁蓮花入戶來。紙窗明淨絕纖埃。退翁題句三橋筆。應付茶爐一劫

灰。原注賦。雪齋。生死交情志不踰。一番佳話世爭誇。二公原注鍾譚。遺像今誰屬。落木無人再

祭茶。原注客座。一龕燈火夜常明。懺謝精勤慣五更。高吟彌陀三十二。滿山驚起賣柴聲。

原注染香松火寒檠對石床。一椽分我護縹湘。庭前花木偏無賴。依舊逢春滿地香。禪彩

齋跋則言洽少失怙恃。不及聞先人從外祖遊處事。蓋歲在壬寅。吾以降時外祖尚在。明年癸卯。外祖遂歿。壽七十四。洽甫二齡。又言先君從前贊居於落木庵。外祖歿既葬。乃遷。洽今年八十有一。率子若孫。詣庵拜祀遺像。歸而重檢先君子感懷十詠。愴然增悲。謹誌數言。末署壬戌三月。既望。男沈洽識。洽上加沈字。不可解。後見順治以來。入泮題名錄。康熙辛未。吳縣新進諸生。有沈洽姓名。始知眉叟少年。借名遊庠。如韓炎。入泮姓名為陳成孫。岳嶺姓李。徐葆光姓潘之類。國初士人。常有此風氣也。後梅孫偶閱金立斯義植詩集。有許眉叟表叔七十和韻許陶村表弟歸覲兩作。因而又知集號陶村歸覲詩云。還家負嶠即蓬壺。注云。菴名。因而更知許氏家懸橋巷。後來嘉慶庚辰進士。歸班知縣大鏞其子。道光丙申進士。河南知縣源實。陶村之曾孫元孫云。

題名錄紀捐銀入學之例

眉叟年譜。紀康熙十六年丁巳。魏象樞條陳。入學每學四名。餘具捐銀一百十兩。准入泮。近時錢泳履園叢話。亦紀康熙十七年戊午。有旨令該各直省童生。每名

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為例。郡中舊家有藏國初以來入泮題

名錄者。專紀蘇府長元吳四學。元和縣雍正初年新分此後總言之。入學新生額數姓名。歷任學使名氏及各

試題亦曾借閱之。始知此例。自戊午年科試。至壬戌年歲試。凡行四次。先於丁巳年

歲試。即裁定進額。如蘇府學本二十名者。改作五名。長吳二縣學本十五名者。改作

四名。二十名十五名之額據此錄注稱順治十八年所定前此每學皆四十名順治四年所定云。餘俱納銀一百兩。准作生員。附

後。每學無定額。常有七八十名。或有餘名之多。以此類推。各省各府州縣。可見至辛

酉年科試。正額復舊。而援納仍行。及癸亥年科試。捐例始概行停止。蓋是時三藩叛

亂。命將出師。征討絡繹。不得不開此例。以濟軍需。迨二十二年。海宇銷兵。故例亦隨

閉。其每學四名。實依魏公所奏。而捐銀百兩。則與原奏一百十兩之數不符。當由廷

議核減耳。或疑生員為人才出身。初步進由援納。難免濫等。然余觀題名錄中。吳荆

山宗伯。名士玉卒。謚文恪。顧俠君太史。名嗣立。有元詩選傳世。皆從捐生起家。亦未可謂不得士矣。潘

生鍾瑞曰。四學采并錄無刻本。余家向有鈔本。錄中載康熙十四年乙卯。先有廩增

附一體。准其捐納。作貢之令。十六年乃有援納生員之例。舉行四次。共有八百二十

雍正三年乙巳。又增縣額各五名。如府學五年丁未。分元和縣定額長元兩學。合二

十五名。咸豐年間。籌餉例。凡捐銀二千兩。准廣文武學額各一名。六年丙辰。三縣進

額各加一倍。九年己未。定加三縣長額各十名。又暫廣長洲五名。吳縣二十五名。同

治四年乙丑。又定加府學長額十名。由長洲撥入三名。元和撥入二名。吳縣撥入五名。復有暫廣。登極恩廣及歲科連試之額。增益之。倍取之。合計四學。遂有三百六十餘名之多。由後
逾前何其盛也。

楊大瓢之父遣成事

覺阿開士以所得大瓢山人遺像見示。屬題。其像長髯三絡。睥目瞠腹。體貌甚偉。大瓢浙產。而居吳中。最久。為督撫幕客。中年絕域省親。負骨歸葬。人稱孝子。晚年著述甚多。今僅存柳邊紀略。有鈔本。余約略綜其生平。成一詩云。廿年涕淚思親夢。萬里冰霜出塞行。楓陛陳情掃骨逐。柳邊紀事著書成。依人不礙遺民嗣。流寓長垂孝子名。世士宦游忘涉站。披圖何面見先生。然於其先人遣成之原委。未能詳悉也。考之舊蘇州府志流寓傳。惟曰父春華。坐友人累。偕妻流寓古塔。即大瓢自序柳邊紀略。亦不過曰先子坐張魏之獄。徙於此而已。最後從友人傳鈔。得大瓢雜文殘彙。此彙文三十八篇。無序目。卷次。文中尚間有殘闕。太倉李錫嘯題其卷首曰。楊大瓢雜文殘彙二冊。向藏其裔孫六士。員外。夢符。處六士。子果。林。為吾邑縣尹。沒後遺書散佚。金石碑板。有大瓢題識者甚夥。俱為骨董家捆載而去。此書亦出。以易米為緘。致海甯楊芸士。廣文。俾藏護之。而與王君心齋。葵同錄。副本。又有送大瓢出塞省親詩。文表。同時獲見。讀其所為。初奕喜。孫名班。李兼汝。名合。傳略曰。慈谿魏耕。為兵部侍郎。張煌言。結客浙東西。班孫留之寓山。或經年不去。先府君亦時時過寓山。與耕語。當是

時浙東名士競以氣節相尚。蕭山李甲歸安錢纘。曾與班孫皆耕之所主也。有江陰無賴孔元章者。遇耕西湖。自言從煌言所來。有所需。耕許之。既而覺其妄。批其頰。而耕所交元章多知之。於是偽為耕書。抵纘曾。纘曾又毆之。元章遂之鎮浙。將軍告變。捕纘曾等。吳曉鈺到森曰。此事湖人費之折。初纘曾疏屬錢應魁據太湖為亂。先仲恭庵筆記。紀之甚詳。頗有異同。父九有公。權太湖營游擊。窮治魁黨。將及纘曾。纘曾恐。索耕札。求救府君。府君為言之。乃免。壬寅春。耕纘曾難作。纘曾遺其妻書。以幼子屬府君。及甲書。為邏者所得。獄成。耕纘曾皆死。甲同府君班孫徙甯古塔。而大瓢之友夔州唐鑄萬大陶。送大瓢出塞。序曰。允武纘曾字自獄中以書扁安城君。春華曰。幼子累君。其書為邏者所獲。訊允武夫婦安城君所在。刑極慘毒。終不言。安城君聞之曰。彼能信我。而屬我其子。今以我故。死於刑。是速其死也。遂自詣獄。獄成。流甯古塔。得此二文。然後曉於春華。所以遣戍矣。再考全謝山鮎埼亭集。雪竇山人墳版文曰。先生既死。山陰李達楊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所謂李達楊遷者。似即指李甲與楊春華。但據大瓢彙中魏雪竇傳。葬雪竇者。前為仁和顧豹文。後為錢唐項溶。既與謝山先所言錢唐孫治。購骨葬之者不同。尤與其先人及李甲無涉。謝山蓋未知纘曾託孤於楊李事。但聞當

時有此二人遣戍遂強以經營雪竇之喪屬之而並誤記其名若非得大瓢此亭亦何從知謝山之文之誤也。大瓢父墓在我郡圍山見彙中范端人傳其地近白馬澗距城十餘里近年有人傳其墓志拓本文為卷西漢撰字

已漫助過詳疑其墓久不保矣附記于此

寒山寺王郇公書張繼詩石刻

吳郡圖經續記論楓橋之名謂今丞相王郇公頃居吳門親筆張繼一絕於石而楓字遂正閱者每以宋宰執中無王郇公為疑及檢吳郡志采程師孟楓橋寺詩云邇來寺好尤瀟灑張繼留題內翰書自注今禹偁王內翰丁太夫人憂任其二字不可解疑是在吳之誤親寫是詩故不題名又疑王元之未為丞相且無封號恐非朱伯原所指寫詩者况師孟不與元之並世亦不應稱今續檢宋詩紀事選師孟此詩即從吳郡志采入其自注則云今禹王王內翰丁太夫人憂親寫是詩故不題名。憂下無任其二字應是屬

太鴻以其不可解而刪之禹玉為王珪之字按宋史珪本傳以熙寧九年作相而母憂正在為翰林學士時得此方知毛刻吳郡志之舛誤不足據而師孟詩實與圖經續記相合所謂王丞相者即禹玉王內翰郇公當是其初封而史傳逸之也然則寒山寺中舊當有此石刻不知何時失去今惟存文待詔大行草寫此詩碑在三門內西南隅壁間

若為王丞相補此遺跡。此石與東壁唐解元書募鐘疏碑對峙。惜石已裂損。地更秋溢。置塵更數十年後。安知不又為王書之湮沒乎。

王郇公封國年月

王郇公非但見於圖經續記。憶蘇沈良方亦稱王郇公有治小使不通方。但以史無明文。猶待蒐考。近見主明清揮塵後錄。三舉熙寧以後。宰輔封國。王文恭下注郇岐二字。是禹玉之初封郇公。已有明證矣。猶然未詳其得封年月也。既而勞季言寫書告余曰。考長編三百五十五元豐八年三月庚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郇國公王珪。為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岐國公。又考宋朝大詔令集五十七元豐五年四月癸酉。王珪左相制。結銜尚稱太原郡開國公。其封郇國當在六年十一月甲寅。文武官並以南郊赦書加恩。時長編三編三詔令六十載加恩制略云。錫爾以成國之封。圖經續記成於元豐七年。正珪封郇公時也。其丁母憂在嘉祐二年七月。復拜學士。在四年十月。張詩書石。當在嘉祐。程詩當作於熙寧三年。王未參政之前。故以內翰稱之。又胡心耘示以杜大圭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宋本有乙字上集第八卷。李清臣所撰王太師珪神道碑。今節錄其文云。元豐三年。朝廷用階官寄祿。超授銀青

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五年四月復三省官為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上日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仁宗英宗加徽號按本紀事在六年閏六月為仁宗冊寶使禮成封
郇國公上即位恩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岐國公元豐八年五月己酉薨是禹王之封
郇國具有的確年月可據且岐國之封身受祇及兩月而郇國則閱二年宋史本傳
與東都事略皆不紀致後世不知未免疎漏殆以虛封為無關輕重而略之歟得此
考證不特可補史文之闕并足為圖經續記注脚也

黃子澄草堂

書畫壯觀錄載黃子澄論書九則小行書七百餘言自跋云此帖出自聖恩忽忙帶
至洞庭亦自有定數新構草堂於消夏灣日一展玩暫忘所憂世無知書者與之語
書况天下事乎建文三年清和既望按明史子澄本傳謂燕兵漸南與齊泰同謫外
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及善請復召子澄未至
而京城陷建文帝紀子澄之敗在三年三月至四年五月召還此跋蓋在初入太湖
暫居洞庭西山時所題觀新構草堂之語似非一過即去者惜今無遺跡可考矣具
區志太湖備考等書於寓公及第宅門中均未紀及諒由明代諱言靖難諸臣踪跡

故遂湮沒不傳無從采訪也。

白文公生日會

杭州舊有香山生日會。嘉慶中阮文達公先督浙學。繼任浙撫。杭人因文達誕辰與香山同日。咸頌為白傅後身。故厥會彌盛。至今相沿弗替。我郡則嘉慶初虎邱雖建有白公祠。而五十餘年來未聞有為公生日致饗者。咸豐壬子為公降生後第十九甲子轉頭之年。海甯楊芸士廣文文孫時寓吳中。特於正月十九公生日度設牲醪。招邀朋侶。展拜虎邱祠下。祭罷飲福。談讌竟日而散。此實吳中創舉。故余紀事詩有我是遺民慙飲餽。薦膺轉賴寓公謀之語也。是日王君詠齋汝玉即集成七律二章。深得頌美詠嘆之意。迺未幾即歸道山。近閱其聞妙軒集白祠二詩。竟成絕筆。慨勝會之難逢。悲故交之早逝。記此為後人徵文考獻之資焉。詩云。千餘載後作生朝。一瓣心香喜共燒。詩滿袖中人盡讀。春留隄上姓還標。好將私祭今番創。况是崇祠勝地邀。笑識公靈來陟降。合歌暮雨正瀟瀟。原注是日午後適雨聞說西湖祀典隆。年年瞻拜向東風。稱觴更使添吳下。勝舉偏教屨寓公。原注是舉倡自芸翁嫩柳碧合山色外。玉梅香沁酒痕中。坡翁雅集蘇齋馬。臘尾春頭此後同。次年癸丑正月。同人踵舉是會。適得陸督

部九江取問意興索然以後更成絕響矣。

觀音峯

頑雲墮地尚巍然雨溜苔穿不計年欲問平泉興廢事夕陽無話下層巔此程序伯庭鷺為余作東園訪石圖題句也東園相傳是前明徐太僕別墅距上津橋西北半里地久廢為踞坊皆布商所傭踞布者居之墅中舊有奇石曰觀音峯疑是冠雲之如冠也高踰三丈極散空瘦挺之妙劉蓉峯觀察文恕寒碧山莊與之鄰文故有愛石癖嘗欲移置莊中未果至今此立踞坊簷外所與伍者殘甃敗甃而已聞其地本有二石其一瑞雲峯差小而玲瓏過之亦名綴雲徐太僕移自洞庭王文恪別墅者見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乾隆某年尚衣使者輦峙城中行宮復邀宸賞而觀音峯以過鉅見遺殆可以感士不遇賦移贈者矣貝子本青焉云向見李客山歸所遺自縹緲峯輦運至此適未勳事敗遂未入良巖云云據此則前後兩遭屏棄此石之遇真可謂蹇矣

復園嘉會圖

我郡婁門內拙政園者國初海昌相國之別墅也拙政之名實始於前明王御史獻臣文待詔有拙政園記并圖百二十年前為郡人蔣誦先所得葺而新之名曰復園蓋因是園自海昌籍沒入官

後曾為吳三桂女塔王永寧邸舍。繼又為蘇糧道公署。及此復為民居。故題此名。嘉慶末園又歸於武林吳氏。至今林亭水木之勝猶足甲於郡城。其左右割為王葉二園。則頽廢久矣。余曾遇誦先之孫研溪。年已七十餘。言其家藏有乃祖復園嘉會圖長卷。獲借寓目。始知誦先於乾隆三年四月會親友於園中。屬洞庭葉芳林作圖。越十餘年。王次山侍御為之記。沈歸愚袁簡齋二公皆一再題詩題跋。沈乃在園與會者。即以是秋登鄉榜。袁則蔣之姻家。後曾屢寓園中者也。芳林之圖結構清妙。寫照尤奕奕有神。然吳地久無知其人者。厲樊榭文集記。九日行庵文。謾圖云。吳中葉震初。爾像方環山。補景太湖。備考補遺。有葉芳林其字也。今錄侍御記文於此。不獨可想見圖中位置。且於文待詔拙政園記後又添一段遺聞矣。記云。蔣君誦先攜長卷。眎余曰。此吾十二年前會戚友於園中。洞庭葉震初以龍眠妙筆繪為此圖。沈少宗伯歸愚雖書大略於前。然卷中諸人之姓字。觀者未盡知也。我為子言之。子為我記之。手撫卧樹。頎然獨立者。為家叔桂宮。少年二人並立水榭。長者為蔡封千。幼者為吾兒世熙。撫松而遙睇者。為張嘉起。水亭中四人。紫袷衣倚柱而坐者。為唐星輶。垂釣為從兄實林。把卷者為陸位昭。坐於其後者。為內兄申尚虔。獨坐小軒中畫橫卷者。為唐士安。水邊松下兩人角奕老者。為家伯

觀存對奕者為褚升之。倚樹旁觀者為盛用和。坐石上拈鬚神采條然。有童子抱琴侍於側。余曰：此非君耶？君笑曰：是也。其並坐者為陸賡起。稍後坐而倚樹者為陸叔平。三人共觀圖。少者為胡錫臣。長者為顧麗開。黃冠道服者為沈廷璋。藍袍距石者為顧簡臣。倚桐抱膝者為郭道原。草亭中憑欄獨坐者為沈歸愚。濯足澗中者為妻兄王松叔。最後戴笠携杖而坐者。繪圖之葉震初也。凡二十有三人。并家僮六人。皆各肖其神貌。其間水石清幽。竹樹蒼蔚。烟雲縹渺。迥非塵境。昔蘭亭之會。四十有一人。西園之會。十有六人。萃海內之名賢勝侶。而又有右軍東坡二公為之領袖。宜其震耀一時。流傳千載。今謂是會足以繼之。人未必信。雖然。當此親族不相顧。朋友不往來之日。親茲羣從長幼。至戚故交。雍容洒落。聚於一圖。涼薄之風。亦可少挽。何必一觴一詠。徵逐詩酒。始稱雅集哉。余未得預此會。今以作記附名於後。亦所願也。乾隆十五年。歲在庚午四月三日。懷息弟王峻書。數十年來題詠頗多。不勝錄。惟記最後倚聲二闋。尤二娛維熊。調台城路云：羊求三徑賓。明盛元卿。尚留亭沼。話萍爐頭。賭基枰畔。笑指隱囊紗帽。丹青筆妙。見嵇呂心期。阮何風貌。六十年來烟淒。幾處塚邊草。池台高下。歷歷記諸公當日吟間眺。鄰笛懷人。雍琴感舊。寂寞昏鴉殘照。風

流漸香。賸菜陌花時。春遊年少。遙認名園出。牆高樹老。孫湘雲宗樸。調洞仙歌云。風烟一壑。是元卿三徑。辟荔牆高隔塵境。有綠衣飢座。白髮憑欄。消受盡六十年前風景。我來春已暮。楊柳風疎。時見沙禽蘸波影。欲問舊游人。香絮惜情。向何處。亭台重認。持絹素沈吟。幾回看。早月上魚天。拂簷花暝。卷中有青庵願。虬壬子秋題五律四。僕從凡二十九人。今惟商山子在矣。憶郭頌伽靈芬館集中有題商山子像七律注云。蔣氏老僕能詩。曾識詞科前輩。即此人也。亦此園逸事故附識之。雷甘谿浚曰。聞昔蔣竹浦封翁家亦有一姬能詩。有讀書吟。望為官早畢。竟為官遊。請書之句。為藝林傳誦。

清華園圖記

閭門外治芳濱內。偏西有毛家花園。乾隆初為毛達齋觀察別業。舊名清華園。沈歸愚尚書曾為作記。觀察身後家落。園久廢棄。余嘗閒步過之。見敗壁有字跡。已剝落。審四得四語曰。草長寒廳無客過。春歸廢榭自花飛。朱闌舊日憑臨地。半作民居掩竹扉。知為鄰友袁文瀚所題七律後半。而其前殘缺不可見。句頗能寫荒寂之景。偶以語觀察後裔叔美明經。叔美即出新得謝林村此園圖卷見示。索為作記。余以王君韞齋已有圖記在前。乃為書後云。韞齋作此圖記。謂園林之興廢無常。賴有名入圖詠。則歷久如新。此言誠然。願圖詠亦不能無散失。又賴賢子孫蒐羅而表顯之。則

圖詠藉人以留。而園林即與長留也。余家距清華園不半里。暇日嘗訪其遺構。門徑深而曲。中有高樓翼然。其前為廳事。虞山蔣相國所書。秀宜堂扁尚在。皆小戶錯雜居之。不能無車庫馬廐之歎。堂之右高阜陂池。間以叢樾。猶可想見當時台榭之勝。草間卧一石。洗視為沈尚書碑記。慨然思買購吾友叔美。再過已失去。為之悵惋。是時固但知有記文刻石。不知更有謝供奉之圖也。去歲聞叔美購得是卷。方為忻慰。今秋携示。則已贖軸一新。題詠畢備。展覽數四。不啻斯園復歸故主。而招我徜徉於池館中焉。雖然。使是卷不遇毛氏。後人得之。祇為尋常一物。即毛氏後人得之。而不知珍重表彰。亦猶是尋常物耳。然則叔美此舉。他日有撰吳下名園記者。不當引為佳話哉。園初與陳學士璋響山堂鄰。兩家同時並盛。今陳氏後人零落殆盡。堂久鞠為茂草。我意學士盛時。亦以當有圖詠。特門衰世遠。無可訪求。於此益不禁為斯園感且幸也。咸豐元年中秋。同邑葉某跋題後。未及一載。叔美及歸道山。所藏書畫。聞其家不甚愛護。已皆散去。此圖不知又落誰手矣。偶檢舊稿存之。不禁惘然。

沈尚書門帖

沈歸愚尚書未達時。曾居木瀆鎮。自題門帖曰。漁艇到門春漲滿。書堂歸路晚山晴。

二語極肖鄉村清遠之景。後來居者。知為尚書手墨。即鐫諸門間。余少時過之。見老屋破扉。猶存字跡。因常口誦不忘。五十年來。詢之瀆川人。無復知者。而余亦迷其處矣。近見王韞齋集中。香谿雜咏。有一章云。一區舊宅太蕭條。香碩驚心百歲遙。我亦寓公來過此。吟魂黯黯鷺飛橋。自注沈歸愚尚書舊宅。在山塘鷺飛橋西。王君館木瀆。久訪之。必確雷氏谿浚曰歸愚尚書舊宅在鷺飛橋西不數武門有緯袂四亂後僅存其石尚可識也又郭頻伽靈芬館詩話。紀尚書館於木瀆。主人有紡婢。愛聽其夜吟聲。事當即在僦屋題門時也。

沈尚書生祠

歸愚尚書通籍後。恩眷日隆。齒近八旬。以少宗伯引退。加尚書銜。在籍會俸二十載。晚年許建生祠。塋像。且賜扁曰詩壇耆碩。賜楹帖曰玉皇宰吏。今烟客天子門生。更故人皆出。御筆。可謂極詩人之榮遇矣。祠屋在滄浪亭對岸西北。身後以徐述夔詩序事得禍。盡追恤典。襦職毀像。而祠屋仍存。余少時亦曾過之。空龕上旁扁聯。鬆版猶懸於蛛絲塵網中。見之不勝感哀之感。潘慶生鍾瑞曰尤西堂太子語真才子三字一曰今上玉音老名士三字蓋順治康熙兩朝事也同治甲子余見此聯在泰匠家修治尚是舊反時蘇垣方經兵燹而尤氏祠堂之物依然完好較諸尚書其幸與不幸懸殊矣

春融堂集詩紀李焜事

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中有聞吳侍講泉之時有參劾作云。頰顏尚冀履花封。快聽風雷下。九重豺虎有知應。不食鷹鷄必逐自難容。旁觀尚欲舒公憤。當事能無媿曲從。原注謂平寬夫學使天道恢恢原不漏。昌言真是警群凶。此詩蓋為前蘇州總捕同知李焜作也。嘉慶四年。我郡有諸生之獄。其端起於吳邑令甄輔廷為富室追捕。值國忌日。杖責生員吳某。吳控於有司。不得直。四學諸生不服。適學使平侍郎恕。松江按試還。群往胥門使舟呈訴。學使已有先入之言。拒不納。諸生譁而散。次日紫陽書院觀風。眾忿不受卷。學使怒。命有司收繫百餘人。訊狀承審之員。李焜其一。焜夙有睚眦於諸生。迎合意指。鍛鍊尤力。褫革二十四名。欲科以聚眾滋事之罪。事既白。平與率皆鐫秩去。李猶得為縣。未幾為湖南學使。吳公省蘭發其私書請託事。坐遣戍新疆。人甚快之。故司寇有此作。司寇先有與平學使一書。責其徇州縣而虐諸生。語甚侃直。為時傳誦。而文集未編入。後見錢愚元吳門補乘中已刻之。故不復綴。聞獄方急時。鄉先達皆以慎默遠嫌。雖為之師長。負重望者。亦囁嚅不敢發一語。與有司抗得司寇此書。士氣賴以稍振焉。

嚴戊卿捕鯉行紀誅潮匪事

吳郡向無潮人。自西洋通商。潮人販土者。麇至。多寓閭門外。有富而豪者。為之魁。始猶安靖。自癸丑春。金陵陷。後假保衛為名。開局練勇。無識富家。助銀數十兩。局中給燈懸門外。許以寇至則報局。代為驅逐。甚有避亂遷鄉。僱潮勇護送者。於是遂起其覬覦之心。而狡然思逞。其魁則平日交結地方官。不肖之員。利其厚贈。至於約為兄弟。因而恃官為庇。魚肉閭閻。無事不有。始而強取食物。繼且白晝攫金矣。始而鄉間為盜。繼則肆劫近城矣。愛其屋則占踞逼遷。豔其女則誣媒強娶。嚇詐者持刀登門。釀成命案。械鬥者列砲大路。阻絕行人。有司置若罔聞。訟之必加袒護。至丙辰夏。而吳地幾暗無天日矣。太守西蜀薛公煥。平時廉得其實。七月蒞任後。即請令撫軍部勒士卒。中秋夜午。親自督率出城。搜勒潮匪。初猶拒捕。旋皆弭首就縛。起贓無算。捕至。分別首從。先後誅斬。於是遠者聞風多遁。吳市遂得肅清焉。元和嚴戊卿文學承咸。首唱捕鯉行紀事。其辭曰。潮州刺史驅鯉魚。千載以來稱靈異。潮州近海風氣惡。其人都是鯉魚類。冥頑不靈。貌王章。羊很狼貪。性狂恣。粵西餘孽竄江濱。羽檄爭馳方有事。潮人雜處閭閻城。白日橫行無畏忌。掠人財產充橐囊。擄人婦女入旅次。城

西戶口最殷繁。夜夜人驚冠盜堅。昔日鱷魚在惡谿。今日鱷魚在平地。昔食民畜害猶小。今食民膏禍更熾。河東太守人中豪。一麾出守來吳市。下車即問民疾苦。同聲切齒潮人肆。訪問得實心激昂。不露聲色運神智。區別莠良散其黨。約法三章伸大義。隨向軍門請兵符。材官蒼頭密布置。中秋夜半月朦朧。魚鑰潛開偃旗幟。雷霆疾走搗其巢。身先隊伍青驄騎。潮人恃眾猶跳梁。憑高困守舉烽燧。穿中之虎釜中魚。一網擒之伏猛鷲。當時抗拒幾十人。先服上刑市中棄。其中械繫數百人。纍繫入城屬之吏。省釋無辜不濫刑。巨魁駢首試刃利。黃歇堂前秋草殷。鯨鯢京觀疊肩臂。士民環屬聲歡騰。粵賊聞之心亦慄。吳地已無內顧憂。江上凱旋望群帥。是時潮匪之魁鄭姓。徽幸漏網。事後僅遞解回籍。論者猶以未經正法為憾。同時和戎卿作者。貝子木青喬。釋覺阿祖觀。詩中皆及此意。頗有責備之詞。然余以戎卿詩如元次山中興頌。獨合頌揚正體。故特存之。而附記其實云。

陶文毅題古雪居詩

陶文毅公撫吳草。有夜宿太湖東山。題古雪居詩云。古翠標門妙墨留。原注門額翠峯寺三字。董書。禪房深處徑通幽。窗連樹色雲生案。澗瀉濤聲雨入樓。遠有明湖窺一角。乍來

絕頂豁雙眸。恩恩莫訝鴻無跡。兩夜青山借枕頭。文毅是時為查勘新開鷓鴣河工程。遂至東山信宿而去。此詩即異日山中掌故。故存之。潘慶生鍾瑞曰。戊辰六月廿九日。余游東山。兵燹之後。翠峯寺燬。廢殆盡。香光舊額已無。有矣。惟古雪居巍然尚在。額為王奉常隸書。禪室中仍懸陶文毅公此詩。立軸紙墨如新。老僧慎言守此。未嘗一日去也。再上六角石柱。翰印心石屋四字處亦完好。鷓鴣河舊跡在太湖旁。長十餘里。自郡赴東山。由此而行。可避太湖風濤之險。年久淤塞。道光八年。司馬劉公鴻翔濬復之。洵為利涉善舉也。

積善西院古梅

閨門外白蓮溼內積善庵西院有古梅一株在深翠堂前。堂額為明李高相傳為北宋所植。一本三歧。虬枝蟠曲。高出簷際。花時繁英滿空。妙香襲人。此梅與虎阜後山玉蘭老壽相當。匹而志乘不載。昔人亦未見題詠。託根野寺。幽寂自甘。可與東園冠雲峯稱花石二隱也。余曩與友人頻年過訪。有探梅屢疊天字韻之作。詩多不錄。嗣偕內子萼仙放舟過院看花。復得一詩。疊前韻紀游。萼仙亦有和作。並存於此。以志一時雅興。余詩云。春風雙載鏡中天。一碧溪流解凍堅。經歲相思酬夙願。隔宵預約損清眠。便期泛宅長偕隱。莫擬窺粧偶見憐。花海烟波知更勝。瑁鄉何日共移船。

西綸梅花最深處舊稱花海
歸家陳氏有花源草堂在焉
夢仙詩云此身真到妙香天
一樹玲瓏玉比堅瞻禮合
如逢古德夢游曾憶趁春眠
烏蓬行處鷗相導翠袖憑來鶴亦憐
小異人間看花侶
雙聲吟出木蘭船近年樹已萎其三岐之一僧家衰替院亦他屬無復向時看花之
盛而夢仙亦已於前春長逝矣舊游如夢為之愴然院僧素藏王伯穀手書詩卷今
更不知流落何處

陸韻華降乩

吳蘭雪刺史香蘇山館集中有書烈婦陸韻華乩筆詩後一律序云烈婦吳縣人字
激塘年十九歸同里吳培雲秀才十日而寡矢不嫁歸依其母母歿隨父僑居南昌
賣畫自給未幾父又歿鬻身為婢以營葬資誤入曲中觸石而死墓在三村惜無表
以貞石者有詩降壇自序如此刺史詩云幾日春風入斷絃書奩藥裏附江船但知
反哺隨烏鳥爭信驚魂化杜鵑紫玉驟摧完節地青衣甘殉買山錢一杯香土三村
進誰種桃花守墓田曾竇谷中丞賞雨節屋集中有五古一篇紀此事尤詳烈婦生
平與柳依依大畧相似其節烈亦由降乩而傳吳人宜為立主以配享柳貞烈庶足
慰彼貞魂爾

虎邱有柳
貞烈祠

青黛湖

朱酉生有小印。鐫黛湖漁隱四字。以其先人墓在郡北青黛湖旁。故自署此。集中亦屢有黛湖詩也。考其地即長蕩。在虎邱西北。据凌戒甫壽祺游墅關志。稱有西長蕩。東長蕩。自遏水蓄魚。人稱蓄漁處為青苔湖。又記為青潭湖。乾隆中。游墅詩人邵滌夫。源有亂蟬聲。裡過青苔之句。其字本不作黛。然此地湖名。本非稱由古昔。苔轉為黛。亦極韻勝。正不妨謂青黛湖之名。即昉自酉生耳。

遊石公山記

石公山在包山西南。與包山相屬。而別為一峯。岩石秀異。陟插湘波。余於庚辰春仲。往遊。自東山白沙挂。颿乘風。逕渡不及十里。循湖滑得一港。春鳧滿渚。漁唱在蘆。山色掩人于焉。艤櫂山麓。林木蔥茂。拾級數層。小亭可憇。乃入山初地也。舊有榜曰引勝。今已失之。由亭而進。奇石迎人。若拱若揖。應接不暇矣。山根石壁。俯壓水面。卻作豁訝嵌空之形。石腹中屈曲玲瓏。可通行跡。忽駕空若危梁。忽錘幽若深井。靈詭皆出人意表。壁下風濤洶涌。起於履舄間。曳杖佇觀。飄飄乎欲鼓水仙之操。雖懸流構館。未能逾此奇也。石壁盡處。復登山路。石公禪院在焉。中有翠屏軒。倚絕壁。俯澄潭。

境稱最勝。山僧賁茗相待。茶烟禪榻。小坐片時。意趣幽絕。軒左右。磴數十級。是名丹梯。即登來鶴亭之徑也。來鶴亭翼然距於翠屏軒後。絕壁之巔。相傳昔有鶴來止。故名。憑欄一望。風帆沙魚。出沒於烟波浩淼間。遠近諸山。皆可引而置諸几席。下視山中巖壑。盡歸足底。高曠之致。爽心豁目。壁間游者題句云。狂懷欲向山僧說。鶴不歸來我不歸。蓋其移情深矣。距石公禪院東數十武。穹厓豁開如廣廈者。曰歸雲洞。石勢皆作欲壓之狀。最深處鑿石為大士象。高丈許。洞前平廣如場圃。一亭正與洞對。曲廊帶之。林樹環映。其旁松靄不飛。忽結烟篆。巒翠欲滴。半染佛衣。靜坐亭中。無復塵世間想。聯雲嶂在山之西北隅。石壁如城堞。宋時艮嶽奇石。半取於此。舊有碑文勒厓上。字已漫漶。拂拭苔蘚。竟不能辨。維時斜暉射壁。紫翠萬狀。石下泉溜細鳴。聲如琴筑。徘徊久之。自聯雲嶂迤邐行。劍樓矗峙山背。俗以一綫天呼之。兩厓劃開百級直上。路通猿鳥。氣合風雲。真奇境也。罅中窄僅容身。攀躋達頂。穴山而出。兩壁丹黃青碧。絢如錯采。風嘍颺度。時作異響。故又稱風弄山頂。即來鶴亭後壁。緣藤附葛。始下。復至亭側。此身不覺已飛度層峯矣。日漸低。湖烟欲暝。榜人來催行。遂揖別山靈而去。以上記文余生平抱山水癖。而乏濟勝具。游跡所及者。郡西靈巖天平諸山而

已年來腰脚更衰。即近郭山中。亦不能常臘屐。石公僅三十年前一至。此文久不省。記偶檢篋中得之。恍如筇屐再經。昔劉祁歸潛志後附載游西山記。遊林慮西山記二篇。後人因其專集已佚。從陶九成游志續編采錄。余於詩文隨手棄置。叢殘不自收拾。吹網錄及此書中。間或因事牽連。偶存一二。茲後歸潛志例而小變之。附存此記。於是卷之末。他日猶覽所及。庶又可作一度神游云。

鵑波漁話卷三終

鷗陂漁話卷四

清 古吳葉廷瑄調生著

張江陵祠堂題壁詩

寒壁山莊劉氏藏。明季人詩一紙。字作行草。題為拜江陵張文忠公祠。歛署石首王啟茂。旁注元庚二字。蓋作者里籍姓氏也。詩云。袍笏巍然故宅殘。入門人自肅衣冠。半生憂國眉猶鎖。一詔旌忠骨已寒。恩怨盡時方論定。邊疆危日見才難。眼前國士公知否。拜起猶疑拭目看。後接一紙。顧云美。小楷跋云。此張別山先生手書也。先生與留守相公同被執於孔有德軍中。多唱和之作。刻入浩然吟中。偶書此紙為留守公侍者拾得。携歸虞山。端叔尚能識認。端叔為瞿忠宣幼子云美之壻。因簡黃俛兩公手札共裝一冊。并記於此。後學顧苓按別山名同敵。江陵之曾孫。永歷時官總督學士。與瞿留守同殉桂林之難。其手錄此詩。殆因詩中有表揚其先人語。書示留守。未可知。王漁洋池北偶談述李天生說荆州張江陵故宅。今為公解。有人題恩怨盡時方論定二語。人以為確論。今得此紙。始覩其全篇。且知作者之為王啟茂。頗為怪事。崇禎時江陵雪罪。子孫蓋即以故宅為祠堂。八詩題與首句。兼祠堂言之。而漁洋亦記為題其故

宅也。惜啟茂出處張公書時未記。末二句亦不知何指。近見黃梅喻文鑿考田詩話亦紀此詩云。王啟茂字天根。一字天庚。則舊鈔元字為偽。末聯國士作國是猶疑作還宜。則此詩應在崇禎初元所題。蓋是時誅斥閹黨嚴定逆案。國事頗可觀。故有拭目之語。知舊鈔容有傳述之訛。詩話所記自為穩愜矣。詩話又引朱儼鑪書云。石首王天庚。聞雅海博有古名士風。飲不一蕉葉。而能竟夜快談。以故流輩多親之。陳伯璣詩慰中。選天庚渚宮集數十首。又云。聞天庚著有拙修堂集。玉鳧齋樂府。茶瑤三昧。晒書鎖語。松隗錄等書。今不存。附存之。亦略見啟茂生平梗概云。

明末以時文考內監

明之內監有所謂隨堂秉筆者。職任亞於司禮監。而書寫諭旨。批答章疏。皆出其手。居中用事。其權頗重。舊由司禮監薦舉擢任。崇禎元年冬。始面試以時文。欽出事君能致其身題。鄭之惠。曹化淳二人皆考中式。拔用。至十二年夏季。李承芳署司禮監印時。其名下顧三聘欲圖速進。密託己之名下王建鼎代作選於眾時藝一篇。被巡綽官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上。立將三聘責斃。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事見劉若愚酌中志。若愚亦內監。因得罪廢不用。憤著此書紀宮中規制甚詳。夫思陵政作。甫經懲創。魏璫乃不

知覆轍是鑿。仍思任若輩以事權。宜其終致危亡而不可救。試以制藝尤屬無謂。然是時奄宦皆爛習此。足見明季風氣崇尚八股文之深矣。按酌中志云。鄭之惠。號明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臨黃山谷能作時藝古文後因事下獄值帝熱錢宗伯建入所居與鄭鄰見其詩而稱賞為之作序稱其戊辰夏奉使中州過岳武穆故里有感文臣不愛錢二語賦詩申意已已冬敵騎薄城憂時愛國賦今體詩八首故以卷伯卒章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夫子存而不削擬之余考錢之被臨於溫相甚危後得曹化清之力而解或即由鄭為之關說故於序文竭意推美耳志又記之惠之友湯武亦內監著有歷代年號攷畧謂本朝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實詞臣失於參考之過蓋謂永樂天順正德隆慶天啟五年號也。

溫體仁家書

明李督師袁崇煥之獄。當時帝意謂其通敵召兵。故加嚴譴。幸賴吾 純皇御製文集。中力為昭雪。而覆盆冤案始得因煌煌 天語而明。近閱烏程張秋水廣文。蠅鬚館詩話。紀其所見溫體仁與弟幼真家書三則。始知此案實由體仁達君之惡。讒譖而成。廣文謂其處處皆自寫供狀。信哉。第廣文此書僅有鈔本。且亦未經編定。恐其久而湮沒。特錄溫書如左。為讀史者論世之助。一曰。口口警備近京師。而姦黨尚自固營壘。全無為君國起念者。庸宰相任人穿鼻。倉皇失措。戒嚴半月。不過老弱營軍。鵠立風霜之中。日夜凍死百餘人而已。不意積弛之弊。一至於此。人情洵洵南

竄幾半。獨携家眷者不許出城。而士紳內眷有扮男裝者。有藏箱籠中者。往往為伺察所發覺。可歎可笑。又曰。十一月間。連寄三信至沛。蒼歸而敵騎已薄都城矣。賴滿將軍一戰。人心始定。城守漸有次第。然引敵長驅。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袁崇煥也。閣中素與袁通倚為長城。不意設國至此。可恨可恨。賴臘月之朔。聖明立擒袁崇煥。下詔獄。次早敵遂拔營而南。云云。今真敵無幾。皆流賊敗兵。假敵以肆劫掠。日惟淫酗為事。若得猛將率勁兵數千。夜斫其營。可以立盡。恨諸將俱退縮觀望。玩敵養亂。目下雖無可虞。倘來春敵知中國虛實。更圖大舉。則事不可知耳。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啟其端。此亦報國之一念也。又曰。□□入犯。皆繇袁崇煥以五年滅□欺皇上。而陰與華亭姦輔。臨邑罪樞。密謀欵敵。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及敵偏潞河。華亭猶大言恃逆督為長城。奸黨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紿。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輔胆落。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以為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斷。兩疏俱留中。故不抄傳。然次疏特發閣票。中有奸臣密諫等語。蒲州華亭見之。恨吾入骨。乘特簡宜興之日。即具揭力薦桐城會稽。以阻吾晉用之路。不知此時七尺軀。尚無安頓處。何問功名哉。今敵雖東。而永平一郡七邑。望風投降。為之內應者。白養粹也。父子

黃甲甘心事仇。不意國家養士之報。一至於此。考體仁當日。亟謀入相。所忌韓爌。錢龍錫二輔臣。即札中所稱蒲州華亭者是。故特借崇煥以擠去二人。而思攘其位。至阻吾晋用云云。不覺真情畢露矣。臨邑罪樞。謂兵部尚書王洽。桐城則何如寵。會稽則錢象坤。二公則龍錫罷後入閣者也。

綠牡丹傳奇

覺阿開士。有書壯梅堂集後四絕句。其末章曰。少日間情悔最難。傾城名士兩相歡。傳奇爭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隸書頗新僻。人以綠牡丹出處見詢。余按婁東陸穉亭先生。復社紀畧曰。當天如之喪。集國表也。湖州孫孟樸。瀆寔司郵。置扁舟千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生游跡所及。瀆每為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游子弟。與素封家兒。因瀆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執贄後。亦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請之烏程。育仁不許。以是致反唇。杭俗好異。一時爭相搬演。諸明生病之。飛書二張先生。求為洗刷。西張親蒞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張同籍。聲氣至盟也。因禁書肆。毀刊本。行楊書賈。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於獄。育仁怒。族人在介生門下者。為溫以介力。

求解於二張先生不許。獄竟而後歸。當是時。越中飯命社局者。爭頌兩夫子不畏強禦。而嬰江烏程顯開大隙矣。又張秋水。冬青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後云。此吾鄉溫氏啟釁於復社之源。書中以管色為烏有亡是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畧。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庵。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十錯認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喜笑怒罵之致。宜媿庵當日厲禁之。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之弟育仁。暨二子儼。伉儷人為之。謝英顧榮。直用自况。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注謝城曰楨曰。據李笠翁閒情偶寄。此劇為吳石渠所作。石渠名炳。常州人。後殉柱王之難。見南蠻逸史乾隆中賜謚忠節。如以為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以求元雜爨少之。余謂此事。實復社極盛將衰之機。固不待留都防亂。公揭群小已欲得而甘心。豈非二張先生氣矜之隆。與門弟子標榜之習。有以招之乎。梓亭先生紀此。其意蓋亦深致不滿也。

熊次侯論偽官檄文

昔在漢上。見明季漢陽孝廉魏晉封所著竹中記一卷。紀癸未夏秋。張獻忠寇掠武

漢事。中載熊次侯先生論為官檄一篇。義正辭嚴。真有聲動墨中。氣流簡外之概。其文云。蓋聞志士修名。垂節義之事。哲人守命。達順逆之機。是以天水阻兵。班生著諷。清河拒賊。李萼乞師。功則巍乎。忠之至也。爾偽官等。曾廁儒服。豈昧舊聞。自洽亂相尋。亦奸宄時有。漢則黃巾赤眉之慘。唐極仙芝巢甫之雄。及我大明。復有和尚千斤。劉六劉七。此皆盜之劇者。蓋亦興也勃然。然而好殺絕天。宜淫滅類。偶出張威螳臂。咸經萬死之餘。一當稱制龍蟠。亦無十年之運。綠林夢醒。而人歎白頭。赭服身分。而魂慚青史。適以動明王之憂患。徒以成大將之功名。在古速亡。撫今知弊。乃爾等卑者。迷於見利。高者自謂識時。挾此兩端。遂成千錯。夫我皇上親賢遠佞。既無清君側之名。蠲賦省刑。豈有罪萬方之失。特六師暫稽於邊土。故八伐稍頓於域中。而死賊張獻忠者。拘盜迫於飢寒。鳩張成于將相。昔歛襄陽之水。所不忍言。今食武昌之魚。殆亦有故。此匹夫能鬥之虎。亦女子可當之熊。茲者天岳一軍。凶徒五衄。固其效也。某等慟楚國之亡。其君無罪。察歲星之在。我武惟揚。已通謀於五路諸侯。更布心於百爾君子。蓋改過者春秋所大。而脅從者帝王弗誅。爾父死之。爾母死之。戴天之義。謂何。身請為臣。妻請為妾。沼吳之情。安在。沛上積山高之骨。豈昔暴而今仁。漢南絕

野渡之舟。實內貪而外狡。衣冠展其戲謔。懼秦國之坑將興。筦庫侈其金錢。恐洛口之倉易盡。嗚呼。使慶緒以歸朝而弑父。雖子儀可以無功。若宏正能誓眾以尊王。即李絳何難請賞。唐將數朝廷之喜負。坐失狼封。蠻夷畏中國之有人。矧茲鼠竊。先生制義。弁冕我朝。久已家絃戶誦。而駢體文之工復如此。意其他雜著。亦必大有可觀。惜未見遺集流傳也。據竹中記。晉封先作討賊檄文。先生見而賞之。援筆亦成。此八月朔。晉封之友朱開子。偕先生携二檄乘間入城。從人叢中投偽官案下。既啟視。口噤心慄。不視事者三日云。其豪氣亦不可及矣。按漢陽志。熊任氏口人。熊鳴鳳妻。避亂。季女家聞賊至。死之。女亦從死。以子伯龍貴。贈淑人。後晉贈一品。竹中記。則言熊子時相過。從似未喪母。抑癸未以後。湖北寇亂。頻仍。熊母死節。或在申酉之交。而志誤書賊。

侯忠節公父子為僮賓作書

嘉定侯忠節公。乙酉之殉難也。有人函首送其家。函首者。錢宮詹侯公逸事。言是太學生。宋之熙。楊鳳苞侯文節傳。則作金生。未知孰是。故但云有人獨屍身不獲。遇侯僕號於路。言主人死時服色。因求得合瘞。見錢宮詹所記侯公逸事。夏考功幸存錄。則言侯公殉難。義僕獲恕從死。知侯氏僕隸。皆非落落者。憶昔見忠節。視學江西時。父子四人為僮賓所書長卷。其人其事。亦頗異。忠

節所書者。劉勰專學。二論。出漢魏叢書。劉子新論此書。四庫目錄。題為劉勰所

或作劉孝綽。其說不一。今本唐袁孝政之說。又謂著謂向來或作劉歆。或作劉勰。

孝政。文筆頗類。此書擬即孝政所著。而據名劉勰。文不錄。但記其題語云。豫章官舍

病餘。僮賓捧冊。嘯嘯乞書。劉勰二論。賓趨走之暇。能稍涉文史。偶一獻詩。欲希青鳥

前簡之句。而一時知交。謬相獎許。如右軍之稱奴。似覺過情。且非余所敢承也。但

其性近硯執。自謂臨事勿欺。臨財不苟。臨勞勿讓。徐察所為。固亦近之。且夫人猶喜

筆墨。故當與蟻附鷹。攫者有間。特為破格書此。以堅其志。俾終無媿於自詡者而已。

庚辰孟秋七月廿二日。廣成居士識豫瞻氏一印。伯子演書所撰閑家箴云。漢畜扈

養。晉遺網紀。應門五尺。在家千指。昔以罪入。今唯義使。食人之食。勸人之事。勿謂身

微。勿謂道鄙。吾思克終。有則有矩。唯巧寔愚。毋患而惰。以墮爾課。唯頑寔才。毋才而

狡。以叛厥獲。我思古人。在卑不少。匪域之殊。唯人之效。牧羊維侯。斫石維壬。執鞭太

尉。報讐它鄉。披實異逢。非我思同。監於齊虜。視彼趙忠。銀鹿命僕。典琴字童。無以奔

走。而對紙筆。捧劍吟詩。咸陽之卒。蒼頭善文。却公之室。無以安寵。而飾温臆。收綸鼓

柶。隨張於漁。蓬首長鬚。亦惟事虛。無恃而勢。恥為人下。倚寶產種。卒禍主者。守亢如

寡。惟園公之呼。司馬無怨而貪。而有貳心。苟僕之貧。主之賢仁。擇才而終身。惟病奴

之事蕭君無徂而趨而競擗蒲王誠覆斗陶訶牧豬醉酒而賞我不古俱無攬而欲
而好營逐張隸納賂王奚食肉我以其清彼以其濁堂堂而翁是服是共役役而儂
是輯是諧無以久貫惟勤之替無以分曹即安避勞無託辛勤而因是為勳無挾寵
顧而昵尊忘素陳之地餘雖文不法乎頭提箱既勤乃拙雄翹士風次孫忠節人之
報主能各有甲唯臧爾心用敬厥業非爾勳勳亦我之須三世令僕旌曰華腴題語
云家人者其職甚細然家道昌替悉係焉故用作箴而名之曰開家大其義也久欲
以告僮輩無可與解者適僕實持素冊乞書遂錄於後謂其知近紙筆也亦有最焉
庚辰七月廿八日容南楚書一印通仲子潔書所撰古柏行云中堂有奇樹鬱若車蓋
姿陰蔽餘數畝托根勢莫移風霜擬嚴節陵臨覆桑棧其上輯百羽其下叢華滋
緣盈蘿葛萋萋來繞之中條頗秀舉鼉陰垂青蕤結附倚明德詎云懷薄私歲久勢
且長風雨相扶持願言直爾心為爾固其枝修修愈結束不學群條靡一夕雷雨作
龍蛇奮如馳相輔永茂芳千齡以為期題語云右南州署中賦得古柏示僕實作實
頗能學吟其志乃亦自好余常謂人不可以徒言亦不可以無志夫竭誠去私不勞
怨是舍无此志也雖以事君無不足而賓顧即以自許今其侍我父廿餘載矣而不

見其隙。厥言未謂無微。予既作此詩示之。且譽且助焉。則復進前而告之曰。維爾之言。繫爾之志。維爾之志。繫爾之事。繼事而徵。其曷有既。賓悚然曰。賓識之舊矣。敢不唯命是繼。遂書其語。時南州官舍。中秋之月。涼雨初過。試筆字雲俱一印。叔子靜書所撰。微。曹子建樂府當事君行。自注六云。鬱鬱彼山上。松扶危。陰中林。烈風來。何修修。勁節難為心。解。青青彼園中。葵託根。何不遙。願為君子陳。心希陽而傾條。解。貞松可用樹木。琴能衛其足。枳棘填彼幽谷。摧枯亦良促。巧詐祇令身敗。哲人忠自祿。解。秦麤猶賢魏羹。多巧者寡誠。日月昭昭。既明不掩。彼青蠅露雨紛紛。各榮不眩。彼槁莖。今君何用自嫌。竭蹶以酬生。解。四為臣良云。獨難有胸孰無情。貽訓鑒觀六術。智哉彼劉生。古人何為拙。誠後世傳其名。解。五題語云。古事君行不可攷。子建代之。篇短而質。余微其意。循其句格。而廣其篇體。雜用比興。為一首五解。意有遠託。不知於古人離合何如。時庚辰秋。南昌官舍雜微古樂府所作。偶僕賓乞書冊。因寫付之。賓頗習詩工書疏。且其立志較然。似有出諸臧奚外者。余既嘉且勗焉。又進與之言。詩樂有鄭康成家風。為識數語以勵其卒。八月之九日書。智合氏一印。後有忠節之弟。雍瞻先生跋語云。賓僮侍伯兄將卅年。其侍余亦猶侍伯兄。未嘗有斯須怠色。亦可想見其忠慎矣。

伯兄視學西江時。余亦追隨官下。親見賓司筦鑰。內外傳宣惟謹。既而駕水之役。去里門一衣帶。藏名恒恐不深。偶假歸。有營弁操舟數里外。致其款款。語漸及私。賓援古義拒之。辭色俱厲。今夏五伯兄赴國難。出門夜宿葛隆。忽逢暴客。伯兄躍入水中。賓宛轉相抱。良久得脫。此皆大節之可見者。若夫性耽文史。工于駢偶言。能佐記室所不逮。又其餘事耳。兩世贈筆。賓將隨示子孫。余復贅題數語。見賓自有以得之。非主人之私所好也。崇禎甲申秋仲。書於仍貽堂中。侯雁瞻印又雍瞻先生之伯子沆。跋云。夫處世末流。為人以下。以事其上。未有不出於勢利二途者。故主人都貴顯。席豐廳。僮指恒繁庶。私心所祝。俾百廿年而昌。而熾。儔類相上。競為炫侈。廣廈曲房。金珠綺縠。其主人寶璫累禩。弗敢踰越。彼則旦暮崇飾。不遺心力。自謂子孫之謀如是。足已。往往主眷未移。僕嗣先隕。耳目暗記。可勝太息。若乃德義所最。超然流俗之外。其性情。其行事。皆合於主人之所尚。不亦難哉。賓固儒術。從吾世父垂卅年。未嘗一日不在側。世父正氣清風。居官以退為節。方在南曹。辭非銓。謝台諫。出為藩臬。而世父有喜色。及在嘉禾。以大廉特拜京兆。旋膺新天子銀台之命。而世父有戚容。唯賓亦然。吾是以知其所見者大且遠。非復女子小人煦沫寵澤之情也。已。至其介性自持。勤

學好問。詩歌啟牘。彬彬文人之風。而雜處群伍。樸遯無以自異。粗衣糲食。三十年如一日。近始於所居。旁擴一楹。逡巡請命。若有媿色。及觀其締構。簡略粗草。僅足安身。而止視夫雕淫僭侈。以忘其本者。相去奚翅萬萬哉。適者奴變起於江東。詔言孔亟。三世蒼頭。盟牲矢義。罔有二心。然余觀世降風移。童稚弗逮。子典型詛盟之設。三代其衰乎。余用惴惴。毋敢荒寤。賓持此冊來。余讀而歎曰。是所謂如帶如礪者耶。金簡玉書不足為其榮矣。賓齒方剛。其尚努力進德。為綱為紀。為楷為則。吾將觀於爾後。大書特書。所不悖焉。賓姪秀弱。體盡勞。至死不懈。余重惜之。子德高。雅有父風。詩曰。克昌厥後。并勛諸崇。禎十七年。九月五日。記原書。侯印元余維侯氏一門忠義孝友。前史所希。乃僕僮中更有如賓之性行文學。亦青衣所僅見者。吾意從死之僕。既為獲恕。則號泣求屍。必賓無疑。凌子與霞曰。按忠烈記。賢所載侯岐曾家人劉馴。以匿陳忠裕而二公附記錄中可見侯氏諸僕皆鐵中錚錚者也。蓋惟主人有以默化於平時。故賓亦能隨事以自勵。其不富貴家多畜僕隸者。所宜味此言而念操之有本也。此卷庚申亂後。流至上海為湖州。凌君子與收藏。余得再見之。

黃陶庵集外詩

丹陽葛蒼公集中附錄陶庵先生詩一首。為遺集所未載錄之可考。見南都未造情

景。不特為黃集補遺也。題為蒼公年兄有白下中秋徵詩啟。實為感憤之篇。讀已而

悲。遂長歌以答。按蒼公徵詩啟。作於甲申中秋。詩云。是處中秋月能白。小林疏竹凝寒魄。烽火驚餘

藉少休。主賓兄弟聊酬送。酣歌嬉笑雜悲啼。歲歲月明殊此夕。酸辛有耳不願聞。同

人漫說金陵節。金陵龍虎夙盤踞。鍾靈大聖真奇崛。開闢規模自不同。武功告罷文

臣協。承承列聖宅燕畿。德沛江淮漫吳越。萬姓歡娛盡四時。花月山川齊悅懌。聲名

文物具原本。不類繁囂之泊沒。今夕何夕中原燼。鬼哭神號先欲絕。妖星黯黑向南

吞。眾星無數搖明滅。卧新天子正焦勞。吐哺宰臣方怵惕。何圖突兀太平來。蕭鼓紛

紆宣帝闕。馬上繁絃介曹行。閨曲低喉女郎列。宴樂公卿荷聖明。酒酣將吏忘征伐。

畫船玉漿蕩銀河。翠袖金貂依綠雪。寶塔風清火樹紅。琉璃露濕霞光碧。終宵歌舞

頌金甌。比戶驩呼瞻玉玦。自是新朝增氣象。不同故國餘輝澤。聽罷啼噓驚喜并。無

乃昇平太倉猝。大地山河仍廓落。萬里乾坤如洗滌。復仇雪耻真迂儒。樂事賞心洵

善畫。中秋自古月恒明。但願君心化明月。讀此詩後半諸語。當日君臣荒樂。文武酣

嬉之狀。如遇目前。先生憂國傷時。一腔忠憤。不禁借題傾吐矣。雖然歌舞漏舟之中。

酣眠厝新之上。千古叔季覆轍相循。豈獨宏光之世為然哉。

范石夫朋舊尺牘跋語

明末范石夫孝廉。朋舊尺牘十冊。余從友人借觀。考乾隆蘇州府志。石公名公柱。長洲人為文正公裔孫。崇禎壬午舉人。所交皆一時名流碩德。後多有成大節者。石夫於諸公尺牘後。各綴跋語。余擇其有涉遺聞逸事。可備文獻之徵者。摘錄二十餘條。尺牘文繁。未暇寫出也。范質公質文質公相國諡文貞。大節光照。予徵詩挽之。以華其節。名華節篇。嘗讀其和毛伯詩曰。城破不得生。何如未破死。贏得身不辱。且了人臣事。嗚呼。如公之殉節。其真身不辱。其真了人臣事矣。劉辰孫禧延曰毛伯下疑有脫文永錫

天劉欽爾。丙子舉於鄉。為長庠諭署崇邑令。廉潔成性。臨事敢為。迨至棄官避難。備極困苦。妻女與僕相繼歿。所貲劫掠無餘。僦寓相城。不蔽風雨。饔飧不給。當吾世求不媿夷齊者。惟此人。劉辰孫曰切當是切所字下疑亦有鄭天玉廣陵競渡絕盛

端午日。男女空國出游。癸未歲。天王招子往觀。盡歡竟日。天王閉門讀書。不與家事。非奉尊甫命不出。其招子亦尊甫所治具也。恂恂寡言。真同處子。登第授浦城令。行取台中。臨難不屈。烈烈而死。沈子凌雲祥聚奎閣十二人盟之。闕帝曰。共存心於大節。

勿失守於他年。又曰：誰無父母，而不揚不顯，願無以存亡二其心。均此君王而之死

之生，願無以貧賤忘其報。丙子子凌先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干戈阻隔，聞乙酉

歲獻賊犯西蜀，全家遇害。三復盟言，感懷時變，為之嗚咽流淚。楊維斗 廷樞 惟斗為清

流之望，然其胸中，何嘗矜譽清流而附之者。過自標置，遂以維斗為宗耳。遺變匿跡

山河，邏兵粹至，縛之而歸，備極箠楚，體無完膚，罵不絕口，裂其衫襟，血書絕命詞十

二首，志氣浩然，擬跡文文山，跋其後曰：後人念我，當思忠孝。臨刑仰天長嘯，連呼大

明，即頭已落，而大字尚有聲可聽。真與文山先後一揆矣。昔人謂商周間若無夷齊

一餓，宇宙成何氣色。予於維斗亦云。文彥可 從簡 世當衰晚，道德凌夷，而佩服聖賢，砥

礪名教，為人倫師表，惟彥可文先生一人。至其楷法丹青，婉美先待，詔衡山公，特文

采之一端耳。徐元歎 波 元歎詩名滿天下，楚中鍾伯敬譚友夏推為領袖，瓶屋三楹，

雜植群卉，栽植之方，獨得其妙，與四方名僧及名公質疑問難無虛日，尤能以熱腸

快口，排難解紛，故樂親之者眾。所著有謚簫堂諸刻行於世。陳玉立 宗之 玉立力行嗜學，

博洽天人，經濟等書，所著古文詩詞，力追古人，居恒未嘗疾言遽色，務以道義自開，

而於出處之際，尤審其正，登癸未副榜，例選司理，力辭而歸，國變後，隱居鄉間，或往

來北禪寺。自作小像。號易庵道人。一日深夜。寺僧聞扣門。問之。知為玉立。啟扉寂然。僧方訝之。即玉立易著時也。未幾有夢為邑之城隍者。生平從道守正。亦理之可信者歟。盛子裁子裁少苦貧。久困童子場。後成進士。不以新貴稍異。居京師。惟敝衣徒步而已。任蘭谿令。一介不取。愛民有真父母之稱。每縵上台。以禮法。遂落職。崇禎先帝識其名。兩諭廷臣。盛玉賢廉官。何不用。廷臣唯唯。後以張大司馬玉筭公薦。僅補東陽令。泣任七日。丁母憂歸。民號泣不忍捨。購儀志不受。田數畝。售之營葬。貧遂不能堪。惟書數篋。珍愛自樂。乙酉。兵至其家。遂棄不復顧。隱陽城湖側。草廬三間。以蘆葦作窗牖。僅蔽風日。鄉人相與如兄弟。有延為蒙師者。兒僅六齡。必竭力以教。韓日生日生兄居齊門之陸墓。力貧養親。以館為業。中後不改其素。予與玉立相訪。戶為積薪所滿。遣村媪搬取。而後延入。玉立歎為古賢之風。其房師陳淡仙先生。源名隱居村學。丁有雉髮。被獲繫獄。審時坐地不跪。問其何以留髮。答云。我明臣。自無剃髮之理。又門擇主而事。此時正該做官。答云。惟其擇主。所以宏光帝時。尚不赴行取之命。况今日乎。又問。何不做和尚。答云。本為無君。受此困苦。又何忍從無父無君之教。觀者咸為洒淚。嗟乎。此其為韓子之師也。王貞明魏璫時。周忠介公被逮。貞

明不勝其憤。首擊緹騎。禍幾不測。幸從薄譴。除名學籍。先帝登極。始復諸生。丁卯科

試不錄。隨以技射見收。一舉輒隼。氣志之勇。同人罕儷。乃治圃城西。精於畫。家六法。

暇則揮毫自樂。又何其閒也。釋覺阿祖觀曰。王貞明。徐昭法。勿齋太史。當先帝之

變。已義不欲生。避跡虎邱之長蕩。一泓秋水。朝夕徘徊。乙酉六月十二日。有剃髮之

令。默無一言。是晚月明如晝。以酒徧犒諸從。躬倚船舷。對月獨坐。突躍水中。人不及

救。長君昭法為予同年。匿身松陵。全髮被獲。長立不跪。叩亦不答。王者無可如何。髡

其髮而釋之。遂棄家入山。屢遭劫掠。家室無依。而志不易。知其君父之悲。刻刻在懷

也。所貽諸札。莫非忠孝之氣。形於楮墨。張倚公。長城。中翰。張倚公。其元配黃。子母姨也。

游於北雍。館皇戚周嘉定伯家。人謂致富易矣。乃囊無寸積。幾不能自給。生平熱腸

為人。不遺餘力。恩怨不問也。乙酉歲。訪其姻戚金伯濤。為衢州守。一聞變。即削髮披

緹。聞關歸蘇。知其次子張悌為官矣。含恨不入城而卒。可謂生死不失其正矣。仲傳

素昔王少湖先生及門高第。首推傅霖川先生。仲素其稱也。至性天植。竭力盡孝。親

沒後所得。一飲一食一物一鑑。必跪而陳之。靈几事死如生。終身一日。以丹青行於

雲間。購者必重價。黎美周。遂球。粵中黎美周。岳鄉李灌溪。閩中所得士也。每計借道。經

吳門必留連數月。軼才天授而淡泊為懷。如素自樂。對之使人神遠。郭男祥予偕

男祥兄在。北正以聞事風浪大作。憂懼日煎。皆却紳借以恐嚇。修怨也。嗟乎。國脈安

得不傷。世道安得不壞乎。金孝章孝章一姓朱。原名亥。恂恂自處。而名教之事。必

毅然身任。居恒取碩德懿行可為世則者。一一表章。名曰闡幽錄。變後舉所得廩金。

授之學役。曰。吾以犒汝。隨謝儒冠。期不失為本朝遺民而已。凌子與霞曰。按孝章於

撫案曰。此何時博一第乎。塗其奉而出見已哇集處士金孝章先生墓表。嗟乎。如孝章者。其人可師。其志可表也。盧渭

材倪三蘭宗師。督學吾長。渭生第一。子第二。並得食餼。後師以復社事降職。而保全

諸士之力最鉅。吳中奉祠名宦。皆渭生賢勞。予僅少效奔走而已。善江南條議。上之

閣部史公。公敬愛之。留為記室。戮力勤王。諸文檄皆出其手。史公既殉節。吾知渭生

相從患難。義不獨生也。張韞仲實應張同門。携二僮讀書焦山。一名小阮。一名大

阮。未幾獲中。讀書如故。不問姻期。上公車。挈一僧相隨。過佳山水。輒嘯詠自得。至其

論時事。則經濟不凡。非儕輩所敢望也。顧仲容松陵顧仲容。與予同隸長序。午未

連撥。任奉化令。聘吾友皇子汝升往。歸而述其實心愛民。方切喜慰。未幾變作矣。又

未幾。傳聞遇變而歿矣。近知仲容於唐藩建立時。得君甚專。陞廣東御史。挈家而往。

未嘗歿也。但未知唐藩避位後，仲容存歿若何耳。

凌子與曰：按顧俊亦作之俊，於國朝順治二年，大兵下杭州，閩

六月，海波錢肅樂起兵守樂之俊，應之。明年六月，魯王航海入閩，之俊從亡。晉官御史以剛直著後，入粵從永明王，死于肇慶。見吳愚甫復社姓氏傳，畧所引蘇州先輩

小傳錢肅集樂卜子真

遠子寤以詩游四方，快吻爽喉，所至見稱，尤與吾宗質公相國

太濛璽，御友善。涿州馮相公延為館師數年，入盡唯諾。子寤獨好為直言，未嘗逢其

喜怒，及歸而一貧如故，是則可欽也。

張受先

甲申春，受先先生過予曰：天下事壞

矣。壞矣。天下何人不負國？真有痛心難言者。又曰：錢牧齋挾優人廣福，看梅

廣福疑是光福

石夫偶爾筆誤輿從喧闐，山靈震驚，居停供億，有至傾家者。此是何說？遂拍案稱恨。久之，受

先扶善鋤惡，每州守至，輒往告以嚴束衙役，衙役積恨。乙酉歲，挾受先出寸毆而斃。

竟日復蘇，因得遁婁東。有降箕者，忽書云：今日賢紳被難，須著城隍救護。是日受先

被毆，見有朱衣者，以一網覆其身，因得復蘇，亦異事也。

凌子與曰：按葛芝所撰行狀云：留都弗守，江南沸然，里中

豪猾遽起，向之則曰先生者，嚙聚數十人，踵先生門，給詩主城守先生出，即撤去。標

巨鯉擊中要害，先生眼目不言，適謂王廟僧某有勇力，乘間突出抱之走，而諸德先

注者亦持兵來奪，乃得脫。方先生被擊時，過州神里中，劉公旦

有三齡，有詠梅句曰：眾香國裡小諸侯，遂得奇童之譽。壬午始發，癸未登第，授南昌令。

未赴，遇變，杜跡鄉間，觸當事者之忌，羅織成罪，妻孥被陷，備極楚毒，審時昂立曰：吾

有三恨。一為父亡未葬。一為慈親在堂。一為家貧不能起。表師殺汝輩。主者大怒。遂
 擒解京。長子西翰。次子鑰君。亦被械。主者欲縱之歸。答曰。寧有父受桎梏。而子逍遙
 者乎。亦慨然赴獄。是父是子。言之痛心。李如穀 吳滋如穀先生。身成進士。長子灌溪。早
 歲亦成進士。為名御史。次子仲木。舉於鄉。子同年也。坦懷近人。不事矜飾。末年丁亂。
 能守己。亦能遠禍。所謂若遠若近。不可得而名者耶。李灌溪先帝遘變。灌溪林居。
 故不及從死。宏光時。稍出。則京卿立致。卒不肯一行。乙酉夏。民有起義者。迫之。事卒
 未就。寄居蕭寺。謝絕人事。所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可以不媿矣。鶴翁公 蒼公兄
 博學多能。且負奇氣。築室焦山。兄弟共讀。不以貧累。會試北行。命一窄艇。僅如魚舟
 狀。尾諸舟後。人不知也。抵京。僦寓復集高廣。子訝之。乃曰。非此無以游行。自得開拓
 心胸。因為掉臂。濶步。繞室而行。相共抵掌。詩文絕佳。惟不作畫。曰。我幼喜作畫。師曾
 責我。未幾師卒。故終身不敢為也。其至性如此。宏光帝時。試授中書。遭變後。其大節
 必有可觀。惜以一水隔耳。萬年少 萬年少詩文字畫。著筆便隸。其易經制舉。義
 尤能精於譚理。不落窳逕。鄭拱山 光宙拱山師。偕先子同游。王仁孝之門。萬曆己未。子
 復執經受業。言坊行表。尺寸不渝。而引進後學。如春風披拂。齋中有聯云。心為論文

合眉因勸善開蓋自言其實也。

魯府佐失名

此府佐魯君為子免試事所致元歎書也

予偷生苟活儘足耻矣肯跋涉長途覬一第耶藉元歎力具鑑送魯君周旋獲免庶為善全之道。觀以上諸跋略得石夫生平交游梗槩而諸君之行誼風節即於此可徵一二。最後魯府佐一跋札雖非與石夫而國變後石夫高尚之情謹慎之識俱可見焉。附錄之亦所以論世知人也。

馬士英有才藝

馬士英名列明史奸臣傳為宏光時誤國之渠魁夫人而知之矣然論其初實亦文人之具幹濟才者如明史紀其平總兵劉超之叛不動聲色直以談笑處之使其末路能軌於正何必非一代能臣而乃甘心為阮大鍼所愚立意與史道鄰作難乘時竊柄倒行逆施為後世唾罵而不惜此蓋熏心富貴有才而誤用其才也即其餘藝亦尚可觀余嘗於郡中收藏家見其山水便面深得元人蒼逸之趣字亦學蘇頗無俗韻又於覺阿開士五百梅花草堂借讀徐元歎詩集浪齋新舊詩一冊卷末浪齋詩前有士英序文是天啟初年任未顯時所作論語頗有妙語未可竟呵為門外漢錄而存之非謂不以人廢言欲使世之閱其文者知其聰明自誤耳序曰古人之善

為詩也。非盡以其才也。則才人之不善為詩也。亦非盡其才之罪也。何也。根不靜而神躁。不靜則浮。躁則粗。粗浮無當於人。而當於詩乎哉。夫才者。世俗之所炫。而至人之所不屑居者也。才大而無以養之。猶足為患。况乎其無所有也。故山水花鳥皆含妙理。冥心元對。猶恐失之。而翹檠閨帷之趣。酒淫色癖者。覩面錯過。而幽人老衲。從旁摹寫。反入精微。則詩之為用可思矣。若吾友徐元歎。則今之靜人也。天性本靜。而學以充之。故其發而為詩。淵然穆然。和平溫厚。不惟離近人之迹。并化其才人之氣。然予去歲讀元歎詩。則就刪妙於采蘋。而讀近日詩。又妙於就刪。學益進則道益深。根益靜則神益恬。詩之機候日新。而不自知矣。嗟乎。靜而無才者。與詩絕者也。才而不靜者。與詩隔者也。吾言不信。請以元歎證之。天啟元年辛酉五月。端陽前三日。友弟馬士英撰。昔嚴嵩能詩。鈐山堂集中。清妙之作甚多。然無補於立身行事之謬。徒令人惜此詩之出於嵩手。士英之善畫能文。亦若是焉爾。釋覺阿祖觀曰。阮大鍼諷懷堂集詩。亦時近陶。象。好

人有此殊不可解。

潘吳二家論楊嗣昌詩

潘稼堂遂初堂集。有閱孤兒額天錄一詩。此錄乃明末督師楊嗣昌之子。為其父辨

冤作也。按嗣昌小有才。思宗任之頗專。且久而勞師糜餉。辦賊迄無成功。徒以身殉。死後為獻賊剖棺戮屍。跡其末路。亦殊可憫。較之擁兵跋扈。偷活迎降之輩。固宜未減。然其生平大罪。在薦熊文燦與扼盧象昇二事。文燦縱賊貽殃。萬死莫贖。但嗣昌薦之。誤於聽其大言。亦如帝之誤信嗣昌。咎猶可諉。至於象昇。不過為不肯詭隨奪情。因而議戰議和。不合。乃扼之不遺餘力。既掣肘使敗。又必欲誣以生降。則全乎小人媚嫉之念。不顧國是。不可謂非誤國之賊臣矣。孤兒顓天錄。余未經寓目。所辨大約不出此二事。無非飾巧卸罪之詞。在嗣昌之子。作此書。欲以一手障天下。後世耳目。其愚已甚。願尚不失為人子愛親之心。閱是錄者。哀其子之志。擯其父之名。置之不論不議可耳。豈可推波助瀾。復為題詠。至云是父有是子。忠孝聲不墜。信史垂千秋。公論未宜廢。是何言乎。此種詩一時落筆。似乎別具手眼。傳之久遠。不免為著作之疵也。同時吳修齡撰撫膺詩一卷。皆詠明季事。有武陵相公四律。其袒護嗣昌較稼堂更甚。詩甚不工。茲錄首章。及第三章。以見一斑。云青史瑕瑜欲並存。人心迷溺失公論。是非何至看成敗。毀譽無憑出怨恩。一迺白羊還菁次。自注。庚辰二月。獻賊

羊山。大菁。故諸處。諸將。世。世。香。不可。斷。二端。自注。文。士。筆。端。武。士。兵。端。黃。石。更。梅。村。自注。石。齋。黨。魁。梅。村。所。以。衣。冠。

盜賊皆仇敵。空泣沅江六世魂。自注獻賊深恨武陵既破常德發其六世之墓巡撫何騰蛟奏之宏光曰獻賊仇嗣昌酷及六世則當日殺賊不自古。危亡出小人。於今賢者亦紛紛。薛文遇已燒清泰。自注石塘村反呂琦料其必請兵契丹為無功。自古危亡出小人。於今賢者亦紛紛。薛文遇已燒清泰。自注石塘村反呂琦料其必請兵契丹想因天運能遷轉。文曲無妨作破軍。前詩言嗣昌殺賊甚力。故結賊仇而以縱賊不追。委咎諸將。尚屬支飾有情。後詩見嗣昌意主議和。可延明祚。而以阻和亡國坐罪石齋。直荒謬全無辭理。大抵順治康熙間。明史未修。公論未定。學士文人。於明末時事。是非褒貶。往往有違其臆見。顛倒失實者。觀潘吳二詩。可以概見。然修齡無足論。其詩亦決不傳。彖堂則名列詞科。身與史局。不應更有此作。豈少年不經意之所為耶。

吳梅村木棉吟

許伯絨丈嘗以梅村祭酒木棉吟見示。為梅村集中所未收。惟見金鉉鎮洋縣志。蓋逸稿也。觀序所言。隆萬中云云。是作於前朝未造。詩借村農口述。可考時事之廢興。民生之憂樂。因錄存之。序云。木棉出林邑高昌。哀牢諸國。梁武帝時。徼外以為獻。見南史。又南州異物志。及裴氏廣州記。皆云南蠻不蠶。採木棉作布。染為斑布。漢書所

云蒼布白疊。其時已流入交廣矣。元至正間。浙江烏萊不食。偶傳此種。崖州黃遵。教以捍彈紡織之法。死而為廟祀之。按廣州木棉大如樹。與今所見不類。明初王梧溪逢。以為交廣木棉。一名斑枝花。異地所種。乃草棉。非木棉。陶南村亦呼為吉貝。與梧溪語合。然世俗稱名已久。不復可改。余以為地氣雖殊。物性本一。工用又同。即謂之木棉可也。自上海練川延及吾州。岡身高仰。合於上。宜隆萬中。閩商廣至。州賴以饒。今累歲弗登。價錢如土。不足以供常賦。余作詩紀之。俾盛衰得所。攷焉。詩云。木棉花發春申冢。東海昔聞無此種。南州異物記有之。夫容花葉梧桐枝。崖州老姥曉移植。烏泥涇上黃漚祠。種花先傳治此法。左足先窺蹋車捷。稀膏滑軸運雙穿。鐵峽黏雲。唾重疊。稚弓躬急雪飄。搖白玉裝成絮萬條。兩指按來身不動。一輪明月轉蕭蕭。紡就飛花日成匹。錯紗不獨誇雲織。軟如鶯毳色如銀。非絲非紵亦非帛。哀穿白疊貢南朝。黃潤筒中價益高。不信此邦貪卉服。江天吉貝滿平皋。四月農占早花好。麥地栽來憂莫保。持鋤赤汗歌歸休。長怕游青低沒草。東舍西鄰助作勞。魚羹草具惟呼飽。蟹患蟲災絕跡無。社鬼驅除醮錢禱。西風浙瀝幾回吹。花台漸結花鈴老。豆溝零落濕衣裳。拮拾提筐逐兒嫂。冬日常喧冷信遲。今年穩足霜黃少。有叟偃僂負載行。

編蒲縛索趨天晴。黃絲祆厚裝踰寸。白酒帘高買幾升。道畔相逢更瞋怒。賣花胡不
完租賦。老翁仰首前致詞。足不能行口披訴。眼見當初萬歷間。陳花富戶積如山。福
州青鞵鳥言費。腹下千金過百灘。看花人到花滿屋。船板平鋪裝載足。黃雞突嘴啄
花蟲。狼籍膏階白如玉。市橋燈火五更風。牙僧肩摩大道中。二八倡家唱歌宿。好花
真屬富家翁。劉河塞後遭多故。良田踏作官軍路。縱加耘耔土膏非。雨雨風風把花
妬。薄熟今年市價低。收時珍重棄如泥。天邊估客無人到。門裡妻孥相向啼。昔年花
早官租緩。比來催急花偏晚。花還未種勉輸糧。輸待收完花信遠。昔年河北載花去。
今也栽花偏齊豫。北花高擔渡江南。南人種植知何利。嗚呼。一歌夏白紵。再歌秋木
棉。木棉未開婦女績。緝麻執杵當姑前。徐王廟南餅滷洗。賣得官機佐種田。田事忙
過又夜作。十月當窗織梭布。盡室飢寒敢自衣。私逋償了官錢誤。姚沙渡口片帆微。
花好風波急載歸。隔岸人家疑望斷。千山闕客到來稀。詔書昨下開閃罟。蘇息烏村
并鴉浦。招來殘戶艱荒蕪。要識從今種花苦。殷勤里正聽此詞。催租須待花熟時。

鷗波漁話卷四終

鷓波漁話卷五

清 古吳葉廷琯調生著

惠學士唐宮詞

我吳惠氏世傳經學。而大令學士父子兼工詩。大令研溪詩集刻本。余舊有之。後以贈嘉定程序伯。學士詩集聞其後人亦藏有印本。而外間流傳頗少。僅從蕭張珮淞南識小錄見所撰唐宮詞。蕭書無刻本。亟采存之。其詞云。六宮深鎖黛蛾愁。無那君王愛遠遊。聞說翠華行萬里。范陽先進九花虬。朱輜香車豹尾中。金錢偏給小行從。北門學士常隨駕。敕賜天閣皎雪驄。泛舟春苑上蓬萊。侍從誰非作賦才。閣外傳呼閣立本。無人知是畫師來。侍宴羣臣各賦詩。禁中行樂少人知。試看酒半橫波舞。何似當年積翠池。新蒲細柳曲江頭。一帶山光翠欲流。春日潛行何處好。采霞亭畔紫雲樓。六玉第宅夾城邊。興慶池頭最可憐。一夜雨聲添數尺。杏花春水鬥鴛天。六時宮漏滴銅龍。金屋無人盡日封。天外何來花鳥使。一雙飛上玉芙蓉。桃花叱撥錦障泥。日暮垂鞭過柳隄。不用馬前排蠟炬。腰間自有夜明犀。昨日春歸柳園中。微涼殿角起薰風。蒲桃園裏朱櫻熟。中使擎來滿翠籠。七月齋時起八關。幡花寶蓋繫金環。

不須更設玉蘭會。別有宮中萬佛山。白玉鞭垂碧玉絲。道中風雪馬行遲。清溪幾曲
流香滿。正是溫泉浴罷時。蕭氏謂其風華掩映。諷刺殊深。讀之良覺王建花蕊去人
不遠。惜祇十一首。似尚有軼篇。他日假得惠氏家藏全本。或可補之。

桃蔭吟稿

桃蔭吟稿一卷。鈔本不著姓名。梅孫與許眉叟年譜同得。其中有侍父至落木庵。瞻
元嘆徐公遺像二律。注云。公吾父外祖也。乃知此稿為陶村太史所作。然前見元嘆
先生像幅。卻無此詩。稿不及百篇。而清穩修潔。無愧作家。選存近體數章。亦吾郡百
年前文獻也。新柳云。幾日東風裡。春光上柳條。一堤煙乍煖。萬樹雪初消。淺色徐橫
黛。柔枝試舞腰。遙知御溝畔。綠到玉河橋。侍父至落木庵。瞻元嘆徐公遺像云。太息
高風渺。荒庵落木存。乾坤經浩劫。江海此歸根。靖節留遺像。自注。公自題。少照有世
人自禮淵明像。不用薰
香。侍子
孫之句。香山只外孫。此來薦蘋藻。掃室一招魂。泉出天池碧。雲連竹隔深。數椽猶舊
額。自注。額係
顧時翁筆。老樹尚重陰。俠骨飯禪寂。孤懷托苦吟。幽光原不朽。還待表山林。鄧尉
探梅云。多負梅花約。幽情偶趁閒。扁舟一雨後。短策萬峰間。香雪真成海。羅浮似此
山。今宵有清夢。明月印禪關。暨湯雙史祠云。自注。關應元字麗亭。北通州人。江陰縣
典史。已舊。資建廣東某縣主簿。以母病

未行現任典史陳明遇浙江人天兵十萬蔽江流甘比殷頑誓抗周二尉同心堅壁壘八旬片壤頑

貌貅原知卸石難填海肯把降城易斷頭慷慨登陣明月下曼聲淒絕五更秋自注

更轉曲中秋守軍于城上歌之城催妖鳥散飛蓬自注城破前一日有白鷺數千飛相城東即死事生魂云戰折槍沉巷戰雄田

島生降無一士睢陽死事有雙忠長江激浪聲餘怒古寺棲鴉血映紅自注祠在棲

處聖代不教埋義烈千秋廟貌想英風吳山伍相國祠云祠堂古木鬱山椒肅肅臨

風盡日飄故國樓台虛夜月大江車馬震寒潮吹笳壯士仇終復伏劍孤忠主益驕

回首霸圖先後盡英雄遺恨也應銷

我洲公詩

先曾叔祖我洲公諱近吳邑諸生王名生平砥行績學富于詩文所著俚暉雪香西

陽柘餘諸集秋靄山房文集金友理太湖備考書目門載之中年授經真州王氏王

故大家敬禮甚至前後欵留三十餘年自祖及孫受業門下者三世公一子先卒晚

年無孫先大父以二世父為之後迎養歸東山故里齒逾八十卒身後著作年久多

散佚余徧為蒐羅僅得詩三帙叢殘不具首尾于諸集殆不過一鱗半爪耳吳定璋

峯足徵集選公詩二十七首見于三帙中者不及半詩格冲和恬曠望而知為有道之言茲謹錄十餘首以志

追慕之私。古體如雜詠云。日出羣動作。日入羣動息。作息自有常。期在不廢職。勢所不能為。求之空費力。利為眾所趨。名亦眾所憶。區區名與利。拙者每先得。乃知機巧深。一往多過抑。造物忌陰謀。達人務遠識。西村書舍雜興云。一生好恬淡。棲息得清曠。讀書恣我欲。孤懷每獨向。俯仰天地寬。何處生諸妄。時雨空山來。溪流見新漲。過王氏山莊云。空山雨初歇。農家得新霽。携屐過山莊。谷口夕陽細。老人荷鋤歸。晤對心相契。功名非其願。留畬見經濟。拮据弗辭辛。及時勤樹藝。人圖終日謀。彼豫百年計。一家父子孫。恒業世相繼。樽酒樂餘閒。脫然絕所繫。仰觀月在天。客去柴荆閉。秋夜云。攬衣步空階。明月出庭樹。餘光散簾帷。桐葉流清露。四壁秋蛩鳴。唧唧情如訴。仰視銀河高。雲波時迴互。心境兩相忘。得意託豪素。踏青歌云。真州城東江水曲。繞隄楊柳連江綠。和風煖日近清明。遊人爭約郊外行。携樽挈榼雜沓來。相期不醉誓不回。歲歲春風此一度。興酣奚惜斜陽暮。笙歌隊裡欲消魂。目斷萋萋芳草路。君不見。踏青遊人醉未歸。落花如雨滿地飛。近體如鑿翠山房云。老衲棲禪處。懸崖屋數椽。泉飛窗外雨。石漏洞中天。山果秋初熟。霜楓晚更妍。忽驚清磬發。沙鳥起寒烟。晚泊云。小泊依江渚。微風弄晚晴。乾坤舒老眼。詩酒寄離情。水淺流沙白。山低落照明。

斷橋疏柳外。一抹暮烟橫。步莫釐峰下云。為愛晴光好。來偷片刻閒。人同秋意遠。鳥帶暮雲還。紅映一溪葉。青遮半面山。烟蘿幽絕處。力倦罷追攀。遊宏濟寺云。偶欲探奇便。艤舟石梁斜度徑。通幽斷崖橫。樹行疑墮絕。壁飛軒看若浮。滿目寒烟荒寺夕。一帆暝色大江秋。歸途岑寂人踪杳。清磬微聞響佛樓。懷漢升漢文兩弟客。楚云目斷來鴻少。遠音十年往事細。思尋關河迴。隔千重路。骨肉虛留一點心。離別獨於貧賤易。悲歡偏在弟兄深。自注十年內喪一兄一妹洞庭春水添新漲。好看雙飛返故林。聞在川大兄至六峰。有寄云。憐余方欲著歸鞭。聞說君來一慨然。離別十年渾似夢。相思百里不同天。霜寒雁度靈巖月。潮落人歸瓜步船。此際遊踪應未定。秋風寂歷暮江邊。秋懷云。最愛山居少送迎。一編常抱足平生。庭空不礙行雲跡。門掩微聞落葉聲。多病自憐同沈約。著書寧敢效虞卿。未荒三徑堪娛老。何用逃名更釣名。江行云。日落江水遙。歸雲何處宿。渡口惟無人。兩岸垂楊綠。渡江遇雨云。海氣結冥濛。浪花噴如霰。雲光接水光。江山雨一片。阻風舊江云。無端風雨阻歸津。一棹江干去住頻。莫訴離愁與別思。鄰舟恐有故鄉人。仙女廟云。仙女廟前江水流。江清水白夜停舟。仙踪一去無消息。明月蘆花空好秋。

我洲公近體詩佳者甚多不能悉載而清詞秀句時貯胸懷因倣古人摘句圖摘錄

若干聯于左石榻留雲宿藤廊借竹牽游畢燈簇橋邊市舟喧夜後津夜至南橋路從倉

靄覓亭向碧流開龍池清風亭雁影今宵夢砧聲昨夜城雨春水柳邊渡夕陽花外樓西

酒家青嶂裡客路白雲旁馬頭山旅店開處山俱靜流來水亦香精潮聲從枕落月影到

江懸宜城夜泊苔痕三徑月竹影一簾風復鳥聲雲路外人影翠微間平山江連三楚白

山積六朝青險斷岸瀟春水晴山靄暮雲泊瓜洲雲中千樹曉天外數峰青登奎閣連宵

花雨春前劫一榻茶烟靜裡機春夜感懷美景盡從愁裡過好書休向醉中看懷貧中聚

散思親串客裡行藏感歲華別周表兄溪流響繞雲根落山色青從屋角生初綠楊芳

草遊人路細雨清尊旅客情早春江中巖飛細瀑晴常雨松護重陰夏亦秋法海寺入

雲鐘磬隨風落如畫亭台壓浪平登金山秋深客館燈搖夢雁落山潭月上樓懷徐霖涼

侵倚席全非雨夢隔疎簾別有風蘄山斷雲歸鳥愁中落遠水平沙望處迷晚泊一

室棲邊成小隱十年飄泊累浮名登興山排短閨飛春色水拂空庭倒碧流香徑

祇餘秋後草妝樓仍對寺前山湘蘭巖飛驟雨雲翻石風挾奔潮水拂天登燕子磯遇雨極

蒲帆檣天際落萬家烟火座中收雨花台

蔣珊漁殘稿

二十年前從郭憇仙紹高棠頭見珊漁詩稿一帙才調格律俱佳而吳下談詩家罕有稱道其人者憇仙言珊漁姓蔣名曾煌郡中舊族乾隆戊戌進士作令蜀中曾奉檄入藏後又從軍苗疆遷柳州牧引疾歸少多才工詩晚年里居汲汲於求田問舍不復能唱渭城性寬慢不善教子身後家落楹書盡散此帙乃其手抄楚蜀諸作憇仙得之書攤想其生平所作必皆可觀而僅留此於覆瓿之餘良可慨也當時鈔存數十首茲復甄錄最佳者於此飛越嶺云何年鑿鴻濛挿此摩天翅前峰矯鶴盤後峰踈鷗企行行戒徒御絕足敢輕試歲寄山石間眩目狀殊異或如猛虎距磨牙奮欲噬或如丈人僂顛趾危欲墜悲風蕩叢薄白日走精魅冥升徑屢窮往塞氣逾厲百步九折餘一落千丈勢捷爭赴壑蛇怒作奔泉驥平林愴少安暝色鬱重閉高歌行路難出險轉心悸趨府云仙仙府中趨案牘苦埋首紛如理亂絲積若掃塵垢百密而一疏吏或伺其候日計固不勝月計亦何有吾意無任法法乃弊之數風景峻周防毫毛恣繩糾將毋使奸胥授以高下手危言白大府大府曰否否黃雀行云簷前黃雀何啾啾欲下不下向客愁如言當日託身好枋榆捨決隨螭鳩十步一飲五

步啄自謂與世長無求。北山虞羅偶一中。供奉朱門春復秋。朱門深處巢珠樹。彩翰
翩翩不知數。金衣公子雪衣娘。占斷歡場恣嬌妒。可憐薄命仍身輕。不飽黃花飽風
露。十年失侶無消息。一旦開籠放遠去。遠去不復解。奈此羽翼微。酬恩竟何所。顧影
違自疑。客為黃雀語。爾來自農圃。既無搏風之翮。奮青冥。又非季邱豪門雄。金距不
見雕陵雀。彈丸受童侮。爾軀一不幸。宛轉登庖俎。胡為戀巢幕。哀鳴此延竚。低頭拂
羽若有思。飛入深林遠莫知。牛皮船行云。原序由蔡聖渡河。商人製牛皮為船。竹編
出人意。殊陸行宜服牛。水行宜乘舟。世間顛倒。那有此革囊一擲。輕中流。幕遭張我屋。
飲酪充我腹。番兒生計左右逢。利涉何煩事。刻木牛則有皮犀兕多。非丹非漆制從
樸。外槌約以繩。中虛挺以竹。廓落裁容五石瓠。水面輕鳧浪花蹴。我聞夏陽浮嬰濟
漢師。權宜妙手偶一施。是區區者將何為。少所見多所怪。問渡駢闐雜携戴。曾不於
胸一蒂芥。就其深兮人不濡。就其淺兮負且趨。用之舍之惟所如。地宜人巧開邊隅。
君不見南人使舟如使馬。水犀之軍出此下。瀘定橋懷古云。風雪千山路。雲霄萬古
名。經營先北伐。慷慨決南征。故壘荒無跡。寒江怒未平。堯封今日遠。化外徧刀耕。
聞鄂制府奉命采藏云。破膽先聲在攻心上。策收恩深仍反噬。師直願同仇。怒豈

容螳臂。飛應食虎頭。早圖方略上。一解。至尊憂。謁武侯祠云。宗臣祠宇鬱嵯峨。有客

悲秋策杖過。雲掩殘星山欲暝。風翻大樹水疑波。天人事左三分定。將相才兼十倍

多。淚盡英雄公一笑。魏家銅雀晉銅駝。臨邛懷古云。絕倒千秋慕蘭心。寒烟衰草坐

銷沉。螭頭待詔才人筆。犢鼻當鑪曠士襟。如此賢郎真絕世。居然女子亦知音。祇今

曲澗流泉處。髣髴空山一鼓琴。子雲亭云。回首談經處。西風夕照寒。堂堂襲勝死。奇

字識忠難。寂莫終投閣。名成莽大夫。千秋青史筆。更許解嘲無。爐城雜詠云。一揮羽

扇掃蠻氛。諸葛威名異代聞。誰識靈旗風捲處。歲時爭賽郭將軍。自注。爐有郭將軍祠。為土人敬畏云。

隨武侯南征。造箭于此。無從考證也。書范文正公集後云。天津橋上感啼鶻。河洛失機亦偶然。我恨南

人邊作相。空教憂樂一身肩。七夕口占云。清淺銀河欲渡難。一番風露一番寒。如何

但假凡禽翮。閒煞蓬山鶴。與鸞。桂東道中口占云。擬脫朝衫製芡荷。麈官面目尚蹉跎。

山靈向客如騰笑。又聽松間喝道過。自注。時余已出文引疾。

石唯庵殘稿

余與序伯編緝亡友印印川鷓天閣遺著。劖劂方竟。其家出其先德庚寔徵君鴻縉。

石唯庵詩殘稿一帙見示。皆晚年僑居吳門時作。首尾不完。亦無卷次。徵君素行詳

惜抱軒文後集傳中詩雖不多誠有如傳所稱無意求工清潔自適同人議附刊印

川集後蓋援黃山谷集後附刻其父伐檀集例又王楸野客叢書後附刻其父野老

紀聞亦此例也按宋高翥信天巢遺稿後附江村遺稿則翥父選叔邁之詩皆高孫

引山谷既而有人謂父附子後究屬不安雖宋人有例未可竟用于是附刊之議遂

輟迨後余見戴石屏集編其父敏詩于己集之首此亦宋人前例較善于山谷等集

正可施于印川父子者惜印川遺著印行已久無暇重編擬俟異日求得徵君全集

再謀專刻矣先是余錄藏徵君詩三十餘首因思詩之可傳在精不在多乃復選其

最佳者十餘首于此聊以慰徵君享帚之心且足見印川詩學所自稟焉牧石老師

書來索療病詩戲答之云大悲憫眾生常為有病切眾生病不除佛病亦不輟若言

病是真佛與眾生別若言病是幻是病了不滅不真不幻問病相如何說其二云無

病安有藥有藥即是病病藥一時遣是為除病竟奈何請弟子問疾不任命紛然炫

所聞悉墜維摩弄我拙不通禮亦未諳約性但有寒蟲吟資公作笑柄葬亡女於先

室墓次餘痛未已賦此云迢迢木瓜水引蔓一何長丸丸虹橋柏慘澹含風霜祖塋

與伯隴相對西南岡是間三尺土爾母身所藏爾死歸無所并歸爾母旁爾母如有

知携爾侍高堂。慨然聚骨肉。雖死意差強。獨憐父念爾。永隔參與商。生前玉不如。死後埋北邙。白楊戰風雨。衰草坐牛羊。音容一以隔。日遠嗟日忘。歸來踣壁卧。鄰女方催妝。笙簫涕中夜。百兩相迎將。感此發長喟。一慟推中腸。臘鼓云。行與殘年別。還將新歲迎。青羶猶故物。臘鼓已春聲。老大遽如許。癡獸賣未成。譬如聞促織。懶婦也心驚。哭女云。一卧遽三月。逡巡遂不支。生猶疑病淺。死始悔醫遲。妝閣歸何日。重泉渺見期。殘年知有幾。淚盡孝娥碑。為頤堂伯兄營葬華感賦云。形家聚訟已多年。入土纔舒後死肩。從此只須防鹿觸。自來能得幾牛眠。山川無語平為福。骨肉相依策最全。為善理原無不報。如兄應得後人賢。淮雲寺觀松雪翁諸名人水陸像云。自注寺募成以薦其父母者。婁江江上淮雲寺。捨宅曾聞顧善夫。一杵疎鐘清畫水。四圍喬木綠陰敷。斷碑已失前朝字。畫壁猶存變相圖。我亦親恩矢報者。白雲天遠旅魂孤。翁海林見過出示近著并悉金石之富云。胸次恢恢萬卷蟠。對公方愧著書難。殘年何意聯今雨。一晤居然證古歡。龍簡惜無神為守。館壇聞說字猶完。聽鶯居外春波暖。尚擬來遊盡借看。卧樓為雨所塌中夜不寐有懷椒畦云。牀頭決決瀉明泉。蛙黽相招入漏天。墮甑人難忘。一顧枕流我亦失安眠。料量升斗同炊玉。摧挫光陰作禁

烟自注時米價大賈多有穀于舉火者此段荒寒暮木盡欲攀東絹到君邊庭前白蓮先開一枝次笑
儂韻云紅妝翠蓋各爭新白石清泉自寫真何處吹來孤鶴影被他猜作弄珠人偶然
觸熱如因熱誰識同塵不染塵子蠶環生三世了與君心苦證前因秋蝶云回首花
間舊侶稀臨風作態尚依依誰憐金粉殘妝在應悟紅塵昨夢非飄泊也如人易老
差池難定燕同歸玉奴遶暮歡情減只傍東籬冷處飛重遊莫愁湖云淡烟疎柳幾
漁舟白苧風清水閣秋最是鉤簾吟不盡怪他多替莫愁愁其二云贏得重來雪滿
巾恒河如故歲華新勿論陳迹論身歷我亦雲堂過去人牧石老師遊天平山得句
見示欣然繼往賦此索和云髯翁詩為看山作詩好牽連我入山彼此被他聲色轉
一般輸與白雲間寒夜周海民過宿出示夢槐吟稿戲贈云照壁昏黃一瓦燈蕭然
家具冷了僧問伊蹋徧淮安道此段荒寒夢未曾和放翁未開梅云檢盡南枝與北
枝今年花較去年遲冷交原不因人熱及取春風未到時

劉書樵晉遊詩選

劉書樵汲上海才士工詩文嘉慶戊辰舉副貢旋赴山西學使幕佐校歷十餘年方
歸祖居浦西之華涇即宋元時之烏泥涇歸後移家滄城教授生徒咸豐癸丑秋避亂返故里

余時亦寓華涇。見之。蓋已八十外。神明不衰。示我古文一卷。頗有經術氣。逾年聞遽逝。詢其遺著。盡失于滬城之變。古文亦為人攫去。僅得晉游詩一卷。才筆俊爽。五古律尤勝。亟錄存之。上海自趙璞函陸耳山諸公後。久無詩家。劉翁詩雖不多。尚堪接武也。雜詩云。天體本大圓。乾健運于空。惟圓則善轉。其用乃不窮。至人師其意。圭角胥渾融。執滯多偏倚。何以臻時中。周子圖太極。著書號為通。知幾甚至神。誠復見聖功。愚者昧斯義。取悅以為工。不知夸毗子。剛愎難強同。次山惡圓說。持論或未公。所以行欲方。一語可發矇。佩服真人言。庶以飭吾躬。讀荀子云。苟斷無完品。雷同晦真精。長公銳於文。刺譏多不平。李斯亂天下。胡乃罪荀卿。是真莫須有。落筆徒縱橫。吳起事曾子。所好在用兵。求也聖人徒。竟以聚斂名。師傳一失真。流弊無不生。卓哉龍門史。孟荀傳合并。吾觀蘭陵書。修辭立其誠。徒以性惡言。千載蒙謗聲。所見亦甚疑。玩之不敢輕。論古好失入。能令讀者驚。于理殊未安。故紙難自明。大醇而小疵。三復斯公評。遠遊曲云。人生無別離。不知聚首好。聚首曷可常。別離何草草。豈無送君淚。惟恐沾君衣。努力事功名。勿為兒女悲。上有白髮親。妾當羅酒漿。下有黃口兒。妾為製衣裳。君行勿顧家。君行勿憂妾。善保千金軀。長視同心結。回頭語僕僕。殷勤事主人。

主人萬里行。非汝誰為親。縣山行云介推高風不可攀。介推遺迹留縣山。焚山之事
莫須有。縣田旌善誠。班班我來隨。城住十月足。跡未躡。縣山窟。倚齋盡日好看山。常
對烟雲互出沒。烟雲出沒無終窮。憑闌眺望開心胸。有時把酒一長嘯。神魂飛越青
芙蓉。晉國名山不可數。恒岳居尊太岳附。析城王屋天下無。中條大行莽迴互。區區
縣山亦曷貴。尋常未見峰巒異。特以之推故里傳。千秋猶覺山光媚。縣山南與介山
連。萬壑松濤別有天。記得去年祠下拜。清明日出萬家烟。蒲州道中云。天半奇峰合
排空。萬笏朝嶽雲。開太華。嵐翠積中條。地劃河東闊。山連冀北遙。王官懷舊隱。指點
不堪招。登鶴雀樓云。一覽豁雙眸。登臨萬象收。雲山皆北向。河水自東流。樹色浮朝
色。關門鏢華州。題詩人不見。我亦上層樓。登代州城樓云。落日滿城頭。登臨又代州。
風烟連大漠。春色上南樓。舊憶干戈地。平添關塞愁。由來出名馬。我亦訪驂騑。題孫
白谷先生遺稿云。一掬憂時淚。殘編斷墨間。天心留闕賦。人事失潼關。遺恨當為厲。
悲歌尚起頑。可憐埋骨地。何處得青山。度雁門關云。楊柳江南色。青青到雁門。出關
從此去。攀折最銷魂。李牧尚遺跡。明妃何處村。極天沙磧迴。身世莽乾坤。宿廣武陘
云。客裡清明過。邊城不見花。輪蹄消日月。面目老風沙。古戍留殘堞。荒村有幾家。關

山愁絕處伏枕聽鳴笳。韓侯嶺云舉足分劉項。真王大丈夫。但留荒塚在遙並。釣台孤落日淡秋草空。山啼夜鳥長陵一抔土。能勝此間無秋水云。冷入吳江路將歸思渺然。烟波無限意。一片白鷗前。野渡斜陽外。蘆花泊釣船。潮平人不見。極目遠浮天。立秋到京晤同鄉夜話云。單車六月渡滹沱。旅宿愁聞子夜歌。殘夢不知朝日上。晚晴無奈好山何。人緣久客風流盡。詩入中年感慨多。為問長安新舊雨。行藏幾個不蹉跎。生涯雞肋嘆棲遑。惟有年年恨別離。雙鬢近從三晉改。一燈遙作九峰思。簾櫳過雨雲尤好。庭院將秋樹已知。未到故鄉先握手。明珠仙露夜深時。

劉礪香父子遺詩

老友劉君礪香。澂沖和誠篤古君子也。生平以經義教授生徒。而詩筆特工。著有歸硯山房詩鈔。格高氣靜。可媲前賢。其家尚未刊傳。茲記近體數章。詠匣中故劍云。不炫千金價。甘為玉匣藏。恩仇何所快。利鈍久相忘。秋水淨于拭。苔花綉亦香。豐城雷煥在。星斗動寒芒。秋雁云。秋氣澄寥廓。涼雲淡若無。寒聲來別浦。斜影入平蕪。風雨仍聯伴。關河已稅租。年年書自達。轉覺客懷孤。光福道中云。連朝烟靄鷓鴣啼。春早湖塘綠未齊。十里波光隄內外。四山風色崦東西。晚來村墅魚蝦賤。到處人家楊柳

依行過虎山橋畔路好收篷脚轉前溪牡丹云春在繁林紫翠中真花肯與眾花同
美人標格天魔舞才子文章國士風蜂蝶喧妍爭豔影樓台多少倚晴空化工自是
憐遲暮酒興吟懷兩不窮論詩絕句云一代詩隨氣運開漫持聲律費疑猜虞臣豈
解推敲力八伯居然雅頌才我輩才人屈指論主持風月仗詩存千鍾百鍊都無用
句到天然是宿根紛羅箋注涉鈔胥欲闢蠶叢路轉紆解識匡廬真面目卧游何處
不仙都源流支派異傳聞一瓣心香孰與薰中有性靈渾可貴宋唐門戶不須分礪
翁詩主興趣而以不加雕飾為貴觀其論詩之旨可見蓋即如其植品也次子霞城
廷標人品克肖其父亦工於詩古體頗有磊落英爽之氣乃中年善病先礪翁歿以
諸生終未竟所學同人咸深惜之記所見二章如梅雨有感云移榻向窗下神意殊
弗適梅雨晝陰陰十日少來客松雲依茅簷苔徑颺空碧蚯蚓嘶堂坳螭踰畫簾頰
著衣膩塵垢拭几生膏液脾濕厭杯酒眼昏拋書籍天地久夢夢人氣亦鬱積譬若
羣小輩柔媚傷國脈因循釀禍機斯民遭毒螫安得霹靂聲一掃陰霾迹令我披素
風煩襟與俱釋新河道中買比目魚放之江流云饒鯨怒鬥江潮紅水怪悲詫翻腥
風萬魚駭避入河口衝波突浪羣亂走老饕撒網河之濱私喜一舉數百鱗中有片

鱗僅一目。細甲紫皮僵半身。蒿師活之貯瓦缶。磨刀滌砧將侑酒。吾輩驟觸子美心。忍教毒肆校人手。送入江心穩靜處。願向安瀾逢故偶。君不見去年金焦鬧鼓擊。翁娘覓子夫覓妻。砲火一擊化灰土。譬若湯鑊煎鯢鯢。誰與快持青蛇劍。鬼蜮殲盡麤羣黎。二詩皆有為而言。非泛然即事之作也。

吳禮堂宮怨詩

古人於交游出處之際。賦詩言懷。往往借兒女之情。以寄其意指。其原出於國風離騷。最得古意。如張文昌作節婦吟。以卻李師道之聘。陳后山賦妾薄命。以明不負曾南豐。皆一種筆墨也。余友吳禮堂明經嘉亨。少工詞賦。詩筆清麗。中年不遇。好以宮怨言情。憶乙酉秋試前。同社諸友結夏課。招之不赴。以詩謝云。欲把開元舞鬥新。徵歌直到補羅人。入宮不是防謠詠。記謝鉛華已廿春。感恩也學畫眉長。對鏡沈吟轉自傷。龍腦香銷金縷暈。綳痕難耐舊霓裳。是秋病未赴試。和友人見懷云。長門深鎖又經年。冷眼多蒙阿監憐。不少承恩蟬鬢女。錦袍新賜綉簾前。嬾携鸞帚下階遲。憔悴驚看鏡裡姿。縱使宮紗終繫臂。風光不似簸錢時。四詩真有絕代銷魂之意。而溫厚和平。怨而不怒。可以覘詩品矣。

李蘭青詩

人家青欲雨。沙路白于烟。江上李蘭青。湘江上晚眺句也。余嘗為序伯誦之。序伯極嘆賞。謂有畫意。而畫不能到。蘭青籍隸金谿。別字香谷。遠客夔府。為鐵商司會計。恒往來楚蜀間。余遇之。漢臯見其所著霞麓草堂詩鈔。清曠超逸。步武唐賢。五律尤勝。曾錄數篇。聞笛云。皓月空江夕。寒光淡欲流。梅花一枝笛。風露半蓬秋。身世頻搔首。關山入倚樓。客中聽不得。烟水使人愁。漫興云。蒼茫雲水外。帆挾浪花飛。落日在江樹。微寒生客衣。吾生徒浪跡。孤棹未言歸。憶得溪山好。勞勞心事違。喜晤閔秋舫。別後卻寄云。落葉蕭蕭下。天清江上聞。良禽慎擇木。駿馬惜離羣。我有一端綺。欲因持贈君。相思不相見。千里挹清芬。曉發云。雞唱潮初落。空江欲曙天。斷霞金口樹。斜月武昌船。別夢縈千里。歸期耐隔年。東風大隄路。愁絕草芊芊。遊洪山云。一墻螺旋上。軒窗面面開。蒼然萬峰外。秋色正西來。花雨橫空過。天風到檻回。吾將賈餘勇。高處更徘徊。漢臯錄別云。落日漢陽樹。歸人未肯留。蒼然暮江色。併作別離愁。余亦挂帆去。瞿塘滙瀕秋。相看幾萬里。客夢共悠悠。此數作格調氣息。遠希太白。近學翁山。賢遷中有此才。亦僅見也。

莊清溪遺詩

三十年前亡友莊清溪東發。以所作哀烈女哀詞見示。偶檢篋中。其稿尚存。亟錄存之一。以闡婉孌之烈志。一以表故舊之殘篇也。序云。烈女秦州人。早孤。隨母居姊家。以待字。姊壻某。玉鏡無媒。楊梯欲得。憐儂何怙。致渠弗賓。母也不諒。幾使鳳入雅羣。天乎無辜。頓爾燕空樓上。淒淒藁葬。寂寂芳徽。用作哀詞。俟采風者。詩云。嗚呼烈女。丁數奇。父不我待。妻若遺。兒生不辰。今將怨誰。兒有母兮。惟母相隨。解相隨兮安適。姊有家兮尺。姊之家兮非兒家。聊永朝而永夕。解孤離嗷嗷。鴉來挾之。翺無枝可依。兮久居鴉巢。毛羽不豐兮。慨孤離其安逃。解一寸喉。一尺舌。天風酸白日。沒身如玉兮。心如鐵。不可說兮。斷腸絕。解嗚呼哀烈女。生從母死。從父一片真心。化黃土。金以鍊而精。蘭以香而煮。地久與天長。幽魂渺何許。嗚呼哀烈女。解清溪為江韜庵丈沅弟子。學有本原。人亦修謹。與余為同遊。泮友相契最深。戊子舉於鄉。五十外始得江甯教官。蒞任纔半月。奉內諱歸。越歲遽病卒。一子亦歿。逝遺者盡散。所存僅此一詩。可慨也已。

朱酉生集外詩

朱酉生孝廉綬詩多激揚忠孝之作。知止堂詩錄未收者尚不乏佳篇。曾于程稟初文學集義處見其題漳浦黃忠端公禮問冊七古一章。序云：義興堵仲緘六歲喪母，十餘歲喪父及祖，既三十成進士，自傷初時情文未決，乃伏墓涕泣，割為苴削居廬二百七十日。或有疑追服非禮者，公為文辨之。自署庚辰四月，書于石養山廬之下。蓋崇禎十三年也。詩云：奪情視事居朝堂，彼哉將相生空桑。斯時乃有堵進士名成，轉抱鉞疊傷。追喪廬墓非古制，求慊此心行此事。黃公撫膺嘆卓絕，盡闢羣言明禮意。情至者創義，至起物始檀弓據經例，揚旃列鼎為親榮。世上遂無忠孝字，桐花篇成表奇行。士夫文章傳至性，石養山中一冊書。見古鬚眉生畏敬，語長鄭重讀者誰。憤絕網維壞臬鏡，是月天關氣更蒙。闕廷拜杖銜君命，酉陽戍歸旋棄官。一朝弓劍悲橋山，故人遠隔武昌郡。各有怒髮衝南冠，牛欄牧兒有大志。擊賊縱橫出奇計，早時不用萬言策。國危更奮勤王誓，裏尸馬革願竟償。嘔血數升魂逆逝，事後黃公死四年。箕尾同騎歸正氣，嗚呼忠臣必求孝子門。人生所重君親恩，黃公微旨堵公喻。凜然大誼招乾坤，君不見廿年通籍半居墓。涂生訟寃佚事陳，又不見禱神乞子兆。異夢冠帶儒衣無此人，酉生詩刻于身後。雖云是其手定本，然主其事者不免竄入。

牽率酬應之作至如此種詩之有闕綱常名教顧反遺之豈得為知詩者乎

江忠愍公旅舍題壁詩

定海藍少府居中。有旅舍題壁詩錄數冊皆記歷年南北往來所見也。中有七律一章云：勞生無計了情緣，踏徧鴻泥意黯然。萬里關河魚腹紙，五更風雪馬頭鞭。浪遊燕市悲前事，小別章台感隔年。寂寂曉風殘月裡，選詞誰唱柳屯田。後署蒼江懶樵草，丁未二月十八日識。藍君原注：岷樵新甯人名，忠源姓江。又注書法極為蒼秀。按江公以拔貢舉孝廉起家，教職作宰浙西，調起軍營，帶勇勦寇南昌，被圍時已官廉訪，助守尤力，旋擢安徽巡撫，殉難廬州。賜諡忠愍，跡公生平。英風偉節，遠媲張許，雕蟲小技固不足言。乃詩筆之工又如此，賢者洵不可測也。藍君所錄緣字韻七律凡數章，首唱者書貫城縣谷，唾集劉姓旅店次河津，吏韻忠愍殆因計偕過此和題歟。

吳秋鶴潭友圖詩

公在江西守城時有感事一首云：東望三城久未收，又聞鼙鼓入中州。孤城保障吾何敢，大局艱難劇可憂。前席每思廉李將，中興誰是岳韓俦。時危多病天應差，幸甘霖兆有秋原。注：時方望雨。此詩忠愛之忱溢于言表，氣格自勝。題壁作張維揚圖城關兆有秋原，建斗軍中七夕之篇，遠遜千古，堪以再時。暮客揚象濟已刻，孤蘆筆記中名臣遺著不可多得。謹復錄記以資詠嘆焉。

余嘗得苦茶盃頭院吳竹虛履畫冊內有畫石一幅上篆潭友二字蓋石名也下題記云往為秋鶴作洗石圖後二香有潭友圖此謂之第三圖可矣并錄秋鶴潭友圖詩聊志石之所自出詩云此石昔在城東之馬廐三絕誰憐透瘦皴明軒得之汙泥中輦而致者徐太守爾時未谷汲泉吾持帚一洗再洗出塵垢酬以新詩醉以酒自此潭西添一友竹虛酒酣潑墨為我寫作洗石圖酒痕墨瀋相模糊行騰萬里不忍別此意直誇人所無二香客在平遠寄書一尺上言長相思下乞題畫冊開冊突與石相向世間好事忽有兩石不能言亦有情幾人更住龍潭上烏序年來杲杲苦行役未許名山一憩息二香二香爾我皆埋馬廐中那得翻身化為石詩頗清老有道宕之趣考阮文達公小滄浪筆談五龍潭在歷城西門外桂未谷進士築屋潭上為潭西精舍秋鶴姓吳名友松秀水人工詩詞二香姓沈名默長洲人嘗輯潭西小志一卷明軒姓陳未谷之友亦議建潭西精舍者徐太守則濟南知府常州徐暢庵大榕也讀此圖此詩可想見潭西一時勝情韻事矣

桃花夫人祠題壁詩

漢陽大別山下有桃花夫人祠志乘相傳所祀為息夫人舊已頽廢嘉慶中徐芝田

司馬午客楚。因族弟閻齋刺史錄慶前任楚時。曾撰桃花夫人廟碑文。素有名。曾賓谷中丞嘗為書後。而王夢樓太守書之。刻于揚州。稱三絕碑。乃於月湖隄崇福寺後。圖構祠塑像。將移碑置之。因事未果。祠為漢南士女嬉春之地。相沿弗替。然徐曾二公文。皆主左傳之說。理寔不足以祀雲伯先生。曩曾取韓詩外傳。劉向列女傳所載息夫人事。作桃花夫人詩。以矯之。所謂美人死不嫁東風。至今花開成慘紅者也。及楚游後。復為一文。參考世本史記。辨堵教成王非夫人所生。則左氏不足憑。而韓詩劉傳為可據。夫人於祀典。庶無愧色。思欲勒石祠中。亦未果。余客漢上時。本雲翁詩文意。題祠壁云。東風憔悴此蛾眉。家國傷心祇自知。設誓定償同穴願。報恩何異墜樓時。誰憐薄命花飄瀾。莫信成陰子滿枝。千古青陵同怨血。漢濱轉惜託叢祠。潘嗣

神曰有開 風教之作烏程。范白舫明經。錯和作云。山映湖邊隔。恨眉韓詩。劉傳少人知。竟成千古傷心事。那有三年不語時。春色桃花迷舊洞。自注志載桃花洞。今亦無考。 玉顏榴塔傍枯枝。法

石榴花。喻宋時李 婦宛跡。距祠里許。明瑞翠羽神如在。殿榜應題列女祠。未幾學使王侍御贈芳。有毀祠之議。說者謂余詩落句。幾成讖語。學使之意。蓋亦據盲左之言。謂夫人不應崇祀耳。惜無人以韓劉諸說解之也。吳程容拜經樓詩話云。中壘父子皆明左氏。嘗此書獨不取其說。當必有據。疑楚王當日因夫人不從而

死別取大人婦姪之勝息者克之亦號曰息夫人是生堵教及成王則未可知正如蜀之有兩葩蕊夫人此雖想當然語亦足備一說也

漢口後湖詩

漢口鎮之背有湖曰後湖一名瀟湘湖廣袤數十里東達黃陂孝感秋冬水涸可種菜春時彌望皆菜花亦稱黃花地土人沿緣設茶寮數十處以待游客夏月大雨既行江流盛漲灌入則汪洋成巨浸類吾吳之具區焉余漢上雜詠云烟波浩渺似瀟湘誰信春風菜陌黃欲與麻姑話塵劫一年一度小滄桑見于木青喬曰往年遊蜀滄桑之句與此巧合非身歷者不知即謂此湖也范白舫言嘉慶初教匪擾楚時孝感境胡家莊亦有伏莽將起漢口為几俎間物人心皇皇是時久不雨而一夕江漲驟發後湖汗漫無際賊舟楫未具不得渡幸而獲全此江神之佑也不則微特無漢口且危及漢陽武昌矣

許若洲女史詩

偶檢故篋得許若洲女史綉餘遺稿頗有可存之作邊馬云絕塞風霜苦馳驅未有涯死生隨主將筋骨老邊沙凍合蹄埋雪滄深背啄鴉也知郡君號飽食在人家早雕云沙闊陣雲寒蒼雕絕塞搏雪深疑鬼立風勁信天寬影混旌旗暗聲增茄鼓酸

將軍誇妙手。一箭落金鞍。秋蟬云。殘暑消初盡。鳴蟬尚未休。風來哀柳岸。人在夕陽樓。樹樹方零露。聲聲似訴愁。君原非宋玉。何事苦悲秋。伏生授經圖云。紅顏白髮課燈前。口授琅琅廿九篇。博士竟逃坑後劫。祖龍難熱腹中篇。經留一脉憑嬌女。天為斯文假大年。欲問從來巾幗事。儒林傳有幾人傳。訪菊云。蓬鬢蕭然自笑狂。一雙苔屐破晨霜。掩關野寺環流水。抱甕山家隔短牆。差擬相逢揩倦眼。幾回獨步趁斜陽。知君傲骨難輕許。苦費幽人日日忙。燈花云。銀缸紅綻一枝明。綉閣凝眸喜又驚。我本心中了無事。偶然開落也關情。西施云。歌舞含顰已不祥。功成身亦徇吳亡。蛾眉尚有藏弓嘆。文種何須怨越王。題背而美人圖云。花叢背立態輕盈。脈脈春愁畫裡生。尚未回頭通一顧。癡情已道是傾城。諸作風格清蒼。詞旨超隽。不愧作手。其他句如匣劍云。氣平甘寂寞。靜極見鋒鋌。秋野云。籬花寒弄色。隴樹老生烟。春烟云。山色浮空遠。溪光接岸平。虞美人云。貞魂如不泯。莫向漢宮開。白燕云。盧家堂掩春無跡。關盼樓空月似霜。文姬歸漢圖云。獨有明妃青塚在。何人買骨賞黃金。諸語亦不落凡近。若洲名衡。為詩人香浦鑑愛女。吾友蓮友其淮同母姊。其工詩。蓋本家風。歸李氏未久卒。時在嘉慶丙寅。年僅二十有七。香翁為梓此稿。五十年來許氏凌替無人。

詩板早已散佚。玉骨長埋塵編孰問。余因訪覓蓮友遺稿不獲。悲其女兄之詩亦將就湮沒。故選存之。

吳竹橋和文待詔詩

虞山吳竹橋禮部蔚光。為乾嘉間詩人所著。素修堂集。佳篇劇多。嘗讀其紀嘉慶丁巳十二月。得文待詔書。丁巳除夕詩。落句云。孫曾次第前稱。原脫一字。非壽即賀。慚愧承平白。十八年卒。壽九十。丁巳為嘉靖三十六年。年八十八。言孫曾次第。則是時文肅已頭角嶄然。云云。此不免小誤。按文肅卒崇禎九年丙子。年六十三。其在天啟二年壬戌。舉大魁時。年四十九。是生萬曆二年甲戌。在嘉靖丁巳之後十七年。距待詔之歿已十五年。安得云是時頭角嶄然乎。或待詔別有他曾孫。時已能稱賀。則未可知。禮部惜未一稽年齒耳。又詩中忠臣子三字。不知何指。若以文肅為忠臣。似未可加于字。若以忠臣指文肅之父元發。據府志引王志堅所撰元發傳。以貢選浦江知縣。辨析疑獄。多異政。遷衛輝同知。乞歸。既卒。鄉人私謚端靖。亦不必遽稱忠臣也。

和坤詩

昔在芳草堂見暢甫丈所藏海內同人尺牘四十餘冊皆乾嘉間名臣名士手蹟恩
 恩繙閱幾如過眼雲烟惟憶董文恭公一札以一人所作詩倩暢翁代為點改又囑
 其無須多動筆但擇不著緊處簽注三五條即馳送園廡云云札後暢翁手記云和
 珅一日作七古一首凡數十句而實無一句押韻用典紕繆處亦甚多携之直廬以
 示富陽屬為改定不敢改也乃以委予時予客其京邸故自圓明園致札如此和
 珅之陋劣不自知其醜固可笑而富陽立朝委曲之苦心亦于此見之矣按錢梅溪
 泳履園叢話載和相有嘉樂堂集其子頌駙豐昇殷德所刊余聞嘉慶末有人在燕
 市書攤見之曰此鈴山堂集也亟買一帙寄焦山書藏貯之不知暢翁所閱之詩亦
 在內否查查山光曰予家舊藏乾嘉間兩朝師抄有嘉慶四年正月十八日前大學士和珅伏法事先是十一日拿問進刑部獄在獄中作詩六韻云夜色明如
許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枉勞神室閨難挨暮牆高不見春星辰環冷月粟
繼泣孤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餘生料無幾孤負九重仁賜盡後又于衣帶
間得一絕云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離口安瀾日記取香烟是後
身事後刑部奏聞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此二詩不載嘉樂堂集中

吳昭禹此詩

吳昭禹嘉定諸生老儒香巖之子也館吳門王氏嘉慶己巳歲杪放塾歸道經崑山

其友某氏宅留一宿去次年正月八日病卒于家是日其友家適設壇扶鸞吳忽降
乩題詩云萍踪自昔感離羣歲暮高齋手易分芳草天涯終是客梅花人日尚思君
魂歸乍似尋巢燕夢覺真為出岫雲老病死生原悟徹不堪白首泣斜曛更憶同時
數弟兄少年豪興各縱橫林端醉影扶花影篷底吟聲答雨聲碧海青天遊子夢黃
雞白酒故人情滄桑今古難回首一片臨風返玉京時友尚未聞吳訃也叩問乃自
書姓氏並叙平生友始駭然其詩極肖昭禹生時口吻白首斜曛之語蓋痛其老
父在堂耳此事四十餘年前姊婿劉次山茂才銓所話次山亦與昭禹相識余謂乩
詩多偽託此則思親懷友感舊傷離情詞獨極悽婉殆真出吳靈爽所為歟

倚虹園壁間無名氏詩

三十年前客揚州見倚虹園壁間有人題落花怨一首聲情悽艷動人不知其人自
書所作抑書舊人作也當時錄稿猶存記之俟考詩云昨日看花花何繁今日看花
花已落春風陣陣苦相吹吹盡繁花向林薄林薄深深黃鳥飛高樓思婦淚沾衣却
恨夢中化蝴蝶明駝不見送君歸君不歸今向何處滿園春色教誰主去年含淚別
城隈今年淚盡鴉啼樹無那花飛春復春幽情脈脈與誰論落紅滿地東風惡暮雨

瀟瀟獨閉門

隨園續詩品

小倉山房集中續詩品三十二首序謂表聖祇標妙境未寫苦心故為續之其語誠多精到處不知表聖不落言詮獨取景象以示詩中有如是種種品格此其所以名詩品也隨園所續皆論用功作詩之法但可謂之詩法不當謂之詩品且所作亦殊足自成一子何必定襲表聖舊名耶若其辨微一首有云老手顧唐才人膽大則此老晚年之作全自蹈之而不知矣

二朱闌句

厲樊榭湖樓題壁詩朱闌今已朽何況倚闌人全脫于胎東坡朱闌能得幾時好不獨憑闌人易老之句然一則悵冶遊之零落意劇纏綿一則感身世之變遷聲多激楚語似相同而詩境迥乎各別

陳雲翁論宋詩

雲伯先生嘗言王禹玉雪消華月滿仙台一律雄麗高亮視岑杜諸公早朝唱和之作幾欲過之劉原父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二語雖使王孟為之應亦不過如是

至若春少游之雨砌墜危芳風軒納飛絮則李公擇所云謝家兄弟得意詩也然則論詩者可定謂宋不如唐強分畛域乎

雲翁題試卷見贈詩

余少應童子試時雲伯先生見余詩文激賞之謬荷垂青許忝甥館曾題一詩試卷後見贈云下筆春蠶未肯休風塵逸足騁驂駟淮陰自擅無雙譽溫嶠何妨第二流自注生文第一而試輒居第二此日讀書更萬卷他年待汝定千秋莫教人說微雲塔更向天衢出一頭迄今年已良遲而學問功名兩無成就徒呼負負此詩頗道堂集中偶遺未刻故謹志之余甲寅秋攜句懷人詩中亦有一絕句追感先生云溫嶠何妨第二流贈言期許愧難酬一從拔宅仙翁去塔水人今亦白頭先生身後眷屬無人故以仙人唐公房拔宅留壻事相況每諷詠一過輒為黯然也

太史公

雲伯先生嘉慶中攝令常熟時有五言古詩一篇為刺一邑紳而作題為太史公贈某太史家無稿本先生老友許伯緘廷誥亦邑人錄藏一紙嘗以見示詩本戲作當因譏訕太甚故諱之今年代既遠人各久逝無庸避忌存之亦足為紳士蓋蓋不飭

者戒其詩云。朝見持刺來。云是太史公。問君何所為。未語顏先紅。東鄰不孝子。持刀刺其翁。刀落翁未死。子陷囹圄中。此事大冤苦。乞我矜愚憫。暮見持刺來。云是太史公。問君何所事。氣餒辭不工。西鄰富家子。銅山若鄧通。野火焚遺棺。可云由牧童。乞我勿深究。造福無比崇。我語太史公。君本文章彥。文章須愛惜。胡為太污賤。我語太史公。君本館閣英。柯亭與劉井。胡不思前型。君顧慨然嘆。此事豈得已。侏儒五斗粟。臣胡饑欲死。徒死亦無益。託病且歸里。館俸以百論。倉俸乃千計。漕總我父母。記書我兄弟。但期得厚利。何必惜廉恥。不見漕籍上。煌煌有名字。語罷自搔首。洋洋顏色喜。勸君此何可。立品宜清貧。似此不自愛。何以對古人。上為朝廷惜。下為文字贖。君意不謂然。謂子不我知。此數豈獨享。所費不可支。有妓曰羅仙。窈窕雙蛾眉。昔為羅虬怒。幾賦紅兒詞。于今病未已。續命賴五絲。朝進參五椀。暮勸酒一卮。謂子如不信。視我集中詩。門生載酒過。往往携花枝。兒子侍杖履。一笑落接羅。為無纏頭金。何以為人師。况須蓄妻孥。朝舖而夕糜。况須奉祭祀。盛筵而湘綺。况須製衣服。夏葛而冬皮。况須宴朋友。山逐而水馳。何一不賴此。而謂能已為。吾舌亦非劍。頗能混妍媸。吾筆亦非刀。頗能倒是非。餘技雖已細。皆足阜吾賢。聽君言媿媿。我懷滋鬱伊。昔共

金蘭契苦口以相規而以規為嗔我技將安施冰炭不相入日暮各分手可憐太史公不如牛馬走詩雖戲作而格調摹古結語尤趣名家弄筆固自不同

逸句圖

余於近今先哲及平昔交遊遺詩之散佚者既就所記憶一二篇至數十篇錄存此帙矣又有一聯一句僅存而全篇已入或本未成篇者清詞妙語寔愜胸懷復為蒐錄以質諷詠昔人謂代人收存零篇斷句比於掩骼埋胔雖覺言之過甚要之拾遺挽墜表隱闡幽聊慰我心則作者之心當亦無不慰也仿古人摘句圖例名之曰逸句圖五言如許陶村之啼鶯破新綠飛絮點晴光揚州旅廬將珊漁之河聲寒落日秋色老垂楊清河旅次張船山之九州多事日一代有心人顧亭林顧耕石之經綸虛稷契忠愛續風騷懷社龔素山之夜隨花影轉秋帶樹聲聽題張淵甫之雨生銅殿潤風掃石壇寒登茅山帝方思鉅鹿臣竟賣盧龍辛丑紀事周劉雲之虎睛燈遠戍蟲響雨空城題王井叔之行龜空砌雨拳鷺廢池烟題焙茶深院午燒筍冷厨春題孫月坡之一水分蘿徑羣峰向竹扉荒園柴門春燕影題澗水落花香善人雲移巖石瘦水長市橋低蘇陳小雲之風人何善刺野客亦知春善程屨堂之懶隨雲出岫寒任雪堆門懷調張子

上之疎燈秋讀畫涼雨夜談詩題失李聽雨之人行飛鳥上屐響亂泉中雞籠晚潮隨

月上江市隔烟明晚眺吳山無名氏之風咽仙樓笛霜鏗禹殿鐘漢陽秋晚七言如蕭子山之

奇麗山川招敵瞰治遊風氣自君開蘇台顧耕石之欲添春色無餘地但罵天香已

出羣白牡丹印印川之怪鳥呼風吹鬼火亂鴉號月作兒啼新開河道中朱酉生之欲問昇

平真相業木棉花白稻花香和某相看花王井叔之休憎枕簟眠難穩比似江湖聽已佳

雨坐汪節安之少有文章憐伯仲老將科第讓兜孫壽潘封翁孫月波之貧不依人無媚骨

詩能泣鬼是奇才友贈潘功甫之幾度病情花指點一春好景雨消磨偶顧子雨之客

路雲山隨處好故園花木別時難送調生楚遊韋君綉之短棹誰尋丁卯宅長歌如話甲

申年明季許氏別墅圖蔣笑卿之春仍無恙經年別月未知愁特地圓元旦趙芸酉之恩重

屢將弓韜禱愁多頻檢鈿釵看辛卯秋日雜感朱條生之茫茫誰喚英雄起頭白江湖已幾

年蘆花沈閨生之初嘗世味憐黃蘗易老親年感白華賦毛順甫之四條絃子三條燭

紅粉青衫淚孰多計偕感懷黃芳谷之金屋未營難貯汝玉環已逝更無人對海棠憶亡坡程序

伯之寒消詩味清于雪只許梅花伴一燈題畫汪月生之蘆荻昂稍承露氣蛩蟹併

力作秋聲舟南匯令德某之渚冷春回猶有露山空秋遠更無人詠釋覺阿之一庵

未築名先播髻東坡楚頌亭

蘇詞翁盧橋庵圖

誦以上諸聯覺漁洋所記之大江流斷夢

孤艇接殘春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生未必能遠過之又有隻句流傳耐

人尋味者李蘭青之垂老江湖尚著書

贈范白舫

毛夢華之塔影斜陽過一樓登樓陳于

岡之舫聲遙夢入蘆花舟李雲補之一雙醉眼小潘玉

詠唐子畏

程綺堂之月到圓時轉

怕看雜感夏蘭白之身世無端又夕陽

嶼

金子年之露華如雪滿桐橋

山塘晚歸

江都縣吏

某之一天涼翠竹當門題其餘不能記憶者尚多始如庭草無人隨意綠一一鶴聲

飛上天古人或被嫉妬或恐攘奪鄭重單詞要非無故也

仲雍墓柱聯

仲雍墓在虞山之麓地與言子墓毗連墓門石柱鐫聯句云一時遜國難為弟千古

名山尚屬虞聞昔年兩賢後裔以爭墓旁隙地構訟累年官屢訊不決後常熟令某

公題此聯于墓門言氏後人見之遂讓地而息訟焉蓋諷諭之所感深矣惜不詳令

為何人又致道觀側瞿忠宣公祠堂內有楹帖云聖代即今多雨露宗臣遺像肅清

高集句天然湊泊措詞尤為得體亦不知出何人手皆余昔遊海虞時所見

劉王二姓續婚楹帖

西清詩話劉原父再婚歐陽公以詩戲之有洞裡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之句王直方詩話白勣作花風已秋一絕趙德麟細君王氏作德麟鯨居因見此篇遂與為親人謂二十八字媒余甥劉秋夫續妻王氏嘗戲拈前二事製聯贈之云雅諶古賢傳仙客重來桃欲笑良緣芳姓合詩媒初達藕方華郭悒仙紹高謂再婚用典不奇奇於兩姓恰好湊成此對也

古今事成巧對

事有相距千餘年而忽成巧對者此即天地間無獨有偶之理也亡友趙禮甫孝廉嘉亨愛博嗜奇而心思警敏猜謎射覆是所擅長又往往善舉僻典險韻以難同人嘗拈一聯索對云馬賓王駱賓王馬駱各賓王但區別彼名此字諸友皆闕筆蓋難在二人姓名適有馬駱各三字為之插穿聯絡也至道光癸卯余見直省試差單雲南正考官為龔編修寶蓮貴州正考官為龍編修元億偶憶前聯遂為屬對云龔主考龍主考龍龔共主考適會逢隔省同科龍馬賓主四字已是天生巧對更巧于共字與各字銖兩悉稱又係同時寔事若出前後兩科或非雲貴隣省則未免牽湊有跡而共字亦無着矣此上下聯出處先後遙遙對待于千餘載間而二人之拈句成

聯又相隔三十年而始就豈非因難見巧亦因巧而愈見為難者乎惜癸卯時禮甫

逝已數秋無由相告以博撫掌一笑也嘉慶末京師有聯語云姚文田號秋農彭邦

字仙舟何凌漢字仙槎一行仙吏同登瀛漢之天道光中又有紀父子同科師生同

姓一聯云父戊子子戊子父戊子師司徒司徒司徒司徒此皆以時人作對亦

極天成視莊季裕雞肋編所紀馮子山騎山子馮錢

衡水溢水衡錢對向事由臆邊幾致爭嘴者為勝矣

古人姓名作對

道光乙酉秋以試事客秦淮遇平望吳補愚光奎偶言其徒某生頗幼慧九齡讀左

傳畢客偶以西門豹索對即舉南宮牛以應昔東方虬自言後世必以己姓名與豹

作對誰知慧心人意中早有天然佳偶正不須虬耶爾時夜卧不寐憶及竹垞靜志

居詩話有古人姓名作對條似尚未盡枕上細思復得數十人舊事如塵久不省記

矣適檢書簾故紙尚存念此誠瑣悉不足道顧金風亭長尚不憚筆存况又客中一

時談噓所託未忍遽棄乃附之是錄焉公孫丑母弟辰鄭小同楊大異韓擒虎李攀

龍陳萬年張千載李公麟唐伯虎此宋人名謝方明徐圓朗直不疑何無忌張惡子

鄭善夫殷開山俞通海金履祥沈恒吉周鐵虎苟金龍韋夏卿李春伯張九思胡三省宋金剛呂羅漢王十朋陸萬友沈既濟張中孚嚴白虎龐蒼鷹顏安樂曹吉祥李

桐客郭鈞師。郭蝦蟆。王鷄鷓。劉黑闥。寇白門。郭芍藥。鄭櫻桃。張紅紅。薛素素。其他若
祭仲足。鮑叔牙。程不識。魏無知。田千秋。史萬歲。前人已舉及者。尚不勝枚數也。

檀花館試帖詩題出處

漢陽宗人潤。臣觀察名灋。己未夏。過吳門。談次及盤屋路閨生太史德。在京師見一
楹聯云。鶯來占柳為歌院。蝶去尋花作醉鄉。喜其清麗。偶為各賦試帖詩一首。後刻
檀花館集。其門下士為注釋。徧尋二句出處不得。詢之太史。亦祇疑為近人所作。是
以此二題下無注。潤臣屬為蒐討。近日余檢兩宋名賢小集。內有山陰葛天民無懷
小集。訓畫上人石湖春望詩云。蕩蕩春風草木香。茫茫澤國水雲長。鶯來占柳為歌
院。蝶去尋花作醉鄉。閑與物情聊品第。老于文字嬾尋行。望中別有關情處。幾度朝
陽又夕陽。惜潤臣赴杭。需次未幾。即歸道山。無從語之矣。

烏陵漁話卷五終

鷓鴣漁話卷六

大癡富春山卷燼餘本

清 古吳葉廷瑅調生著

吳墨井畫跋自紀在廣陵臨黃大癡富春山卷燼餘本謂大癡此卷有二本一不知其詳一被好事者寶愛不離手迨將終投之火旁人亟取已燒卷首尺餘即所臨本也昔見書畫壯觀錄記子久富春山圖向在宜興孝廉吳問卿處作富春軒以藏之臨終燒諸珍玩族人易以他卷前卷燒毀截去數尺乃知墨井所云好事者為吳問卿然猶未悉問卿顛末及讀陳其年湖海樓集感舊絕句中。有吳孝廉問卿一首。注曰。孝廉名洪裕。余姑夫也。祖達可。父正志。皆萬厯間名公卿。孝廉甫成童。即登丁卯賢書。貂蟬榮戟。甲于吾邑。家蓄法書名畫。下及酒鎗茗椀。斑駁陸離。無非唐宋時物。城中別墅。曰雲起樓。極亭台池沼之勝。面水架一小軒。藏元人黃子久富春圖于內。鄭臣虎先生顏曰富春軒。郭外園林名南嶽山房。繞園種梅花千餘樹。花時。孝廉輒携榼至。巡繞花下。一樹浮一大白。醉即陶然花下卧。無子死之日。捨南嶽山房為楓隱寺。于是始知問卿生平事跡。然觀其因無子捨園為寺。則燒諸珍玩及富春圖卷。

亦必有此事。惜近于憤激所為。若以分贈。同好之友。則既全名跡。無愧達觀矣。

石礪書隱圖辨偽

高竹窗江村消夏錄。近來書畫鑒家奉若著蔡。然其中寔有贋本不足憑者。就余所見。如徐幼文石礪書隱圖卷。据卷後姜漸張鳳翼王穉登題跋。石礪書隱者。宋季吳中隱君子俞玉吾讀書處。陳子平作記。趙子昂鄭明德曾賦詩。幼文于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日補圖。蓋為玉吾之孫有立作者。有立本名楨。字貞木。後以字行。改字有立。陳記已佚。圖後但列趙鄭手書二詩。趙詩有引云。僕往過采蓮里石礪書隱。瞻拜俞先生遺像。曾賦五言詩一首。有立校書見示。陳子平先生所作記文。謹再拜書于後。里生孟頫頓首。清秋風日好。一往南園廬。穿紆愛深密。躡曲厯幽虛。羣木既羅戶。流泉亦通渠。締構縹芳衡。灌溉成佳蔬。著述懷昔人。所樂山林居。子孫繼先志。復築此邱墟。升堂拜遺像。入室讀其書。先生里中賢。安敢有稱譽。恨靡從杖履。承訓理荒疏。采菊薦秋水。肅敬歷階除。德澤諒不泯。霑潤有其餘。里生之稱頌。新詩後不系年月。字作小楷。微帶行。鄭詩則七言八韻一章。題于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四月十七日。明德即于是年卒。不知相距幾月。余考文敏此詩。本集不載。已屬可疑。且文敏卒于英宗至治

二年壬戌有立之生。拈府志采王汝玉所撰墓志在文宗至順二年辛未。是文敏歿後九年而有立始生。豈能相見而為寫詩。至鄭詩固載府志。當從本集采。第明德生于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壬戌。王吾之卒。府志但稱在元貞間。元貞乃成宗年號。建元止乙未。丙申兩年。是明德生才四五齡。而王吾已卒。其詩落句云。歲月推遷陳迹在。啟蒙長憶酒同傾。亦于事情不合。殊不可解。抑更有可議者。幼文補圖在洪武二十六年四月。按明史徐賁傳附高啟傳後擢河南左布政使。大軍征洮岷。道其境。坐犒勞不時。下獄。瘦死。攷之太祖本紀。征洮岷事。惟見十二年己未正月。洮州十八族番叛。命沐英討之。二月。李文忠督理河岷臨鞏軍事。九月。沐英大破西番。擒其部長。十一月。班師。幼文下獄當在斯時。豈有延至二十六年作畫之理。惟張習編北郭集謂幼文卒癸酉七月。癸酉為洪武二十六年。此畫歟。署年所本錢虞山嘗駁之。謂呂志學于庚申七月題幼文畫云。幼文已矣。而畫獨存。則幼文死獄當在庚申。而非癸酉。此說與明史紀傳俱合。可糾圖中署年之謬。得此確證。而幼文此畫之偽。又何待言乎。是卷以趙詩徐畫為重。而其偽。即因詩與畫而攷見。大約即是張伯起王伯穀輩游戲所為。未暇細核年代。然高氏不察而攷之。錄中則疎甚矣。余于郡中汪翠峰毛

叔美二家各見一卷幅式尺寸畫境題跋如一惟印章稍有異同偽本之外更有偽本令人匪夷所思毛得之浙西收藏家騎縫有竹窗二字印相傳即是官詹故物授受源流歷歷可溯然則消夏錄所收他書畫亦難必其盡真也

祝京兆書兩京賦

昔在武昌人家見祝京兆行書都元敬兩京賦兩京者即明之北京南京賦既繁麗不下數萬言京兆書筆縱橫跌宕尤擅晉唐諸家之勝括其自識凡書一年半而成生平得意作也本是兩卷不知何時改作五巨冊邊幅微有割損處前後有項氏天籟閣藏印末有馮具區跋即從項氏借觀所題字亦適逸此與余在揚州所見毛貞甫親交贈別卷皆我鄉文獻之徵而均流轉至他方親交贈別者前明我郡毛公程轉南京給事中出都時親友二十人送行之作如楊廷和費宏謝遷吳寬石瑄李傑趙寬諸名公均在列前序李東陽撰書並篆親交贈別四字為引首後序出王鏊手蓋貞甫姻家也末有崇禎初姚希孟康熙中韓荻二跋皆數百字此卷後歸嘉興張叔未矣

呂紀桃花斗方

客漢上時見杭人陳某得呂紀絹本桃花一幀幅式正方約徑三尺許絹色已黯右

偏下角書臣呂紀謹繪五小字紀為前明中葉畫院高手。罽池甚古其裝法以本身兩側餘絹半寸許摺裱于託紙之背上題小楷一行云。普樂院樓上東次間北牆三尺花卉斗方。字甚娟秀。蓋宮禁舊物也。雲伯先生詠之。有二百年前內人筆玉階紅雨。話滄桑之句。

陸叔平三峯春色

余家舊藏陸叔平紙本山水立幀上題一律云。將徑重開支石邊。三峰圍合小窗前。千花暖送和香氣。大地晴翻錯錦田。載道風旗春市酒。滿溪簫鼓夜歸船。韶光歲歲供華宴。一度庚新一度妍。款署隆慶己巳仲春十日。包山居士陸治作三峯春色。蓋寓支硎山春遊風景。二三兩聯已盡傳之畫。以淡青綠設色。山石全作摺帶皴。森峭無甜熟氣。昔朱青立丈昂之見而極為嘆賞。每舉此畫以語其門弟子。三峰不知所指約畧以支硎為主。其旁則獅山何山寒山天平山皆可居其二也。余按吳定璋七十二峰足徵集陸治小傳云。西洞庭山人父汝新樂清教諭。始遷吳門。晚年以父遺城居為先祠。屬弟沼供祀事。而自居支硎山高卧不出。且采其始遷支硎賦答客問風景一詩中四語與題畫者一字不異。惟首聯云。卜築旁臨古道邊。諸峰圍合小窗

前尾聯云還鏡別有清涼。高蔭長林萬壑泉。始知此詩乃舊作。因題畫而點竄。入自改本為勝。已為隆慶三年。至今已閱星霜二百八十餘。余每過支硎。徘徊瞻眺。輒緬想其山居勝致。惜遺址無從訪問。僅于家中葺小閣。珍弄此畫。題為三峰春色樓云。據疑年錄。叔平生宏治九年丙辰卒。萬曆四年丙子年八十一。己巳作畫時計年七十四矣。

董思翁畫冊題記

程序伯携示思翁對題畫冊十幀。作于崇禎壬申癸酉間。再官京師時。亦間有歸里後作者。畫皆是其本相。惟幀首癸酉子月自題云。予學畫自丁丑四月朔日。館于陸宗伯文定公家。偶一為之。昨年二十三。今七十九人矣。畫臘幾六十年。每見古人之跡。便欲自廢云云。此可見公少即能畫。涉歷至老。既成大家。猶不自滿。假如此幀末別記云。壬申。余與閩中王東里總憲朱陽賀中令。納言潛山劉退齋翰撰結社。每以勝日訪郊外。諸名藍淨刹。遽為主者。稍遠塵俗。語非朝市。亦非空玄。及明年時事頗異。有邊塞闖人。自雲中上章攻時宰。為人驅除地者。王大夫駁之。致激聖怒。有旨召對便殿。切責。王大夫褫其鞶帶。雲山一會。從此遂散。又二年閩亦敗。逐去。後署其昌二字。按明史七卿年表。是時無王姓官都御史。褫職者。惟李長庚傳。稱六年正月。

修撰陳于泰疏陳時弊。宣府監視中官王坤力誡之。侵及首輔周延儒時。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語尤切。帝面對詰責。削籍。志道漳浦人。天啟時。附魏璫。擢官。論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罷。思翁所云王東里。當即此人。但訛憲副為總憲耳。

邢子愿畫石

明臨邑邢太僕書名最著。有來禽館帖傳世。畫則惟無聲詩史稱其間。寫文石亦藝林片玉。蓋甚名貴也。近得其綾本。磐石立幘。石身高九寸。廣贏其半。礪珂峻嶒。略綴鮮髮。全倣黃鶴山樵解索。皴筆極蒼渾。上有長題云。允修先生賦此。研光織什八年。許都未改命。不律。今春辛亥。人日晴煦。偶從南雙。吸明月。峴覺有佳致。隨澄墨。為此圖徵書而應之。畫僕可謂巧于藏拙矣。子興學士極嗜僕拳石。一娖者。儻令見之乎。僕當依樣。鑲之。董玄宰每對人。犁丘畫品。有叔明及虞山大癡風恨。懶甚。不作事。若覩此幘中筆華。或不笑齊虜駭也。邢侗題字七行。筆法神似南宮。側有三印。一濟南邢侗氏圖書印。一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一云。亭亭間人。皆朱文。下有基結私印。東昌鄧氏。騫之。藏圖書二印。之下一字作次。頭其下不可辨。辛亥為萬曆三十九年。太僕是年六十一。續疑年錄。據列朝詩小傳。允修子興不詳何人。一娖亦未解其義。犁丘則邢氏所居地名。因以自號者耳。潘慶生鍾瑞曰。對人下疑有脫字。

邢慈靜工書

邢太僕有妹曰慈靜。孀居嫺吟咏尤工于書。余友龔廉仲廷煌自厯下歸。貽余慈靜所臨蘭亭序石刻。用筆秀逸。蓋得乃兄指授之益。中囑能摹禊帖。自宋憲聖吳后後。此其僅見者。又自書小詩一帙。題曰芝蘭室。非非草。竹垞明詩綜所采。閨閣篇什頗多。獨遺慈靜。殊不可解。吳槎客篤詩話中亦嘗言之。並錄其詩數章。皆與石刻同。茲不復記。石本後署蒲團主人馬邢慈靜。据列朝詩小傳。稱其善畫白描大士。書法酷似其兄。母萬愛之甚。必欲字貴人。後適武定大同知府馬拯。年二十八矣。小傳述盧子應九嫂乃楊磐石女弟書法自成一家博學能文過于慈靜

陸嘉祐山水陳梓花鳥

管谷香蘭滋藏水墨山水立軸紙本。長今尺三尺八寸餘。款書崇禎丁丑春日。長洲陸嘉祐。時年七十有六。下印二方。一陸祚先嘉右印。一寒谿皆白文。筆墨蕭爽。中有沈厚之致。計其生平在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少時應猶及見陸叔平文休承諸公。宜其落筆大方。定推一時老手。乃名不著于郡縣志。藝術傳及無聲詩史等書。余得設

色花鳥小幅亦紙本長三尺許寬九寸筆殊清勁款題天啟丁卯秋日寫玉峰陳梓
隸字十一印二方一陳梓之印一字元真皆白文徧檢諸書亦無其名二畫若不自
書年代幾不識為何時人矣然則前代高手湮沒如二人者當復不少可勝慨哉

歸恒軒墨竹卷

恒軒此卷長七尺高八寸四分紙本一接前後竹兩叢枝幹圓勁稍葉疏朗筆筆中
鋒自有蕭爽清遠之致款書戊戌夏日寫于洞庭山之翠微庵署名歸藏一白文方
印亦此二字前後題者九家皆同時高尚之士引首顧苓書兼有真妙四隸字後題
昔人評息齋之竹真而不妙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故云廿一字隔水綾外題者金俊
明陳邁凌子與霞曰按陳邁見于吳扶九復社姓氏錄貫吳縣字孝寬事跡未詳徐樹丕鄭敷教李模金上震鄭圃金侃
皆單款錄古人詠竹詩殆恐題詩與跋語露芒角也紙尾恒軒自跋云人之學問與
年俱進雜技亦然余于墨竹本游戲為之初無意求進然相去十餘年亦遂覺大異
此卷殊不工但不至如近日畫工之俗耳辛亥春元公自題下二印一曰歸莊之印
一曰元公按竹垞靜志居詩話云恒軒好奇其名字屢更崇禎中忽請于學使者改
名祚明自後或稱歸妹或稱歸子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園公或稱懸子恒軒其號

亦號普明頭陀。又號鑿鑿鉅山人。沒後女塔金侃輯其遺著。名字亦從其舊焉。此卷前之名歸藏。後之字元功。似偶著不常用。竹垞故未知也。又見自錄己亥夏日寓婁東僧舍述懷十六首之半。歎書普頭陀莊。此殆即竹垞所云普明頭陀歟。

米紫來自書詩卷

鶴徵錄。米漢雲字紫來號秀崑完平人。明太僕卿萬鍾孫。順治辛丑進士。由知縣考選部曹。康熙己未舉鴻博。入翰林。官至侍講。詩畫皆工秀。兼善篆刻。書學南宮。評者謂在太僕上。嘗得其自書詩卷。似皆作令江西時作。清逸與字稱。漁洋惜其詩為書畫所掩。良不虛矣。地迴炎蒸絕。湖平夕照開。人烟依岸曲。山翠隔城來。興劇論文會。情深話舊盃。晚涼邀散步。更破竹間苔。東湖宴集和顧嶺路經秋秒。行行入望清。藉幽抒客緒。耽勝緩征程。霜樹漸分色。風泉送自鳴。何當凌絕嶽。睇賞屬閒情。水抱孤村遠。山通一徑斜。不知深樹裡。還住幾人家。此首末題三徑當時已就荒。千年遺宅更淒涼。折腰每挹清風愧。還採秋英薦一觴。倦客經時積旅愁。那堪行邁復深秋。關心不為田園計。欲賦歸來未自由。欲訪東籬不可尋。高低邱壘莽蕭森。匡山峭壁兼飛瀑。長與先生共古今。

秋日經紫桑里有作詩後題書似孝挹年翁詞宗教定。劉辰孫禧延白水抱。

孤村遠一絕。係正統間劉球題畫作。以此彞入已相傳。紫來典試滇南。事竣浪遊不返。婦兄王瞿庵相國遣人敦迫。乃就道。自言我為相公押解來京。人咸笑之。後主江南。試又以榜多紕袴被黜。蓋其天性放浪不羈。故發于詞翰。超然自異。非尋常繩尺所可拘也。

鄭板橋筆榜

字畫索潤。古人所有。板橋筆榜小卷。蓋自書畫潤筆例也。見之友人處。其文云。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帳。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屬書謝客。板橋鄭燮。此老風趣可掬。視彼賣技假名士。偶逢舊友。貌為口不言錢。而是故新。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偽何如乎。紙尾有吳山尊學士跋云。乙亥丙子間。與淵如同校。唐文于邗上。皆有心遠意違。情忘手闌之困。適同遊西□庵。見板橋此紙。戲屬工人上石。貽同人工書畫者。真記。

王暢甫夫婦合璧書卷

我吳明季以來。書家用筆皆以輕秀俊逸。見長至暢翁始以道厚渾古矯之。遂為三百年所未有。雖退谷義門。猶當讓出一頭。何況餘子。墨琴夫人書。氣靜神閒。娟秀在骨。應推本朝閨閣第一。此卷前段暢翁書雜帖詩十二首。行楷相間。款題癸丑四月。浴佛節前一日。會試榜發下第。明日復入宮館。食訖而散。歸休家屬。客亦不至。輒書舊作數首。奉寄稼園先生正之。暢甫王芑孫。後段曹夫人小楷。書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一篇。款題乾隆癸丑新正十日。書于京師寓館之寫韻軒。墨琴女史曹貞秀。紙尾暢翁跋云。愚夫婦性皆好書。皆不自意。以書見稱。遂有古人學書費紙之患。長安中。求紙都不中書。每一臨池。動成苦惱。近聞吾老友稼園先生。自以新意製紙。漿硬得法。與筆墨相宜。宋諸公多講治此事。若歐陽公黃山谷。二蔡二米。無不能書。蓋必識書之利病。而後識紙之精粗。則以稼園而治紙。固宜與碌碌者異也。偶寄此卷。附言其後。俾知愚夫婦方括括破硯劣豪之下。庶幾他日幹當人。北來且不惜數番之惠耳。癸丑五月二日。芑孫附識。稼園俞姓名大猷。吳邑老貢生。余少時曾識之。卷即得于其後。人後携漢上全椒金子春文學旺華。見之嘆賞。譜真珠簾一闋。題於

後云彩箋曾讀桃源記自注詹湘亭丈藏有夫人楷書桃花源記小窗紗重見簪花仙子柔翰絳唇含喚

衛夫人起鸚眼親硯蛾子綠卻手浣蜀江春水誰似似清曉芙蓉露珠收未逞想靜

裏拈毫恰瓊鉤響寂寶爐烟細分影到瀉波自注揚丈著有瀉波近稿慣玉台肩比見說京華同

弄筆為換取澄心堂紙應悔悔名掩蘭亭右軍夫婿近年覺阿開士祖觀亦為題二

詩云淵雅書名藝苑馳每于蕭散見丰姿客窗偶仿遺山體論字先成雜帖詩紅閨

墨妙簪花格恰好黃庭影寫初知否神仙翻妬煞彩鸞夫婿不能書此卷傳之後來

亦藝林一段佳話也淵雅堂集有句云詩人老去鸞鸞在甲秀題籤見吉光自注云石庵桐國有愛姬王能學公書筆跡幾亂真揚翁蓋嘗見姬為

公題甲秀堂法帖蓋于也此文清逸事之可傳者附記于此

洋布作畫

古畫本多用絹宋以後始兼用紙明人又繼以綾皆取其易助神采余偶以洋布極

細密者索顏朗如炳作墨山水朗如言其質較絹稍澀視宣紙則和潤頗能發筆墨

之趣而氣韻又覺醇雅同人咸以為新奇可喜作詩詠之程序伯云山林宜布素畫

洗華縵姿莫嫌黻材費煙汗得所施顏聞波弋國香荃成幾絲金壺助餘韻墨瀟含

清滋從此剡溪藤賤作拭案資晚窗喜展對絡緯啼涼颺印印川云宋細唐鹿辨入

微幾勞織女弄梭機。誰將卉服齊東絹。詠畫林看列布衣。記此足為藝林故寔。後來俞子駿岳亦曾為余以洋布作山水立幅。謂與筆墨相宜。語同朗如。一時好手如貝六泉。點沈竹賓焯。率喜作布本畫。蓋皆自余一燈開其先也。

藏書畫沽禍

書畫之癖。往往沽禍。古今皆然。亦匹夫懷璧之義。辨才楔帖。為唐太宗所取。驚懼抑鬱而死。王忬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偽本貽嚴世蕃。致為所陷。皆可作前鑒。聞畢秋颿宮保有董北苑真跡圖卷。要津某指名索贈。即與之。無所怯。曰。毋使後人唱一捧雪也。然事亦有出意料之外者。乾隆中。洞庭東山席紹葆。官楚中郡守。大府聞仇寔父六觀堂圖立幀在席氏。欲得之。此圖仇為崑山周氏所作。名品也。太守以重值購之。族人舊有康熙時方外目存所摹副本。與仇畫無毫髮異。亦署仇名。因並購以獻之。大府非識者。求一得二。心已懷疑。護口遂謂皆非真本。恚而擲還。將中以危法。多方緩頰。始聽移疾歸。此求全之毀。更匪夷所思。總由書畫聲譽也。劉蓉峰丈為席太守孫塔後兩圖皆歸于劉。余曾得屬目而聽話其事。

印印川風雨聯吟圖

亡友印九康祚。中年與羣從一甥結社。唱和著有風雨聯吟草。嘗自為之序。乞王椒
畦丈繪圖以紀。鷗天逸韻。至今猶在人口。及余訂交。君已索居。彭意興。詩亦不常作。
間出是圖相賞。追話曩懼而已。辛丑春。君歸道山。所藏諸物。半類銀杯羽化。忽有人
以是圖鬻于市。得者嫌雙欸。謀去之。余聞而亟以他畫與易。幸得瓦全。蓋是圖於君
生平詩事有涉。非他卷軸比。而余為君輯鷗天閣遺著。劄劄甫就。適獲此幀。若有夙緣
焉。因徧乞君姻戚交遊。題詩同識人琴之感。其中莊君桐生。即君之甥。與于聯吟者。
故其詩尤深悲感也。姜小枚臯云。節菴及衣食。而不祿命長。冷峭擅文字。宜不名位。
昌。哀哉。子印川墓已宿草荒。百年本一瞬。五十嗟凋喪。空庭淡日影。百物如雲翔。一
幀王宰筆。當日吟侶將。幸未落屠沽。良友為收藏。寄我一展讀。祇覺惻肺腸。溪山正
寥漠。風雨添蒼涼。魂魄倘猶戀。應知余輩傷。年前見遺集。共悼人琴亡。所憾著蘭言。
散佚如妙香。自注。印川撰蘭言。余曾為序。今已佚。蔽簾有殘墨。梅社詩三章。自注。印川梅花詩。此留貽
余孫俾知慕。渭陽貝子木青喬云。章逢聲不揚。瞑目永沈晦。豪素跡僅留。綿世能幾
代。惟恃承託人。名山業同愛。庶或五百年。軼聞挂人喙。印九古狽者。逸情邁流輩。感
彼雞鳴聲。呼朋互酬對。吟社條淪亡。手澤半茫昧。幸有平生親。收羅到殘續。恍此尺

幅間音采展猶在從可賦大招樽酒重沃醑故物恐遂湮後死責難貸他日終付誰

思之心孔痲程修之沂梅云秋聽醉戰空庭柯冷蛩淒切酬青莎推敲險句消絳蠟

秋堂一夕攬詩魔當時墨瀋圖鴻爪香襲練芒蟲未飽劫塵俄閱海與桑漚天曇影

留蓉江繩床臥雨奚悅魄去雁無聲度雲卷謝池夢斷詩境窄芳草無情瘦寒碧注自

余有風雨對床及春草張子上源達云對酒悲遺筆長吟畫裡春自注先君子易簣

聯吟圖皆憶凡作也同在賀宋書莊讀畫後以遺畫求題有誰知曉前一日與印九丈

舊雲山主又新收藏獲良友片紙亦前因張硯孫蓮潔云但餘尺幅故人收高閣誰

還問海涯無定雲烟天下事依然風雨畫中秋不才亦復希青眼老輩於今盡白頭

樽酒石湖同感舊亂鴉殘照此扁舟自注時重晤葉六丈于程序伯庭鸞云三十年前

夢境悠幾多華屋換山邱蘭亭一序悲陳跡幸向江湖集裏收自注印川自製聯吟

刻道者始搜采編入謝家羣從各翮翮更有羊曇屬少年自是風流零落盡市南老屋沒寒烟

桓厨幻化不逾時騰楮收藏偶見之不為丹青重王宰黃鐘儘繫故人思客窗風雨

黯秋辰惜取聯吟現在身亟補新圖酬舊感他年讀畫更何人莊桐生爾保云可

有平生未了緣籤題纔讀已潛然驚心三十年前事徹夜思量不忍眠從游謝野昔

時春憑仗王維與寫真白首舅甥今永訣當年同是卷中人身後荒涼百事非西門
州下屢沾衣。舊圖尚有重逢日。不信泉台竟不歸。喝韻分箋一集成。可堪此樂是前
生。豪情逸興渾如昨。談笑都令俗眼驚。鷓鴣天閣子不勝寒。死別方知聚會難。金石圖
書零落盡。摩挲此卷百回看。聯吟夢斷又重溫。陳跡惟餘淡墨痕。悽絕破窗風雨夜
一燈如豆為招魂。妙畫通靈信有之。蒐羅猶幸故人知。騷壇也慙華嚴劫。愧我空題
感舊詩。遺編曾共程俱輯。自注謂序伯一燈還從吳市收。敬謝水心風誼古。即論兩事足
千秋。圖中題者其餘尚有數家不及備錄。余于初得圖時。曾系以二絕句。及徵題畢
後。又綴二絕句。云三年心事此時消。遺畫徵詩當大招。定有吟魂來入夢。夜窗風雨
正瀟瀟。也知過眼等雲烟。無那寒鑪別緒牽。留與詞人更懷古。百年殘墨護鸚天。

復古殿英石供

陳氏頤道堂。舊藏英德石硯山背鑄。復古殿印賞鑒家。括南宋宮殿攷。謂復古為理
宗殿名宮中。儲藏翰墨之地。然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即高宗時已
有此殿。蓋復古殿本射殿。高宗建理宗重修。見宋史。則此殿未可專屬之理宗。此石
亦未必定是穆陵供御之物。又武林舊事。元夕燈火于復古殿張挂。禁中避暑。多御

復古殿亦非專藏翰墨也

伯鸞印

吳江王硯農之佐得伯鸞二字銀印。定為漢梁高士物。拓示徵詩。改後漢書。鴻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非之。乃改姓運期。名耀。字侯光。遂去。此時此印應早棄之矣。列女傳又稱其字為伯瀟。其改名則作運期。而字侯光。與范書異。余觀鴻語妻曰。吾欲得衣表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則作侯光為合。蓋光即指妻名。言侯孟光而偕隱耳。范書侯字。或由形誤也。詩云滅灶曾聞童子鴻。一時姓氏重扶風。頌辭廿四題箋。就定押芝泥兩字紅。無下無多長物隨。伯瀟可有印同纍。五噫歌後逃名亟。安用留傳舊字為。偕隱真宜字。侯光東遊惜未篆成章。鳥嚶縱有懷人詠。緘札難鈐寄故鄉。冢傍要離殉葬來。土花猶帶漢時苔。雲台諸將勛名盛。肘後黃金總劫灰。此種題。不得不為無中生有之計。搜求事實。比傳成詩。工拙且勿論可也。

僧道行硯

朱酉生未刻稿中。有僧道行硯長歌一篇。序云。端石廣四寸。縱稱之。背鑲老僧看經手木魚象沙彌侍。蠅拂茗盃列几上。旁銘廿四言。木魚經卷本是色相。老僧端坐以

聲應響龍神感動諦聽合掌下有連珠篆印則道衍也詩長不具錄惜不詳此硯何人所藏倘遇劉草窗亦難免銅雀瓦之一擊矣

徐貫時印

貫時先生有印鑄三十六帝之外臣七字嘗於尺牘押角用之攷李太白送權十一序有云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詩中春日行亦有三十六帝欲相迎之句蕭士贇注曰三十六帝三十六天之帝君也出道書此可見先生平日放情物外自命謫仙與居易堂枯槁山林者迥別矣

活死人

王叔畦文昔客都門時聞其居停主人山右王給諫言汾水縣有富室子某得勞瘵疾。疴羸日甚。醫者咸決某不起。某忽從書肆購得醫書數十種。置之一室。謂家人曰。我自分必死。今與汝輩訣。飲食給我。衣服給我。家事一切都。不必問我。我將作活死人矣。遂入室。高其戶。戶旁闢一竅。凡衣食所需悉令家人置之。於此。俟其自取。終日默坐其中。倦則臥。醒則閱書。朝而饗。夕而殮。冬而裘。夏而葛。聲在耳。若無聞。形在目。若無見。始聞其効。嗟也。久之則漸稀矣。始見其枯瘠也。久之則漸澤矣。會村中以報

賽盛作劇戲舉家往觀有偷兒乘間入他舍從其戶外過傾筐而去家人歸問之不
應詢讓之亦不應如是者三年一日忽啟戶出曰我今始得活矣遂入內理家事如
故自是醫理大通遂以明醫聞於遠近而活死人之名亦並傳焉椒翁述此事謂余
曰此人可謂能堅忍其性矣人能如此雖聖賢仙佛無不可為豈特可以己病哉究
其根極不過拌得一死耳奈何人之將死而猶戀戀于一刻之生也然不意富室子
竟能見及此也

鄧憚二姓事

乾隆末我郡鄧小山孝廉名雲倬舉禮闈才名素著可望鼎甲時相某為 殿試閱
卷大臣以俗說鄧都城事惡其姓抑之遂以歸班人為呼屈常州憚數為南田族裔
以孝廉就大挑監挑大臣某公以憚音呼其姓憚復朗聲以溘音自呼其姓曰憚數
某公內愧其誤而惡憚之不為覆也屏不入選越數年復赴大挑主其事者為成邱
見憚姓即瞿然曰是南田先生後人耶亟予一等夫以一人之姓關係名途得失固
已奇矣如憚君又失于前而得于後迴判如此此豈漫然相值乎蓋命寔司之矣

海外二奇人

粵東嘉應有謝清高者。從賈人泛海。遇風覆舟。拯于番舶。遂隨販焉。每歲徧歷海中諸國。謝本性敏。所至輒習其言語。記其島嶼。沉塞風俗物產。凡閱十四年而返粵。後盲于目。不能復治生產。流寓澳門。為通譯。以自給。嘉慶庚辰。其鄉人楊秋銜炳南。遊於澳門。遇之。與談西南洋事甚悉。因條記其所述。為一書。序而行之。名曰海錄。錄中最奇者有二人。頗可資談助。一云崑甸國東北地名沙喇蠻。乾隆中有粵人羅方伯者。貿易于此。其人豪俠善技擊。頗得眾心。嘗率眾屢平土番。以安商賈。適有鱷魚為害。國王不能制。方伯為壇海濱。陳列犧牲。取韓昌黎文讀而焚之。鱷魚遂遁去。一云戴燕國在崑甸東南。乾隆末。國王暴亂。粵人吳元盛因民之不悅。刺而殺之。國人奉以為主。華夷皆取決焉。元盛死。子幼。妻襲其位。至今尚存。觀于羅事。知文公浩然之氣可辟異類。雖歷千載。而如生。然非羅精誠勇敢。篤信此文而決行之。則亦無以感應如一轍也。若元盛者。直又一虬鬚客矣。世固不乏奇士哉。

輪船本中國之制

自西洋火輪船入中國。咸駭以為從古所無。上下震懼。邇來則利其水行迅疾。人情又甚便之。豈知輪船之制。本出中國。唐宋以來。載籍屢見。惟不用火。後世不講求其

法遂廢外國反得而竊用之。嘗見華亭姜小枚未刻稿中。有賦輪船一篇。頗能言其原委。世有留心經濟者。求其制而修復之。豈非軍民同利之一器乎。姜詩云。唐代曹成王。至巧運心畫。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疾。聿宋楊太尉。踏車船有式。三周浮玉山。勢甚挂帆席。下至鄱陽盜。楊公制亦得。中華古戰具。竊以造番舶。舉火動其機。聞亦用牛力。何至三年來。人駭為奇特。嗚呼。咸南塘造法製祕籍。

暹羅浚船

鄞人謝寄梅占壬。常附洋船往來海上。熟悉南北諸洋形勢扼要。又嘗得暹羅浚船之式。可以去河底之泥沙。其法製巨扁。扁中安輪。輪上有齒。橫軸于兩船。以數人踏之。若水車然。使輪齒著河底。以起淤泥。船尾沈巨竹舂。以受之。滿則轉轆起舂。別以船受泥而棄之。行之不已。則泥日去而河日深。其製雖創而用甚便。云英吉利國人為暹羅製謝君思為圖說。獻之當事。以浚黃河之淤沙。既而不果。他日或有行之者。余謂不獨黃河可用。即支河小港中。亦宜仿製行之也。

夏二子

蔣澹懷志。疑心白日齋詩鈔有句云。剔髻不得休。每苦夏二子。蓋憎蠅蚊之擾也。或

問夏二子出處。余適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按所紀降授左承事郎福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吳元美。嘗作夏二子傳。其畧云。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而伐桀。申其割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颺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小大少長。皆望風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于清世矣。夏二子謂蠅蚊也。後為鄉人進士鄭煒。訴之行在元美。坐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譏毀大臣。以快私忿。法當死。上特宥之。除名容州編管。卒于貶所。事在紹興二十年。滄懷詩似用此。不知是元美創此名。抑更有所本否。弄筆刺時。狂奴故態。竟以此賈禍。殞生傷哉。然其傳語竇妙。

雪鰻

埤雅有蛟鮓之名。嘗疑其誕。然世竟有烹蛟事。昔聞王椒畦文言。其令嗣芷香茂才士標。容仙居繇幕時。見山中民有以雪鰻來獻者。重數十斤。形似鱈而色青。詢之云。此物常蟄于深山大澤。土石盤結處。必大雪。後視其地。獨無積雪者。掘之始得。故有是名。然歲或間遇。以是甚鄭重視之。得則必獻官。邀賞。後其居停烹以饗友。味頗肥美。余謂浙東素多蛟患。此物即蟄蛟耳。桂林陳文恭公後跋說。本有雪後掘取之。

法蓋蛟所蟄處其地霜雪不積獻官有賞則獎其除害之功也

松蝗

洞庭東山鄉老言乾隆某年山中松樹忽生蟲食鬣盡松輒枯萎人呼為松蝗適張真人過吳門山中人相約陳訴真人許為發符驅之閱數日大風陡作忽有鼎千百為羣飛集林間專啄松蝗食之未幾蝗盡羣亦散後閱王暢甫文淵雅堂文集有疾人世鈞墓志銘述此事云花籠有墓木有喬苑為鬼庭霜不凋歲陽在辛日元枵有蝨蝕之螟賊苗白楊蕭蕭莽空條公俠道士丹符燒山魃通竄蟲孽銷山人咸頌公功高吾削不書寔行褒始知訴此事者謀出王世鈞不能謂符錄禁制之術為必無也

戈順卿載曰松蝗也可與桂蠹作對

麥啄

楚北漢黃一帶春月麥將熟時有鳥羣飛隴上形狀毛色似鷓鴣而稍大啄長半尺細若竹枝夜宿則插入麥根土中故掩捕甚易土人取以作饌頗美為其性喜食麥呼曰麥啄余疑古史所書鳩食麥者或即此鳥之類麥啄之名殊古雅可近爾雅之剖葦竊脂也

殺蟻之報

佛經言殺業至重。信哉。近時許小歐元仲三異筆談記蟋蟀訟冤事。此所害止一命。其報已如此。以余所聞。更有甚焉者。吾郡尚書巷顧姓。前明宦裔也。有梧桐廳七房。僱一嫗服役多年。頗勤慎。惟性最惡蟻。見必殺之。或以足踐。或以器搗。或以火灼。及沸湯灌之。前後所殺無算。主人屢戒不悛。一日下階傾跌仆地。即死。會其子在近處傭工。招之立至。視其母眼耳口鼻。羣蟻攢集無少隙。遍體亦皆有蟻。噉之不知倉猝何自來。無計去之。遂并蟻殮焉。此嫗殘忍已極。蟻之欲得而甘心。殆匪朝伊夕。一旦羣聚而食其肉。若有驅之使來。以彰惡業者。吁異矣。

1362346 I742.1
39

鵜波漁話卷六終

清宣瘦梅著

夜雨秋燈錄

夜雨秋燈錄提要

天長宣鼎著夜雨秋燈錄四卷續集三集各四卷能於
列朝及有清小說界中蘄露頭角其宗旨不外勸善懲
淫綺而不妖質而不俚趣味濃郁辭事新鮮洵可上匹
柳泉近儕遯史篝燈夜讀處處引人入勝如啖佳果如
對名花如睹龍宮寶藏如聽鈞天廣樂非一覽無遺不
耐咀嚼者所可同日而語

夜雨秋燈錄目錄

卷一

青天白日

銀鴈

王大姑

雅賺

東鄰墓

吳孝子

卷二

龍梭三娘

迦陵配

劉子儀膏藥

忠魂入夢

奚大瘤

王紅冊

一聲雷

應聲藍面鬼

卷三

桂林臬署三異

烈鴉盡孝

父子神鎗

珊瑚

麻瘋女邱麗玉

卷四

佟河子

雪裏紅

鄒生艷遇

假五通神

郝騰蛟

續集目錄

卷一

卓二娘

丹青奇術

范小仙

郁線雲

樟柳神

古劍頭

喪事演劇

殺於菟

卷二

木孩童

癡蘭院主

沉香街

小癩子

稽聳毀為文信國公冥幕

丐癖

髮繡佛

卷三

大脚仙殺賊三快

南郭秀才

驢化為履

樹孔中小人

楠將軍

曇花記

博山兩賢婦

珠江花舫

卷四

金竹寺

石郎養笠墓

馬姓

離垢園

陶莊

十丈蓮

古泗州城

獨角獸

三集目錄

卷一

先覺僧

華瘋子

補騙子十二則

某廣文

三官救劫

雷神

湯文正

卜者梁翁

小王子

卷二

科場五則

姚幕府

周封翁

陬邑官親

同胞三鼎甲

義貓

李老

丁養虛

阮封翁

趙甲

轉女為男二則

卷三

妓篤故誼

破鏡重圓

珠妓情殉

四川某賈軼事

記瘦腰生春粵妓事

崇川俠妓

治遊遇故妻

阿韓傳

九月桃花記

記珠江韻事

得新忘舊

女仙降乩詞

船女奇緣

情死

記張素琴校書畢命

記錢姬假途脫籍事

記紫蓉女奇逢

記珠江才妓事

蚌精

品花賸語

李芸小紀

卷四

張少卿校書花燭詞

榕城生逸事

西冷太瘦生偶記

情種輕生

張少卿題虎阜寺

和張少卿女史

玉峰樵客遊虎阜

雙齡小傳

滌陽女子題壁詩

一度風流千貫錢

天緣巧合

珠江風月

記李三三逸事

姚倩卿小傳

鄭素琴小紀

馬雙珠小傳

胡寶玉小傳

夜雨秋燈錄卷一

天長宣 鼎瘦梅雨著

青天白日

浙人南宮認菴以字行幼隨父璠宦於粵清廉窘其家母先逝父繼卒虧庫欸將繫獄素諸叔壁幕於蘇欲往依之潛焚兩親骸以竹籠負之徒步逸餐風咽露跋涉奔波一載始抵尋叔無耗時蘇正歲歉益困急傾守囊錢購半畝地瘞之誌以碑結茅若團瓢守其側蓬頭垢面淪入乞兒賸飯殘羹尚知薦祭時年僅三五性孝且慧貌龐不枯聞吳兒山歌學之即當伍氏簫始免餓朝村暮郭倏忽三年偶倚古寺門向陽捫蝨面即貴家園時見美人樓上眺頃一小鬟數年二八出而反掩其門行向西忽伏茅際少時整衣去知為小遺甫數步即若有膩物墜地軟無聲呼告之婢不覺遂掩襟往覘錦袂也中裏金玉釵釧珠寶零星膝以魚玉折作方勝書云十郎哥哥足下妹謬以陋質獲配清芬親上做親幸中之幸牽牛西北一水盈盈孔雀東南雙聲隱隱盟深金石妹喜嫁得梁鴻劫轉滄桑即忽貧如司馬然而鮑宣對挽鹿車阮氏何嫌擯鼻幸雜窗攻苦卜鴻路飛騰敢怨標梅換青春而未艾惟祈折桂脫白袷以來迎逆知青眼頻更紅絲欲斷每聽狐語似怨前度之冰欲倩蜂媒再接他家之酒

心石堅而不轉，辭簧鼓而須防。若真挾瑟改絃，定彈黃鸝時擬傳箋布意，恨少青鸞小婢娟。奴雖曰主僕實同腹，心事已迫於燃眉，情實殷於刺目。遣尋一鴉面，展雙魚，奉上絨淚之句，斷腸之辭，宛轉十三行，預仿蘇娘織錦，附以繷臂之金，搔頭之玉，珍珠一百顆，聊為匡壁添光，不盡纏綿。泥中人再為嚔舌，未敢隕謝，鑿下材急，不擇音，敢布愚忱，伏維憐鑒。某年月日。秦氏小妹貞璞，衿衽手肅，南鷺讀一過，詫曰：險哉！東床落魄富兒，賴婚鍾情者，越禮冒嫌，進療貧方。若為他人拾得，則婢固命盡，即迨迨牛女，亦復睽違。鵲橋無日矣。曷坐以覘之？少頃婢返，面色灰死，倉皇覓棒莽間，不得。仰天嘆曰：奴死不足惜，負主人託，奈何？南笑曰：娘行失何物，值何言死？婢聞其言有因，哀祈曰：好男子曾寓目否？曰：卿能明告我，或者壁能返也。曰：我秦氏婢娟，奴日伴女公子。主見婿家貧，欲改適。女公子日夜哭，妾憐之，請以粧臺中舊蓄者約五百金，裹以鮫綃，附以雁字，親去作寄書郵，付於小檀郎。囑入都謀戰捷，好親迎。墮其物，必洩其謀，烏能不悲言已大慟？曰：然則將若何？曰：死耳。南探懷與之，曰：是耶非耶？婢見即伏地叩。南挽之，示殷勤。婢曰：子乞人，得暴富，棄之甘乎？妾將何以報？曰：報我不難，恐我之所易，子之所難也。我之所甘，子之所苦也。曰：試言之。曰：僕雖冠，猶童子身，子貌美極矣，未知能令我真個銷魂否？婢赧然，徐報曰：君姑待我，行行即來。婢齋金玉去，南亦佯僂出東郭。三日。

後偶經園外遠聞鶯聲喚曰來乎仰視之婢也笑而招以手門書然開南遽掩入湖山石畔芳草如茵婢曰以此聊報大德可一不可再南曰諾方將懷抱見婢以紅羅蓋粉面南笑曰子秀色可餐方欣飽看博須臾歎何吝而抑藏乎抑嬌羞故態乎婢以纖指向上曰青天白日不怕神明耶南驚如棒喝情魔潛遁遽起曰子畏神明僕寧不畏乎持竿攜籃喃喃誦青天白日四字出門去婢遙送致聲君每日日中來當分己食果君腹南瞑目狂奔亦不計園門閉否明日市上行有一相者呼曰丐者來子卧蠶下何來此陰陽紋應在三十六日必有非常遇曰吾日唱蓮花求生活免溝壑足矣尚欲追蹤榮陽公子耶曰不然驗當酬若干曰十千誣則若何曰挾我雙眸子曰先生眸子危矣至三十五日丐如故走告相者曰眸子權寄尊龐一宵穩相者又視之拍掌曰得矣邊城紫氣透當先得財南曰諾明午步長街忽有牽其裾者呼曰月兒耶南頸有月牙痕故小字月視其人鮮衣怒馬貌若貴官姑應曰然其人慘涕曰兒何至此南驚憶曰璧叔耶曰然兒曷隨之歸寓廬中起居華燦叩阿孀亦甚慰因縷迷顛末哭失聲叔曰久謫爾父母歿特函詢無回字乃在此耶吾年老素富無子息今得猶子不愁繼續矣立命婢媪為更襁褓且濯香泉依舊翩翩顏色煥發婉述相士神叔命以十千酬之欲招致為叔鑑慈顏不許旬餘忽以千金付之曰兒既廢讀當學費以齒穉辭

曰試為之無不利南東裝買權過江運白粳大獲明年今日歸首叔至則門戶猶存第主非是詢居停曰子去後爾叔亦他徙且不知徙何處南茫茫無適從因思江北新置宅曷歸而偵訪掃墓瞻仰榜人頻催腰纏餘五百金即全購柏油壓船渡後北風怒號江凍十日不能解柏油值頓昂獲利可十倍更於宅前設緞鋪以三千金為母招老成者四五輩司出納又一年心不忘叔一人渡江搭散入船中流風大作浪如山霹靂大震同儕者十數人咸見雲中現極大四金字曰青天白日筆畫分明眾誦佛禳之而宇仍現雷復鳴船幾裂眾急曰上天已明示惡人事各自省無累他人南挺身告眾曰此僕隱事誠不可以告人敢相累乎急向怒流躡身投昏懵中抱得枯槎聽其掀簸耳聽雷雨驟下火光竄金蛇須臾霽視此身如一點萍乘萬里浪也忽一官舫鳴鑼挂帆來呼曰速救活抱槎人賞十貫旋來紅船挈而登官舫人非他叔也互驚問叔何處來曰吾移居通州偶遊紫琅山耳爾父母墓無恙爾之心曲吾已悉娟奴已隨秦家女適壻家壻果貴即迎娶爾事緣未至毋慄也同之通寓見孀安好婢僕更多於蘇寓不敢問居二日袖出小摺呈叔此年來子金總目也曰煩甚曷携去翌晨辭別叔又贈以數百金抵蘇訪娟果如叔言忽遇弄船人驚曰君尚生耶若輩皆震死船覆吾抱纜始免頃泊此修治舟南出資贈助之即假館舟子家偶倚白板間眺見一美人乘

香輿隨僕媪復又一婢。乘下澤車。貌酷似娟。尾行三四里。至一尼菴。美人登殿拜如來。僕媪
憇遊廊。菴主獻香茗。婢閒步。偶見南。目笑。笑依喚曰。青天白日。南失聲曰。噫。娟娘耶。婢問何
遽華潔。告以故。曰。鍾情者尚戀舊耶。曰。中懷無一刻忘。曰。彼此有情。尚不諳姓氏。令人齒冷。
又詳告之。旋聞內呼娟。美人偕去。南惆悵無聊。賴躑躅叢墓處。見一大塚。碑云。東浙寓公。南
宮諱璧。王人先生之墓。誌文詳叙。夫妻同卒於蘇。死近五載。旅葬於此。以待猶子。南宮認菴。
他日尋覓。撰書者。里諸生郁昉。南讀畢大驚。回憶叔孀面目。不知此墓中人。何既同名。氏且
猶子亦同名。必無是理。而竟有是事。歸訪文學士。知郁昉第。具冠投刺入拜。昉慄然曰。君頸
有月牙痕乎。曰。然。曰。令尊叔甫生時。與先大夫莫逆交。先大夫逝。叔甫老伉儷亦相繼逝。易
簣前數日。堅囑鄙人預後事。謀吉壤作墓誌。並囑君如回蘇。即為繼續。君從何知有僕。而惠
然肯來耶。南以見墓誌。對曰。幸不負先人遺命也。南慶額。以兩次遇叔告。求解惑。曰。令叔甫
生習吐納。及能解脫。如子言。其仙去乎。南遣人如通訪叔杳矣。遂移兩骨函。依叔墓重窆。雙
塚峨峨。加以封植。手自撰文。勒石紀事。昉視之喜曰。子尚能習舉子業。何自棄。蓋昉已前科
北闈中經魁。因款留教之。讀是秋回浙中。副車。昉開筵為賀。鼓吹大作。泥金署牆。把酒向南曰。
君貴矣。芳年二十有一。尚欲歌朝飛雉耶。曰。弟有舊盟。癡心拱候耳。曰。愚兄代覓佳人。為君

權署縣君何如言未已。即有婢媪扶一美人出。與交拜。南不知所措。昉挽之拜。兩行畫燭。送入洞房。親為反扃雙闥。臨去顧內曰。今宵好報恩。毋再怨我。夫婦累汝。漏靜。揭中微曉。則紅粉露垂。香肩玉削。頗似娟。亦低喚曰。青天白日。新人微絮。曰。悶葫蘆打破矣。南聞之大喜。始知尼寺美人。即昉妻。當日寄書人也。夫貴。娶已兩載。極敦愛。娟重見南。始為貞。南來訪始末。貞為昉迷。副車之中。賴昉力。夤緣關節。始獲雋。其所以不即以娟與之者。恐誤讀耳。少頃入幃。綢繆猶處子。明日謝昉。昉亦謝。至是始道破。昉曰。君遇遺金不拾。僕亦留全璧以待也。從此秦越一家。親愛如手足。南旋即援例。謁選官揚州司馬。携娟娘去。頗不自諱。每謂僚佐曰。不圖黃榜中。亦有卑田院中乞兒也。

慎僕氏曰。昔披裘人云。僕豈拾遺金者哉。然高人遇之易。乞人遇之不易。至美色當前。懸崖勒馬。此等功夫。尤不易。偉哉南宮。宜乎蒼蒼者。報以厚德也。吾願普天下男兒。無論富貴貧賤。當人人書青天白日四字於座右。

銀鴈

江西某郡有地師杜君。香草青鳥銜最精。嘗與富室兒李十九友善。其父故杜為走山谷。覓地草屨幾穿。閱三載始得一穴。沙水分明。良為吉壤。居邑之東山。距李宅四十餘里。山故幽僻。

樹木葱蘢。遊者聽樵斧丁丁。與巖寺午鐘相問答。而西山居其前。儼如屏幃。蒼翠溢眸。杜得意非常。告李曰。此福地也。令尊人古遁為鄉里重。居此諒無愧焉。願公等更修德以培之。則子孫貴真莫及。不日杜為點穴。李兄弟扶柩窆。空事巖杜往浙。應貴人聘。厚贖遠行。一別兩載。詎莫後家道反不如前。疊亡人口。其兄李十八夫婦亦偕亡。遺一嬌女。名銀鴈。彌留時。殷殷以弱息相託。泣曰。吾夫婦他無所戀。惟勞吾弟看顧銀兒。則瞑目泉臺下。十九亦泣受遺言。女年甫十四五。風致袅娜。不慣操作。其婦翁氏黑心符也。時於葦砧前。嘗猶女懶惰。久之。遂信垢面蓬頭。淪入赤脚。女始伏枕上。泣繼對木主啼。婦怒施鞭撻。女奔告叔。反繫其手足。而毒楚之。諸婢環泣。伏叩請代。不許。雪膚流血。一綫僅延。婦怒猶未已。幸先隴隣菴老尼來。為翁氏諷受生經。急代緩頰。始釋。明夕婦欲禮佛。索溫水盥手。女誤以冷水進。大怒。欲笞其背。女懼奔投門外溪水。見亡母冉冉自林中出。悲告女曰。兒無苦。且隨老尼遁空門。則生矣。言已。即杳。女正慘痛。忽聞門內喧嚷。翁氏自批頰作亡母聲。詈曰。狗賤根。何仇欲殺吾女。十九奔入。知為亡嫂怒婦。惡代哀之。即唾其面。數責萬端。急尋女得。於門外。謔覓死狀。携入婦。即抱女。哭失聲。旋又自擊。以木杵搗陰戶。血淋漓流出。窮袴外。禁制之力。猛於虎。一室大譁。隣舍登牆窺。雞犬皆驚。老尼素與銀母善。合掌曰。善哉善哉。大娘何暴也。老身為證。囑渠改。

過善視銀姑不許。早為銀姑覓佳婿不許。寄養戚里家。仍不許。尼戲曰。無已。其將付老身携去。為弟子乎。婦聞即稽首拜曰。願以掌珍煩大師接引。問如願否。曰。願。十九知不相能。亦聽其出家。明日親送之菴。擬即削雲鬢。尼曰。尚早。瞑目坐蒲團。炊許。張目笑曰。溪水何妨。隨石轉。嶺雲更有出山時。十九臨去。謂女曰。兒有所需。可暗囑師父來取。毋輕陷不測也。女涕泣牽裾。尼大唱曰。痴兒既皈依三寶。尚作嬰兒戀乳狀耶。急送十九出。掩菴扉。由是掃地焚香。鐘魚梵唄。漸授以禪課焉。年餘。十九益困頓。戚屬咸云。新阡不利。有識者云。右沙太聳。即利。亦只發女家。明年杜歸。目覩李之情狀。大驚。心亦疑殯宮風水。然晝則走山谷。夕則挑燈。比對書冊。均無謬。終不識致困之原。一夕假歸家宿。夜夢天女至。烟鬟霧鬢。儀態萬方。告杜曰。汝亦知李墓不吉。所由來乎。吾山神也。特以詩句告汝。詩云。千里來龍結一匏。左根右葉長根苗。天生福人住福地。無愧惟有西山樵。杜心欲咨白。而天女遽作霹靂乘雲去。杜驚寤。急往西山。尋一泛常穴。為李遷葬。詭云。前穴地脈。為山風吹破。不足寶也。暇則裹糧入西山。物色樵豎。匝月無一遇。一日暴雨至。視嶺右有衝茅數椽。急奔避。一婆娑老媪。縷服出應客。堂上懸桐棺七尺。總帳凄然。云。伊輩碇亡。週七年。問有哲嗣否。云。僅一杜姓佛奴。其名蓋渠。父夢佛而生者。因貧習樵採。日在東山雲深處。言已唏噓。向外翹首云。頃將遭雨。恐歸來又

似水淋漓。旋入以山茶炊餅餉。杜餐飲頗甘。須臾一少年荷樵冒雨歸。眉目端好。氣宇不凡。見客支揖如儒者。杜知是佛奴。自陳同姓。佛奴入與母言。少頃又出與為禮。如見長上。杜喜與閒話。辭均閑雅。無俚語。告嫗曰。文郎不俗。何不令讀書識字。嫗曰。兒幼曾就村館。渠父既歿。未亡人又衰邁。全賴是兒。斧柯供菽水。問佛奴年齒。則云十七。是歲即就地藉葦止杜宿。晨起出腰金二兩。酬茶果費。嫗笑曰。母子雖貧。而非賣茶果者。矧同宗者耶。堅却不受。杜知不可強。後累過其廬。禮貌均不衰。一日見佛奴獲雙雉歸。烹而登盤。味極鮮美。盤有餘。收入供母。及偷瞰佛奴。則仍咽粗糲。杜大敬重。告嫗。擬為佛奴覓佳耦。嫗喜曰。兒年已冠。得宗長作代。大好事。但一貧如洗。誰肯以婦女嫁樵人子耶。問渠父可有墓地。曰。野墓耳。免入漏澤國足矣。尚敢卜牛眠歟。曰。不難。僕有吉壤奉贈。他日貴顯。幸無忘指引人。嫗故謝稱善。杜向李十九索前地。云有遠族孤寡。請以所棄者與之。需值當不吝償。李慨然不吝。杜欲立券。李本擬以百金酬杜。至是遂克立百金券。杜持往與嫗。詎吉。佛奴集眾。焚昇父柩。詣墓穴。杜命劇五尺。無移舊穴。而深倍之。甫掘尺許。得一物。非土非石。狀類龜鼈背。有篆文曰。識者杜。莫者杜。宜子孫貴且富。鮮德之家。莫妄覩。莫已。杜又遠行。佛奴仍日。其每晨過父墓。輒見蒸騰。如釜上氣。瞬息嚴寒。佛奴正癡望。忽白氣接凍雲。縷縷然。漠

然雲時雨雪大至衣

盡沾濡。知嶺下有尼菴可避。急趨叩關。適老尼打包出門去。遺銀鴈獨居。繡佛橫開門。放入見其寒戰。噤栗憐之。引投窻下。燃火烘溼衣。以師之布衲與己之紫布禪。與之換。更炊豆粥與餐。戰始已。天霽衣乾。佛奴欲辭去。一轉瞬。則他衣俱在。而己之布禪竟烏有。窮覓不見。女恐師回。催促且去。囑乘間寄禪來。慎勿屬師目。其母嗔其歸晏。具告所以。媼心德女。視紫布果為女之衰衣。疑有染。叱責之。佛奴力白其無。明日。媼親送禪與女。而老尼已歸。見而窮詰之。大怒云。清淨道場。淫婢何得污佛地。立命走出。媼同女跪求不許。女對佛自誓。尼冷笑曰。佛遠在大西天。不似社稷神。管爾牙疼咒也。女憤欲自縊。解帶挂庭樹。媼趨救。而尼猶怒。媼亦怨曰。老禿廝乃徒以慈悲獲罪責。然則定逐伊何處去。尼曰。聽自便耳。媼知女不願回俗家。曰。曷隨老身去。女猶躊躇。尼遽撫掌曰。妙哉妙哉。速去速去。立即驅出。掩雙扉。適杜正歸來看媼。見媼携女至。驚詢何來。詳告所以。女伏地涕泣。呼杜叔。杜喜曰。前云為佛。即作冰者。即此女耳。此中有天緣。幸勿錯過。約畧告十九。即慨分遊囊。代謀花燭。俾合眷。小夫婦極伉儷。事母又至孝。媼對女流涕曰。吾母子貪貧。未免苦新婦。女笑曰。兒昔遭孀苦。如活地獄。後入尼菴。已若安樂窩。頃得阿母與郎憐愛。更居天堂最上層。媼為之解頤。每牧豕分郎苦。媼不忍。女曰。兒自樂為之。昔之牧豕。迫威虐。今之牧豕。由心願。何害。杜一日携白銀二錠。

來告媪曰。毋令新娶婦添食指矣。明年秋價必昂。請假此預收秫。俾佛即漸學。權子母。三却而後受。是夕銀鴈牧豕回。見媪以銀示佛奴。曰是區區者。亦猶之銅鐵耳。奈何有則生無則死。不令人短氣耶。女索視櫛業上。曰是何足貴。兒牧豕走欄。見水底疊疊者皆是也。明當懷數枚歸而奉母。媪笑曰。癡妮子。誤以鵝卵石為銀耶。明日。女果懷數枚至。外雖花繡黝然。就石磨礮。光可鑑影。大驚喜。問多寡。云遍欄底皆是。佛奴趨詣村市。詢於人曰。此古人窖藏物也。歸與母計。晨起隨女之欄。見流水潺潺。下皆卵石。惟自女手掬起。則立成朱提。始猶以布袋運。繼因誤墮一錠。牧豎拾之。笑問母子。劬勞大辛苦。運蠢物何用。然一入牧豎手。則仍化為石。由是膽大壯。居然筐載而肩荷之。匝月往返。始竭屋角堆滿。無寸隙。佛奴掘深窖藏之。統計約有廿餘萬。會入城買甲馬酬藏神。晤杜。即邀致詳告之。且分贈。杜不受。急代購郭市膏腴。建第宅。阡陌樓臺。奴僕車馬。成大家矣。明年。女又孿生雙子。曰鴻。曰鸞。均穎慧。能讀。總角即遊庠序。佛奴亦納粟為員外郎。為太母請封誥。每稱觴介眉壽。太母輒云。兒孫雖千百年。不可忘宗人香草先生德。久之。延於家事之若伯叔。云會清明。夫妻佩紉掃父墓。幹僕夾道。婢妾如雲。忽一窮漢號哭奔至。崩角乞援。候一保正。執牛鞭來擒捉。佛奴憐訊之。云此小竊屢犯者。是必敵斷脛股。員外郎莫袒庇。女聞聲。牽車簾視其人。非他李十九也。問何

至此自云家業盡傾。恐婦隨奴子。適席捲燼餘。孑然一身。時就野廟宿。寔未曾作穿窬也。言已大哭。女亦悲涕。佛奴笑遣里正去。携歸事以泰山禮。李踴躄不敢當。及杜香草出與話。舊更慙。堅欲辭去。遂贈以婢。且與數百金。俾理舊業焉。明年。二子均鄉校。太母正八十壽。賓客滿堂。祝千秋。忽庵內小尼云。奉師命。堅請銀夫人隨喜。且以舊積鼻絨寄。云此杜郎舊物也。佛奴欲辭却。女不可。珠翠肩輿往。至則老尼已沐浴更衣。瞑目將就涅槃。女哀哀喚。魁尼目復啟笑曰。兒果榮貴。則他日遣逐。不以老比丘為太過耶。女泣曰。法師坐死人而肉白骨。何敢忘德。曰。不足言德。惟可以對令先慈於地下耳。言已圓寂。女出資為尼新院宇。置沃產。建藏骨浮圖於庵側。其位為先隴之良方。狀尖聳如劍戟。工竣。杜視之。笑曰。後世子孫中。更當得一武鼎甲。已而果驗。

余在滋陽。聽浙人孫君子任所述者。

懊僕氏曰。馬鬣牛眠。賢豪蛻骨。自古山靈面目。何嘗輕易示人。惟礪底疊疊。百萬朱提。專留與賢孝之婦。如我銀娘者。則銅臭之神。又何嘗毫無知識。專與牧豎子為伍哉。嘗見席豐履厚之家。其德其才。絕不稱是。蓋其祖德宗功。必有大過人處。噫。此其所以為神也。

王大姑

嶧陽西南鄰豐沛諸境。台兒庄當其衝。庄有巨族王氏。所居比櫛。王叟某。老夫婦生子女各一。子名懋修。廩膳生。常遠就舉。比坐博菽水。攻舉業。女名大姑。貌楚楚。性敏慧。幼讀曹娥龐娥諸列傳。未嘗不掩卷而泣也。適某生素患瘵。結縞甫半年。女三割臂上肉。不能救其死。思以身殉。又恐傷親心。然夫家又赤貧。且無人。女兄懋修遂迎之歸。謂女曰。兄不克朝夕侍。老。即煩吾妹代兄職。女曰。諾。定省溫清之善。直釵而弁也。族無遐邇。皆賢之。是年夏。檢賊將至。風鶴宵警。鬼車夜號。叟本王氏族長。呼眾遠遷。各戶咸營營於輜重。女進謀曰。倉猝出奔。全賴牛車代步。載人行猶速。兼物行則滯。遇賊必因物喪命。不遇賊亦必為宵小覬覦。重物輕人。誠非良算。計不若掘地藏物。單車載人。可望出虎口。而登樂土耳。眾思其言良善。即如所謀。舉族以行。老稚約百餘口。甫出庄十餘里。猝遇賊於途。徧搜括無遺帶。然服飾面目。均非藜藿者。流大呼曰。狡哉。僧也。家資匿何所。不自首獻者。斬無赦。眾皆齧腭面死。反崩角無一語。女含笑下車。檢衽而前曰。大王無怒。若皆農家子。非善於語言者。我即彼族司完鑰人。也。黃白豈無。窖藏誠有。彼大樹。葱蘆舍翳如者。是所居耳。如從我往。一一指示。十萬金。咄嗟辦。否則駢死荒郊。於大王毫無裨益。檢大喜。賞其慧美。信其懇篤。乃舍眾而隨女以行。女慨然導。略反顧。以目示眾。令遁。眾始免脫焉。從行里許。至一極大村。詭云已宅。內外闐如。破

鍵入。延賊坐廳事。女拾地下蒲葵扇。且搖且語曰。大王等長途跋涉。馬足奔馳。飢渴甚矣。且少憇納涼。待我詣內。煮茗。略盡東道誼。然後具肴餼。先掘我家。再掘他家也。賊笑領之。以為覓芫弱。息固已甕斃釜魚。尚何所逸。解衣裸體。歌嘯縱橫。久之。日將墮崦嵫。淪茗人仍不出。奔內搜閱。賊大駭。蓋女已挂梁上。體冰而僵矣。賊惡其誑。已思淫其尸。甫解下。一賊大呼。倒地。視腦後。若有鉗擊。頃刻斃。虎狼之徒。亦知貞烈不可犯。羅拜而去。女兄懋修。時正解館歸途。聞台兒庄。有王姓女子。舍生全親族事。生大哭曰。必吾妹也。至避難處。則家人已昇女尸回。親與族圍之哭。哀訊所以。生枕股大慟曰。苦吾妹矣。既而躍起。大笑曰。吾有妹矣。舍一己命。全二老命。且全闔族命。鬚眉已難。矧巾幗乎。無怪當日讀列女傳。淚隨聲墮。蓋生有至性也。節且孝烈。且智。舍吾妹。誰能兼之。嗚呼。

懊儂氏曰。以王氏合族百餘人。猝遇賊氛。何不一戰畢命。其所以束手待斃者。蓋視賊如虎狼耳。而大姑視之。直犬彘不若矣。姑之節也可哭。孝也可敬。烈也可悲。智也可喜。賊之痴也可笑。

雅賺

鄭板橋先生。書法鐘王。參以米蔡。轉似篆隸。畫則得所。南翁家法。更參以徐青藤老人揮灑。

雄傑之致。使卓然大家為秀才時。三至邗江。售書賣畫。無識者。落拓可憐。復舉於鄉。旋登甲榜。聲名大震。再至邗江。則爭索先生墨妙者。戶外履常滿。先生固寒士。至是益盛。自寶重。非重價。不與。索沈凡民先生代鐫小印文曰。二十年前舊板橋。誌憤也。時江西張真人入覲。回道出邗江。商人爭媚之。欲得先生書聯獻真人。江西定做大箋紙。長丈餘。濶六尺餘。乃可一不可再者。使人婉求先生書。且請撰句。問需值。曰。一千金。來者允五百。先生欣然。奮筆直掃。頃成上聯云。龍虎山中真宰相。求書次聯。笑曰。言明一千金。爾只與五百。我亦僅與其半。其人往告商。不得已如數與之。即書次聯曰。麒麟閣上活神仙。人人贊歎工妙絕倫。其時商家因鹽政都轉咸重先生。遂爭求先生書畫。或聯。或幅。或箋。或斗方。以為榮。各商皆得之。惟商人某甲。出身微賤。賦性尤鄙。先生惡之。雖重值。誓不允所請。某甲自願廳事。無先生尺楮零縑。私衷羞惡。百計求之。終不得。先生性好遊。一日携短僮。負詩囊。信步出東郭。漸至無人蹤。視亂墳叢墓間。隱隱有屋角。微露炊煙。花柳參差。笑曰。豈此間有隱君子耶。甫逾嶺。而墳益多。逕益窄。再一回頭。則有小村落。在焉。茅屋數椽。製絕精雅。四無鄰舍。又無墻垣。小橋通溪。即至門首。白板上。一聯云。逃。出劉伶禪外。住喜向蘇髯腹內。居。上有小額云。怪吏行窩。進關。又得一重門。聯云。月白風清。此處更容誰卜宅。燐陰焰聚。平生喜與鬼為隣。額云。富兒絕迹。

庭中籠鳥盆魚與花藥相掩映。新種芭蕉。纔有掌大。乍添楊柳。却比人高。朝南有室。兩楹西掃無纖塵。內置几一案。一椅。四杌。二木榻。藤枕書厨各一。琴劍竹擺又各一案。上筆硯紙墨烏絲尺水中丞皆備。壁上懸青藤老人補天圖。女媧氏螺髻高頰。仰視鑪鼎中。氣冉冉入空際。生氣勃發的為真蹟。兩壁則素粉如銀。絕無懸挂。愛極不問主人誰是。即就榻趺坐。忽一禿髮童子自內趨出。視良久。旋詣內。大聲呼有客。即聞主人在內問訊。命即逐客。所攜短僮殷殷以先生名氏告之。始見主人出。則東坡角巾。王恭鶴鬢。羊叔子之緩帶。白香山之飛雲履。手執麈尾。翩然而來。老叟也。彼此畧敘。語頗投契。問叟名氏。曰老夫甄姓。西川人。流寓於此。人以老夫太怪。遂名曰怪叟。問富兒絕迹四字何意。曰揚城富兒近頗好雅。聞老夫居址小有花草爭來窺瞰。但此輩滿身金銀氣。一入冷境。必多不利。或失足墮溪水。或花刺勾破衣。或遭守門花雇嚙破足。或為樹杪雀糞污俊麗。所尤奇者。一日富兒甫坐定。承塵鼠跡空階。破瓦墮。正中其額。血淋漓。乃委頓去。自是相戒不敢入吾室。遂以為額誌寔也。先生清貧則已。若亦富人。恐於先生亦大不利。先生嘆曰。僕生平亦最惡此輩者。幸福命高。未曾一作富人。得安穩入高齋。領雅教。何幸如之。須臾童子獻清茗。叟為之鼓琴。風冷冷然。不辨何曲。惟愛其音調激越。漸轉和煦。忽鏗然頓止。問先生能飲乎。曰能。曰盤殮市遠無兼味。奈何。

既而自思曰。釜中狗肉甚爛。然非所以款高賢。先生性嗜此。聞之垂涎。曰。僕最喜狗肉。是亦願狗生八足者。叟曰。善。即於花下設筵。且啖且飲。狗肉而外。又有山蔬野蕈風味亦佳。叟醉。又抽劍起舞。光縷縷然。未識果否成容。然觀其頓挫屈蟠。不減公孫大娘弟子。正白氣一團。忽大聲躍出圈外。依舊入座。面不改色。先生起敬曰。翁真高士也。請浮一大白。僕恨相見晚矣。視日已下春。先生辭退。叟殷殷送過橋。曰。僕與君同一不合時宜者。如有餘暇。可着履過我。先生曰。不速之客。何惜頻來。由是日一過。叟清譚不倦。醉而後返。交月餘。漸與談詩詞。皆得妙諦。惟絕口不論書畫。先生一日不能忍。告叟曰。翁亦知某善書畫乎。曰。不知。曰。自信沈迷於此。已三折肱。近今士大夫頗有嗜癖。爭致拙作。甚非易事。翁素壁既空。何不以素楮。使戲所長。亦藉酬東道誼。曰。勸君且進一盃。呼兒磨墨。楮先生藏之已久。寔滿眼無一佳士。如先生者。故素壁猶虛。頃既相逢。何敢失之交臂。先生投袂而起。視齋中筆墨紙硯。已就。即為揮毫。頃刻十餘幅。然後一一書款。叟曰。小泉乃怪叟字。請賜呼。榮甚。先生訖曰。何翁雅人。與賤商某甲同號。叟曰。偶相同耳。魯有兩曾參。同名何害。要有清濁之辨耳。先生信以為寔。即書小泉二字與之。叟曰。墨寶非常。從此揮生蓬壁。然不可妄與商人。恐此輩皮相。不能辨珠玉。徒損清名耳。先生然之。旋又暢飲歸。則已二鼓矣。同人問何之。先生盛誇叟。眾曰。邦

江向無此人。公所見得無妖魅乎。且彼處叢墓榛莽。向無居人。明當同訪。以蠲其疑。翌晨。眾果偕去。則茅舍全無。惟一灣流水。滿地青核而已。先生大驚。以為遇鬼。旋豁然悟。大嘆曰。商人狡獪。竟能仿蕭翼故事。賺我書畫耶。歸則使人潛偵某甲家。則已滿壁懸挂。墨瀟淋漓。猶未乾也。

懊僕氏曰。龍神物也。風雲變幻。天地為冥。人能知其性。且秦之使俯首。就烹割。某甲之設賺局也。布置當行。處處搔着板橋。養處使彼一齊捧出。毫不吝惜。甲雖市賈。猶是可兒。近則皮相耳。食純購贖本。強偷豪竊。幾類穿窬。使板橋復生。雖有神龍翔翥之計。又復奈何。余故下一轉語曰。人道某甲賺板橋。余道板橋賺某甲。

東隣墓

鳩江儒生解必昌。為解大紳耶孫。幼失怙恃。壯未婚娶。交鮮友朋。業拙營運。南山有祖遺瘠。壤數畝。可勉供饘粥。就築茅舍數椽。惟畧避風雨。听夕下帷讀。志頗堅也。門之左有古松一株。極夭矯。數百年矣。門之東有古墓一坏。漸傾地。墓中人無姓氏。無子孫。佃恐碍出。入欲鋤之。使平。生不忍。曰。我正苦無東隣。得此大好伴。歌嘯殘杯冷炙。且祀之。忍去之乎。呼工鑿短碣。曰。東隣墓。左泐小篆曰。一個土饅頭。在吾門之首。下有長眠人。名姓失傳久。墓既為吾隣。

鬼即為吾友。寒食自年年。歌哭奠杯酒。吾子與吾孫。慎勿富敵帚。工竣即樹墓門。且封植人
多。誹之而生。則自若也。一夕。正把卷。燈搖搖若輕颺。自窗隙入。旋聞叩門聲。問伊誰。有女子
聲應之。曰東隣也。曰昏夜叩門。其紅拂文君一流與。曰然。生欣然。拔鍵迎。遇。翩然入。艷麗無
雙。裝束亦富。問曰。卿何人耶。曰日在顧復。故冒幽冥之嫌。來報大德。郎非魯男子。妾真薛校
書也。曰卿其墓中人耶。曰然。曰為卿表墓。泐碣。自問尚有微勞。緣何見逼。曰妾非禍人者。藏
骨於此。三十餘年矣。妾多姓。名絡霞。本娼家。才色冠邯鄲。年十七。欲嫁有情郎。為鴛母所阻。
鬱鬱而死。生前骨肉星散。僅贖荒邱。時為野魅所擾。隸人牧豎。更肆摧殘。頃荷隆情。敢不呈
身圖報言。已荏苒拜燈下。洒淚唏噓。生雖驚詫。然見其縞衣翠袖。嬌小溫柔。不覺其愛之深。
而畏之淺也。曰人偶鬼妻。得無促壽命乎。曰非也。靜好相依。鬼偶何碍。淫慾過度。人妻亦亡。
生曰。卿既神靈。何難繼麗娘再活。曰是亦不難。然媿體不若麗魄。若定皮相訂好。速誠鑿矣。
生喜極。攬入懷。覺體輕於葉。氣馥於蘭。遂登榻效于飛。雞唱始去。明夕復來。生偶以紅絲繫
女髻。翌日果見絲飄冢首。女夕至。笑曰。郎疑妾為狐媚耶。生慰解之。亦不計較。一日正為生
錄杜詩。佃薦至。生急以袖遮蓋。佃去。女笑曰。郎所謂偷生鬼子。常畏人耶。郎見妾。他人不能
見也。既而驗之。果然。由是日夜居生室。儼伉儷矣。瞬息秋闈。生畧攻苦。女阻撓之。田青衿一

龔猶祖宗餘蔭。若丹桂紅杏。寔未坐郎命宮。曰。僕將以頭巾終乎。曰。郎若聽妾言。準於闌後獲一縣令。生問何術能先知。曰。郎莫問妾。郎曷自問。半世之偃蹇何故。曰。不知也。曰。世之表表稱英豪者。孰不和藹迎人。春風滿面。郎滿身皆嶮嶮傲骨。即傲倖亦必遭妬嫉。履身家况蠖屈家園。有不動輒得咎者乎。妾善媚者也。一頓一笑。郎若師承之。而摹肖之。自有非常遇。生蟹感曰。媚本天姿。豈東家施所能效乎。曰。痴哉。郎也。枕席狎暱。親近極矣。彼學師保者。先有畏心。學寵愛者。純秉天性。故知其易也。學而不成。由於愛妾之不深。妾去矣。實不願郎之偃蹇也。生曰。善。從此步趨。漸能神化。一切笑言。無不解頤。女曰。可矣。試期追女為束裝。生曰。如卿言。僕老不作繭。頃何勸駕之殷。曰。康了。誠康了耳。白下為冠蓋會萃之區。俾人人見郎。如再世人。或機緣即伏於是。生乃挈女同行。寓東郭古廢院之東室。其西廡先有俠客金姓者。對門居。金鬚眉如戟。衣履極華。出無定蹤。居亦鮮偶。惟一騾一馬自隨。鬻絲之勞。亦自佳。生心異之。私詢女。女曰。此異人也。郎傾心與若訂交。自有佳境。翌即衣冠謁金。意氣甚豪。交漸莫逆。金偶夜歸。聞生室有婦人聲。窗隙潛窺。則生正與女對奕。明晨仍梵獨。生偶遲眠。聞金室正歌唱。潛窺之。則金方狎美人。坐珍錯。滿前。雖奴夾侍。一堂燈火。舉室通明。天明。仍烏有。潛問女。女笑曰。凡所謂異人者。必有異術。措大眼孔中。真未曾有耳。翌晤金。畧詢昨宵。

事。金椒鬢大笑曰。某之所樂。君亦有其樂。喋喋何為。雖然。當鎮密。萬勿為外人道也。由是交益深。榜發。出果落孫山外。柳鬱無聊。賴對女唏噓。女曰。郎勿戚戚。且市小青饌。沽美酒。閉妾暗室。代烹調。延金啖。啗。借以話別。或得將伯助。生如言。折簡招金。甫坐。果見肴核尊罍。均一從壁間出。氣蒸騰而味鮮清。異而問之。生笑曰。落魄人。技只此耳。已而以黜落興嘆。金問曰。君既多才。又抱異術。何必拘拘矮屋。因此七尺軀。生慘然曰。是不過小遊戲。若納粟需多金。則未可咄嗟辦。金醉。又見其惜別可憐。慨然與之訂車笠盟。金復私語生曰。僕更有術。為君謀財。但得志後。幸長毋相忘。生以天日誓。且歷歷以絡霞事告。金始恍然。夜深矣。金置大銅盆於几。儲以水中。燃小燈一葉。閉戶。更短衫。佩利刃。負空囊。環屋而走。愈走身愈小。長幾寸許。躍登几。跳入盆水。不見。而燈火熒熒矣。炊許。忽盆中有聲。燈光大明。有小人自水中躍出。颯然墮地。須臾復故貌。仍金也。背上囊傾出白銀。纍纍焉。得六七千金。曰。是尚不足為進身階乎。生大喜。即援例。得真州令尹。迎金於署。視若同胞。僕從隸役。罔不知為令之真手足也。生自得金。始為官。自得女。始善為官。柔順解事。喜動上游。有張叅軍者。欲以妹子珠娘。偶生生。不敢諾。張厚金。挽金先容。且允豐奩。金醉。遽應允。歸以告生。稍拂。即拍案詈曰。儂薄兒。倒插紗帽翅。即忘却接引佛耶。生急引謝。始已。夕商於女。女怒曰。郎固非金不得官。然非妾。

且不克友金。違得官耶。金固功臣。妾亦為功之首也。紈扇棄捐。郎何急急。郎心動。妾心死矣。雖然。妾必有以報金。東隣一坏土。尚在人間耳。妾請從此辭。言已。嗟嘆不輟。握手悲啼。生挽之。請須臾。而女已掀簾出戶。倏忽無蹤。覺珮聲猶在耳也。數月。生娶珠娘。入門視之。貌果艷。而性驕。幸生有心傳。事事得夫人憐恕。時京口賽會。魚龍曼行。游人如雲。為江左第一勝事。隔江伊邇。金欣然欲往。生不敢慢。急賃巨舫。錦旗燈織。書真州令尹銜。更以幹僕良庖。伺應時。汪天如畫。水波粼粼。金欲漫便。抵岸尚遲。腹彭亨不可忍。乃躡踞舵牙上。私焉。而船行如故。時大江南北。諸富紳。常被盜。各捕受敲朴。眷屬困囹圄。頗為苦。白下老捕飛鴉兒。素有名。亦緝術窮。是日午睡。夢美女子。珊珊來告。曰。揚子江心有劇賊。腳點舵牙。正如廁。君速捕之。毋使逸。惡貫盈。將斃命。賊何人。金其姓。捕驚醒。即挈伴當。懷利器。駕輕舫。破浪南下。適遇金。見其兩足。夫搭舵後。屹如山峙。詳加物色。宛與夢符。尾之。見其一躍即入艙。便捷極矣。顧旗上字。又似官舫。心志姑喚之。辨真贗。大聲曰。金老公好身手耶。累吾輩死杖下者屢矣。金迴首色變。即揮弟子。蝟集將飛黑索。僕皆呵叱曰。此真州令伯氏也。金急止之。顧眾厲聲曰。爾輩求吾為銷官限。得賞金耳。就此縛老金。恐未能。即能。亦只得官金。恐不得吾之多金。捕曰。如君言若何。曰。且轉帆。見真州令。自有說。捕許可。生聞變。大驚。暈幾絕。會金至。歎眾捕於

廳事。然後偕生密室商之。曰：「兄罪惡不可擻髮數事發宜也。然吾去恐為弟累。故賄若輩來。弟兄一計較。生泣曰：「弟所以有今日者。兄也。兄死。弟未敢獨生。曰：「是已知吾弟之心矣。然賈死固無益。且為天下笑。曷詭云蹤跡。吾懼其本領大。動輒逝。始假託結納。以軟禁之。且送觀賽會。以暗解之。適與捕遇。故展轉就縛。如是則弟免株連。且得勲績策之上也。生意良不忍。曰：「男兒臨事。貴勇斷。否則兄逸。弟又奈何。生無已。商於捕。與重賄。俾如其說。而後涕泣。以赭衣送登程。至秋曹。不假拷掠。一一具服。且曰：「賺我者。真州解令尹也。半生橫行江湖間。一朝祿盡。為怯書生所算。奇哉。上游本重生。至是益賞其能。決金市曹日。飛鴉兒為賞金鉅。置酒肉。送就死。金且啖。且飲。問曰：「僕遲早有今日。不怨公也。但生平無半面緣。何一瞥即為知。為金。祈告我死無憾。捕乃告以夢中語。金愕然。唾曰：「淫娃朽魄。敢於櫻金老公。死耳死耳。復何言。生時在真州署。正惶惑。忽見金纓帽短衣。含笑掀簾入。笑曰：「吾弟安否。生驚起曰：「兄固無恙乎。曰：「無恙。旋呼進酒。取大爵斗飲者三。告生曰：「我遊戲人間。不過破貪囊。取污財耳。頃亦蟬蛻羽化。如郭璞謝靈運諸公。非真遭戮也。而吾弟當日牀頭人。敢於饒舌。誠不能恕。言已。聞署外喧嚷聲不已。金起揖生曰：「兄將遐適矣。祈念手足情。收吾骨。免拋棄。感且不朽。兄留馬一騾一。祈善視之。勿過加鞭笞。言畢。忽忽遽杳。生趨出。則秋曹材官正送金之首級來。開

續視面目猶是然。已子童鬻體血模糊矣。遂賄易其首。聯尸厚葬之。年餘。生以才幹。保陞浙之觀察使。頗著政績。珠娘亦有內助功。忽有故人自鳩江來。翫骸較紅。意在乞助。茶次生問。敝廬在南山之南。斗大一椽。想為秋風所破。曰。明公釣遊之區。桑梓猶知敬禮。惟東隣墓突於某日。風雨疾雷。震裂成潭。碑亦斷碎。白骨零星。拋洒墮溷。惟古松尚存。誠不可解耳。生詳詢其日。即金囊市日也。由是竟驚悸成疾。床第纏綿。意在予告。上遊不許。薦醫來診。視曰。腦風也。服馬腦即愈。左右遂殺金馬。數日。又委頓。醫曰。此肝氣也。服驢肝即瘳。左右殺金驢。進由是精力強健。日勞案牘。不為疲。生有玉枕金瓶。最寶重。千金值。歸向珠娘。索以酬醫。問何藥得痊之速。珠娘以實告。生哭且慟。珠慰曰。後廐不少驂騾。何惋惜之甚。曰。非重物也。為負故人託耳。急延高僧法道。建水陸。諷金經。超拔給霞與金並騾馬之靈。所撰祭文中。有白云。感恩報德。乃在紅粉骷髏。舍己從人。何愧。綠林豪傑。底事雷誅。不免法網難逃。數也。天乎。接首莫問。至若連錢珍重。蹄鐵銷磨。可憐供我加餐。肝腦塗地。想去從君。射獵飛走摩雲。斯固生為人英。而死為鬼傑者也。噫。問寂寂黃泉。可再唱曉風殘月。嘆茫茫白骨。居然成一妹三郎。

慎儂氏曰。妓與盜。冤冤相報。可謂酷矣。而於解君。則報之慙慙。惟恐後焉者。何哉。無他。為

其能有情耳。觀其表墓泐碣，洒淚致祭，始終不外乎情。噫！人而有情者，佛心也。塊然而無情，且悍然而惡人之多情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吳孝子

孝子吳姓，忘其名。魯之恩縣東隣人，少孤，啞不能言。凡病啞者，耳必聾，蓋有竅相通均塞故也。其居距郭三四里，因貧為邑之質庫，擔水得值即奉母，不敢浪以一錢自啖。雖啞且聾，而性敏，能以己意揣母意。母亦習久，能以勢與孝子言。每日母思食何物，必呀呀請命。而後詣郭購之，回如四指作圈，即知為餅；撮指覆腕，即知為饅首；又手成八字，即知為水角子；伸掌使平，知為魚；垂手如提，知為肉之類，百無一爽。母老且病，每食苦微，且嗜孝子，即於暗處洒眼淚。見人必指畫，若言母食少，攢眉蹙額，作憂慮狀；食若甘且多，孝子即對母呀呀若唱歌，張兩手起舞，效演劇者關目。博母歡，見人又指畫，若言母食多，拍掌狂笑，作快活狀。年五十，如一日，未嘗稍變更。每嚴冬，必先以己體為母溫布衾，既暖，又着衣起，為母解衣就枕。已則蜷伏牀足，聽母鼻息。酣始，逡巡趨就草榻，眠每暑，懸簾於門，寢母於中堂竹榻。已則解衣當門，臥。意若代母飽蚊蚋，然居雖近野田，而白鳥竟絕跡。里人賢其行，爭呼之曰：吳孝子。然究亦貧，無肯以女妻之者。孝子亦絕不計及牀頭人。母每謂人曰：吾寧有承順，反舌

子不願有忤逆長舌婦也。一日正擔水入肆門，適恩宰梅公子盛服至，誤潑水濺公子，服怒且叱肆中執事人，急趨至拱謝曰：「公子莫怒，此吳家啞孝子也。」公子驚詢其事蹟，遷怒為喜，假青蚨五竿贈之。孝子堅却不敢受。執事人舉無名指示之，蓋凡啞者均以拇指為天，食指為地，中指為父，無名指為母，小指為妻子。耳孝子見之，知公子憐伊有老母，始伏地稽首拜。呀呀指天地感激非常。然當公子叱辱時，則固挺立不屈，毫無畏怖者也。擔水訖，荷錢歸。甫近村，見母正倚閭，遽歡喜呼嘯，泥滑幾傾跌。母見錢驚問何來，孝子曰：「呀呀指畫，呀唔不能道一字，母恐其因貧誤行竊，適問鄰右亦不知其所由來。」叱使膝立，怒曰：「吾寧有殘疾，擔水子不願有邪心穿窬子也。」自扶杖詣質庫，遍問執事人，始知寔。吳公子持贈，始誦佛而回顧。往返雖五里，然究困老病，繭步遲滯。半日始歸村，視孝子猶跪地不敢動，笑慰之。孝子亦即收淚笑舞牽母衣視母床，其意蓋欲為母易新製，但不知從何做起。耳噫情態可想也。梅公知之，給匾旌其廬。孝子泣不受。里人懸於土圩門以為榮。檢匪窺其鄉，見匾遽額手曰：「此孝子里也，莫驚他。」既而思識其風範，仰謂守者曰：「若肯以孝子一登陴，使我輩一瞻其面目，即退孝子卒抱母，搖手不敢出。賊亦旋去。時浙人孫君怡軒為恩署錢幕，言於梅公，釀資得百金，存質庫，囑執事人代孝子略購田疇，兼覓配偶，因梅旋解任去，不知其究竟云。

夜雨秋燈錄卷二

天長宣 鼎瘦梅甫著

龍拔三娘

元季海陵江天石者巨富也其子名璧字玉人年甫冠即黃緣魁鄉捷顧秉性魯文米非所長然貌尚雅俊書法二王蓋虛有其表耳翁年古稀亦老孝廉也一日對座客愀然曰僕中年失耦雖滿腹經史苦無哲嗣能授以衣鉢奈何客勉設譬曰公子擷芹探桂瞬又走馬看長安十里紅豈尚有媿公冶歟翁歎曰江天石兒子豚犬耳時門下有慕榮者揣翁意以巨金自江北購得逃難女子名曰龍拔三娘貌既娟妍齒亦穉弱衣以繡襦乘以油壁勝以雛娃踵門而獻翁一見大喜即日築金屋開瓊筵逐珠履賦催妝謀合登馬午夜兩行畫燭引翁之洞房掀鬚微笑却扇定情及見女愁眉淚睫粉黛浸淫略與軟語則體態生硬啼妝慘然翁怒曰小妮子將毋嗔老夫哀邁耶寒家不乏衣食若能育一石麟瞬即太母太夫人矣何戚戚為也女凄惻而前拜伏膝下直陳遭際淚隨辭前蓋女為蒙古產隨侍尊人名魯不花達亦達泥入中國為淮西行省平章政事其母華織女投梭化龍而生終鮮兄弟常恨闕倫顧父性峭鯁與御史莽吉兔不相能偶怒頑僮小張無禮酒後鞭其背適入莽吉兔夜雨秋燈錄初集

家中。以蜚語疏入。坐貪墨削職。詔收刑獄論斬。尋瘞死。上怒未已。籍沒其家。女為惡叔誘出。盜賣於此。幼字父之同官子葉生。名子荷。葉子沒。家亦貧。不得已。流入閩中。入某刺史幕。久無耗。羅數本有夫女也。乞翁憐鑒云。翁聞之。豪氣頓銷。驚汗若雨。慨謂女曰。老夫不才。有子已成鄉貢士。敢恃阿堵物。而浪奪他人婦耶。女公子請安心。小住。老夫自有法。為汝圖樂。昌破鏡言已。即回舊卧孤榻。女牽衣哀泣。驚詢之。女曰。翁長者也。可吾收兒為螟蛉女。不然。終有瓜李嫌。翁曰善。即如所請。遣妾伴女宿。翌晨。詭告人曰。渠尊甫與僕有素。不忍污也。函金遣急足入閩。物色匝月。招葉生歸。視其人翩翩儒素。雖窮措大。而才則勝。即君萬萬特荒蕪耳。即日設筵宴。招贅於家。與之約曰。婚後仍舊就塾中宿。無論河魁。但得一課作合程式。許詣甥館一次。葉敬諾。一夕。詣內。女曰。即知翁德如山嶽乎。若不奮志。何以報鴻慈也。嗣後雖命之入。亦不入。惟埋頭下帷。經年餘。舊業盡理。而功更倍。翁曰。可矣。餽贖命入都。臨行。女泣告葉曰。若蹉跎。可不必回。見牀頭人矣。比試南宮。一戰而捷。出為會稽太守。先以輕車蒞任。斷獄稱神明。翁聞之喜躍。為女束裝。遣僕婢送之。作書於生。曰。聞賢契貴。甚喜。舍眷屬蒞官守。乃公而忘家者。甚善。但瓊兒亦不拗進士也。為賢契內助。必多善政。可觀。矧賢伉儷患難離合。婚媾尤非尋常。豈有葦砧已雙旌五馬。尚不謀璧圓劍會者乎。餘詢瓊兒自悉。鄙

况林泉閒寂。車馬音稀。惟濡筆為賢契紀。循良善績也。珍重珍重。不盡欲言。葉得書。盟誦對。使流涕再拜。而後以逆輿送夫人。擬竟浙中土產及玩好以報翁。女曰。止。受人大恩。豈報以瑣瑣者耶。空函裁答可也。至是夫婦始得朝夕稱靜好。鼓琴瑟焉。然女恆鬱鬱不為樂。問之亦不語。臨風彈珠淚。顧性喜種花。浙中異卉咸羅植。衙宅似畫圖。又喜購金綫孔翠等物。奩篋幾滿。暇偕婢採花。上露造酒。緘於甕。亦不飲。更督婢織金翠為女子軟甲。雕績刻畫窮極鬼工。工箴亦不著。明年翁子璧。豔葉貴顯。私盜藏金數鉅萬。走輦轂下。徧賂當道。即嬪嬙中貴。咸得孔方。試日倩名手促刀。戰捷臚唱中狀頭時。莽吉公子。哈哈木權。以懷挾被黜。憤甚。適壁僕夜行。犯金吾禁。捉去研訊。得賄賂大概。莽吉公羅織疏劾。奉旨江璧坐科場舞弊下獄。論棄市。翁聞之悲。曰。吾不意垂暮年見兒子遭斷頭之慘。函告葉女。勃然起曰。今而後可。以一舉而兩得之矣。黃夜更急裝。偕兩婢携酒荷甲策馬遁去。葉恐外揚。遣物議諭家人。閤不宣。女踴躍出關。知上之長姑四公主名伊拉布者。下嫁於錦蘭國王。嗜飲喜田獵。女趨長城下。確得公主常到處。裏餼候伏叢莽。以俟婢覩沙磧窮荒時興怨懟。女惟翹首盼行人。相戒曰。是日王妃將出獵。慎勿散放驚駕。炊許果有健兒數十。荷足衝過。隨有艷粧宮人乘駿馬舞劍戟者數十。挾弓矢持火器者又數十。錦旗如雲。裏一黃衣美人年約三十許。策紫

駟馬按轡行緩緩女知是公主本免伏突鶻起前趨將卒遽攫主婢擲馬前寶刀環粉頸主見其婉柔不忍誅惟含笑問何來女本善蒙古繙譯語至是神色不驚袷袂啟奏曰小女子日在庇覆恨無報稱謹以葵忱手釀千嬌百艷酒手織金翠如意通心甲奉獻娘娘伏維壽考千萬言已呈上主酌其酒則香沁心脾甘回齒頰曰美哉釀也衣其甲則身段符合光彩燭雲霄馬上女子齊聲呼千歲曰美哉織也攜回宮闈宮女教授日漸諳熟泣請送回主詫曰兒原是中國人耶何故遠跋涉盡此孝心小嬌生昌明言我老人當為女盡力女伏叩數十稱死罪者再然後縷述所苦詭云璧為其兄遭莽倖御父子寃陷求主援手當能揭鉢赦宥伽也主曰吾道何大事是區區者尚值得如許耶即傳懿旨整師旅入中國救江狀元命女自歸不日主駕將到上悚懼親出迎迓蓋主在宮中時上尚冲齡左右譖青宮賴主時調護然貌美心慈而性剛烈歸窻求不遂必詬誶遂始已見上遽問曰陛下亦知新狀元江某為老身螟蛉子乎何絕無香火情忍以鰲頭佳士陷縲絏上默然主立求詔出獄與上面試真才時左右均暗奉懿旨為璧設情無破綻策成條對精詳藻辭偉麗上撫掌曰古今原無白腹狀元何物莽吉奴敢妄曉舌降旨復壁官封三代出授兩江監察道廉訪使左右更以莽吉子哈哈木樵懷挾入告上震怒籍其家得數百萬莽吉充雲南軍死於道斬哈哈木樵

於市。主始歸國。時葉生獨居懸盼。一夕掩燈坐。聞中庭履聲細碎。女已偕婢入室。握手笑曰。郎君別來無恙乎。妾回矣。葉喜。攬入懷。問曰。卿飛仙耶。劍俠耶。不然。何如是之神也。女曰。否。蓋舍此。寔無法可以報恩。怨耳。江翁聞壁再生。不知所以。開湯網之。故時正祝嘏。賓客滿堂。女忽錦衣躍馬來。檢衽稱觴。跪拜如禮。告翁曰。人貴知足。翁曰。諾。即日命壁上疏稱病解組歸田園。

迦陵配

鍾離笠乾寺。古刹也。老衲臨風。時為遊客說迦陵生故事。其先住持慧公。精梵律。尤喜擢人才。壽春孫主政。曾贈公。有說法鬼神環塵尾。憐才英俊集龍頭一聯。法弟某髡。則惟唱佛曲。喜逢迎。品行遠不逮。慧矣。公偶扶杖水次。見中流浮一木板。來上卧小兒。白如瓠。啼呱呱。有比丘尼來。此滿裙。以竹枝取抱入懷。意將作螟蛉。公合掌曰。善哉善哉。然尺許襁褓物。非優婆夷所宜。曷布施老僧。尼便略審視。付公曰。此兒好骨氣。讀書可成名。宿入道可作飛仙。惟皈依佛。則終一不了。漢也。公善撫之。言已。尼突不見。公携歸。傭乳媪哺養。名曰小拾得。是則迦陵生之第一名也。稍長。即能辨之。無有宿慧。公以為辨才後身。預為他日衣鉢。計年五歲。即為雞髮。授比丘戒。且延師教之。讀旋通六經。攷內典。泛覽諸家。莫不了了。生年十三。慧公

病將證涅槃。彌留時。以生託某髡曰。是我之藐孤也。祈阿叔愛憐之。某諾。公目遠。瞋生。雙
踊號慟。如喪所生。某髡漸忘。兄託日肆摧殘。頗有逐姪意。而未忍出諸口。生慙痴。不喜習梵
唄。日以書畫自誤。某益厭惡。一日重新殿壁。始加巧瑩。皎潔如銀。某擬倩俗工畫。生枝瘖。潛
磨墨汁。斗許。乘某出。登臺握管。風颯颯。揮洒成荷花。環四壁。躍而大笑曰。此功德池中。清淨
菩薩身也。某歸。見其尚不俗。詈亦旋已。適有李太守。新任順昌。挈眷自江南來。賃寺之西廂。
幻當公事。閒步殿上。觀西天像。突見墨荷。驚為八大再來。人問誰之大手筆。髡某以生對。問
法臘。以寔告。且述其萍泛拾得因緣。太守急命呼至。則翩翩玉立。英致洒然。頂雖童童。氣則
藹藹。問。箇箇是汝手筆乎。揖而對曰。然。問能對乎。曰。能。即出首聯。曰。壁上荷花和尚畫。生應
聲對。曰。月中桂子貴人攀。守大驚服。因謂髡某曰。汝無須此子。曷以多金易於我。某諾。即携
生至順昌。潛為蓄髮。因抱節攸戚。即畜為兒。從姓李。名琛。字美玉。此則迦陵生之第二名也。
守妻本艷妾。僭正位者。頗惡生。年餘有姓。恐生他日碍真兒。益諷婢子小鵲。諧生短守。笑置
之。惟延師授生舉子業。最殷而功亦大。進妻聞之。愈憤。時於閨內施惡聲。漸自操杖撻假
子。逐之者屢矣。守度其終不相能。呼生於無人處。泣曰。汝從來處來。仍從去處去。有千金相
贈。了我父子緣。此去仍為僧。抑為儒。均自便。非阿翁所能計及也。好自為之。前途鄭重。生泣

不敢受。堅與之。始稽首再拜。嗒焉出門。罔知去就。途遇鄉人某。同舟楫。瞰其多金。誘習貿易。展轉耗盡。僅餘守囊錢。茫茫然。計惟仍返鍾離。至則師叔物故。接住者為他族。遂亦賃西廂安行李。布筆硯。仍事吟嘔。不敢懈。時掩卷痛哭。曰。逐我者。非太守也。遇我厚。望我深。世有如太守大德者乎。本寺本孫主政家廟。主政致仕家居。斗山望重。偶自壽春來。見生玉貌。且聞課程。驚為遠大才。詢其姓氏鄉貫。初不敢對。詢再三。始和淚述由來。且慟曰。身世不偶。勿釋勿儒。獨來獨去。尚未遑定自家姓氏。何以生為主政。籌思良久。莊色而言曰。子自不知耳。僕遠族某。向居湖田。亦窮儒。暮年納妾。生子甫週月。某逝。妾遠醮。恐其子為累。即置子於木板。上聽其浮沈。是即汝也。論支派。汝尚我之猶子。生信為真。遽再拜呼為叔。侍膝下。作燕子依人狀。主政遂為之易姓。曰孫。名曰蕙。字曰風萍。是則迦陵生之第三名也。明日。衣冠詣謝。主政約畧告以某某伯叔某某兄弟行。益獎勵。許為閱削詩文。俾應試。惟詳詢父母墓道。則漫應之。蓋詭託以安其心。寔無處供指南也。生年十有七。瞬又郡試。主政為生詣廣文廡。膳處乞印結。問伊誰。即大言曰。誰不識孫蕙。為某之族姪耶。眾遂信。忽忽補縣試。後暗囑曰。臨場第草草。萬勿過經營。恐致攻訐。反債事。生敬領諾。比屬試題下。生小心就範。竟無一字。不得已。直抒所見。析決裂。太守黃公操衡文。永鑒。自詡老眼。見生文。擊節。拔置冠軍。榜揭。則童子

沸騰疑從天外飛來者。翌日初覆。太守坐堂。皂隸呼生名。無應者。再三呼。仍不應。太守勃然。目廣文曰。二十石非目無瞳子者。冠軍人竟不至。究竟因何。是必有槍冒等弊。恐虛堂鑿不能遁形。故逸耳。然則非廣文。遇與廣文推護。廉膳以主政對。問主政。則頃正出遊他郡矣。太守怒益劇。咸屈膝曰。請太尊且試。孫藜以下者。準於日內。獲若獻公庭。守諾。廣文即挈斗級多人。肩輿往偵諸寺。則書篋宛然。其人烏有。壁上墨瀋淋漓。留一詩曰。一波纔落一波生。旅館頻驚夢不成。白眼看他人世險。黃金散盡我身輕。澆愁慣借盃中物。惹禍翻嫌榜上名。屈指歸期應不遠。八公山下有疑兵。郡之西鄙。距十里。本有八公山。為淮南古蹟。讀其尾句。疑潛彼處。往視。果跌坐石洞中。痴如木雞。扶之返。問之默然。薄暮棘門洞啟。喚生入。太守已嚴具五刑以俟。及見生。溫婉循循。知非僂薄子。畧審詰。即伏地哀叩。歷訴生平。問何故潛逃。曰童子謹遵主政公諭。寔不知無籍遭攻許者。是何等罪。故逸耳。太守恍然。甚矜惜。既而飛寸楮下曰。非面試不足信。生即就寸燭下。立成佳製。如宿構。再試他題。益工。守且聞且賞曰。惜子他去。否則又冠軍矣。國家取真才。何曾盡以資格限。當來應二覆。容擢汝。試事畢。欲取置第一人。格於例。遂列第二。主政歸。携謁太守。又為守詳述其曾作沙彌事。太守笑曰。第能院試獲雋。我當玉成一佳話。請畢其說。曰。僕蒞任時。道出毗陵。內子詣惠泉尼菴。酬香愿。愛一

雖尼貌艷而慧且精律呂解吟詠亦老尼所遺茫無來歷者觀主因尚守雌居奇貨內子不吝購之歸名曰巧巧頃已及笄意欲配賢阮為婦不幾如佛經之迦陵共命鳥耶主政拜謝曰且看渠院試若何倘如期望求應金諾也院試揭曉日太守徬徨中庭蹀躞不已夫人携尼婢出驚見驚詢之應曰為孫家小沙彌也夫人軒渠婢不知前日事亦掩口笑葫蘆突捷音至守急問訊曰其孫家小沙彌耶左右對曰然且冠全軍守為之舞蹈大樂明日生雀頂青衿來謝叩中庭守喜曰汝來耶立命更衣服妝巧巧出與交拜成嘉禮生辭曰身無立錫家無四壁安對芙蓉曰為汝籌之久矣呼鼓樂采輿二送小夫婦歸第至則畫室繁紆几榻明潔青廬中所需者罔不措備皆太守功德也越兩日哭告於懋公塔泣謝於主政公門函謝順昌守歸寫懋公李守阿叔小像黃守夫婦像虔祀之如神主政旋捐館生為之服心喪黃太守遷豫之廉訪使走送三百里迂順昌省假父得厚贈歸歸則閉雙扉對麗偶生每作書畫署款必曰風萍藋或曰昔美玉或又曰當年拾得子誌不忘也且深知孫亦非己真姓也女笑曰即名忒瑣瑣黃公曾以我兩人比佛家迦陵鳥郎昌名曰迦陵生妾即名曰迦陵女生大喜如其說閨中時以圍棋猜謎賭酒角韻為樂生間習制藝女即阻撓曰俗極矣曰我亦知其俗然讀書人非借文章吐氣何以報知己曰是誠如爾之自縛蛾之自投幸俗

障不深。急須解脫。妾非誇詞。即以妾為婦。即勝於封萬里侯也。女本工琴。因授以彈琴譜。使
昕夕領會。一曰春水艤槎曲。覺輕風冷冷。挾襟袖作凌波舞也。二曰清夜聞鐘曲。覺梵王宮
殿如在枕畔也。三曰窮途自傷曲。覺風塵骯髒。落魄人歧路徘徊也。四曰水窮雲起曲。覺別
有天地。打漿桃花深處也。五曰綵鳳雙飛曲。覺雲路迢迢。將携手而上霄漢也。六曰仙心無
恙曲。覺海濤瀕洞。鶯證三生也。更請其餘。曰只此六章。可示世上人耳。生學之年餘。竟能與
女對鼓。綠窗靜闕。雛婢焚香。逸韻若颺。真不知為人間天上。一夕君絃斷。女大驚。曰殆矣。昔
黃公以我兩人為共命鳥。今作比翼禽。飛去可乎。妾嫁尚未一歸寧。即送妾去。借通紅羊劫
何如。曰卿前對黃夫人云。無來歷。今何又有家。曰嘻。世豈有無來歷者。特一履塵壒。即忘却
真面目耳。生不深信。意頗猶夷。女以丹藥一粒。使吞服。生忽啞然笑。曰唶。卿真欲歸耶。某亦
隨之逝矣。僕媪問娘子家在何處。曰遠甚。不願從行者。請遣之。翌即束裝携兩婢。各跨一衛
冉冉向東去。近有鍾離人。自海上採藥回者。云海上有杪羅島。產藥最夥。石逕崎嶇。頗不良
於行。一日甫臈舟。忽見迦陵兩婢子。蓬頭赤足。走島上如飛。追之莫能及。

慎儂氏曰。迦陵生之遭際。不為不苦。迦陵生之來去。不為不奇。獨是浩劫將至。迦陵女能
預知之。而預避之。卿其仙耶。吾嘗謂佛子斷人。欲真苦惱眾生。若舉世盡趨其教。恐佛種

斷矣。今觀迦陵仙耦。益信曲躬之樹不誣。吞針之戲不恕。

劉子儀膏藥

國初吾鄉有劉公子儀。老學究也。授蒙為業。困頓不支。貨所居大廈。得值另卜城北臨街一廛。內居妻孥。外作小貿易。公性曠達誠篤。不善較。輜錄年餘。母金耗盡。依舊阮囊。願新居僅數椽。蔽風雨而已。庭中環種野藥材。名參三七。蔓延階砌。公惡之。欲鋤去。植花草。一夜夢黃衣叟。指而告之。曰。此良藥也。和鉛粉桐油熬成膏。能療諸毒瘡。艾刈何為。公醒即謹誌。檢閱藥性編。誠然。心喜。急購粉與油。苦無藥竈。適有女丐。在門。筐有小銅釜。短柄三足。以百錢購得之。又購得小鐵鑪。居然成就。碾剉虔修。先覓丐之有患者。小試良驗。明年春久雨。城中水尺餘。夏則奇旱。毒日蒸騰。沙煎石鑠。農賈無老稚。咸患潮濕。醫家術窮。惟是膏能愈。由此得值甚豐。頗給朝夕。然公性最善。雖深夜丐者。以一艾來市藥。必起而與之。一夕甫就枕。風雨滿街。忽聞剝啄甚急。枕上詢阿誰。曰。乞人市藥者。公披衣急起。啟雙扉。一丐者雙而入。瘡在左股。上大如錢。公詳視。巨細。然後折紙就鑪。頭攤與之。量必符所患。詎藥成而瘡忽大如盆。更之瘡忽大如甌。再更之。忽大如巨盃。如水盤。凡十數易。皆不足。蓋完所患。聽鄰雞亂鳴。孤藥閃壁。妻孥見久不返。甚催促。公如不聞。俯首呵凍。極力熨貼。絕不為一文瑣屑。生恚怒。而

丐者反怒。大言之曰：嘻，鄙哉僉也。藥甚平淡，何子細乃爾。公不語，仍更與之。視釜中藥已竭，丐忽狂笑，聲可震屋瓦。袖出一錢，擲釜中。曰：以此聊酬一夜勞。踏雪竟去。視釜底嵌一極古五銖錢，堅滯如鑄。藥氣上騰，成五色香雲。氤氳不散者終夜。由此藥更靈，人疑丐者仙也。公壽八十，無疾一笑逝。子孫讀書，多有遊庠者。猶懸壺市藥為生。世世保守釜鑪如連城。余髫齡親見之。釜者古勺斗也。鑪者小折脚鑪也。

忠魂入夢

兗濟道署在兗郡城西。本明季都閩府舊址。觀察某公蒞任後，愛署西隙地，可蒔花草。濬池灌泉，輦石堆山，築小亭如蓋，供吟嘯。觴詠摩挲，收藏鼎彝為樂。余暮遊滋陽時，公子某司馬治罇招飲，偕登假山，顧西牆外有方土一坏，長可二丈許，高可五尺餘，寬廣平整，疑為瞭臺。若就勢堆作嶙峋，繞以廊舍，則園勢能曲。石徑亦紆，心擬之而未言也。飲醉，篝燈回，朦朧就枕。夢一紅袍紗帽貴人，面白多髭，長眉高鬚，徘徊中庭，旋一禿髮童子，投刺入口，稱曹公奉拜。余方審刺上名氏，而貴人已入。昂昂抗手高坐，矇目視余良久，曰：子日間所見土阜，亦知其下為吾首邱乎。魂魄所棲，非可作遊覽所。當日倉卒捐軀，既無碑誌，又無祠宇。老成凋謝，史冊不書，殊寂寞耳。子既作夜雨秋燈錄，何不紀其崖畧。俾後之宦遊者，知此中有人，不致

劉削豈非筆墨緣歟。余心雖應諾，且欲諮詢，而口噤不能言一字。貴人旋起，余惟拜送。貴人曰：翌日當遣人以名字相告，可以畧見一斑。言已，且行且吟曰：寒泉百尺吐長虹，多少風雲在甕中。遺蛻縱教黃土壓，精靈已逐鼎湖龍。回首燕臺策馬行，征途順訪綠楊營。慘聞帝抱虞淵痛，國破家亡敢再生。愛妾隨身字官娘，一般殉節共流芳。行人莫當胭脂井，玉虎偷窺水尚香。千古崇隆土一臺，金鷲飛出總堪哀。年年風雨清明節，若個梨花麥飯來。忠義光能燭九洲，閒携桃葉岱雲邊。何須短碣題名字，杜甫南樓一散仙。吟已，回首顧余，揮手若示上步狀。余正惶惑，若足底誤踏蒼莓，一滑傾仆而醒，枕上默憶所吟一字不爽。聽窗外風聲颼然，若吟韻猶在耳也。謹誌於懷殊不可測。次夕，適道署幕府某君來試，以土阜問。某愀然曰：其下有井，為明忠臣崑山曹公廷楨死難處也。甲申年，公正行取入都，道出此邦，訪友是署，忽領隸報煤山之變，公撫膺大哭曰：吾不忍事二主，遂聳身投井死。土人義之，遂閉塞井，闌上加黃土，因近官衙，不敢作殯宮墓道。然亦不忍再酌寒泉，遂築如平阜。至道光某甲子，官此者某公，其妾素驕，亦河東怒獅也。夏日怯暖，見此阜橫綠陰下，四面涼颼習習，乃簪花傅粉，着短羅衫，坐土阜上納涼。且雙翹纖足，吸水烟，諸婢環侍，笑語喧嘩，忽大叫倒地。若中癲面青紫，目瞪視口流沫，作崑山語音，罵曰：何物淫娃，敢於無禮。此雖夷墟，然其下為吾窀穸。

爾一婦人坐吾屋頂上。殺孰甚焉。而且艷妝吸烟。是何體態。爾臺砧亦讀書人。何絕無家教。想怯爾聞成耶。我寔不能怨妖札也。言已。手自批頰。湯黛浸淫。花容揉碎矣。諸婢狂呼。僕媪咸至。不能救止。驚請某公來聽。如夫人所語。知有干犯。急再拜任過。乞寬宥。旋聞冷笑曰。我家亦有婦人。設箕踞於汝宅。鴟尾上。汝心安乎。曰。是誠婢子之無禮。容痛飭之。但君既殞。此乞示姓名。大聲曰。吾明季曹廷楨也。再問。而如君已懸扶之上房。藥餌始愈。然由此竟喪胆。聞咸稍殺。不似從前之肆恣矣。今觀察某公。旋以曹公問郡邑父老。咸云。寔有其人。與其事。至究何官屬。同死者何人。死何月日。崑山有無耳孫。則不能得其端的。觀察函詢。寔亦無還雲。而府乘亦無紀載。某君言至此。遽見燭跋辭去。晨即前赴省垣。余驚憶昨宵所夢。忠臣曹公者。其即紅袍紗帽。負手長吟者乎。玩其詩句。抑尚有朝雲同死。而克人不知者乎。急呼墨榻管。故謹錄示同人。咸云。拊會不深信。噫。此何事也。而敢以拊會出之歟。夕照樹陰之下。心有所思。靈即入我夢寐。曹公亦何其神歟。余命犯客星。萍踪靡定。倘到崑邑。當親訪曹氏雲初。或知其詳也。姑記於此。庶不負忠魂。謹誦之。隆。

奚大瘤

奚大瘤者。晉人也。肖神像。得劉元的傳。幼失怙恃。因貌陋。痴肥多麻。且貧無一椽。人皆鄙之。

無與論婚者。得神像值。輒飲。啖量兼人。以是囊中無一錢。夜多就古廟宿。夏日工倦。常臥烈
炎中。秋夜飲酣。恒眠涼月下。由此得疾。腰下患瘤。始猶如蓋。繼如盤。旋大如甕。蹒跚匍匐。不
良於行。每有操作。痛不可忍。生計日蹙。醫罔效。自思不如速死。至夜伏行入林下。將解帶自
縊。忽林後一道者出。羽衣翩翻。風神秀逸。遽唱曰。止。堂堂男子。有何不。學婦人女子。自尋
短見耶。奚痛哭。告以所苦。曰。子與其覓死。曷譬若已死。去而學仙。必成大道。曰。無師傳。奈何。
曰。吾即為爾師。曷隨我往深山。當授以法。曰。諾。但從行不易。登高涉險。能毋苦乎。曰。易耳。袖出
棗二枚。與之食。甫下咽。即遍體爽適。瘤痛亦止。再拜。隨道者。行如飛。倏至一大山。疊岫層巒。
隔絕塵埃。進一石洞中。有藥鑪丹灶。位置井然。道者授一蒲團。曰。子先學跌坐。坐四十九日。
心不妄動。即得入道之門。身後石甕內。有乾餒石。隙內有甘泉。足慰飢渴。成連遲余海上。吾
去行即來。幸勿怠惰。壞道。負吾期望之苦心。奚一一允諾。道者長嘯出門。即有雲起。足底清
颺。遠揚其影。上漢杳矣。奚依法跌坐。甫三日。聞外間有婦女喧笑聲。車馬紛馳聲。開目無所
見。聲漸近。忽頭面七竅作癢。若聲從竅入。漸達於瘤。亦無所苦。夜靜聞瘤內。若有婦人語。情
呼姊姊妹。新居頗不惡。早知有此處。不浪尋天台藍橋等處。誤作神仙窟矣。既得闕府。佳
日不可辜負。宜小尋樂事。何如。眾曰。諾。四日。聞瘤內有敲棋聲。纖手落子聲。旋以悔着。爭聲。

兩人勸解聲。又有書聲。吟哦聲。排闥叩門聲。眾起讓坐聲。角酒賭枚聲。枚輸罰使歌以侑觴聲。歌者呼拍板彈箏相和聲。擲杯聲。隔窗唾絨聲。一女罵阿嬌太懶。何匿不見客。拉之赴宴聲。問繡務成否聲。架上鸚鵡聲。狸奴捕鼠聲。眾閑散話別聲。一女殷殷訂後約聲。聲聲不已。五日六日。瘤內聲更煩而且奇。一女曰。主人貌究若何。性情究若何。一女曰。聞亦從患難中來。想不大忘。一女曰。休休休。彼近從道士學仙。誤人迷途。必定夜即自大。盛氣向人。一女曰。妮子莫冤。屈人。渠昨已覓死空林中。何有紉袴習氣。一女曰。何妨。趨出一窺探。便得匡廬真面目。一女曰。恐渠見吾輩。便顛狂煞。刻不能離。將令人瑣屑死。一女曰。論居停分中。亦當為之效綿薄。但吾輩姊妹六人。誰肯先出頭晤渠。眾曰。叙齒仍煩大姊姊去。七日。聞瘤內一女曰。三妹向後園摘素馨鳳仙。為大姊姊助粧。好出見居停。一女曰。姊姊粧扮好。真不亞王母第三女。王九娘子風貌。一女曰。論袅娜。尤勝渠。一女曰。吾為爾等開道路。反為狂婢希落。真令人寒心也。一女曰。姊姊莫嗔。妹為姊姊預審瓜藕。俟姊姊歸。而解渴。煩何如。眾大笑。奚正俯首聽。忽眼角作癢。淚泫泫。將用手揉擦。突一小美人。自兩眦間跳落地。宛轉。少刻。即大如人。風致娟好。向奚檢社。曰。妾秋水也。挈妹子等附託尊軀。感德非淺。聞主人獨居枯寂。故首出參謁。乞垂憐憫。奚愛其美。魄動神搖。不能制止。秋水善演劇。變幻小戲術。織錦裁雲。

雕瓊鏤月。事事皆令人喜。奚痴坐。惟視之笑。秋水探手於懷。意大動。遂與之狎。事訖。整衣。仍小如指。跳入目中。不見。即聞窟內呼曰。姊姊回也。爭起酌酒為賀。秋曰。吾姊妹同事。一主當叙齒。勿爭競。致外人笑。眾曰。善。次日。奚又側耳聽。忽耳中習習癢。一美人躍出。如秋水行。逕而貌不同。載拜曰。妾雙珠也。請獻拙技。博主人歡。品竹彈絲。無不極妙。奚聞之意迷。即拉與為亂事。已亦跳入耳。明日。覺鼻內癢。猛嚏。一美人墮。名曰玉峯。遍體皆香。能奪蘭麝。四日。覺口內癢。一美人墮。名曰金海。善烹調。炮鱉膾鯉。莫不甘旨。五日。滿身癢。一美女自毛孔出。名曰千金。自云隨孔可出。亦隨孔可入。善變。奚偶思游。即化為車。乘之惡掀簸。即又化為馬。至斷橋危隄。意思若乘禿尾。便入畫意。即化為驢。倏至渡口。意度何處有楫。即化為小艇。甫渡。思穩坐看山。即又化為舟輿。其神妙如是也。六日。覺心上癢。一美人自腦後躍出。名曰隨娘。美尤冠諸姊。善縮九州不足論。九州而外。如東南神州。正南印州。西南戎州。正西弇州。正中冀州。西南桂州。西北營州。東北咸州。正東揚州。五岳不足論。五岳而外。如東岳廣乘。南岳長離。西岳麗農。北岳廣野。中岳崑崙。偶注彼則奇山奇水。無不為之列。几案聽遊覽。馬枕席之上。更有奇趣。令人銷魂。奚日與六女嬉。不復憶道士言。年餘。六女均生子。女果聞窟內嬰妮啼笑聲。索乳聲。扒梨覓粟聲。稍長。即與論婚。迎娶。鼓吹到門。聲環佩。跪拜聲。開筵譙客聲。人

喧於室。馬騰於槽。由是心大煩。日夜不能安枕。疾頓劇。瘤亦頓鉅。忽聞六女喧於瘤內。曰。好房。屋奈何。雨即漏。風即入。豈數椽將傾耶。明日遣奴子赴江西。購良材來興造。一女曰。以妹子愚見。可不必。日來主人大委頓。恐不久即捐舍。不如殺之。各挈子女逃遠方。另尋屋宇住。何如。眾曰。善。奚聞之。大哭。旋聞瘤內霍霍磨刀聲。哭更不輟。忽見道者。冉冉降於庭。奚急跪迎。道者視之。詫曰。爾奈何。狼僊至此。昌明言無隱。庸可救。奚具告之。道者怒曰。與其為賊殺。不如我自殺之。壁上抽古劍。光晶瑩。奚方哀求。寒鋒已在頸上。用力一揮。頭脆然落。亦無所苦。張目視道者。向腔內呼曰。六賊六賊。可以速出。此中有丹。不容久宅。隨即有白氣鏤鏤自腔內出。如釜上蒸騰。氣盡。瘤亦銷。道者拈其首。合腔上。端且正。然後敷以藥屑。圍以匹練。呼曰。奚生醒醒。奚果甦。覺所患頓失。心地光明。跪伏受教。道者曰。吾教中度人有順緣。有逆緣。有孽緣。不圖以逆緣度爾身。微倖也。六賊已去。萬念皆空。從此頭顱可安。可落。聽其自便。何樂如之。再十年後。當尋我於六合以外。太微山頂也。言已。道者又去。奚遂杖策出洞。再至人寰。遇向日同儕。爭訝問頸上何來。此一團紅絨。奚捫之。亦無跡。此後不事肖像。能以奇術醫病者。刀斧創瘡。血肉狼籍。奚摸頸上垢。如玉紅膏敷之。血立止。而痛立定。膚立生。病家授以金。却之。惟仍好飲。一日。飲酒家。酒保答應稍遲。奚怒。自將頭落置案上。座客驚竄四散。

酒保謝自仍舉置頸上如故。由是時以之恐怖。人酒家惡之。適醉後又將落。甫置案上。自仍傾盃酒灌腔中。酒保驚地奪頭。棄屋後園中。奚摸頭不得。兩手怒搏。擲盃拍案。意甚迫。腔血將湧流。突有道者自雲中墮。手捧一美男子頭。與奚按合。呼曰。奚生。奚生。爾頭已污。不能再合。頃於富貴家奪得一顆。特來救汝。汝嗣後宜韜晦。勿再炫露。言已訖。酒保曰。狗彘奴何遽殺吾弟子。爾試回首看身後。酒保驚回首。即強項不能回正矣。再轉身視道者與奚已杳。至嘉靖某甲子。奚猶往來於晉。歌嘯自如。忽中途遇一俊僕。乘怒馬來見之。遽躍路伏道左。悲曰。公子乃在此耶。奚聞之。逡跳入水。炊許。乘龍入霄漢。不知所之。

懊儂氏曰。佛以眼耳鼻舌身意為六賊。其賊也。即其性也。忍制之。則曰性。縱恣之。則曰賊。然天有陽。即有陰。地有人。即有鬼。人有形。即有性。使盡如佛氏所云。滅性歸寂。則此形又何所寄乎。媯皇當日。搏土為人時。又何必定與以眼耳鼻舌身意乎。彼世之不能辨性者。則有刑天氏之一教。當北面稱弟子。以事之可耳。昔有駭豎子。好集醫方。偶之市。見決囚。囚患大氣泡。僧子舉刀。一揮頭落地。而泡頓縮小。渠見之。即茫茫然歸。舉筆大書曰。凡患大氣泡者。將頭割下。即愈。見者莫不捧腹。

玉紅冊

玉紅冊者。陰司紀善簿也。不必奇巧異行。凡有片長足錄。即書名卷首。俾朔望上奏天曹。如人世官長之有月報。所最重者。則莫如拒色憐貧兩事。於何傲之。有杜君詩臣。所述寶山朱君一案。朱君名鑑。和寶之羅溪世家子。美丰姿。性磊落。顧因貧。抱烟霞癖。居恒風雨一柴。怡然歛枕。一夕。王假寐。忽喃喃不輟。其妻燈下女紅聽。莫能辨。心疑為囁語耳。詎連夕作醒。詢之茫然。時有周大令夫人某氏來。辨所云。甫坐。而朱又對燈入黑甜。炊許。忽瞳目語曰。僕至此數日。汝等尚懵懵耶。周夫人急問伊誰。曰。僕趙姓。行三。生充院役。死作院城隍。案下勾魂。使奉票來拘鑑和者。朱妻驚而痛哭。周夫人急止之。遂詳詢神拘鑑和何事。曰。噫。此。前生因也。渠前生為殷鳳鳴孀嫂馮氏。有姿色。盜之。私訂偕老。忽毀盟。另娶馮鬱鬱。遂自縊。今控於陰司。非拘渠就實不能。問事隔三十餘年。何不報於前生。而報於再世。曰。亦自有說。凡自戕者。墮枉死城。非三十年不能出。而報冤。此陰例也。周夫人與朱妻耳語。謀欲賄之。彼雖僵卧。已聆所語。急搖手冷笑。曰。莫妄饒舌。倘陰曹亦如人世徇私。尚有天道耶。朱妻知不可挽。回哭失聲。伏地哀叩。彼急禁止。曰。無妨礙。渠幸今生有兩善事。救星也。又問玉紅冊。汝等知之乎。咸曰不知。既而自笑。曰。善。幾昏替。此陰司紀善簿。無怪汝曹不知。馮氏始控於縣。繼控於府。均以渠名載玉紅冊。置不理。旋控於本院。亦不理。渠苦求昭雪。婉諭之不聽。大聲呼曰。

公左袒不知有天外天耶。都院惡其狡姑許以拘朱一對質。又恐他役滋擾因僕素梗直從不貪取人家一盃水。故有是遣拘時令渠安眠。三晝夜頭前燈萬勿滅。案結仍僕送之還也。問朱何善能於此中留名。曰在蘇却鄰女夜奔雪中救跛丐垂斃兩事瑣瑣俟渠醒自述婢媪奉以烟曰非所嗜惟吸淡芭菰少許言笑自若既而作欠伸狀曰夜深矣僕且去俟汝等有成議再來邀渠旋呼僕燃燈聲頓止而朱亦倏然醒矣詢仍茫然告以故且詢兩善事朱詳述顛末且云此十年前事從未向人一言不徒冥中竟已登冊危哉晨集戚屬議中有少年好事者不深信夕約同人環守之疾又作少年遽呼曰鬼魅敢爾彼且笑且語曰妄人何足語曷仍請周夫人打話眾慙退周告以雖感盛情終難許允若一去不返究竟奈何曰誠哉昨宵返縣署城隍張公亦慮其遷延尸壞難於返魂曷共籌之眾束手無一策彼作思維再四狀曰有之矣送渠賈棹吳門賃寓棲止就質送還均覺便易眾曰善遂如議訂期臨去咸懇其照看慨然自任惟囑其到蘇萬勿詣廟進香焚楮帛恐不足邀福徒取咎戾也鑑和遂有蘇臺之行舍館甫定即攝去家人懸懸酣睡一榻如痴如迷其妻守之泣婢媪恐燈滅守益堅明日忽甦張目曰憊矣呼飲甚急又起而跪拜作答謝狀絮絮作坐談狀旋即送客狀既而卧移時始起則真清醒矣自云拘時有白髮叟引之去蓋即趙君行三者也抵院

署則巍峨壯麗如王者居殿上燈燭作綠色兩旁牛頭排衙這神升坐貌甚偉不敢仰視有黑衣婦披髮號叫甚厲正惶駭間聞呼己名叟引之案下跪神問曰汝有罪知之乎曰不知神命視照膽鏡則前生盜嫂事歷歷在目悔怖無地崩角叩數十婦嗥嗥呼報冤對質數十言神諭婦曰鳳鳴應懲但今生有兩善事名登玉紅冊上帝所嘉不使用刑當令其親諷佛經祝汝投生可乎婦不服神怒曰賞罰自有定讞不能由汝糾纏也再多言法即反坐婦哀呼不已神曰爾失節亦不能無過尚不甘耶呼具供結逐出婦下階猶怒盼不已叟挈余叩拜出詢神為誰曰向忠壯也問玉紅冊何狀曰頁頁皆泥金字也朱既返羅溪日詣廟間遊視東廊果塑有趙君像鬚眉酷肖

懊懷氏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速且易也人當愧悔已極發菩提心去廣焚願功更倍焉上帝嘉其現在恕其既往正上帝愛人以德處否則身墮泥犁尚有自新之路耶三復此編可當晨鐘暮鼓喚醒眾生

一聲雷

明季吾鄉大雷雨空中墜一異僧鬚鬢廣額碧眼方瞳耳戴雙環似是西域人自云托鉢朝五臺倦卧絕巖松樹下雨交睫不知何故至此語雖誕而貌慈鄉人多愛之爭延至家進餐

飲問如素否乎。曰素也。食葷也。食更喜其誠篤。送之真勝寺。俾挂衲自名鐵羅漢。不事梵唄。惟日與所遊者飲酒食肉而已。開城北可帆園梅花甚佳。約居士廿餘人往遊。離城廿餘里。時尚春寒。人皆重裘。僧則破衲。行至半途。日卓午。各熱甚。爭解去。僧悉代衣之。亦絕無彭亨狀。面亦無汗。花下亭子。跌坐傾談。少頃雷鳴。雨如霰。為花辟塵。霽則為涼。仍解付各人衣之。以是人多樂與之遊。遊必飲。飲必醉。醉則隨處倒卧。軒息如雷。夜歸寺必索水濯。僧備候門。多惡之。一夕以冰水進。僧抽襪伸足。故作蹙額。咬牙怯暖狀。須臾果熱氣蒸騰。且炙手矣。每聞鐘魚笳鼓。意頗厭惡。惟聞雷聲必傾耳悚聽。或悲或喜。或點頭頰足。或合掌誦佛。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眾笑之。曰若以我為妄乎。吾雷之知音也。天以雲為容。沉霾如墨者愁。變幻如錦者喜。以風為氣。長空怒號者戾。穿花飄忽者靜。以雷為言語。罰惡則大聲疾呼。以正其罪。賞善則鄭重飛揚。以策其勳。言次。又聞空中殷殷。眾曰。頃又作何語。曰骨隆冬。骨隆冬。惱煞也。碧翁悶煞也。化工孝不孝。忠不忠。耳也。波聲目也。波矇骨隆冬。心冲冲。雲消也。雨霽也。故態萌。眾軒渠以為妄。頃又覩雌雷。走金蛇。震震屋瓦。飛走眾掩耳。問曰。此又作何語。曰胡家媳忤阿翁翁。茹素飯。斷葱擊之。擊之稍從容。骨隆冬。走詢之。果有胡氏翁媳口角。聞雷怖伏地。尚未起。一日雷聲沉沉。若疾若徐。忽作奇響。雲霧然。開尉藍如沐。走詢之。曰。官十年。

囊何空靈。畢至城之東。吁嗟乎。王公歸來乎。王公陰及子孫富貴。通骨隆冬。果開門外。鼓吹喧闐。人馬雜沓。蓋邑紳王公卒於任。其子扶櫬歸邑。人士迎請入城耳。一日。兩傾盆響震山谷。雷火光作。青紫炫人目。詢之曰。有長蟲粗於甕。燻於虹。久則助魃化毒龍。噬及生物。神豈容雜。雜骨隆冬。走覘之。果有大蛇震死於南崗之陽。以是人始驚其異。居三年。鄉之老幼婦孺。無不知有鐵羅漢者。一朝濯足整衣訖。遍招所與遊者。集於寺。笑曰。和尚日日唵施。主絕不作東。何以為情。迺折紙把筆。畫酒尊七。鱉雞魚蝦蟹。各種焚之。烟裊裊作彩雲。眾方疑視。忽奇震如爆竹。驚怖回顧。則室中已陳設完好。酒滿尊。菜滿盃。几案排列。就坐飲。啖品味無不絕佳。眾樂之。有拇戰者。有射覆唱歌者。僧亦欠伸而起。曰。老僧願招雷部阿香來。同飲何如。眾曰。善則善。恐褻神耳。曰。無妨。更折紙。畫水天無際。遠樹迷濛。一船挂帆。乘風破浪。焚之。烟團結如毬。毬破成樓臺。成山林。水漸澌。流山足。頃刻流漸闊。若江若河。突一舟上流來。僧急躍登舟。身僅盈尺。向眾拱手。曰。珍重。船上帆影奔馳。鼓聲大震。視之已杳。回顧几案盃盃亦復烏有。至是始服之如神。後十年。鄉人某。因事至鹹漬。偶游永安寺。見鐵羅漢跌坐廊下。左右兩巨甕。目若眼。某驚喜歡躍。曰。大師乃在此乎。僧不答。拜之。搖之。亦不動。詢之。寺僧云。來此已久。甕昨甫購來。不知作麼生。鄉人乃坐守之。夜三鼓。僧忽大呼。雷音王菩薩不輟。

某邀大眾視之已坐化矣。某遂縷述僧之靈跡。眾始悔恨。遂以甕作涅槃。合而瘞之。後圃待其竣。事拜而後去。閱二百六十餘年。寺疊更主席。以無塔無碑碣。遂忘其事。忽一夕大雷雨。土破甕出。僧以為財。爭啟之。鐵羅漢也。袈裟雖朽。面貌如生。惟四肢冷若冰雪。似非鍊形者。界之禪座。環誦佛號。頂禮瞻拜。夜靜大放光明。院宇如晝。遠近冠釵。大善優婆。爭來布施。遂裝金建龕。供於西廊。約畧生前。跌坐處。顏曰。一聲雷。余避亂。幕遊鹹城。遇同治龍飛二年也。偶謁金容。因憶吾鄉。邑乘載有鐵羅漢傳。惟載着裘濯足兩事。詢諸寺僧。始得其詳。且云一夜大雨。方丈知甕未蓋。急呼僧。聲為雷聲所隔。方謂甕必毀壞。清晨視之。甕已蓋好。詢大眾無知者。及覩僧像。口角指頭。尚有餘醬云。

惛僕氏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巢入不出。天且為之啼。虞夏誤不接。天且為之軒渠。高目下界。將痛哭而不制止者。能緘口而不一言歟。霹靂大口舌且敝矣。唇且焦矣。而下界之人。恆夢夢而若聾焉。何來佛子。竟是知音。

應聲藍面鬼

濟寧李琳卿茂才。與余訂車笠交。嘗為余言。其先曾王父侍御公。居京師。箋奏之暇。夕猶批燈據案。讀其刻苦如此。一夕正把卷。忽聞梁間有窸窣聲。異而睨之。則一巨鬼。膚靛色。口呀

呀。而角鬚鬚。由梁上墮地。旋墮旋長。長至丈餘。立案側目。閃灼有光。公立朝。素骨鯁。非餒於中者。笑顧巨鬼。良久。仍頰首誦朗朗。公讀而鬼亦讀。其句如應聲然。公思易能驅邪魅。即為講易之乾卦。鬼猶應聲。惟至地道光也。句。鬼忽不見。公亦掩卷就寢。嘗舉以告。客莫測所。謂。後竟道光元年。卒於官。侍御公垂紳有大度。遇朝廷大事。輒錚錚敢言。無趨避。無阿附。騎箕之日。鬼神來告。或上帝憐公。懲直俾早知急流勇退。與不然。何河嶽日星。清夜亦遭鬼瞰。此中蓋有天數與。噫。異矣。

夜雨秋燈錄卷三

天長宣 鼎瘦梅甫著

桂林臬署三異

慎齋又為余述臬署三異。當勞廉訪任內，偶雇女傭蔡媪。年將不惑，尚風致，居恒亦解供操。惟下榻不與人同舍。夜深有自窗外過者，聞一人屋內語，細聽之，則有褻昵聲，疑遭狐魅。不深異。久之，署內時有拋磚擲瓦等患，或七皂自飛於梁，或澁溺自集於盥廉，訪疑為狐。虔祀之，而闢如故。一夕，內眷納涼，忽見一黑衣人立蔡媪後，上下大譁，爭逐之行甚速，追莫及。而其惡鬧更無忌憚矣。旋有女巫私洩於廉訪之執事人云：闢者山魃也，向與蔡媪私，初魅時居然美少年，且時贈錢米，博媪歡。久之，漸露真形，狀則獨足，怪醜莫名。然媪竟不能遣之去，且與之狼狽。凡傭主憚其鬧，必託媪退送，以是得財賄。執事人陳廉訪姑如其說，闢果已不深究，立予多資遣之去。是媪也，淫而貪，虺蜴其心，魑魅其偶，但不解煌煌蔡媪，何能令若輩出入，其不遭顯戮者，真漏網之魚哉！此一異也。又署背倚城隍，且近山，常山率然之流，緣卑濕而滋長，弗觸之無害也。署之客廳窗後植芭蕉數本，堆假山，極嶙峋，山足土洞，口圓如井，大僅如盞，瞰之似不甚深，填以土，旋啟，中有巨蟒，為之宅，蟒身作黃金色，頂有肉角寸許。

色殷紅粗如桶長十餘丈居恒不甚出凡官有遷擢信必預自榻後出峨峨盤廳事中目睽閃視人然絕無噬人意旋逡巡仍自榻下沒出三日官果遷其徵驗如此第榻後護壁皆木板無隙不知其從何出入也顧身已蟬矣猶知韜晦恐致雷誅迨官有驚遷必預報鵲喜似有衛主之心較之腆然人面引鬼以挾主者不大相逕庭乎此二異也又廳之西列小書舍三間對面構六角亭亭下土阜高與牆齊上植雜樹十餘株花草遍覆每夜深擊柝巡夜者輒見無首人雙手捧金盆立坡畔有時立亭側旋返舊處不逐人亦從不為人所逐或云其下為明末忠臣墓姓氏無攷然手捧金盆則何故與或云似黃葉道人棲魄於此按道人係自刎於浙東不死於粵西而迢迢數千里戀此一坏又何故與噫忠臣烈士死不為猿鶴即為神龍豈花妖木客所可同語乎此三異也

烈殤盡孝

河間西鄙有烈孝女柳珮傳者忘其姓僅得其小字也恩縣賈人某以武庫習負販一騾一馬往來燕冀間妻素悍借以逃閭威紅羊之歲北直大饑道途枕餓殍土人易子析骸慘莫能喻賈日至河間從馬背上見一貧媪走入蓬顆出對墓痛哭良久返之破屋一鬢齡女子出應門雖菜色可掬而容猶可憐也賈下騎趨索茗飲女走避媪遶客問一坏土下屬媪伊

誰曰亡夫巡檢某公也問何哭之慟曰家赤貧生者固饑死者亦盼斷麥飯那得不悲問女子千金耶曰然名柳珮年十六至今未字未亡人設旦夕殞霜露誠不知一塊肉將安歸言已更痛不可仰賈亦代唏噓乃探囊出白銀十兩授媪堅却之乘不意蒼葉破几上而飛騎免脫母子追莫及遙遙叩拜謂憐孤寡有古俠士風實不知其垂涎於二八嬌娃也越半載賈又履其地歸裝更纍纍入門即英聲詢阿姥無恙母女奔出泥首無算曰徵長者當索我於北邙山枯魚肆矣詳詢其鄉貫姓氏以俾供養酬大德賈具以告復笑云是妾妾者何足挂齒頰媪具雞黍供客銜杯之次賈詢柳姑可得崔屏選否曰尚未如長者作冰真小女子有福賈乘間請曰某四十無一錢俗有招子說願奉白金五十兩為阿姥壽屈柳姑作螟蛉但我老夫婦一索得男他日遣嫁乘龍婿當如某所生也媪似首肯入與女絮絮多時出云弱息凌夷亦官喬也繼膝下固佳即下克妾媵亦請明言於其先免未亡人心旌常不定賈正色曰是何言與某之心天日可鑒遂設信誓媪遽諾出銀如數曰繁繁者在是但金允即乞柳姑同歸莫耽延俾早慰閨中望夫山耳媪抱女互哭哀動林禽賈云請姥暫割愛若能如荆人意當不日以犢車迎姥女恐慟傷母心即忍痛拜別賈授以鞭聯轡就道行里許女耳中猶彷彿阿娘喚女聲遂大慟賈告以不能兩全再三撫慰一日抵腰站置女逆旅距惠

僅三十里。忽遲疑不發。詢若何。曰：此間有故人招飲。且有交易。均當耳。地多婦女。不知也。日則靜掩雙柴。夕則一燈閃壁。鶻啼血灑。蝶夢魂飛。隣家馬二娘。雖時來閒話。而憶母之心。終不釋。媪自送女出門。愈無聊賴。縱阿堵能療眼前瘡。而掌珠已失。心頭肉。斯夕淚雨漸絕。水漿。越七日。夕正呻吟病榻間。忽聞女子扣門聲。媪顛聲答云：此窮窟也。誰家女。嬌坐來乞水。火應曰：兒聲。昔娘不識耶。柳珮歸也。媪驚喜。強起拔鍤。奔入。果不誣。冉冉拜燈下。曰：兒真歸矣。母心慰否。媪轉疑駭曰：兒已隨假父去。且深宵難獨行。得母鬼耶。抑夢寐耶。女破涕為笑。對云：渠携兒去。家中生菩薩。妬虎也。疑其納小星。渠百辨。終不信。知萬難相安。私以一騎送兒歸。執鞭人已就前村宿耳。媪慶珠還。沉疴頓已。女雖壁返。遠山常嘯。顧貌如故。音如故。而藝增且絕。人皆憫憫。自刺繡。以至書畫詞賦。無一不精。每出手製。浣村人寄通都。售最速。而價亦豐。惟款畧列火夕陽子。不書柳珮也。由是供饗。無事採薇矣。葦廬舍無事牽蘿矣。人有欲聘為婦者。曰：俟吾母百年終。當求壯。豈竟守雌。媪若慙。慙之。則淚涔涔下。曰：兒命薄。浩浩之水。育育之魚。畢生無分矣。又十年。媪病劇。彌留時。握女手。哽咽曰：阿娘苦汝。女拭涕云。母往地下。自有安樂窩。兒在人間。亦非長命縵。兒不過身外身。影外影也。以生為死。以死為生。母行矣。兒當相從於地下。媪一笑。恍然悟。目遽瞑。女號慟。集村之老成男婦。購棺具。製殮。

裝與亡父合葬。咸加封植。事畢。囊中資有餘。散給僮獨輩。且餐。曰。煩代啐一聲佛。祝我母早
生。天臨穴日。佛聲震山谷。然後舉火。焚所居成白地。慘與眾別。曰。將詣腰站。尋一故人。了吾
事。眾疑其無依。將去。尋假父。泣送之行。翩然抵舊處。仍宿當日之逆旅。主人目之大駭。問何
名。曰。列火夕陽子。曰。何酷似十年前之柳珮姑也。曰。虎賁貌似中郎耳。觀者咸噴噴稱異。明
日出資治觴。折簡邀比鄰十數人。至則觥籌交錯。賓主極歡。訊招飲之由。則泫然以杯酌地
曰。昔柳珮姑。吾姊也。聞化後。盛蒙矜憐。賜以帷蓋。得正首邱。一杯濁酒。聊代長眠人答。鴻慈
耳。眾撫掌曰。手足耶。無怪其貌之神似也。因重與述柳姑當日慘死事。女亦不悲。惟乞引之
埋骨處。亦不瞻拜。跌坐黃土上。合十作偈云。貞節女兒花。安能污袂斜。殞身遭毒鴆。鍊魄慰
慈鴉。不遇奸人賺。何邀上帝誇。可憐殘月底。折柳唱無家。嘆假即真。真即假。我與我兮。是耶
非耶。言已。頓滅幻軀。衣衫如蛻。眾大譁。不能窮其變。蓋先與女閒話之馬二娘。鴉而猾者也。
瞰女美。欲攘為錢樹子。以賈妻毒焰告。女不信。又蹈隙恐。賈曰。秀才禍不遠矣。君家胭脂虎。
砸碎醋瓶子。尚惜惜耶。賈色駭變。鴉冷笑云。日昨有東鄰賣貨者來。云聞人知汝買艷婦。罵
不絕聲。云俟紅粧到門。當以白刃畢命。賈嗒然求計於鴉。曰。是何難哉。姑以女與我。汝隻身
歸。是非猶可狡辨。譬諸盜無贓物也。旋出百金授賈。曰。以此買瘦馬。尚不豐耶。惑之。乃索金

棄女如飛去。鴉以女歸。始愛若明珠。旋使應客。不允。詈且撻。仍倔強。卽倒懸出利刃。割其臂肉飼猫犬。女痛極。佯允之。是日裹創盛粧飾。適一貴公子來。欣然願薦枕席。漏三下。公子醉而假寐。女閉戶卸粧。久無聲。燈小如豆。公子猶扯女衣作呢聲。詎僵立不動。燭之。舌出三寸。已雉經榻前短柱上矣。大號鴉來殺。莫及。是卽女歸扣門之夜也。鴉痛人財兩空。裸女尸棄荒野。雀銜樹葉蔽女體。村寵環宇之野物不敢近。土人憐其烈。斂資以薄桐棺。瘞之乾淨土。卽重來所酬之十數人也。至是顯幻蹟。旋與河間人互述其事。咸以手加額上。曰。柳姑不死。柳姑不死云。邑宰阮公聞而義之。擬請旌格於例。私表其阡。曰。貞烈慘孝。柳珮姑之墓。幕府磊落子。擅扶鸞之術。書符召之。乩云。柳珮至。賢使君為薄命人表墓。光及九泉。特來奉謝。卽自述遭際甚悉。聞何能幻形。復歸事母。曰。兒自戕後。魂過梁孝王。憫我烈。授以練形訣。吞以益智珠。俾骨立形成。畢十年孝養之志。聞何必易香名。曰。返魂之香。固恐駭俗。且上帝憫兒。貞賜封烈。殤真女。蓋折字謎也。問何不報賈之計。賺與鴉之毒。凌曰。賈究以資買我身。救我母。季常之懼。亦所誠然。故不忍報鴉。則惡豺之性。淫雉之心。毒其本真也。又不屑報然渠等。早干冥罰。罪豈能逃。更不必報。而自報問父母。尚團聚乎。曰。已度父母成鬼。仙願覺逍遙。永除煩惱。較生時判雲泥也。後附短詩五章。擲筆而去。詩曰。抗手巫咸走碧天。非人非鬼亦非仙。

自從覓得淮南訣。那許精靈化杜鵑。死死生生亦生。死生俱是女兒身。纔投孽海抽帆早。如此風波愁煞人。紫誥新頒號烈殤。揶揄弄玉魁寒簧。九京那有埋憂窟。碧漢橫騎白鳳皇。醴有真源玉有芽。無端化作斷腸花。火中燒出青蓮蕊。願借罡風捲狹斜。似此煙雲亦太奇。姍姍月下報烏私。可憐阿母龍鍾甚。十載何曾悟鬼兒。座客莫不頂禮傳誦時。某賈已死。悍妻亦別抱琵琶。鴉則被盜拔。瘦死黑獄。嘻。姑即恕汝。彼蒼蒼者。能恕汝乎。快哉快哉。

慎儂氏曰。烈孝固能格天。當其慘痛呼號。宜有真靈下來。授鍊形衣鉢。亦由其身有仙骨。迥異尋常也。不然。何驚飛數言。竟若是之雍容大度耶。噫。如柳姑者。雖格於例而不旌。亦可不必旌。蓋已榮於鐘鼎。而壽同金石矣。

父子神鎗

槍礮者。火器也。弁士行伍者。習之。轟擊鳧雁者。亦習之。往往行伍多不及獵鳧雁者。何故。蓋一則敷衍耳目。繩亮燭發。便能飽食國家餉。一則弋獲飛走為生。枵腹而出。伏於湖濱。凝神息慮。專注如承丈人綢。如射大夫雉。如兔起鶻落。鮮有不技精。而近於神者。此中有人。正未可忽。泗州大聖廟前。戈叟名遠。其子名繼遠。叟。子未娶。貧無生計。均善火鎗。遂日於湖畔。擊水鳥。易柴米。餬口。時明季正德朝。人見其技良。呼曰。大小戈。諷之入行伍。不願也。一日。乘

夕陽各荷一鎗。上冑禽兇梟梟。將歸經寶積山下。見營卒數十。擒一販私鹽者。毆幾死。販滾哭求饒不許。販者妻與女。蓬頭獻銀簪珥。贖其罪不許。攫簪珥仍牽之行。妻女隨之。哭兩嬰孩。見父母被獲。更哭。幾滾入水。叟目睛慘甚。遽呼曰來。若牽渠將何之。曰捉將官裡去。問何罪。以私梟對曰。嘻。小人肩挑步擔。借此獲蠅頭利。得謂之梟乎。彼大商巨賈。公然夾私漏稅虐民。是梟也。汝何不牽之。衆怒其饒舌。曰。是何預汝事。而左袒得毋黨乎。曰。黨便若何。曰。依樣捉去。敲脛股。言已探懷。飛黑索套叟。其子婉言。父愚。懇求恕不聽。更擊子。且攢毆之。叟大吼。翻身觸機。發背上鎗。青煙一縷。而兩卒倒。子知業賣禍。亦即燃鎗。左右擊。衆披靡逸去。叟顧販曰。爾夫妻刺船。曷急遁。遂同詣州牧。牧自首。牧與營弁。均商家走狗也。械梟繫獄。照袒匪賊。捕論斬。父子延頸待秋決。其子上書。立辨兩捕之斃者。乃己之鎗。非父之鎗。老憊何能為。願以一身抵不許。販者姓鄔。名義逸。而偵其死有日。夫妻號哭。禱於山神。願代死。遣其女螺娘。偽為叟也。女者。携羹飯饋獄食。遙致聲曰。若喬梓死。愚夫婦何敢獨生。夜深。夫妻倚檣葦中。待女歸。夜色昏黑。突有月光。出水際。澆漾晶瑩。正癡望。光忽分散。如萬顆琉璃。毳激波欲舞。颼颼一聲。光忽飛入船之篷下。走不定。趨視之。一蚌珠也。大如彈子。知非凡寶物。急藏諸篋。少時女歸。述叟狀。語嗚咽。夫妻浩嘆而已。明日。聞都御史奉旨巡按皖郡。將至鍾

離謀買珠以媚如夫人女喜曰得之矣青衣懷珠別父母曰兒去或得酬戈翁德倘竊留有時日幸勿以兒為念遂泣與別女託賣珠婆攜之登御史舫以珠戲御史大喜囑送至人自詳審妾更喜問從何處來曰家藏耳問珠值曰片獻耳自傷父兄出不返貧無依願為夫人婢以此為進身階耳妾視其婉麗明艷遽收錄且酬賣珠婆去女喜伺人意眉語自聽不數日為諸婢冠一夕侍宴妾正衰迷女於御史女忽伏地悲啼叩有聲驚詢之啼虛曰妾父戈遼妾兄戈繼遠也遂縷述戕捕之由泣求揭鉢御史愕然久之曰爾父兄事吾已閱其牘案如山不易反姑念爾緣縈再生明即詣泗當提訊而平反之女頓首謝妾攬於懷曰爾若肯我去即職爾父兄女曰奴願終身侍夫人明日按臨泗州放出迦肅入巡署坐堂皇首提戈之父子窮詰之覽繼遠狀故驚曰孝子也牧極言其橫非併斬不足明刑讞御史曰罪尚可原即勒供疏奏以戈父子正戈見兩卒巡湖隔蘆葦發槍適中照誤死擬將戈遼父子充極邊不赦疏入詔許遂立遣戈父子配雲南軍徒步抵配所隸邊將熊公麾下能覽其符知為轟斃命案問槍能命中乎懸對之頗矜誇曰盍之武庫中自檢良者來吾有遣爾處戈果檢得巨而準者面試之均先中能邊將大喜曰西南有大山萬嶽聳翠中產珍禽異獸甚夥爾父子日荷槍往獵得則獻軍門當陸續紀爾功滿貫自有珠還日惟內山皆毒蟒所棲誤入恐隕

命。牢記不可往。應曰。諾。明日裹糧領藥入山。果得虎豹之屬。歸獻恒。犒勞逾一載。腰索甚豐。頗覺此間樂。父子偶私計。內山究作何狀。蓋往覘之。遂入視。峰巒巖惡。樹石怪醜。沙磧斷礪。人跡全無。倏腥風至。木葉為脫。一象狂奔。後隨一巴蛇。目眩閃行。如飛。象見戈伏地。若稽首狀。父子急登象背。發連珠槍。中蛇之雙目。蛇怒行更速。象急負之狂奔。旁使入大谷。蛇如箭激。直駛墮大崖下。如雷霆。斃矣。遂舍象覓路歸。日暮視谷口。有古廟。權止宿。伏神龕中。夜靜聞庭樹頂時有咤咤聲。與墮物聲。向晨視之。樹杪一大鳥。人首五色。羽大如車蓋。巨爪搏死蛇。食墮者骨也。大懼。潛灌藥發火。伺其飛起。擊之。中胸際。聲烈烈。啼如鬼。車展翅生大風。飛空際多時。墮則斃。父子大喜。負之歸。獻邊將。驚且詫。慰勞甚殷。囑勿往。再數日。技癢。又入山。視前象立谷口。若拱候。試登之。果負而趨。倏又腥風至。私計曰。又一蛇耶。至絕嶺下。象掀墮地。以鼻示之。伏草際。象去。引一獸來。首如驢。人足。白毛。黑章。攫虎豹食。追象欲并食之。戈俟其過。急雙鎗發。中兩乳物。大吼。人立。槓碎沙石。塞乳際。拔大樹離地。痛極。長號震山嶽。戈視象已逸。再發鎗。物驚向西去。墮斃。遂又冉之歸。獻邊將。更驚。記曰。爾真神勇也。從此可無須獵矣。叩請其說。曰。今上好奇。此鳥兩翼。天然有龍鳳紋。夏日蠅不集。可作宮扇。此獸毛極暖。以甌雪插一豪入。雪立化。可為御裘。行將獻天子。我既膺上賞。爾亦得賜環也。疏入。上喜甚。詔

賜邊將極優。赦戈父子轉送回籍。均賜官遊擊。任隣封。遂叩別邊將。甫登程十里外。突衆象奔至。伏叩若感恩狀。一象負戈父子行。一象舁大牙一枝。隨行十日。達山陝。父子下而拜祝。曰：君其歸乎。不敢勞遠送。恐驚行人。象亦悲鳴。置牙於戈前。相將返。戈齋牙。遇勾麗國使。驚曰：此萬年象齒也。剖之。中有山水人物。若墨畫者。以爲金購之。由是富且貴。時御史出爲皖撫。隸麾下。更感恩。恭獻異域寶物甚多。撫曰：女公子亦記憶否。戈愕然。命之出拜。螺娘也。相與縷述。始共悲泣。撫喜。急爲招女之父母親主婚。即命以螺娘字繼逸。詎吉成禮。戈叟辭不仕。其子官壽春。春將升六合鎮軍。迎父與妻。父母就養於署。叟暇猶以鎗法授帳下健兒。至今壽春背槍爲天下冠。

慎儂氏曰：吾嘗怪天下之生物也。犬守夜。雞司晨。羊觸邪。馬致遠。豚適口。亦已足矣。而深山窮谷之中。又有鋸牙鉤爪。怪怪奇奇者。在味既不甘。性尤好殺。母乃過與。頃因戈家父子生還一事。然後知騎虞騎勒之派。既爲聖主報禱祥。且爲孝慈贖罪過。碧翁生且育之。亦良有故耳。

珊瑚

楚之鳳皇廳。萬山中有石亭。顏曰：苗姑救夫處。間疑爲跳月人。繡帕湮面。吹蘆笙。鳴鳴者自

竟築砧故事。而不知其非也。明季焦生鼎，字梅仲，中州人。任俠放生，讀書學劍，偕友遊汴之
上河。時值清明，士女如織，有健兒弄虎演劇者。圍觀若堵牆，虎眇一目，爪牙鈞刺，文質斑斕，
弄者故以頭觸其吻，手將其鬚，背承其腹，而虎且宛轉如人意。眾擲青蚨，勝撒白雨，市散驅
入犬木函，荷之去。生歸而冥想，大息曰：丈夫不能自全，誤落阱陷，亦猶是夫。友戲曰：然則封
使君，亦將買而放之乎？曰：有何不可。夜寢，夢老父闖然入，白衣絳冠，向生拱揖，曰：封使君請
限已滿，郎君若仗義俠，放歸山林，則得美婦，騎奇疋，證仙果，功德無量也。生曰：弄虎者以之
攫阿堵，為衣食券，恐新而不售也。曰：有機可乘，生一諾而醒，朝曦滿窗，起呼盥櫛，挈友再狂
至，則鳴鉦開場，虎搖尾瞑目，意甚頹敗。倏一老叟，科頭袒背而前，騎虎背，斲虎領，更以髡顛
抵唇側，虎忽大吼，利喙一合，則頭脆如瓠落矣。觀者盡奔，兩健兒哭曰：殺者吾父也。虎向馴，
不知何故，突變性，將殺斃，抵吾父子，操刀欲斫，生急止之。曰：子迂矣。虎噬人性也，即斃之，豈
能即抵爾父。人財兩空，殊失算計。曰：將奈何？曰：曷賣于我，以資殮爾父。餘則另作生涯。此計
之善者，健兒私議久之，以為然。問其值，曰：十萬錢。如數交，兄生命僕人放之去，咸不敢曰：索
在頸，尚噬人。若解去，不將繼叟偃耶？生怒，自策馬，送虎至深山中。曰：荒野窮巖，不少生物，幸
勿擾行路，罪殊小。生虎領之，獨目若流涕。生親解鍬鑿，環急上馬，返燈，揮之曰：遂分道行。甫

轉官衙忽狂飈驟起沙石橫飛虎至忽奪路則已伏馬前叩數十下始去歸告友咸不甚信是秋禮闈獲解往應南宮試行至燕趙間僕馬奔馳日色已墮疎林疊嶂倏迷路歧忽林中轟出欵石高丈餘瘦削可愛炊煙縷縷知有野人家趨求止宿則老屋數椽門臨曲磔一眇目老叟龍鍾遊客曰何處貴人下顧草野生自陳名氏且告所求邀入坐草堂中僕馬亦有安置叟衣冠整潔言語羸豪自言苗姓向客中州過歸未久倏一紅粧屏角窺客又一老媪上堂篝燈蹀躞頗苦叟曰寒家無僕御此山荆也生局促不安意在呼僕曰累夫人不當叟止之曰綱紀勞乏已安棲止向屏內呼曰大姑姍姍兒出拜即君一代母勞女果盈盈趨前檢衽生見其媚態萬方神魂飛越幾致失禮揖而問叟曰女公子耶曰然以即君貴人敢以兒女相見須臾有陳於案酒沸于鑪叟以巨甌自飲以常樽勸客酒闌女出為生解裝設榻布枕拂衾殷勤臻至生遜謝女一笑去餐已叟詣內與媪絮語遂不出生醉而隱几女搖生醒曰即可寢矣曰卿尚未去耶曰父母遣視安枕防呼茗飲耳問芳齡幾何曰十六問有婿家否女醜然久之微嗔曰夜深可寢絮絮何為恐老親聞知叱辱將及生倚醉遽攬紅袖女掙脫移立不得近遂寢醒則吻燥試呼茗則女已捧磁盃立榻下生飲已牽玉臂求歡女呼曰曾莽兒何動欲喪人廉恥叟媪內呼問手釋女急遁意將詬誶轉寂然天明晨光透女起出洒掃

生惴惴不敢語。女呼曰：郎起耶！滿天風雪，真天留客也。生披衣視庭外，果花飛六出，片如掌大，旋進盞具，更瀹苦茶。女笑曰：癡郎子，昨宵幾驚破胆，曰：「忍哉卿也！」曰：「柔情媚骨，何必爾。生益惑，語漸狎褻。女秋波微怒，似又欲呼。生哀之，始已臨去，忽紅漲于面，欲言又上者再。曰：郎娶否？」曰：「未。」曰：「真耶？」曰：「天日可誓。」曰：「郎求婚于吾父母，無不諧，萬勿望非禮苟合也。」生曰：「諾。」時僕亦起，問生行否。生癡立猶豫，叟出揮僕夫，曰：「茫茫風雪，向何處去？審即行，豈礙程途耶？」少頃，又陳餐膳餅餌，帶松子香，雉羹鹿脯，味尤美。生且啖，且問女郎年齒，與婿家姓氏。叟答以擇配甚難，紅鸞猶缺。生曰：「僕不才，尚屬清門，忝登桂籍，未知可列雀屏選否？」叟曰：「珊珊其倔強，庸歸與山荆詢明白，免他日怨老朽孟浪。」頃出告生曰：「大喜大喜，小妮子竟首肯，但夫婦老矣，風燭草霜，一朝殞謝，反累弱息，獨山野無鼓樂，價相意，屈東床，即于今夕，草草花燭，明即攜去，愧無奩粧，能相諒否？」生喜極再拜。一一承命，媪扶女出，韋布新更，雲環微掠，愈覺無媚動人。交拜訖，重設尊爨，一家團聚，僕在斗室，亦小犒賞，痛飲極歡。夜深，二老去，生移燈掩關，即就客榻成婚禮，纏綿恩愛，盟誓萬言。明晨雪霽，叟媪并出，曰：「珊珊兒，嬌慣乞郎君，百事看老朽，勿加罪責，雙雙登程，不敢以私愛，誤功名事也。」母流涕悲戀，曰：「勉事郎君，錦旋時，可一歸甯，何須戚戚。」生以馬授女，自則與僕徒步，拜別出門。叟于欵石下，掀臥石起，內皆

朱提曰倉卒不及備奩。以此為倩。生曰。客途無玉臺下聘。尚敢領厚貲乎。曰。聊壯行色耳。生勉取三錠。叟以為太少。盡代檢入囊。揮之曰。去。出山數十里。入一大城市。為女購簪珥裙服。斬然一新。再覓車馬。入都。賃宅居。倡隨樂甚。榜登成進士。授浙江之會稽令。挈夫人同之官。多政聲。皆內助也。然生性好客。舊雨新雲。爭來趨附。明年。升錢塘太守。而客益多。女請却之。不聽。客聞之。懼。贖千金。購妖姬。名竊娘者。奉生為妾。竊娘色既艷冶。絃索歌唱。無一不工。床第之間。尤多內媚。生惑之。嬖昵忘政事。而客皆陰攘其權矣。女獨宿。絕不爭。然生偶抱恙。女輒雞鳴起。侍湯藥。不啻孝子。竊娘見女肢體髮膚。無處不美。即亂頭袒服。亦饒姿致。退而攬鏡。愈自慙汗。由愛生慙。慙生妬。妬生恨。遂廣結婢媵。環布腹心。思傾女。不得入。暗以酖毒置酥酪中。布女室。生偶入呼飢。女以酥酪進。竊急奪而棄之。啖貓犬。立斃。乃嬌啼求去。曰。夫人妬忌。意毒良人。妾若不去。恐難死也。又女每夜焚香於庭。禮拜北斗。女告生曰。夫人毒未成。又用詛穰法。妾時心痛。恐中魔巫。由是生恚。女動輒得咎。曰。終非好相識。立。逼大歸。女泣曰。自為君婦。有何失德。曰。吾與爾緣盡。眼中釘。喉中骨。硬不能頃刻留。女大慟。曰。若留須跪受鞭笞。始已。女即膝立受辱。婢媵爭伏女旁。願代受杖。邑之仕宦眷屬。聞之。咸不平。聲名益狼籍。當道者。羅識生之荒急。酒色侵蝕庫帑。十餘款。欲劾之。生懼。謀於客。出千金。購玉鼎。將獻。

中丞又出千金購冬貂獻侍御。同列中堂。鼎無故碎。裘無故焚。至問誰毀。竊堅以夫人對。生大怒。狂呼不可忍。操杖立逐女出。女曰。是真不可留矣。自脫簪珥。裙服擲地下。着嫁衣。怱怱出門。輒瞥不見。當道待生。賄不至。疏劾之。奉旨降宮東魯。滕陽丞。婢僕與客。一時星散。生典質玩物。得千金。攜竊就丞任。策馬悠悠。誤入山谷。見疎林煙裡。敬石猶存。忽至當年止宿處。大驚恐。翁媪出。無顏相見。勒馬不前。遣僕覘視。則空林無屋宇。僅曲礪流泉。荒苔虎跡。急趨而過。丞任清苦異常。竊不能堪。終日悲啼。生惟隱忍。旋抱病。呼竊不至。蓋早已隨僕遁去。至是始悔。慟曰。其負吾結髮苗姑報乎。而已無及矣。更以行賂革職。充雲南軍。赭衣登程。監者可。罪資斧一空。貨馬徒步。兩足腫潰。躑躅不前。比至鳳凰廳。萬山中。人踪斷絕。處有亭。翼然。監者引入。瞋目叱曰。爾罪應受。我輩何辜。請速自戕。免污吾刃。生哀涕不已。監者操刀而至。正皇急間。忽腥風怒號。一白額猛虎自絕嶺下。爪搏監者三人。死路側。生亦迷悶。微甦。覺耳畔有婦人哀喚聲。啟眸視之。非他珊珊苗大姑也。生反痛哭曰。夫妻邂逅。得毋夢中乎。柳冥中。曰。竊娘何在。客又何在。生以頭觸地泣。言知悔。問虎究何往。卿究何來。曰。郎至此。量言亦勿懼。妾非人。虎也。郎在中州所放者。妾生身父也。父母感大德。遣侍巾櫛。又以無狀被逐。若非大難當前。實無顏見夫子。然真面目已露。郎能勿以非類見疑乎。曰。豈但勿疑。言已抽。

刃斷姆指。血涔涔焉。女驚救之。已斷。急出藥末。糝而接之。裹以殘帛。竟不痛。曰。郎君既悔。又何必爾。曰。非此無以對我賢卿也。問翁媪何往。曰。天誦已滿。重證仙班。不在人間矣。南山之南。尚有敝廬。能惠臨否。曰。逃軍殺監。出則領斷。茫茫海內。託足無區。願隨卿隱。曰。以郎資質。勘破泡幻。大丹且成。言已攜手同行。茅雲離碣。約十餘里。怪石數轉。忽見洞府。門前長鬚赤脚者。三四輩。翹首拱候。呼曰。大姑救得郎君歸矣。問此數輩何來。曰。老父遣留婢僕。侍郎君耳。入見釜鑑鼎白。几案床第。無一非石。曲折數層。若分內外。西偏一洞。為女卧房。房內陳設古雅。帷帳悉具。床上坐一嬰兒。呀呀索乳。問是誰氏子。曰。此君種也。渠外大父命名。曰寅生。生親與摩頂。見其豐麗魁梧。知是國器。夜夕燃石燈。出百甕中花釀飲。生烹茯苓松花餅。啖生。晨起。督婢僕各出採藥。餌以野蠶織布。無一廢弛。寅生五歲。頗慧。生拾樹葉為箋。燃松枝為筆。抄書教兒讀。十歲即通六經。能韻語。生怒曰。吾負罪竄匿。累兒嬌。何時出頭。女問中州有手足否。曰有。問曾受君惠乎。曰有。從堂弟名盍者。從未貸一錢。女以纖指卜再四。曰是真可託。翌日早起。呼禿髮僮駕牛車。抱兒端坐。以生手書置兒懷。自脫金釧東兒腕。并與玉瓶。曰。需果餌。此中索即得。安置訖。遽揮曰。去。車如電掣。風馳。突入雲際。生失聲哭。女笑曰。君別兒即苦。妾父母嫁女時亦苦耳。何一人宦途。頓加白眼。生太愧。以指示女。曰。卿忘却耶。相與大

笑。焦孟中州名士也。四十無子。以為憂。族人子蓬頭。歷齒不欲繼。夫人為置妾。又恐分恩愛。不肯受。是日忽牛車到門。僅抱兒入。投書案上。孟折閱。見的真為兒。眾筆跡大喜。閱至。託兒為嗣。一節更覺歡。一瞥眼。僅車與牛車不見。惟兒來。釧捧瓶。依膝下。市人闕。曰。焦家門內。豹負狸。奔出城去。夫妻愛兒。逾所生。寢必棲於懷。食必加諸膝。冬日。孟病。思櫻桃不得。兒忽捧金丸至。問何來。笑指瓶。以母語告。戲呼他物。無不應。由是大富。寅生冠而就試。貴為大中丞。征雲南寇。時孟夫婦壽八十。猶健。餽領軍拜別。諭功成速回。順路訪親生父母。寅泣受教。凱旋時。果訪至舊處。則洞口雲迷。樹葉零落而已。痛哭捧茶。視石壁。鵠草書一行。曰。中州焦。鷲遇虎得生。洞居卅載。吐納通神。天降丹題。服之身輕。水火調御。夫婦道成。某年月日。白晝飛升。免讀能貴。勉事聖君。石齒流水。嶺橫白雲。人間天上。一樣看承。

懊儂氏曰。人雖至愚。當其受恩。則未嘗不疾首撫心。以為苟渝此盟。有如江水。及至孽障既久。責報太苛。反面若仇。有終身切齒者。珊姑。珊姑既報德於未遇之時。又救之極危。既窮之緣。其亦愧夫人而鬚眉者乎。至於女子小人。讒譖惑主。虎且憚之矣。噫。嘻。珊姑。慎勿孟浪。唱想夫憐也。

麻瘋女印麗玉

淮南禹蹟山。林壑深幽。神龍窟宅也。至明季始有居人。漸成聚落。陳生名綺。字綠琴。亦卜居山麓。父楸。母黃氏。耕種習賈。能小康。生年十五。善讀。母僅有弱弟名海客。遊粵之某郡。貨殖得資。遂落籍。至是母病革。私執綺腕泣曰。為母死後。汝父必繼娶。蘆花衣。今古如一轍。汝窮促。可道粵。尋依舅氏。并私以所蓄數十金。與作旅費。生泣受。母歿。父續絃。烏氏果悍惡。如母言。朝夕不能容。遂詣母墓痛哭。留書父枕側而去。跋涉幾半載。至則資耗而舅杳。遍詢閭閻。無其人。焚焚走村郭。漸以乞食度命。深悔孟浪。時思過回。一日至郭之東。有檳榔樹。覆柴門。方引吭唱蓮花。落內有短髯赤面。一頰白叟出。眈生詫曰。小乞兒子。何貌之文。而音之悲也。生曰。腹有詩書。焉得不文。落魄窮途。焉得不悲。曰。何得至此。生遂自陳鄉貫。述尋舅狀。叟默視生。曰。子舅其黃姓海客。面白多麻。曰。然。曰。客死于此久矣。渠生為某巨室司會計。善營運。娶青樓女。病歿。女竊資隨僕適老夫。與渠有杯酒之交。代市櫛具。葬東郭尼庵側大樹下。墓樹短碑。者是也。陳伏謝。逕至所指處。果得舅墓。問庵尼。亦如叟言。遂呼舅哀哭。祝曰。舅若有靈。佑甥還當負舅骨返祖域。尼憐之。餐以豆粥。語云。子所遇叟。姓司空。名渾。與汝舅有素。第往祈援手。切勿道方外。饒舌。明日。生見叟。遽呼司空伯。驚訝曰。小子何得知吾姓氏。且知我伯名。即詭云。夜宿墓下。夢舅氏詳告。且諭乞援。叟愕然。曰。僕與渠原無車笠盟。不過曾覩面。雖然。當為子。

徐圖盡寸心。三日後以緋袍一襲贈生。慨然有德色。且說生云。僕清貧。無豐贈子。諒可原。幸隣郡某山中。有富室邱丈。子本僕之葭莩也。老夫婦生有嬌女。名元媚。字麗。五年與子等。貌則鮮麗。擇婿眼高。雀屏無選。子雖貧。而清才雅範。此間無與比儔。僕作函。代子執柯。往就甥館。邱丈必有厚贖。尚不足運。舅觀返珂。鄉鄰陳生聞之。請思其次。問何故。曰。姪家山野。荆布藿藜。恐富室千金。未能習慣。矧彭彭入贅。能任坦腹人。乘龍自便者乎。叟撫掌曰。迂哉書癡也。是不過攫伊財耳。茫茫天壤。梁於何處。捕逃亡婿。生計窘。姑受函往。怪則渠第峨峨。春深獸鎖。司閤人見其落拓。叱遣立。及函入。兩少年出揖客云。奉嚴命。恭送玉趾。知為翁子。隨入見棟宇庭院。俱類世家。一偉丈夫。脩髯過腹。立階上。生趨與展謁。坐間。詢司空氏起居。旋白夫人來。兩婢扶一四十餘美婦人出。翁曰。此山荆也。公子既司空世好。與寒門誼。即通家。敢以妻子相見。生又展拜。婦凝睇笑。謂翁曰。司空妹倩。眼力不差。公子真可人也。倏具筵宴。勸爵甚殷。席間。略詢鄉貫。即語生云。舍親與郎君言否。僕小女麗玉。素所鍾愛。不欲嫁遠方。然覓婿欲得如仙鄉人物。裙屐翩翩者。香不可得。今得紅絲牽引。文星惠臨。是真石證三生。願即日奉為箕帚。生離席。唯唯肅謝。媿陳曰。自慙樗櫟。仰託薦羅。良所深願。然小生實為尋舅至此。婚後三四日。即擬暫返蓬門。事嚴再回瀛第。是不得不預陳長者。婦微笑曰。公子何忽促。

若此耶。翁急止之。曰：公子孝心，何可過拂。容即代籌朱提五百金，作為旅費。生心喜，敬諾。旋即笙管嘔啞，燈火匝地，幹僕引生之曲室，更簇新冠帶，出就麗輪。雛姬三四，引一二好女子，珠翠綺羅，盈盈自內出，與生交拜。送之洞房，却扇視女，則荷露桃霞，無此艷冶。生心意飛馳，反恨頃言新婚暫別，未免盪浪。容有意遷延，圖靜好。耳酒闌燈熄，聽蓮漏三催，婢妾去。生正隱几榻，觸而女亦時牽繡幙，窺良人粉黛，間隱有憔悴色。生不知就裏，趨近軟語，代為卸粧。女則拒以纖腕，再近則潸然流珠淚。徐起彈燭，視近闔無一人，始閉門。小語曰：郎亦知死期將近乎？曰：不知。曰：郎從何處來？何處去？曷明告妾也。生具告之。女唏噓欲言又止。生知有變，伏地乞憐。女曰：妾覩郎君風采，意良不忍，故以機密告。妾麻瘋女也。此間居粵西邊境，代產美娃，慈根奇疾。女子年十五，富家即以千金誘遠方人來，過毒盡始與人家論婚。覓真配，若過期不御，則疾根頓發，膚燥髮拳，永無問鼎者。遠方人若貪資誤接，三四日，即項有紅斑。七八日，即遍體患癢，年餘拘攣拳曲。雖和緩亦不能生，生聞之，始恍然悟。泣曰：小生萬里孤身，荷荷其重。乞娘子垂憫，容我潛逃可乎？曰：休矣。此間覓男子甚難，郎入門時，外間已環伏壯漢持刀杖防逸。生泣曰：身死不足惜，所悲者家有老親耳。曰：妾雖女子，頗知名節，常恨是邦以地限無貞婦，願死不願生。郎且與妻和衣服，三日得資即返。妾病發亦不久人世，乞歸。

白木主曰結髮元配邱氏麗王之位則瞑目泉臺下矣言已抱持隱泣生憤然悲曰噫婚則
僕死否則卿死曷飲鴆同死結來生緣乎曰不可請書居址門巷與妾級衣縫中俾他日柔
魂度腐一省舅姑受郎君一盃麥飯耳生雖書與之而涕不可仰人衾共枕生屢屢不能自
持女悲勸慰禁止對食不餐幾與石女天閨同一恨事具曰翁媪果墮同陌路是夕女以香
舌吹生頸作燕脂色者三四處曰可矣私贈黃金白玉纏臂各二生訂後約女悲曰恐君再來
妾墓門之木拱矣明日翁贈果踐言即揮手令去重到尼庵尼見項上痕閉門不納急以資
賃巨舫啟勇櫂載之南下夜在舟中泣舟子疑涓陽情重奇之敬禮益恭抵家見父則繼母
已歿父納婢為小星見子甚慰覩腰纏疑妻弟所遺不深詰瘞旅櫂買山田陳翁善釀遂種
秫開酒肆得利甚豐生乃下帷讀入膠庠邱翁見生去謂其女毒盡無疑正說媒約覓東床
女忽疾發視之麻瘋也翁窮追惟含涕媪捫之仍是處子交誓曰淫婢太不長進寔定不欲
生耶月餘益遠遂遣之麻瘋局是局乃長官好善者所設也因是病向能傳染家有一則全
家皆病雖掌上珠亦思斷義絕無顧復情女入局數雉經輒見一麻面叟口操南音者來救
止既而思適叟慨然願導引曰老夫黃姓淮南人娘子得毋欲尋陳生綠琴耶渠與僕似曾
相識可同行僕亦欲東耳女自恃惡疾又以叟邁欣然隨之叟到處重門自關至郊外叟以

唾塗女蓮鉤口喃喃若符咒。卽邁步若健兒。感翁德事之如父。旋拔銀腕釧。易資為旅費。甫至楚資已耗盡。遂行乞。叟吹洞簫。女口編女貞木曲。歌唱沿門。歌曰。女貞木枝蒼蒼。前世不修為女娘。更生古粵之遐荒。生為麻瘋種。長卽麻瘋瘡。街寬有精衛。補恨無媽皇。畫燭盈盈照合卷。儂自掩淚窺陳郎。翩翩陳郎好容止。彈燭窺儂心自喜。妾是麻瘋娘。卽豈麻瘋子。妾雖麻瘋得卽生。卽轉麻瘋為妾死。卽為妾死卽不知。洞房繡閣銜金危。孔雀亦莫舞。杜鵑亦莫啼。鸚鵡無言願飛去。卽墜網羅妾心悲。卽不見。駮馬不跨雙鞵子。烈女願為一姓死。卽行依舊貌如仙。妾命可憐薄如紙。膚為燥。肌為皴。雲鬢拳曲黃且乾。掩面走入麻瘋局。不欲傳染傷所親。昔作掌上珍。今作機上肉。昔居綺羅叢。今入卽當屋。月落空梁懸素羅。一縷香魂斷復續。妾雖生。妾不願守故居。妾既生。妾自當尋我夫。可憐雖生亦猶死。不乞不生終何如。女貞木枝扶疎上。宿飛鳥。下陰游魚。鳥比翼者鵲。鵲魚比目者鰈。鰈生同食。死同穴。余穴卽不問。妾心若明月。月照桃花紅欲然。李代桃僵被虫蠹。女貞木紅枝葉。悉是麻瘋之女。眼中血。女歌韻心酸。叟簫聲淒咽。聞者流涕爭進以食。不敢嘩蹴與。半年抵淮南。將近山村。見老屋萬椽。青甍出樹杪。叟遙指曰。向南黃石堆門者是也。子當自往。僕從此逝矣。惟祈寄語綠琴父子。云海客奉謝言已卽杳。女驚定。詣肆門。見一老翁坐鑪側。面目似綠琴。疑為翁歌前曲。

翁擲一錢與之。再歌又擲一錢。女泣曰：賢郎陳綺，粵西大奴債，不還，迢迢責負，適豈一文錢所能償耶？驚詢具告之。翁曰：陳綺耶，豚子也。汝所言雖遠信，渠秋試金陵，不日歸山莊，而當知真贗。女聞之，即叩以見翁禮。翁送入尼庵中，遣村婦伺應。婦皆唾却走。幸老尼憐憫，得無苦。月餘生歸，翁以女詢。生驚惶，不知所云。翁曰：是不可負也。吾家不少閒粥飯，雖易梳席，當奉之終其身。生伏謝，急趨訪女。遽牽生衣，啼曰：妾遠來，不敢望伉儷，惟冀以骸骨葬君家祖域耳。生且泣且慰，問何能自來。以黃叟面目顛末告。生驚曰：是吾舅也。其地仙耶？携女之家，謀酒庫隙地，臥叢篔中。諸婢咸遠立，不敢近。惟一雜婢，名甘蕉者，獨代撤溲便瑣事。至飲食與餌，皆生手調。久，更襖被挈甘蕉臥女側，亦均無恙。榜發，生鄉挽里人爭與論婚。生力却。父稍勸。生泣曰：兒年甫二十，有一麻瘋女，量不久生人世。曷姑待其斃，再婚亦未為晚也。又恐已去，女無人照看，遂告病罷。南宮試女，以頭觸篔，悲曰：為妾故，使郎遲嗣，續阻上進，妾死後何以見祖宗于地下？誠不如死。言已，又觸。賴甘蕉救止。始已一日。生赴戚家，飲遇雨不歸。甘蕉又因病，內臥。女聽雨剪燈，搔爬不已。忽聞梁際颼颼一聲，大黑蛇粗如兇臂，長幾七八尺，從空颯至。女始頗懼，繼思得果蛇腹，勝于自戕。聽之，蛇身盤屋梁，垂首下視。酒篔木蓋墮地，如擲。吸篔中酒，喋吹頃刻滿腹。欲上縮，則木強如枯藤，倏忽墮篔中。攪擾翻騰，力盡聲頓寂。

女燃燈強起視之。斃矣。心憶蛇毒，或可代鵝。搗飲升許，心頓清醒。祛煩襟，膚轉奇養。又搗以洗滌，癢頓止。明日，又潛飲而潛洗之。疾若失，膚之燥者，轉瑩如玉。髮之卷者，轉垂若雲。面目手足之皴瘃者，轉如花如月。如嫩笋芽矣。甘蔗驚意，告生詢之。以蛇酒告。趨視，則遍體黑章成雲。頂有獨角，色殷然。蓋此山蛇王名烏風者也。具錦裳綺裙，花鈿珠玉。粧女出見，翁與諸宛若，莫不驚為天人。翁曰：吾幼聞蛇王居此山千年矣。番僧求得片鱗，為人醫癩疥，不可得。孰知天專留此為吾療腎婦疾耶。即日備禮為合卺，珠履滿堂，吹鼓筵宴。百里外男婦咸奔至。一媿女之顏色，歸以為榮。再三年，女生寧馨，見感甘蔗德，收為篋室。生却之，不可。是年春，生試禮闈，入木天，出為太守。專恤流亡，與貧病無告者。人人稱眾母。升兩粵制軍，遣材官招邱翁至。索麗玉甚急，翁假泣曰：小女命薄，殞謝久矣。明公尚欲尋故劍耶。生又索骸骨歸瘞。翁懼，獻千金為太翁壽，不許。旋訪司空，云驚逸，墮絕，燭死。生笑曰：渠真以小人目我矣。旋命婢扶夫人出，則衣一品命婦服，容光煥發。翁幾驚伏視之，即己女麗玉也。灑淚問父母安否。翁咋舌，愧欲死。女亦時歸寧，出蛇酒製藥設局，濟粵之患麻瘋者。活無算。年四十餘，太翁猶清健，疏乞終養，歸修舅墓，與尼庵。建邱夫人碑，紀事之。岷畧至今，此山藥酒尚馳名云。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ledger or a page from a book. The page is mostly empty, with a small dark mark on the right edge.

夜雨秋燈錄卷四

天長宣 鼎瘦梅甫著

佟阿紫

佟阿紫楚人也。幼失怙恃，孑然無棲止。年十五，隨戚學貿易，走魯之登州。戚病，佟日夜侍湯藥，歿則盡以旅橐市槥具，厚殮之。泣求客之楚者，附舟回臨，別焚楮誓曰：「阿紫從君來，不克送君返，敢有侵吞分文者，鬼且殛神，且誅誓。」已大哭，聞者流涕。然佟由是竟因為丐，會海濱飛來村孝廉郝隱，義而撫之，回顧佟貌，脩整性靈，敏勤於事，得人憐。村之巨室，咸招阿紫司奔走，以故傳食得不餒。久之，得隙地，結茅棚如斗，大外綠土垣，中種蔬果，漸免託沿門鉢矣。巨室欲泰之家，不可欲配以婢，亦不可告衆曰：「男兒不能自立，何以家為？」倘荷諸長者蔭，亦非終歌朝雉者。一日，抱糞倦臥牛畦，聞雷聲殷殷，知山雨至，蜷伏棚底。至晚，雷益迅，雨更急，電走金蛇，鼻觀透疏，黃味佟伏地自陳，曰：「某年甫十八，無愧怍，惟撤父母墓於鄉里，清明無一盂冷麥飯，寧上蒼欲擊吾頂耶？」突霹靂震山岳，若有巨物骨冬墮中庭，意為雞爪犬喙者，無疑。瞑目待斃，久之，雷收聲，而雨亦霽。濕雲縷縷，裹銀蟾，倏明滅，瞰菜畦，果有一物，黑摸索觸手，軟膩，燃火照之，則一端正好女子，衣襟素盡沾濡，鼻端有喘息，胸前尚溫，暖惟昏昏若睡。

呼不應。大懼。反扃短柴。衝泥走告。郝不深信。言之確。遂起。通告村人。靡邀往覘。其異。每人篝燈。明若晝。比至。則女子已甦。嚶嚶細泣。大衆環視。秋波灼灼。無一語。郝命人扶入棚。即藉阿紫短榻上眠。衆席地坐詢之。女自云。郝姓。小字五銖。所居為極大村莊。居人甚夥。距郭甚遠。實不知隸何郡邑。多兄弟姊妹。惟己恒得父母憐。是夕。正社。何趾後。入己房間。頭忽眩暈。心雖了了。而耳鳴如鼓。風濤身輕若御雲霧。旋更昏昏。比甦。則不知何故。至此處。衆觀其粧束。若吳趨。聽其口音。若山陝。問伊父母名氏。握手示不知。問可否婚聘。亦握手示待字。喜曰。我同宗也。但若是。則何法為爾寄音耗。女子哭甚哀。郝憐而止之。與衆耳語瑣碎者。久告女曰。此為佟郎居。彼此怨曠。天涯海角。相遇乃鬼神撮合。雷霆主婚。僕與汝同姓。論年齒可為吾猶女。擬導天意。以汝妻佟郎可乎。女翹首四盼。郝急推阿紫示之曰。是兒雖貧。量非終於貧者。女睨之意似許可。佟面赭流汗。向衆力辭。郝曰。癡男子常守鰥耶。天意已定。違之恐不祥。村之父老。醵資謀花燭。頃刻得五十金。夜向晨。村婦咸至。爭出衣裙釵鈿。為女助粧。粧竟。美麗絕倫。小市酒肴。即日合卺。明日。女親詣郝。蔭膝下。作螟蛉女。郝疑女必嗔佟郎貧。久之。竟抗儻。日久同操作。辟纒索綯。分郎苦。一日。夫婦攜鋤刈蒿。蔚忽見兩金鶯戲于庭。倏上下。鳴且舞。女戲以竹竿撲擊。墮地。沒握尺餘。即得黃金二餅。佟欲易以市田宅。女不可。曰。貧人暴得大

財徒取禍耳。郎島走他郡學費數年歸示人知富之有由來。妾甘為郎守澣泆作生活量不致餒。終遂泣與別往告郝亦深以為然。并自任照看女。佟徒步遊江南詣皖之鍾離。遇甄叟巨商也。凝視其相。說曰。君當大富貴。奈何草衣芒屨掩人目。佟遂謝直陳。迺延歸。授以白銀五百金。曰。且之江南學負販。無論何貨。第運之。虧不汝怨。盈則除母分子金。佟過江思販。儲利息厚。遂投牙行。以五百金全作孤注。片訖白足。走泥淖。行至江口。正喚渡。忽有放飛炮者。豬驚逸盡入蘆葦中。呼之不再出。痛哭欲覓死。又懲五銖無已。吹簫乞吳門。忽遇同鄉李叟。說曰。子何一寒至此耶。泣告以故。叟笑曰。子真商賈中之雞稚者。凡運白蹄必須先養犬。彼項掛鋼釘皮圈者非歟。豬偶有逸者。嗾犬銜之。回若全賴人。力宜其憊也。贈五十金。並假兩黃犬。馴且猛。即日代運。豬數十口。屬且渡江。試為之。佟拜辭。偕盧令往。重至江口。心方惴惴。忽天大雷雨。江波如山。晝昏黑。若夜。佟癡立雨中。聽豬自竄。比雨霽。則豬皆烏有。僅兩犬在焉。憤極返江店。出資飽餐。并以甘旨飲犬。店主人問將若何。佟作恨聲曰。者番當深入叢莽窮搜之。主人搖手曰。莫孟浪。此中有巨蛇。曰蘆蟒。力大能噬人。且江州沙軟多坑陷。墮則死矣。佟曰。寧入蟒腹。死不以失信。卒往。至則犬斷索奔入。佟無導引。惟蹲而待。少頃。乃犬聲。唁唁。豕聲。呦呦。呼號震江水。霎時羣豕魚貫出。鶴立俟。若就拘束。不敢動視之。其數較前所失

者十數倍。而且肥膩茁壯。其值約五千金。仍有餘。念天欲暮。兩犬始流汗。出血滿口。適江船泊五六隻。至。急驅渡江。蓋船即江北豬行。來迎客貨者。頃因翠華南幸。家價大昂。故透於江。潞耳。比抵北岸。堅坐待僂。牙曰。再遲則殆矣。終不聽。明日價更增。三日後。終心怯。售之得八千餘金。存金更粟。帙潛往鍾離。告甄叟。自佟去後。數人咸云。佟。叟不以為然。至是佟歸。益張筵。酬之。筵呈票符。并白顛。末叟笑曰。君亦太稚氣。前家既逸。亦何必乞不歸。然子所遇李叟。尚欲見之否。曰。正欲白主人。酬所做。叟笑呼十八子。可出晤佟家。郎叟出。即李也大驚。視犬更雜。衆犬中。若叟家素養者。益駭。少頃恍然悟。蓋甄叟早知佟事。故遣李送犬與金耳。明日盡以七千金假之。副以幹僕。囑再之楚。曰。遇貨即運。無不利也。佟往返二次。獲數萬兼以楚無親族。函父母骸骨歸。再詣叟。曰。可矣。分子金與之。尚五萬有餘。欲妻以女。辭曰。家有精糖。且別已三載。不欲效薄倖也。問何如人。述前事。叟驚曰。其面龐團白眉。纖而長。名五銖者耶。曰。然。翁何以知之。曰。此吾姨姪女也。渠父母皆陝人。流寓於皖。亦富家翁。其居即在敝村之南。大樹千章。裹竹樓者是也。某年月日。為雷雨。攝去。安知為君夫人耶。叟晨引佟見郝翁媪。一家沸騰。歡笑狂喜。翁媪急欲見女。遂由淮駕海舶。親送東床。運資返登。一帆風順。不日抵飛來村。骨肉相聚。如夢寐。如隔世也。悲喜可知。遺奩具又極豐備。并厚酬孝廉與之。聯譜。

系居半年。欲攜婿家同之。皖女曰不可。兒不忘村人德。遂出千金。厚酬村之貧乏者。女僅生子一。因體羸多疾。為夫置妾。媵生子女若林立。郝夫人性惟鍾愛女。環西苑築甥館同居焉。阡陌雲連。樓閣華偉。不啻世家。至諸子成立。遊庠序。女年甫四十有五。猶妍麗若天人。一夕夢偉丈夫。荷雙籠來。內皆紗帽。纍纍舉而過。掛屋角幾滿。尾更有纓帽。銜寶石。挂孔雀者亦夥。丈夫挂詔。故俯瞰籠內。嘖嘖稱有餘。戲掀擲過西墻。笑曰。便宜他寐告。俟。知子孫必多有科甲顯宦者。後果驗。然時方明季。不識纓帽。是何威儀。至盛朝。佟姓世居魯。仍簪纓拾青紫。所以有寶頂翠羽帽也。至拋擲墻外者。蓋婿家均貴。亦不減外家。此桃源令孫夢麟所云。慎儂氏曰。彼美人兮。天涯海角。而氤氳薄上。早訂婚姻。鬼神無奈。始幻此縮地法。且當不負死友。臨奠數言。實諸天菩薩所共聞之。而一齊墮淚者也。或另註奇緣。使之得內助。享厚福。未亦可定。嘗聞四川周姓。亦曾有之。與此事同。

雪裏紅

北里非相攸之地。勾欄無立節之媿。然未可以一概論者。昔京都有薛氏女。貌絕艷。攜一婢一媪。賃宅以居。自云十五歲矣。出多金。啣市司街卒。遂安堵而開錦泥窠也。嘗簪花傅粉。乘犢車。往城南觀新劇。僮偏棚亦輪為之停。遂不言。而知其錢樹子也。游蕩兒羣擁之。歸問鄉貫。

游踪均蒨蘆提以對問香名。則曰薛氏行一侍者呼為一娘。問夜合項多寡。則伸玉臂露守宮砂。曰六歲時。遇吾師以丹藥點作貞驗。至今身猶處子。不願作夜度娘也。曰若是。則必工吟善詠。如卿家校書名濟者乎。曰非所長。曰是必唱鷓鴣舞柘枝。如謝家娘子。曰非所長。曰或者能刺鴛鴦錦。如卿家針神。號夜來者乎。曰妾病未能也。衆撫掌曰。審是究以何術博纏頭錦。女含笑呼婢捧磁甌出。中列骰子六供几中央。再拜安置。訖曰。妾名雖倚門。實則求偶。請以相思之骨。代風月之媒。是亦遵吾師命也。來者以白金十兩作孤注。無論齒高下。貌妍媸。一擲成六紅者。即嫁為婦。無食言。然十兩僅一擲。再擲再破。慳妾守信。君等毋吝財也。衆曰。妙哉。是真別樹艷幟。而另繫赤繩者。呼僮競取白銀至。博竟日。皆色沮去。遠近譁噪。咸云。何物粉兒。獨翻花樣。唱求杜之雉。呼守雌之盧。花骨頭。豈真作冰阿堵物。依然入彀。是兒狡哉。蕩子愚矣。然愛其色者。輒難忘情。由是馬繫於場。犬迎於戶。上至官裳。下至胥隸。無不聞香而來。垂涎而至。作幾希望。又以一娘不似妓名。因其愛着杏子衫。又全紅始嫁。薛雪同音。遂呼之為雪裏紅云。一日。有侍御公子某。攜百金來。十擲皆北。明日又來。視甌中已別五紅。其一滾轉不定。公子大聲呼紅。比走盤珠定。則仍守黑者。乃癡立如木雞。女笑曰。險哉。何一紅之難也。女貌雖極妍。而性極生硬。客至。略寒暄。即請博。博已。即下逐客令。不許少一逗。邀公

子恚怒陰嗾無賴子三四輩給金使詣女室將窘辱洗愧惡女已譖其意待金入已橐即揮手使去無賴子大閱曰一嚮肉竟如是昂貴耶彼博場尚有開菜酒為吾輩解饑渴言已攬袖欲侮女聲色不動略拂纖指即紛跌庭外數十步呼婢出夏楚待其三蹶而三拍之跪謝始釋鼠竄可憐後有躑至者咸悉彼妹艷而勇無敢褻負者怏怏不聞有後言三載中均落小酬應從不歌一聲陪一宴假一嘖笑而香奩中纍纍盈五萬金矣偶語客曰曩得米僅娶吾身今并得吾財何樂而不為於是門前車馬更喧如市井矣時江建昌孀生名崇者年少尚未娶避難走燕臺落拓殊甚將往投阿姊某宦宅向為姊夫所惡然守囊之銀僅僅十兩計無出謀于同鄉某某問曰子知此間有雪裏紅乎曰不知乃告所以曰曷拚與一戰捷則立地成富耳負則尋女媪未遲也生曰善浼導之往女見其貌清俊而衣襤褸心憐之曰此非樗蒲戲乃秦晉卜也登場一麾絕無翻悔觀子十金良不易曷珍重生笑曰卿亦過小覷人矣書生雖貧量不至為些須露乞兒態言辭慷慨其氣態態已令佳人心折及鏘然一鳴座客齊鳴采視甌中燦燦者成六出花矣女亦色喜嚶嚶一聲階下噉應即時結彩然兩畫燭如椽氈毯滿堂水陸新進婢子引生入曲室沐浴更新衣女亦粧竟偕之交拜同鄉某宛償贊馬至漏乍轉客去歸洞房女畧詢家世即云身已相從願聞郎志生嘖覺曰一身落

魄去就頗難然為賈則素惡銅臭為儒則不耐氈寒無已其一行作吏尚可以身許國乎女
檢衽而前曰是尚不愧為紅之夫也旋以臂紅示生曰妾尚女兒身惟夫君憐之生以唾拭
之不去喜曰皮相者疑卿為章臺柳福艷者知卿是佛池蓮僕心醉矣且愛且憐明晨視紅
褪如洗旋以片紙為生納粟得銓闕之某縣令事之任女不令多隨從捲厚資與婢媪均易
男子裝已則纓曼胡吉莫靴負彈弓佩長劍四騎登程經泰山下猝遇響馬賊呼嘯至生
戰栗面灰死女命婢媪護郎君已則縱轡逐賊鋒發連珠鐵彈子如秋風吹落葉賊披靡無
生還者生大駭幾墮騎至前站私詢其何勇過健死女笑曰措大尚藐視巾幗耶聶隱紅線
鞏自在人間惜肉眼人不識耳因把酒重述都中拍無賴事相與捧腹到闕謁長吏女均執
刺代長鬚致無隕越寅寮職艷僕疑其有斷袖癖實不知即使君采蘋婦也抵任不半載金陵
賊驅大股豕突至闔驀圍斗大城生集鄉團女簾後窺之笑曰若以此禦賊直摧枯拉朽耳
寇深矣且奈何翌日賊更蝟集肆孫升將瓦解女麾眾登陣斫殺一晝夜攻始懈然耽耽者
猶不去生乞救于中丞牘三申而援不至蓋驛路斷恨無神郵也至夕女以大爵勸生飲生憂
懼涓滴難下咽女笑曰飲亦死不飲亦死曷為醉觴乎生始蘇吸數十爵沉酣眠所坐木椅
上女出裂帛長十數丈者先縛生然後荷于背且縛之極堅固若負襁褓仍男裝右提劍